

63-45

DS
753
.C38
v.15

明紀卷第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補事虞衡司行是陳鶴養卹贈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

神宗紀五
起萬曆二十年壬辰訖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凡四年

二十年春正月給事中李獻可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
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可誦讀近
侍亦堪輔導則禁闈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
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
命獻可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鍾羽
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之請與同謫給事中舒宏緒言言官
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宏緒南京羽正獻可並以雜
職徙邊方趙志皋論救被旨譙讓給事中陳尙象復爭之坐斥



爲民尙象嘗劾罷尙書沈鯉爲士論所非至是人始稱焉給事中孟養浩言人臣卽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陛下豈眞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誤本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帝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旣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旣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冊立是重啟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

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給事中丁懋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及鄒德泳亦各有疏帝益怒言冊立已論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眾殊可痛惡丙戌命錦衣衛於闕下杖之百除名永不敘用獻可羽正宏緒亦除名德泳懋遜等六人並貶一秩出之外帝又謂養浩所逞之詞根託錢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併斥一本爲民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謫名儒邊方德泳懋遜等並斥爲民禹謨等停俸有差禮

部尙書李長春等復疏諫帝再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 王家
屏上疏曰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吏承意
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內愧頃年以來九閭重閉宴安
懷毒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關
聖慮臣備員輔弼曠職鰥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講請
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
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概加
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熙朝有橫施之罰故冒死屢
陳若依違保祿忍苟容汲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
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不下趙志皋具揭爲家屏請帝遂
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

下爲堯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
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
高官家享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
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
之姦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
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遣內侍至邸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
託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
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盡言効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哉
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
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
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 御史馮從吾言陛下郊

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畱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
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淪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
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
揜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
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
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卹勿以目前
宴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
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 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
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爲外吏有物議陸光
祖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
刑部尙書孫丕揚言折獄之不速由文移牽制故耳議斷旣

成部寺各立長單刑部送審掛號次日卽送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卽還本部參差者究處庶事體可一至於打斷相驗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會同餘日止會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詳鞫笞杖小罪聽堂部處分命如議行 初西部人啍拜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拜跳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官寧夏副總兵子承恩夢妖物而生狼形梟蹄性狼戾拜老襲職洮河告警御史周宏禴舉承恩及拜義子雲指揮土文秀等將材巡撫都御史黨馨檄文秀西援拜謁鄭洛願與承恩從軍馨惡其自薦抑損之拜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拜且按承恩罪箠之二十雲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拜遂嗾軍鋒

劉東暘許朝作亂三月戊辰殺馨及副使石繼芳游擊梁琦守
備馬承光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東暘自稱總兵奉拜爲謀主
據寧夏城反承恩陷玉泉營中衛廣武取河西四十七堡惟平
虜參將蕭如薰堅守賊引河套著力免宰僧攻之並犯花馬池
全陝震動 辛未王家屏致仕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
以譴直去國朝野惜焉 壬申魏學曾檄副總兵李昫帥游擊
吳顯趨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
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復唯寧夏
鎮城尙爲賊據著力免等中外相呼應昫拜土文秀攻趙武於
玉泉昫雲著力免急攻平虜蕭如薰伏兵南關陽敗誘賊入射
雲死餘眾敗去又襲著力免營獲人畜甚多賊乃退昫救武圍

亦解 吏部擬量移萬國欽爲建寧推官饒伸爲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尙書陸光祖而盡罷文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趙志皋疏救被旨切責光祖謂事由己引罪乞休爲郎官所宥亦不許已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會光祖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之光祖清強有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與宋纁相繼爲吏部部權始克振 中朝聞呼拜反欲遣李成梁爲將未敢決御史梅國禎特疏保之給事中王德完持不可國禎乃薦成梁子如松有大將才其弟如梅如樟並年少英傑

宜令討賊夏四月甲辰命如松爲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將遼東宣府大同山西諸鎮兵以往而國禎監其軍武臣之有提督自此始甲寅甘肅巡撫葉夢熊上疏自請討賊許之又詔陝西巡撫沈思考移駐下馬關爲大軍聲援李昫與故總兵牛秉忠抵寧夏城下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官軍擊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游擊俞尙德戰死時慶憲王薨鎮原王伸壇理府事賊脅伸壇上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官軍亦糧盡乃引退休近堡魏學曾日夜趣芻餼治舟調兵思考與學曾議軍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劾之召爲大理寺卿伸壇謀襲賊弗克府

中人皆被殺憲王妃方氏匿其子帥鉉地窖中自經死壽陽王
倪勦脅降不屈爲賊所囚 摺力克縛史二叩關獻俘復還二
年市賞 祖陵之被水也議者或欲開傳寧河至六合入江或
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
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獨潘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巡
撫周案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先
是季馴三疏乞休不允至是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從之
季馴將行條上辨惑者六事力言河不兩行新河不當開支渠
不當濬又著書曰河防一覽大旨在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
障淮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
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積上流旣急則海口自闕而無待

於開其治堤之法有縷堤以求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有滾水壩以洩其怒法甚詳言甚辨然是時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間無歲不受患祖陵積水季馴謂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詘而分黃導淮之議起 平秀吉廣徵諸鎮兵儲三歲糧欲自將以犯中國會子死旁無兄弟前奪豐後島主妻爲妾慮其爲後患而諸鎮怨秀吉暴虐咸懷異志曰此舉非襲大唐乃襲我耳秀吉乃遣其將清正行長義智僧元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陷朝鮮之釜山鎮乘勝長驅五月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昫又酒酒弛備猝見寇至皆望風奔潰昫棄王京令次子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遣使絡繹告急且請內屬倭遂入王京執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

壤放兵淫掠 趙志皋張位建議凡大僚缺令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用杜專擅吏部尙書孫鑰言廷推之法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之義類奏啟倖途非制史孟麟亦言類奏之法以一部之事分而散諸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諸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得爭其是又誰執其咎此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帝皆不納卒從位等議 噀拜復以套寇五百騎圍平虜堡副總兵麻貴選精卒三百閒道馳卻之魏學曾命貴撫著力免銀定宰僧於橫城啖以重利皆不應貴乃還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州故

總兵張傑軍皆至乃復攻寧夏賊計延緩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子捨達大從子火落赤土昧鐵雷掠舊安邊瓢井堡以牽我兵噶承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會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會帝以石星言賜學會尙方劍督戰寧夏巡撫朱正色總兵官董一奎及葉夢熊梅國禎劉承嗣李如松先後至軍帝聞蕭如薰孤城抗賊大喜六月命代董一奎爲寧夏總兵官盡統諸援軍以貴爲副丁未諸軍復進攻城連戰不下初學會欲招劉東陽許朝令殺拜父子自贖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脛置之獄正色至以傑嘗總寧夏兵與拜善復遣之招拜朝乃昇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繫不返寧夏百戶姚欽

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內應夜半舉火外兵不至賊殺其黨
五十人欽縋城來奔賊糧盡乃以求撫緩師而奉黃金繡蟒於
卜失兔等請急徇靈州先據下馬關阻饒道學曾與夢熊國禎
定計決黃河大壩水以灌城如松不欲受總督制事輒專行石
星及給事中許宏綱以爲言帝乃下詔申飭卜失兔莊禿賴以
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以土味鐵雷爲前鋒別遣宰僧以萬騎
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爲拜聲援貴擊之石溝寇稍挫分趨下
馬關及鳴沙洲學會令游擊龔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綏總兵
官董一元擣土味鐵雷巢斬首百三十盡取其畜產寇大驚引
去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遂遁賊復乞援於著力兔著力
兔復以萬餘騎至張亮堡如松帥勁騎迎戰手斬士卒畏縮者

自卯迄巳敵銳甚會貴及李如樟等兵至夾擊之寇乃卻逐北至賀蘭山獲首級百二十餘持示賊賊益恟懼 秋七月孟秋饗廟帝不親行太常寺少卿王汝訓極諫不聽 癸酉給事中張問達以寧夏用兵請盡蠲陝西逋賦從之 廷議以朝鮮爲國藩籬在所必爭遣行人薛潘諭李昫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且至蹇達遣游擊史儒帥師至平壤副總兵祖承訓統三千人渡鴨綠江爲援甲戌與倭戰大敗儒等死承訓僅以身免中朝震動 魏學會之遣葉得新也畱固原十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昫渡河又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再失利學會嘗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梅國禎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頗咎學會給事中許子偉劾學會惑於招撫誤國事甲申詔罷學會

以葉夢熊代亦賜尙方劍駐靈州調度未幾國禎言僉事隨府
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
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大怒遂逮學曾下獄斥爲民
刑部員外郎于玉立言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
笞羣下宮人閹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
腋房闥間儻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
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畱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
謂義鯁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愴邪又以義爲
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
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
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

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寅緣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輩未嘗忤旨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闈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疏人不報 八月乙巳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時寧夏未平朝鮮事復起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探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 己酉詔天下督撫舉將材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梅國禎挾諸將

趨南關牛秉忠先登國禎大呼諸將軍登賊退據大城攻數日
不下國禎使間給劉東暘許朝唵承恩互相殺以降貰其罪三
人內猜疑東暘朝遂誘土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
朝殺之盡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開門降李如松帥兵圍唵拜
家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死葉夢熊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黨
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庶九月壬申寧夏平夢熊國禎朱正
色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 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薊
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如柏如梅並帥
師援勦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爲聲援沈
惟敬至平壤執禮甚卑行長給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不久當
還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屬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倭詐

未可信乃趣宋應昌等進兵而石星頗惑於惟敬題署游擊將軍赴軍前且請金行間振畿內浙江河南被災諸府蠲租有差時東征諸軍悉集天津保定巡撫都御史劉東星請漕米十萬石平糶民乃濟梅國禎劾葉夢熊貪功殺降夢熊言哮拜所畜家人皆死士緩一二日劉東暘許朝黨復集必再亂帝爲下詔和解之十一月戊辰御門受俘磔哮承恩於市夢熊等論功有差帝召見趙志臬張位皆力爲魏學會解石星等多白學會無罪國禎言學會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會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會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李如松言學會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會帝初不聽旣而復其官御史劉芳譽言諸宗死節者俱應卹錄方如宜建祠旌

表詔從之給銀萬五千兩分賜諸宗人 楊應龍詣重慶對簿
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入朝鮮徵
天下兵應龍因奏辨且請將五千兵征倭自贖詔釋之兵已啟
行尋報罷 暹羅入貢其使請潛師直擣日本石星議許之兩
廣總督蕭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
其議星執不從既而暹羅兵卒不出 十二月甲午以寧夏賊
平告天下 安南鄭松誘土人內應襲殺莫茂洽奪其都統使
印親黨多遇害有莫敦讓者奔防城告難兩廣總督陳璘以聞
松復禽敦讓勢益張 李如松新立功氣益驕與宋應昌不相
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冑庭謁出易冠帶始加禮貌如松用
監司謁督撫儀素服側坐而已沈惟敬自倭歸述行長請封意

如松叱惟敬儉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未師次肅寧館行長以爲封使將至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僅獲三人餘走還行長大駭復遣所親信小西飛來謁如松慰遣之辛酉師進次平壤行長猶以爲封使也竚風月樓以待羣倭花衣夾道迎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是夜襲如柏營擊卻之壬戌如松下令諸軍無割首級攻圍缺東面以倭素易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爲其裝潛伏西南令游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礮矢如雨軍少卻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鉤

梯直上倭方輕南面朝鮮軍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將楊元等自小西門先登如柏等亦從大西門入火器並發烟燄蔽空惟忠中礮傷胸猶奮呼督戰如松馬斃於礮易馬馳墮塹躍而上麾兵益進將士無不一當百遂克之獲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渡大同江遁還龍山寧及參將查大受帥精卒三千潛伏東江間道復斬級三百六十乘勝逐北如柏進復開城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倭清正據咸鏡亦遁還王京 申時行等相繼去位有詔趣召王錫爵辛未還朝遂爲首輔 徵江西舉人鄧元錫爲翰林待詔劉元卿爲國子博士南畿諸生王敬臣以國子博士致仕有司時加優禮元錫甫就道而卒 先是有旨是年春

舉冊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張有德事咸默默及王錫爵至密請帝決大計辛巳帝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眞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卽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歷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皋張位咸不與聞帝竟以並封詔下禮官令卽具儀於是舉朝大譁史孟麟及禮部尙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光祿寺丞朱維京首抗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爲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夫元子旣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

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曾不少待卽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府寮庶案淆而無辨是以天下爲戲也況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奈何噤無一語效楊素李勣爲千古罪人耶給事中王如堅疏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爲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又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

下雖怒羣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冊立之事也今忽傳並封三王以待嫡嗣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尙不自堅今日羣臣將何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非今日之謂也皇長子十二齡矣皇后素賢明何有舍當前之冢嗣而覬幸不可知之數恐宮闈之內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如往歲宗室之中已有並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量朝廷之淺深也帝得二人疏震怒命並戍極邊光祿寺少卿涂杰丞王學曾疏繼上斥爲民時廷臣諫者甚眾侍郎陳于陛趙用賢鄧以讚郎中于孔兼何喬遠員外郎顧憲成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岳元聲賈巖洪文衡給事中林材張貞觀御史吳宏濟中書舍人吳仁度等章日數上錫爵偕志皋位力請

追還前詔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元聲允成納陞泰來孔兼與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爭之助教薛敷教上書錫爵言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庶吉士李騰芳亦言公欲借封王轉作冊立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公去而事壞罪公始謀何以自解此不獨宗社憂亦公子孫禍也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誤乞罷斥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疏救維京如堅命免成爲民錫爵又上疏請速決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爲頒詔肆赦詔書稱祗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決哉不報維京衡之子于陞以勤之子仁度悌之子也李如松旣連勝有輕敵心王

午再進師朝鮮人以賊棄王京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圍數重如松督部下鏖戰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揮李有聲殊死救被殺如柏李寧等奮前夾擊如梅射金甲倭墮馬楊元兵亦至斫重圍入倭乃退官軍喪失甚多會天久雨騎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漢水聯營城中廣樹飛樓箭礮不絕如松乃退駐開城 莫茂洽之死也子敬恭與莫履遜等奔廣西思陵州莫履機奔欽州獨莫敬邦有眾十餘萬起京北道擊走黎黨范拔萃范百祿諸軍莫敦讓得復歸眾乃推敬邦署都統諸流寓思陵欽州者悉還已黎兵攻南策州敬邦被殺莫氏勢益衰敬恭敬用屯諒山高平敬璋屯東海新安懼黎兵追索竄至龍州憑祥界令土官列狀告當事黎維

潭亦叩關求進貢識以國王金印二月廣西巡撫陳大科等言
蠻邦易姓如弈棋止當以叛我服我爲順逆維潭雖圖恢復而
茂洽固天朝外臣也安得不請命而擱然戮之竊謂黎氏擅興
之罪不可不問莫氏子遺之緒亦不可不存儻如先朝故事聽
黎氏納欵而仍存莫氏比諸漆馬江不翦其祀於計爲便廷議
如其言 諜報倭以二十萬眾入寇李如松令楊元軍平壤扼
大同江接饗道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軍臨津留
李寧祖承訓軍開城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
倉積粟數十萬密令大受帥死士從間道焚之倭遂乏食甲寅
敕勞征東將士 先是大計京朝官孫鑰力杜請謁文選員外
郎呂允昌鑰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給事

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給事中胡汝寧楊文舉苗朝陽少卿徐泰時等貶黜殆盡趙志皋之弟與焉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由是執政皆不悅會言官以拾遺論劾稽勳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鑪議謫黃畱淳熙于廷詔黃方贊畫軍務亦畱之給事中劉道隆言吏部議畱拾遺庶僚非法得旨責部臣專權結黨鑪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爲罪且旣名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誼不忍爲也帝以鑪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鑪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李世達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爲南星淳熙等訟帝

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
乾亨及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張納陞賈巖薛敷教交章訟南
星冤而泰來詞尤切其略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
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呈變計吏箝制眾口署部事方逢
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察文範習孔教輩並掛察典
不爲眾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謹考功郎中
孫惟清與給事中秦耀謀盡錮建言諸臣吳中行等今輔臣志
皋位撫臣趙世卿亦與其列公論冤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
事楊廷相同官馬允登邪議而尙書楊巍素性模稜考功郎徐
一櫝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辨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
博采覆實稱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鑷割涇陽之情南星

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畱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畱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畱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以來已非一日尙書宋纁稍欲振之而齟齬以死尙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而不久斥逐今復借拾遺激聖怒是內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疏入帝怒謫孔兼等州判官泰來典史敷教州學正皆先後自引歸世達又抗疏論救帝益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黃爲民鑰乃上疏言吏部雖以用人爲職然進退去畱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

部得專也今以畱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畱二司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愎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鑕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慰畱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署選事以需鑕起世達求去亦不許南星旣斥其後顧憲成繼罷鄒元標亦自引歸海內擬之三君初官軍捷平壤鋒銳甚不復問封貢事及碧蹄館之敗李如松氣大索而宋應昌急圖成功倭亦芻糧並絕且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於是封貢之議起應昌得倭報沈惟敬書令游擊周宏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夏四月癸卯倭果

棄王京遁如松與應昌入城遣大兵渡漢江尾倭後將擊其情
歸倭步步爲營分番迭休官軍不敢擊倭乃結營釜山爲久畱
計而石星力主封貢上言朝鮮故土復定宜令李昫還國居守
各鎮兵以次撤歸詔可之御史郭實論應昌不足任并陳七不
可以沮撓謫懷仁典史戎政都御史郝杰謂平秀吉罪不勝誅
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以異議出爲南京戶部尙
書已應昌疏稱釜山雖瀕海南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
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今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卽議撤宜
少需俟倭盡歸畱防戍星等乃議畱江浙兵五千分屯要害
仍諭昫蒐練軍實毋恃外援 李材繫獄五年論救者五十餘
疏會孟養使入貢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功聞典兵

者在獄眾皆流涕楚雄士民聞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材寃帝意稍解乃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王錫爵等再疏爲言乃命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繫獄時就問者不絕至戍所學徒益眾五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垆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閘邳城陷水中高郵寶應諸河隄決口無算

孫丕揚言五歲方卹刑恐寃獄無所訴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帝報從之六月丁酉詔天下每歲夏月錄囚減釋輕繫如兩京例未幾丕揚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優詔從之自是刑獄大減吏部請起前給事中張棟官忤旨奪尙

書侍郎俸謫文選郎中孟化鯉員外郎項復宏主事姜仲軾雜職王錫爵等疏救命以原品調外頃之給事御史復交章救帝怒奪言者俸斥化鯉等爲民 癸卯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小西飛來請款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寧屯咸陽副總兵劉綎屯陝川扼之倭果分犯諸處諸將並有斬獲給事中張輔之遼東都御史趙燿皆言款貢不可輕受秋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羈宋應昌請畱綎川兵吳惟忠駱尙志等南兵合薊遼兵共萬六千聽綎分布慶尙之大邱月壤五萬兩資之戶兵二部先是發帑給軍費已累百萬廷臣言虛內實外非長策請以所畱川兵

命綖訓練兵饒令本國自辦癸丑召諸邊鎮兵還併撤惟忠等
兵止畱綖兵防守 吏部尙書孫鑰致仕鑰堅卧三月疏至十
上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志
節如此 孫鑰旣去王錫爵欲用羅萬化爲吏部尙書文選郎
中顧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 乙卯彗星見東井有詔修省王
錫爵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慎起居之節寬左右之
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皆報聞乙亥彗星逆行入紫
微犯華蓋八月丙戌以災異敕戒內外諸臣修舉實政錫爵言
彗己入紫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
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旣耀而不早
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冊立天變自弭帝仍報以待期之說錫爵

咨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

九月朝鮮王昞以三都旣復疆

土再造上表謝恩時石星一意主款兵部主事曾偉方言倭眾已還行長猶據釜山知我兵未撤不敢以一矢加遺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則風不利正苦冬寒故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於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正速之來耳故款亦來不款亦來宜令朝鮮自爲守弔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帝以爲然因敕諭昞者甚至初趙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子鎮用賢爭張居正奪情之彥懼及深結居正得巡按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坐鎮於第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知其受王篆指遂反幣告絕及用賢再起尤爲申時行許國等所忌官南京者累年已而爲禮部侍郎復

以爭三王並封語侵王錫爵爲所銜曾改吏部侍郎與文選郎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益附錫爵不便也之彥方以僉事論罷乃使鎮訐用賢論財逐壻蔑法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部平議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嘗欲出用賢門下爲所鄙絕遂上疏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都御史李世達戶部侍郎李楨疏直用賢斥應宿材讒詔亦爲所攻世達遂連章乞休冬十月許致仕楨亦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避楨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行人高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鑰李世達

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矣李楨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捩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

心而臣工反貽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材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縣添註典史御史吳宏濟復爭之貶二秩調外錫爵及給事御史疏救斥爲民已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復交章劾錫爵爲攀龍辨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餘一召名謫繼有極邊雜職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疏繼上亦黜爲民給事

中葉繼美疏救三人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攀龍尋遭親喪亦不復出給事中遂中立言諸臣率好修士使跼伏田野可惜忤旨停俸一歲材洛之子也 丙申停刑 十一月慈聖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王錫爵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柰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尙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

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
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爲
己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
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不與皇貴
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至賢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
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尙以
爲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
疏入帝領之趙志皋張位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 十
二月丙辰薊遼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
炒花二千騎入韓家路遼東總兵官尤繼先督諸軍奮擊卻
之 左都御史孫丕揚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巡方久巡城

著爲令已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邑吏治非按撫監司
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
共勵官箴帝優詔從之 中書舍人丁元薦上封事萬言極陳
時弊言今日時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
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歛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
臣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卹忠未備也坐視而
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
元薦座主也 振江北湖廣河南浙江山東饑 河南礦盜大
起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詔以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淮尤甚盜
賊四起有司玩愒朝廷詔令不行自今以安民弭盜爲撫按有

司黜陟

鄭世子載堦上疏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
職中式者視才品器使從之 朝鮮王昞遣金晬等進方物謝
恩何喬遠言晬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鮮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
倭語悖謾無禮沈惟敬與倭交通不云和親輒云乞降臣謹將
萬曆十九年中國被掠人許儀所寄內地書倭夷荅劉綎書及
歷年入寇處置之宜乞特敕急止封貢時廷臣交章皆以罷封
貢議戰守爲言獨石星力主封貢趙志皋亦冀無事相與應和
諭德朱國祚面詰星惟敬者我鄉曲無賴因緣爲奸利耳公獨
不計辱國乎星不能用 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皇長子出閣
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尙書楊俊民等以故事爭帝手詔諭
王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已而兵部請護衛工部奏

儀仗禮部進儀注皆畱中令止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他禮皆廢張貞觀等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載在舊儀卽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而缺然於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斬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別疏入忤旨奪俸一年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傳陛下宜示之身教乃采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言之帝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錫爵等切救乃貶三秩頃之給事中御史許宏綱陳惟芝等連章申論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俊民博之子也 二月癸

丑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用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 河南大饑人相食給事中楊東明繪饑民圖以進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糞囊示巡按御史陳登雲登雲卽進之於朝帝覽之動容甲子免河南田租遣光祿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 掌詹事府禮部尙書陳于陛言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此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撰述可備采擇無慮數百種儻不及時網羅歲月浸邈卷帙漸脫耆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釐然可考鴻謨偉

烈光炳天壤詔從之三月癸卯命詞臣分曹類纂以王錫爵趙志皋張位爲總裁于陞及南京禮部尙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爲副總裁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帝眷禮王錫爵逾前後諸輔臣錫爵性剛負氣自阿並封旨及趙南星趙用賢罷斥論救者咸得罪眾指錫爵爲之錫爵連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諒也遂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爲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詔廷推閣臣無拘資品吏部尙書陳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訥等往咨之列王家屏沈鯉孫鑰沈一貫孫丕揚鄧以讚馮琦七人名上蓋鑰丕揚非翰林爲不拘資琦四品爲不拘品也家屏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尙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

祖自爲入閣地今推寵不揚顯屬徇私前吏部嘗兩推閣臣可
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陞趙用賢
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
復不悅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
擅議起用五月辛卯命于陞一貫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而謫顧憲成及員外郎黃縉王同休主事章嘉禎黃中色雜
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魯等疏繼上帝皆不納趙志皋張位
亦爲吏部言而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爲
之不可爲法帝喜降旨再譙責遂免縉等貶謫但停俸一年給
事中盧明諷疏救憲成帝怒貶其秩斥憲成爲民有年抗疏言
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銓臣署文選推閣臣六人今元

輔錫爵卽其一臣邑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由
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以吏部尙書居首皆非自今勅至
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以其詞直溫
旨慰畱有年累疏請益力最後以身雖退遺賢不可不錄力請
帝起廢帝報聞有年遂杜門不出疏四十上乃許乘傳歸歸裝
書一篋衣一笥而已遂中立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斥逐恐今
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禎謝廷
案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黜陟重
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
興之漸不可不深慮也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諫爲民貶中立陝
西按察使司知事憲成旣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

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偕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
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力闡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
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
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
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
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

庚子王錫爵致仕趙志皋始當國先是把免兒圍遼陽朵顏小
歹青福餘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清細河事聞詔褫巡撫韓取善
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總兵官楊紹勳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
粹等論其失平志皋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深
罪文吏恐武臣益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 六月己酉雷雨西

華門災敕修省 陳于陞疏陳親大臣錄遺賢獎外吏核邊饟
儲將才擇邊吏六事末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
封疆多事則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
將安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 初卜失兔爲河套部都督其
部長切盡台吉最用事切盡台吉死卜失兔不能制諸部悖拜
反多助逆及拜誅切盡台吉之比吉帥著力免宰僧莊禿賴等
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欵葉夢熊爲奏請帝以夢熊初主魏
學會責其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著力免等求欵益堅
夢熊與巡撫田樂奏上四鎮欵戰機宜俟朝議中外相仗莫敢
決秋七月丙申卜失兔糾諸部深入定邊營張春井延綏總兵
官麻貴乘虛擣其帳於套中斬首二百五十有奇還自寧塞復

邀其零騎會寇畱內地久斬掠至下馬關寧夏游擊史見李經
守備杜松以二千餘騎邀擊馬蓮井小勝誤入伏中見戰死經
松皆重傷士卒死過半夢熊急檄貴赴援督副將蕭如蘭等連
戰曬馬臺薛家窪斬首二百三十有奇獲畜產萬五千寇乃退
八月孫丕揚爲吏部尙書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干者獨
患中貴請謁乃勑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
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一大變矣 楊應龍之
罷征倭也巡撫王繼光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張時照等復詣
奏闕下繼光遂與總兵劉承嗣等分兵三道進婁山關屯白石
口應龍陽約降而統苗兵據關衝擊承嗣兵敗殺傷大半會繼
光論罷卽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師協勦亦無功御史薛繼茂

主撫應龍上書自白遣其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碁江縣而譚希忠代繼光與貴州鎮撫皆議勦冬十月己未命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總督川貴軍務討之顧養謙力主撤兵劉綎等先後盡調還乃議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貢道宜從寧波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朝鮮王昞亦上疏請許貢保國帝乃切責羣臣阻撓以刑部主事郭實先爲御史首倡異議斥爲民并敕石星盡錄諫封貢者名將大譴責趙志皋等力解乃己丁卯詔小西飛入朝集多官面議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旣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帝復諭於左闕語加周複封議遂定把兔兒以炒花花大煖兔伯言兒之眾營舊遼陽將入掠鎮武錦義又約土蠻子卜言台周及一克灰正

腦毛大諸部聲犯廣寧右屯把兔兒先至吳家墳遼東總兵官董一元與巡撫李化龍計曰卜言台周雖眾然去邊遠我特患把兔兒及炒花耳今其眾不過萬騎破之則西部將不戰走乃遣副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親將大軍匿鎮武外爲空營待之寇騎馳入營大笑以爲怯乃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呼陷陳自午至酉寇大奔逐北七十餘里至白沙碣俘斬五百四十有奇獲馬駝二千伯言兒中矢死把兔兒傷餘眾終夜馳天明駐馬環哭伯言兒最慄悍諸部倚以爲強嘗誘殺慶雲守備王鳳翔至是死諸部皆奪氣其部下遂納款其明日卜言台周入右屯攻五日夜守廉等固守亦引去把兔兒炒花乃與卜言台周瓜兔兒小歹青益相結復臨邊駐牧期以明年正月略遼瀋

東西復前恥一元慮歲晏不備爲寇所乘乃先西巡以遏其鋒
化龍亦畱弱卒廣靈數西發以疑寇一元提健卒踏冰渡河監
軍參議楊鎬與之俱度墨山天大雪將士氣益奮三日夜行四
百里抵炒花帳斬首百二十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把
免兒以鎮武創重歎曰我竟不獲報父讐乎未幾死其眾散亂
諸部悉遠遁趙志皋年七十餘耄而儒張位與相厚善精悍
敢任事多所裁決招權示威志皋爲朝士所輕御史趙文炳況
上進給事中張濤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評事龍起雷
相繼披詆志皋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論志皋不可不去帝怒
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眾竟斥爲民給
事中楊恂復論志皋並及位其略曰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旨

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於是者許茂楨罷
閒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獲使大臣清節素孚彼安敢冒
昧若此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
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
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不言
所投臣細詢番人始囁嚅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
使小醜得以利動哉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創專擅
之說以蠱惑聖聰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意外諉廷
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少不如意
譴謫加焉儻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用者非梓里姻親
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

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託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日儻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近日深讎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志皋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爲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眾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皋而防位嚴飭陳于陛沈一貫毋效二人所爲疏入謫陝西按察司經歷 林材偕同官言成憲不當爲祭酒馮夢禎不當爲詹事劉元震不當爲吏部侍郎先是西華門災材帥同官極言時政闕失材又嘗言顧養謙不可爲總河石星叙平壤功罔上及是帝積前怒言材屢借言事誣謗大臣今復暗傷善類乃停諸給事俸一年而貶材

三官尋以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 刑部缺員外郎吏部擬用南京通政司經歷何選帝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孫丕揚等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邊而斥選爲民以閹臣言稍寬生虞養志等罰南京給事中任彥檠抗章論救語侵閹臣帝復怒謫彥檠於外生虞仍以雜職調邊方旋以言官論救並斥彥檠爲民御史許聞造言陛下頃歲以來謂公忠爲比周謂論諫爲激擾謂銓衡之所賢撓刑官之所執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官懸缺不補敲扑遍於宮闈桁楊接於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奏牘沈閣而莫稽奄寺縱橫而無忌今欲摘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罪其人陛下執

此以拒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邇年以來諸臣謬之風視昔大沮矣不報

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臨淮侯勳衛李宗城爲都督僉事充正使指揮楊方亨副之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給金印行長等七人並授都督僉事宗城性從孫也 宰僧等犯陝西葉夢熊擊卻之 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鈇嘗發巡撫秦耀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定御史祝大舟贓賄爲庇者所惡考功郎蔣時馨黜之孫丕揚不能察也會趙文炳劾時馨受賄時馨以浙江參政丁此呂亦在黜中素善戎政都御史沈思孝大理寺少卿江東之疑文炳疏出思孝指遂許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已遂結束之及劉應秋等合李三才屬文炳帝

惡時馨黜之思孝等疏辨求去不揚言時馨無罪此呂受贓有
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單亦求去訪單者吏部當察時咨
公論以定賢否廷臣因得書所聞以投掌察者事率覈實亦間
有藉以中所惡者而故事不廢故不揚上之帝降詔慰畱不揚
逮此呂詰責思孝趙志皋等再疏乞宥此呂且言此呂有氣節
未必果貪污不揚亦言此呂無逮問條帝不聽逮至下詔獄謫
戍邊御史俞价強思馮從吾給事中黃運泰祝世祿皆爲時馨
訟冤語侵思孝東之給事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
思孝大抵言文炳之疏由思孝藉以搖不揚也思孝屢乞罷因
詆不揚負國員外郎岳元聲並論不揚思孝言大臣相攻宜兩
罷而攻不揚時馨尤力不揚亦求罷不已文炳則謂己之劾時

馨由於元聲東之述思孝意迫之非本意也帝皆不問思孝直
節高天下然尙氣好勝動輒多忤以此呂故頗被物議然時馨
此呂皆非端人不揚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君子惜焉 巡撫浙
江都御史王汝訓清介疾惡巡按御史彭應參亦雅以強直名
相與力鋤豪右烏程故尙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汝訓
將繩之適應參行部至應期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應參持之急
檄烏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自縊死其妻吳氏詣闕懇寃帝
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詰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孫丕
揚及都御史衷貞吉等皆引罪夏四月刑部尙書趙煥議應參
獄失帝指引疾去帝意未釋謫救應參者給事中喬允等於外
言官訟汝訓應參亦及允帝愈怒每疏入輒重允譴竟斥爲民

邢玠至四川察楊應龍支黨甚盛乃檄諭應龍許待以不死
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
就吏許貴罪疆臣奉札至播招應龍而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
亡命竄播者又多幸應龍反驛傳文移輒從中阻玠乃檄重慶
知府王士琦詣綦江趣應龍安穩聽勘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
治郵舍儲糒叩頭郊迎致餽牽如禮言應龍縛渠魁待罪松坎
所不敢至安穩者恐墮仇民不測禍也士琦曰松坎亦曩奏勘
地卽單騎往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願執罪人獻罰金得
自比安國亨士琦爲請於玠許之應龍乃縛獻黃元等十二人
案驗抵應龍斬論贖輸四萬金助采木仍革職以子朝棟代次
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斬重慶市玠以聞兵部以倭氛未靖

請緩應龍事東方朝廷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於松坎設同知而以士琦爲川東兵備副使彈治之士琦宗沐子也江北大水淮泗溢浸泗州祖陵奪總河尙書舒應龍官遣給事中張企程往勘五月丁酉京師地震敕修省山西巡撫魏允貞言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請升爲府許之置汾陽縣爲府治以靈石臨二縣永寧沁二州隸之先是小歹青悔禍款塞請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朵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副總兵李如梅擊卻之李化龍以小歹青之言信遂許其請上疏曰環遼皆敵也迤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歹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兔炒花花大直開鐵則伯言煖兔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孛

羅那林孛羅卜寨皆與遼地項背相望並牆圍獵刁斗相聞蓋
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勦數年東陲無事去年把免伯言戰死炒
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聞鐵間
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小歹青與長昂耳小歹青素兇狡雄
長諸部西助長昂東助炒花大舉動以萬數小竊則飛騎出沒
錦義間自周之望柏朝翠戰沒無敢以一矢加遺凌河上下方
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虞今乃
叩關求市臣徧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木市開有五利河西
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時至故河西
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小歹青者無信
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卽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

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分卽寧前廣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旣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其後鎮巡官議開不果小歹青遂復爲寇云 秋鄭世子載堉進聖壽萬年曆律曆融通二書疏言高皇帝革命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今萬曆九年辛巳適當三百年斗曆改憲之期曆元在是矣臣嘗取大統與授時二曆較之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蓋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因和會兩家酌取中

數立爲新率編撰成書望敕大臣名儒參訂采用載墳又進所
著律呂精義律學新說樂舞全書考辨詳確識者稱之 長昂
遣其黨小郎兒等七人潛入喜峯口射殺偵卒薊鎮總兵官王
保逐禽之長昂每資小郎兒籌策懼而謝罪獻還被掠人畜保
乃釋小郎兒還長昂補五貢邊吏始補二賞互市如初 安南
莫敬用遣使告難且乞兵已黎維潭亦遣使謝罪求欵兩廣總
督陳大科廣西巡撫戴耀以屬左江副使楊寅秋寅秋計曰不
拒黎亦不棄莫吾策定矣兩遣官往問以敬恭等願居高平來
告而維潭求欵之使亦數至寅秋乃與之期具報督撫會莫敬
璋率眾赴永安爲黎氏兵擊敗海東新安地盡失於是款議益
決 永邵卜旣殺李奎歲爲西寧患九月戊寅度將士必燕飲

擁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偵告三邊總督李汶檄參將達雲游擊
白澤暨馬其撒卜爾嘉諸番禦之雲設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朵
爾硤口外潛扼其背而已提精卒二千與戰方合伏忽起守備
柴國柱勇冠軍寇首尾不相顧番人夾擊大敗之雲手馘其帥
一人斬首六百八十三級其走峽外者又爲番人所殲獲駝馬
戎器無算爲西陲戰功第一所馘把都爾哈卽殺奎者其地卽
奎陳亡處也雲旣勝度寇必復至乃厚集以待 乙酉楊天民
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帝年號從之未幾南京太常寺卿沈
子木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孟麥飯下同齊民於誼未
忍請耐食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先是朝鮮王昞
言長子臨海君瑀陷賊中驚憂成疾次子光海君瑄收集流散

頗著功績請立琿爲嗣禮部尙書范謙言繼統大義長幼定分
不宜僭差遂不許及是昞復奏引永樂王恭定王例上請謙執
奏如初詔從謙等議 冬十月永邵卜連眞相火落赤諸部圍
番刺卜爾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於寇寇遂逼西川達雲督
諸軍營康纏溝寇悉眾圍之矢石如雨雲左右衝擊自辰至申
戰數十合寇死傷無算乃以長槍鈎杆專犯西寧軍軍堅不可
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雲遂急招諸番復業者七千餘戶永邵
卜連犯明沙上谷雲並擊走之 十一月辛未湖廣災蠲振有
差 帝以皇太后誕辰召見趙志皋於煖閣志皋請宥彭應參
及減織造數帝皆不從久之乃釋應參爲民而謫張應望戍烟
瘴地 十二月辛丑趙志皋等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

曹議行不報

擿力克第趕免犯白馬關及東西臺薊鎮守備

徐光啟副總兵李芳春戴延春擊卻之先是薊州人王森得

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

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莊徒

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日數百里事發有司捕繫

森論死用賄得釋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帝素惡諸

言官欲因罪之張誠掌東廠失帝意其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

炳當遷指揮僉事兵部已奏請會考選軍政特旨謂中有副千

戶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發降武選郎中

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鐫員外郎曾偉芳主事江中信程

僖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三秩並調極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

強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嘗忤旨亦鐫三秩又以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偕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部考訊無實謫郎中徐維濂於外遂責兩京科道緘默不言命掌印者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彥黎道昭孫羽侯黃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纂才吳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並鐫三秩畱者並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干戶主名舉朝震駭趙志皋等申救至再孫丕揚方在告亦偕九卿力諫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陳于陛又特疏申救帝怒命謫降

者悉調邊方雜職不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斥諸謫降爲民御史馬經綸憤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邪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

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
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
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
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
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
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强
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
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
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
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
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

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旣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疏上帝大怒亦貶三秩出

之外

明紀卷第四十三終

明紀卷第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部候補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簪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崇參訂

神宗紀六

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訖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二十四年春正月給事中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罪耶抑以不言罪耶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旣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爲溺職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爲忤旨臣等不難效喑默之成習但恐廟堂之上率詔倭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寧爲此不爲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

不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御史鹿久徵等亦上疏言陛下以軍政一事譴斥徧於言官謂其不言耶間多向之敢言者謂其目睹考察不言耶間多奉使在外者是陛下以不言爲罪之名以言爲罪之實外以不言之罪罪今日內實以言之罪罪往日也亦何以服諸臣之心示天下後世哉帝得疏益怒謫熙春鹽茶判官久徵澤州判官加貶經綸爲典史二疏列名凡數十人盡奪俸已南京御史林培疏陳時政言徐維濂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購回青擾民宜罷湖廣以魚鮓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以織造故褫官皆不可訓又力詆沈思孝江東之言孫不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必得請而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謂朝廷不難去

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去爲朝端害疏上謫福建鹽運司知事因追怒經綸斥爲民先是卜失免復入塞掠八日而還順義王瘞力克約之納款不從二月戊申李汶大集兵萬五千人以游擊閻逢時等出紅山爲中軍參將師以律等出萬家堡神木孤山爲左軍參將孫朝梁等出定邊安邊平山爲右軍麻貴以大軍當一面銜枚疾趨踰塞六十里寇莫知所防大潰斬四百九級獲馬畜器械數千三月乙亥乾清坤寧兩宮災敕修省壬辰下詔自責陳於陛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火落赤眞相昆都魯歹成它卜囊等掠番窺內地臨洮總兵官劉綎遣參將周國柱等擊之於莽刺川腦斬一百三十六級獲馬牛雜畜二萬謫張誠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姪皆削職治罪

沈惟敬抵釜山私奉平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良馬而李宗城執袴子所至索貨賄婦女有謝隆者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誅其左右言倭將行刺宗城恐夏四月己亥棄璽書變服夜遁比明失路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事聞詔逮宗城下獄敕兵部議戰守時言者蜂起並劾趙志皋石星章併下部侍郎李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楊方亨尙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候關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爲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因言志皋星當去得旨如議而責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畱姑勿問志皋自是不悅禎 帝以夙望用孫丕揚然不

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不揚以志不行
懷去志及與沈孝思等相攻杜門踰半歲疏十三上帝溫諭勉
畱乃復起視事 五月戊辰河套部青把都兒犯甘肅總兵官
楊濬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首六百餘級 李宗城之遁也楊
方亨揭言倭情無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庚午復議封倭帝惑
石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廷臣多諫止乃擢
方亨都督僉事充正使加沈惟敬神機營銜副之畿輔屯田御
史曹學程馳疏言邇者封事大壞陛下特敕廷臣議戰守策是
已洞見前策之非而決之眾論矣乃旋有詔遣風力科臣與副
使方亨往封是又惑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也星方亨表裏應
和安足倚信且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惟敬要求七事本不爲封

雖未顯言大要可觀倭貪冒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不
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親和親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
賦不已必求割地割地不已必將席捲朝鮮西渡鴨綠而薊遼
危矣惟敬使倭之始業已歆盟卽不盡許七事亦已輕諾二三
顧養謙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在今日不
然朝鮮日本一葦可杭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於一
封而難於七事不辨可知也科臣攻擊卽以科臣往封儻執以
爲質肆彼要求雖仗蘇武之節效真卿之忠無救於損威而辱
國也故爲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星很很自用
趙志皋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豈得辭其責哉疏入帝大怒謂
有暗屬關節逮下錦衣衛嚴訊榜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尙書

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給事中侯廷珮等訟其冤志皋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 六月振福建饑

秋七月丁卯孫丕揚請發推補官員章疏不報未幾文選郎中唐伯元言諸疏畱中賢愚同滯朝野咨嗟由臣擬議不當所致乞賜罷斥帝不懌特允其去而諸疏仍畱不下 丁丑彗星見西北如彈丸入翼長尺餘西北行 戊寅仁聖皇太后崩先是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及朝鮮之役繼起所費益鉅乾清坤寧兩宮災營建乏資計臣束手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帝卽命戶部錦衣官各一人同春開采給事中程紹言嘉靖中采礦費帑銀三萬餘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因罷其役給事中楊應文繼言之皆不納乙酉始遣中

官開礦於畿內自是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無地不開中使
四出真定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昌平則王忠遼東則高淮山東
則陳增河南則魯坤山西則張忠陝西則趙欽湖廣則陳奉江
西則潘相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廣東則李敬雲南則楊榮
皆給以關防并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姦人
假開采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轍州縣有司卹民者罪以阻撓淮
至遼東卽劾參將梁心逮繫詔獄 閏八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趙志皋請視朝發章奏罷采礦不報 初南京主事趙
學仕者趙志皋族弟也坐事議調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
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孫丕揚
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

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貽張位書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悲謂位逐己上疏詆位道亨孔教獻臣及沈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揚位疏辨求退陳于陞沈一貫並爲位解位得旨慰畱而丕揚再被責讓許致仕去河南僉事邢雲路言治曆之要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今丙申年日至臣測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統推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直子半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相隔皆一日若或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在月正二日矣豈細故耶閏八月朔日食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旣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

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則閏應及轉應交應各宜增損之矣
欽天監見雲路疏甚惡之監正張應侯奏詆謂其僭妄惑世范
謙言曆爲國家大事士夫所當講求律例所禁乃妄言妖祥者
耳監官拘泥成法不能修改合天幸有其人不宜妬忌乞以雲
路提督欽天監事督率官屬精心測候以成鉅典不報 九月
乙未楊方亨沈惟敬至日本平秀吉不受封以朝鮮遣使爲辭
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
以卑官微物來賀辱我耶辱天朝耶其畱石曼子兵於彼候天
朝處分方亨遂徒手歸 乙卯羣孝安莊皇后梓宮發引帝稱
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皋抗疏爭之帝怒抵其疏於
地吏部員外郎王就學言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大事於此不用

其情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冊已給事中戴士衡言山陵竣
事願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聖母之靈答臣民之望帝皆
不省 著力免阿赤免火落赤合兵犯平虜橫城寧夏總兵官
李如柏督諸軍邀擊副總兵馬孔英參將鄧鳳力戰敗之斬首
二百七十有奇 趕兔偕部長倒布犯黑谷頂敗而去王保度
其再至分營開連口及橫河兒寇果馳橫河官軍夜半疾抵石
塘嶺襲其營寇大驚潰乘勢追出塞已復犯羅文峪保復敗卻
之 炒花犯廣寧守將擊卻之 河決黃壩口 冬十月丙子
停刑 乙酉始命中官權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高案於
京口暨祿於儀真孫隆於蘇杭劉成於浙江李道於湖口李鳳
於廣州沈永壽於廣西邱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孫朝於山

西馬堂於臨清張睚於盧溝橋而密雲河南東昌荊州則以王忠魯坤陳增陳奉兼領凡店租市舶珠權木稅船稅鹽茶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無不領於中使又納姦民賄給指揮千戶劄用爲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卽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爲攘奪沒其金貨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羣小藉勢誅索礦稅交橫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騷然生靈塗炭廷臣諫者無慮數十百疏皆置不省識者以爲明亡蓋兆於此 時內閣四人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陳于陞憂形於色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十二月乙亥病卒贈少保諡文憲終明世父子爲宰輔者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左副都御史張養蒙言邇來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不可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猜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權惟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說進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畱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卽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戶部三疏諫開礦臣部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柰何輕之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

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謬誤意絕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戶而妄劾孫鑛王虎以中官而妄劾李盛春夫閹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貲名爲助工實爲覬幸甚者百戶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構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竒究使敗節文官僨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

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言不溫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其構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阻撓謂欲辦家事必賴家奴於是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采礦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船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鑒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相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

二十五年春正月戴士衡極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民心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動搖也武弁疏畧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

者一則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嬙自佚卽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時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不報 南京刑部侍郎謝杰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疏孝安太后發引並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虛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早步禱郊壇今則園丘大報久闕齋居宸宮告災亦怠修省前此四方旱澇多發帑金今則采礦權稅前此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輸而江右之資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關中之絨悉取之逾額前此樂聞讜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

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
井奸宄間骨肉懿親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鰥今則大僚屢虛
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皆不克如初矣不報
趙志皋以皇長子年十六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不果行
張位沈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置重鎮練
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爲長帥分署朝鮮八道
爲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君臣慮中國遂并其土疏陳非便乃
寢 遼東副總兵李如梅與參政楊鎬謀從鎮西堡出塞潛襲
敵營失利損部將十人士卒百六十人如梅以血戰重創免罪
楊方亨報去年於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卽回和泉州日
本遣使齎表文二道隨至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

議取表文進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佃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擁二百艘屯機張營丙辰朝鮮使鄭期遠痛哭求援方亨知事敗遂直陳本末委罪沈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大怒二月丙寅復議征倭罷星以李禎署部事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貴爲備倭總兵官統南北諸軍張位力薦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又薦兵部侍郎邢玠爲總督帝皆從之三月乙己進鎬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己未玠兵部尙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鎬奏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鄉吏奴丁免役又以朝鮮君臣隱藏儲蓄不饒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夏五月刑部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

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
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
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
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
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
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
教主傳頭所在成聚黨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
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
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
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
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藁

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畱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疏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

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旣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
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
陝西之人心收矣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
谷蛇虎雠居毒霧常多人煙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
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儻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
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
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采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
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采礦
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
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
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

而奸人仲春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
敕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
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
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
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爲屋
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旣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
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尙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
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
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
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
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

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箱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眞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勲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旣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罔罔之人心收矣

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閹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眾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粹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儻倭夷取而有之籍眾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於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若轉

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儻歲一稽覈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貲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

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眾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畱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畱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

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采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卽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劉道亨言往年

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
既罷悉置不問 邢玠至遼東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害水
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僅萬
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嫻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并調
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師劉綎督川漢兵聽勦貴密
報宣大兵至乘倭未備掩釜山則行長禽清正走玠以爲奇計
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六月倭數千艘泊釜山戮朝
鮮郡守安宏國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帥營兵二百出入釜山
玠陽爲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嚮導始絕
戊寅火起歸極門延皇極中極建極三殿文昭武成二閣周遭
廊房一時俱燼趙志皋在告張位沈一貫請面慰不許乃請帝

引咎頒赦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錄廢棄容枉直宥細
故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撤稅監釋繫囚志舉亦疏陳定國本
罷礦稅等十一事帝皆優詔報聞而不能盡用位又言臣等請
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
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 張養蒙上疏
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風恐虛文相謾
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
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皇店銀礦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
妾之刑弭蕭牆隱禍然此皆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己
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
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

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竅窬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日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日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盛節古帝王四海爲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省時大臣自陳皆慰畱獨孫繼皋致仕去 癸未罷修國史 秋七月癸巳誠諭羣臣丁酉詔赦天下 庶吉士劉綱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略無禹湯罪己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木權稅采石運甓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爲災野

無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讎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曰
君不思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晝之爲夜之息思在道乎不
在道乎比年以來簡禮祀罷朝講棄股肱闔耳目斷地脈忽天
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所爲祈
天永命者何狀卽外庭有不知上天靈不見耶今日之災其應
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爲朝儀久曠於誰稟
仰何以殿爲元宰素餐有污政地何以閣爲其所以示警戒勸
更新者至深切矣尙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
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冊立
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強半不報是曰積牘
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概不錄敘是曰積才

聞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
虛詞罔上恬不爲怪是曰積玩諸所爲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
元輔志舉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
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免顧犬未爲晚也若必專任志舉處堂相
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柰
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關白諸酋聞也帝得疏恚甚將罪
之以方遣殿災畱中不報 魏允貞言三殿之災咎在輔臣歷
數趙志舉張位罪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
又加恩而三殿復災天意昭然志舉位疏辨求罷帝慰畱責允
貞邊臣不當言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 時有
詔起廢吏部尙書蔡國珍列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

郎中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允等
三十三人因人註誤疊非己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
並請錄用竟報寢旣而魏允貞疏舉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
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
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不報 楊應龍之自松坎歸也其子可
棟旋死應龍痛恨促喪歸不得檄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
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厚撫諸苗名其
健者爲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沒入其質以養苗苗咸願爲出死
力應龍遂殘餘慶掠大阡都壩焚劫草塘餘慶三司及興隆都
勻各衛圍黃平戮重安長官家流劫江津及南川臨合江索其
仇袁子升磔之會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

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誦宋世臣
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襲破之大索城中戮其父母淫其妻
女備極慘酷倭奪梁山三浪入慶州侵閑山統制元均兵潰
倭遂入閑山邢玠急檄旅順水兵三千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
江扼天津登萊海道兼防饋運八月丁丑清正圍南原楊元告
急於全州守將陳愚衷愚衷不敢救清正乘夜猝攻元棄城遁
愚衷聞亦遁麻貴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
遂犯全慶逼王京貴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副使蕭應宮
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貴乃遣副將解生守稷山
朝鮮亦遣都體察使李元翼由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玠身赴
王京以鎮之人心稍定甲申京師地震帝聞南原閑山破

大怒九月壬辰逮前兵部尚書石星下獄論死妻子皆戍瘴鄉
星直節震天下然無算略事初起語光祿寺丞蔡悉曰苟不濟
繼之以死悉曰中樞係天下安危奈何輕言死在所用得人耳
星果以誤倚小人敗後二年竟死獄中 邢玠召李應試問計
應試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
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
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玠然之倭進
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侯處
分之實解生及參將彭友德亦先後破賊行長乃退屯井邑清
正還慶州麻貴報稷山青山大捷蕭應宮揭言倭以惟敬手書
退稷山青山并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劾應宮恇怯不親解

惟敬應宮遂被逮 黎維潭圖恢復名不欲以莫登庸自處無束身入關意又不肯割高平居莫氏遂至關而遁楊寅秋及陳大科再遣官諭之維潭聽命復至譯者詰以六事首擅殺莫茂洽曰復讎急不遑請命次維潭宗派曰世孫也祖暉天朝曾錫命次鄭松曰黎氏世臣也問何以宵遁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遁也何以用王章曰權倖爲之立銷矣惟割高平地猶相持不決復諭之曰均貢臣也黎昔可棲漆馬江莫獨不可棲高平乎乃聽命授以款關儀節維潭帥其下入關謁御幄一如登庸舊儀退謁寅秋請用賓主禮不從四拜成禮而退冬十月甲戌詔授維潭安南都統使頒曆奉貢如故事初黎利及登庸進代身金人皆囚首面縛維潭以恢復名正獨立而肅容當事嫌其倨乃

爲俯伏狀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蒲伏天門
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自是安南復爲黎氏有而莫氏但保
高平一郡 禮部尙書范謙卒 山東巡撫都御史萬象春疏
論礦稅之害會福山知縣韋國賢忤陳增被侵辱象春力保持
之增遂劾國賢阻撓象春黨庇詔逮國賢下詔獄奪其職停象
春俸象春遂引疾歸 初百戶王守仁言遠祖定遠侯弼楚王
楨妃父也遺環寶數百萬寄楚帑爲嗣王侵匿詔遣中官清核
楚王華奎奏辨且請避宮搜掘皆不報久之繫鞫王府承奉等
無所得諸璫方以搜括希上意不欲暴守仁罪帝頗悟罷其事
華奎乃奏上二萬金助三殿工 邢玠大會諸將分兵爲三協
副將高策將中軍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楊鎬麻貴督

左右協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又使中軍屯宜城東援天協西扼行長十二月諸軍至慶州清正退屯蔚山貴遣黃應暘賄清正約和而帥大兵奄至其營營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由彥陽亦通焉貴乃於彥陽左右多張疑兵又遣將遏其水路己卯如梅偕參將楊登山騎兵先進設伏海濱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斬首四百有奇倭南奔島山築三柵城外以自固庚辰游擊茅國器以浙兵先進游擊陳寅冒矢石奮呼上連拔兩柵斬馘六百五十倭焚死者無算寅進攻第三柵垂拔楊鎬素與如梅昵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倭乃閉城堅守以待援島山視蔚山高城新築以石堅甚將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饟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

戰縛也遂四面圍之地泥淖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倭日夜發礮
用藥煮彈遇者輒死而倭亦饑覘我兵懈僞約降緩攻襲敗生
兵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子行長救兵大至張旗幟江上若將繞出
軍後鎬大懼不及下令狼狽先奔諸軍遂潰倭前襲擊死者無
算吳惟忠茅國器斷後倭乃退鎬挈貴奔慶州盡撤兵還王京
與玠謀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鎬大怒屏不
奏止稱百餘人鎬遭父喪張位請令奪情視事許之御史汪先
岸劾鎬他罪位等庇之擬旨褻鎬旨久不下 前吏部尙書陳
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介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廕仕無宅
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歸江西故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

而身居僧舍其刻苦如此 邢玠以前役乏水無功乃益募江
南水兵議海運爲持久計二月總兵官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
兵副將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
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綎而水路則璘戰艦數百
分布忠清全羅慶尙諸海口賊始懼不敢於海中往來時賊亦
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
重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饒往來如駛我
師約日並進 三月壬子蔡國珍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
子冊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時耳
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 夏四月全椒知縣樊玉衡言男女之
欲雖上智不免元子今已十七萬一情欲之感稍介乎容儀妻

斐之嫌或成乎貝錦陛下何辭以謝天下且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冊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何以託貴妃於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冊立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爲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趙志皋等力救言自帝卽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發丁卯土蠻寇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帥輕騎遠出擣巢中伏力戰死帝痛悼令具衣冠歸葬贈少保寧遠伯立祠諡忠烈其弟如梅代爲總兵官授長子世忠錦衣衛指揮使仍充寧遠伯勳衛復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皆特恩也邢玠乃以董一元代

如梅督中路 壬申京師旱敕修省 初孫丕揚罷張位欲援
同己者爲助以蔡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國珍至一守成憲不爲
位用位惡之戴士衡劾文選郎白所知賊私國珍爲辨且求罷
帝不聽除所知名況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國珍遂稱疾累疏乞
休會帝命甄別吏部諸郎貶黜王就學等二十二人因責吏科
朋比貶都給事中劉爲緝一秩與給事中楊廷蘭張正學林應
元戴士衡並調外國珍求去益力許之自宋纁至國珍皆力與
內閣抗身不見容惟丕揚閱二年餘卒未決歲陳有年旣卒有
詔起南京右都御史故事吏部尙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滸掌
都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以原銜領有年獨否蓋帝欲用之
而閣臣陰抑之也時咸議閣臣忮而惜纁等未竟其用國珍旣

罷頃之廷推代者七人帝特用前工部尙書李戴時大僚旣九卿類奏吏部諸曹郎亦命九卿推舉尙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盡用掣籤法部權益輕幸無過而已改貴州銅仁長官司爲銅仁縣楊鎬之敗也贊畫主事丁應泰詣鎬咨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言鎬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與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張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妄鎬拔擢由賄位得之沈一貫亦扶同作奸因封鎬駁改陳亡兵馬簿籍以進帝覽之震怒下廷議欲行法位皇恐奏辨一貫亦引罪趙志皋復爲營救六月丁巳詔罷鎬聽勘責貴以功贖慰畱位一貫置如梅不問戊午奸人李本立請采珠廣東帝命中官

李敬偕往給事中包見捷極論其害不聽 給事中徐觀瀾趙
完璧交章論張位位窘丙寅奏言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
纖豪媿惟上矜察帝怒曰楊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
乃朋欺隱慝辱國損威何云無媿遂奪職閒住 丙子巡撫天
津僉都御史萬世德經略朝鮮 時小人蠡起言利千戶李仁
請稅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鴻臚寺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
沒官餘鹽秋七月丙戌命稅使魯保監理包見捷並力爭頃之
令道保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保既視事遂
議開存積鹽楊俊民言明旨核沒官鹽存積非沒官也額外加
增必虧正課御史馬從聘亦爭之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
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 初太監陳

矩奉詔收書籍中有呂坤所著閨範圖說帝以賜鄭貴妃妃自爲序錄諸木戴士衡再劾坤謂潛進圖說結納宮闈坤馳疏力辨已或撰閨範圖跋名曰憂危竝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指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爲立己子地坤與張養蒙魏允貞程紹劉道亨白所知吏部員外郎鄧光祚貴妃從父鄭承恩等共相羽翼匿其名託朱東吉爲問答語極妄誕蓋言妖也承恩大懼以士衡嘗再糾坤樊玉衡直斥貴妃遂妄指士衡爲之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貴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錦衣獄拷訊比明命永成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翰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主事萬建崑國子監祭酒劉應

秋及楊廷蘭也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遂入之翰言下其章於吏部都察院署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爲作等解不聽奪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謫廷蘭建崑遠方斥位爲民遇赦不宥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 劉綎以行長壕砦深固欲誘執之遣使請與期會使者三反綎皆單騎候道中行長覘之信乃期以八月朔定約至期綎部卒洩其謀行長大驚逸去綎進攻失利監軍參政王士琦怒縛其中軍綎懼力戰破賊賊退不敢出 丁丑京師地震 九月壬辰免浙江被災田租 陳增既劾韋國賢守令多屈節如屬吏益都知縣吳宗堯獨具賓主禮增黨程守訓宗堯邑子也惡其奸不與通驛丞

金子登說增開孟坵山礦宗堯叱其欺罔子登懼構於增日徵
千人鑿山多捶死又誣富民盜礦三日捕繫五百人宗堯乃盡
發增不法事且言願以一身易萬人命帝得疏意動持不下包
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帝益心動責增令檢下給事
中郝敬言開采不罷則明旨不過愚弄臣民之虛文乞先停采
礦然後以宗堯所奏下撫按勘覈正增不法之罪帝不悅下宗
堯疏責其狂逞要名頃之山東巡撫尹應元劾增背旨虐民二
十大罪帝遂發怒切責應元削宗堯籍敬復抗疏言帝失眾心
帝益怒奪俸一年并奪應元俸增遂劾宗堯阻撓礦務且誣訐
其贓私詞連青州一府官寮旁引商民吳時奉等請皆籍沒帝
可之遣使逮宗堯敬及同官侯慶遠御史劉景辰力爭皆不聽

使者至山東民大譁欲殺增宗堯行民哭聲震地遂下錦衣衛
獄拷訊 趙志皋數被論輒疏辨求退帝輒慰留先嘗譴言者
以謝之後言者益眾則多寢不下而留志皋益堅石星張位相
繼敗志皋自如冬十月志皋病痺不能視事乞休疏復累上帝
令在京邸養病固留之 諸軍分道進兵乙卯劉綎攻行長陳
璘帥舟師協堵麻貴擊清正於蔚山並有斬獲董一元由中路
進先拔晉州下望晉乘勝濟江連毀永春昆陽二寨賊退保泗
州老營一元攻下之游擊盧得功陳沒一元進逼新寨寨三面
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
右翼乃分馬步夾攻游擊彭信古用大楫擊寨碎其數處眾軍
遂逼濠毀其柵忽營中礮裂烟燄漲天賊乘勢衝擊固城倭亦

來援游擊馬呈文郝三聘先奔一元等遂敗還晉州綖等亦多
不利事聞詔斬呈文三聘落信古等職充爲事官一元亦貶秩
與綖等皆戴罪立功時平秀吉死倭各有歸志十一月戊戌清
正先遁貴遂入島山西浦綖夜半攻奪粟林曳橋行長走順天
大城璘遣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邀倭釜山南海子
龍年七十餘意氣彌厲直前奮擊倭死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
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副將陳璘金
軍大至副總兵吳廣與相犄角遂焚賊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
爲陸路所殲焚溺死者萬計璘遂以舟師夾攻順天焚其舟百
餘石曼子西援行長璘邀之半洋擊殺之殲其徒三百行長遂
棄順天乘小艘遁餘賊退保錦山遂渡匿乙山官軍挑之不出

崖深道險將士莫敢進十二月璘夜潛入圍其巖洞比明礮發倭大驚奔後山將士殊死攻賊復遁走璘分道追擊賊無脫者朝鮮平 田樂以火落赤等居松山屢爲兩鎮患乃與李汶決策恢復遣副將甘州馬應龍涼州姜河永昌王鐵塊等分道襲擊達雲督之寇遠竄盡拔其巢攘地五百里 先是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紹興地湧血署禮部事侍郎余繼登因歲終類奏請罷一切誅求開采之害民者時不能用 時稅使四出奸民張禮等僞爲官吏羣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稅民間雜物弗予捶至死太常寺少卿傅好禮極論其害因言自朝鮮用兵畿民富者貧貧者死思亂已久奈何又虐征之國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括細民續命之脂膏況奸徒所得千

萬輸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爲之奏入四日未報好禮復具疏請帝大怒傳旨鑄三級出之外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帝益怒謫好禮大同廣昌典史定鑄三級調邊方言官復交章論救斥定爲民已帝思好禮言下其疏命廠衛嚴緝逮禮等二十八人詔獄其害乃除 天津稅使王朝死天津巡撫汪應蛟及包見捷並疏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及魯保劉忠帝不納益遣高宗暨祿李鳳等並專敕行事 漕舟南還乘風揚帆入湖口李道欲權其貨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遂遣吏至南康捕漕卒知府吳寶秀拒不發道怒 二十七年春正月劾寶秀及星子知縣吳一元青山巡檢程資阻撓稅務詔俱逮治給事中楊應文等請下撫按公勘沈一貫

李戴及國子監祭酒方從哲交章爲言俱不報戴乃帥九卿上疏曰陳增開礦山東而吳宗堯逮李道抽分湖口而寶秀等又逮天下爲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饟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爲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 京察謫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官時議頗不直李戴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相屬綱直攻趙志皋短故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綱及鄒智劉之綸三人而已皆四川人也 二月壬子分遣中官領浙江福建廣東市舶司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淮兼徵遼東稅包見捷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急懲以三尺罷開采則遼東必不

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
皆不納未幾見捷又帥同官極論礦稅之害謫貴州布政司都
事餘奪俸一年趙完璧等疏救亦奪俸 貴州巡撫江東之令
都司楊國柱部卒三千勦楊應龍奪三百落賊陽敗以誘官軍
至飛練堡殲焉國柱及指揮李廷棟等皆死事聞罷東之以郭
子章代之三月己亥起前兵部侍郎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
務調東征諸將劉綎吳廣陳璘等南討應龍 松山旣復達雲
築邊垣分屯置戍寇走據賀蘭山後連青海諸部寇鈔不已雲
俱擊破之 吳寶秀之被逮也妻陳氏慟哭請偕行寶秀不可
乃括餘貲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爲路費夜自經死寶秀
至京下錦衣衛獄趙志皋言頃臣臥病聞中外人情洶洶皆爲

礦稅一事南康守吳寶秀逮繫時其妻至投繯自盡闔郡號呼
幾成變亂事關民心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將去之身隱默
而不言星子民陳英者方廬墓約儒士熊應鳳等走京師伏闕
訟寶秀冤乞以身代撫按及南北諸臣論救者疏十餘上帝皆
不省一日司禮田義彙諸疏進御前帝怒擲諸地義從容拾起
復進之叩首曰閣臣跪候朝門外不奉處分不敢退帝怒稍平
取閱閣臣疏命移獄刑部 夏四月甲戌御門受倭俘 帝命
天津稅監馬堂兼轄臨清又命陳增兼徵山東店稅增遂與堂
相爭帝和解之使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堂始至諸亾命從者數
百人白晝手銀鐙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
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爲罷市州民萬餘噪而逐堂

縱火焚其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眾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曰首難者我也臨刑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卹其母妻臨清民立祠以祀 閏月丙戌以倭平詔告天下除東征加派田賦又敕諭朝鮮王畋曰倭奴平秀吉肆爲不道蹂躪爾邦朕念王世篤忠貞深用憫惻七年之中日以此賊爲事始行薄伐繼示包容終加嚴討蓋不殺乃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安疆靖亂宜取蕩平捷書來聞憂勞始釋惟王雖還舊物實同新造振彫起敝爲力倍艱倭雖遁歸族類尙在茲命邢玠振旅歸京量畱萬世德等分布戍守王宜臥薪嘗膽無忘前恥已論諸將功以陳璘爲首劉綎次之麻貴又次之並進官子世廕贈鄧子龍都督僉事亦子世廕立廟朝

鮮 己丑久旱敕修省 丙申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
四百萬戶部告匱命嚴覈天下積儲 戶部尙書楊俊民致仕
五月卒贈少保俊民在位礦稅使四出不能力爭時議以此咎
之 邢玠陳善後十事請畱馬步水陸兵三萬四千有奇馬三
千匹每年饗銀九十一萬八千米豆十三萬石及畱中都海防
道裁饗司重將領添巡捕分汛地議操練責成本國廷議言數
年疲耗今始息肩自宜內固根本不當更爲繁費況彼國兵荒
之後不獨苦倭兼苦我兵故今日善後事宜仍宜商之彼國先
量彼饗之贏絀始可酌我兵之去畱至增馬添兵創立巡捕及
管饗府佐悉宜停止帝命督撫及國王酌奏 初潘季馴議開
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慙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卽元賈魯

所浚故道也朝議以費鉅未果已河漕侍郎劉東星復以爲請
乃濬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遷六
月工竣費僅十萬工部主事胡瓚益治汶泗間泉數百尋源竟
委令一夫濬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
力不征於官著泉河史上之 楊應龍乘大兵未集勒兵犯綦
江己亥奄至城下時賊兵八萬而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參將
房嘉寵游擊張良賢戰死城遂陷賊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
爲之赤僞軍師孫時泰請直取重慶擣成都劫蜀王爲質應龍
遷延聲言爭地界冀曲赦如曩時李化龍以徵兵未至亦謬爲
好語縻之 秋八月甲午陝西狄道城東山崩其下衝成一溝
山南耕地湧大小山五高二十餘丈楊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

垂拱間有之而唐遂易爲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
攘斂難厭不市而征稅無礦而誅銀甚且毀廬壞冢籍人貲產
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歡
藉潤私橐嗷嗷之眾益無所歸命懷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
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尙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 初
帝命陳奉權荊州江稅奉故移之市又倍蓰征之稍與辨輒毆
擊破面商賈怖匿負擔者不敢出其塗推官華鈺白巡按御史
曹楷嚴戢之又以事笞其僕奉欲權沙市稅沙市人數千譟於
塗競擲瓦礫擊之奉走免已欲權黃州團風鎮稅復爲鎮民所
逐奉疑鈺及黃州經歷車重任所使遂上疏極論二人阻撓罪
并劾楷及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煥荆門知州高則

巽等數十人帝切責稽貶商耕等三人官鉅重任皆被逮 皇
太后聞陳氏之死從容爲帝言九月釋吳寶秀吳一元程資爲
民寶秀歸踰年卒南康士民先建祠特祀陳氏乃合寶秀祀之
辛卯太白經天禮部尙書余繼登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爲
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
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
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
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
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
下尙可恬然不爲意乎不省 辛亥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吏部
侍郎馮琦草疏偕李戴上之曰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

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蠹取材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

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宁夫以
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
民已洵洵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哮拜誅關白死
此皆募民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餽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方
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餽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
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
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迺禮部修省之章
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矣說令徧
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
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從何得羨此令一下促督嚴
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大不可者

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鼎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尙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内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不報 禮部郎鮑應鰲等言於沈一貫曰南

康守吳寶秀已得安居牖下吳宗堯何獨不然一貫揭入釋爲民土蠻犯錦州冬十月壬午振京城饑民帝聞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思江東之職而賜李化龍劍假便宜討賊丙戌以播州用兵加四川湖廣田賦戊子安疆臣以戕殺安定事爲有司所按科臣劾其逆節漸萌詔不問許殺賊自贖疆臣疏言播警方殷臣心未白帝優詔報之楊應龍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爲助屯官壩聲窺四川遂焚東坡爛橋湖貴路梗朝鮮王李昞請畱水兵八千以資戍守其撤回官兵駐劄遼陽備警十一月己酉免河南被災田租癸酉振畿輔及鳳陽等處饑保定巡撫汪應蛟言天津屯兵四千費饟六萬俱斂諸民間畱兵則民告病卹民則軍不給計惟屯

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
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饒足
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
興水利略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
滹水可以溉中山溢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
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
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
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
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卽不幸河漕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
糴於北工部尙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然卒不能行也
先是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許居民徐鼐等掘唐相李林甫妻

楊氏墓得黃金巨萬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令陳奉括進
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
掘墓乃元呂文德妻奸人訐奏語多不讎請罷不治而停他處
開掘不報奉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十二
月丁丑武昌漢陽民變擊傷奉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言奉嚇
詐官民僭稱千歲其黨至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
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
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而巡撫支可大曲爲蒙
蔽天下禍亂將何所底沈一貫言奉入楚始而武昌一變繼之
漢口黃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變經十起幾成大亂乞撤
回以收楚民之心帝皆置不問帝寵愛諸稅監自趙志皋及一

貫而下諫疏悉寢不下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李道復劾降臨江知府顧起淹九江府經歷樊圃充饒州通判沈榜貶官夤緣潘相得畱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己奏調之僻地程紹極言榜畱非法薰不當調帝怒斥紹爲民給事御史李應策李炳等爭之併薰斥爲民遼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高淮誣繫諸生數十人巡按御史楊宏科救之不報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奉旨會勘卒不問梁永畜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戶樂綱出入邊塞陳增黨內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全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其橫如此高淮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順天巡撫李頤言內監外僚初無

統攝且遼陽礦稅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爲有司將無遺類陛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內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響應聲縱所劾當罪尙非所以爲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不報 戊子振京師就食流民 諸軍征播州者大集李化龍移駐重慶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乃分兵爲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官陳良玘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駐沅州帝以湖廣地遼闊

擢山西按察使江鐸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偏沅巡撫自鐸始也化龍以綦江爲最要故令綖當之而孔英道南川獨險遠去賊巢海龍岡六七百里監紀推官高折枝勇而有謀請獨當一面乃與參將周國柱以石砭宣撫馬千乘兵三千人先進千乘妻秦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拒賊鄧坎

明紀卷第四十五

遷直身工部候補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簪 卹贈知府銜監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等訂

神宗紀七

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訖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二十八年春正月賊乘官軍宴夜襲營千乘良玉擊敗之追入賊境連破金筑等七寨綆亦督諸將克丁山銅鼓嚴村賊遣子惟棟及其黨楊珠等五道並出焚龍泉走都指揮楊惟忠李化龍劾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尙文逮治元鎮綆皆革職充爲事官御史吳達可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禮簡輔臣補臺諫撤礦稅中使不報時都御史溫純御史馮應鳳及楊天民並以冊立冠婚爲言皆不報已乃命營慈慶宮以居皇長子二月戊寅京師地震 丙戌李化龍大誓文武趣諸道進師

高折枝督酉陽宣撫冉御龍敗賊於官壩與馬孔英先師期一日入眞州用土官鄭葵路麟爲鄉導別遣邊兵千扼明月關諸軍鼓行前連破四寨次赤崖抵清水坪封寧關破賊營十數逼桑木關關內民降者日千計折枝設三大砦處之禁殺掠降者日衆劉綎進擣楠木山羊簡臺三峒峒絕險賊衆數萬連營固守綎分兵攻其三面大戰於李漢壩綎左持金右挺劍大呼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齒劍士鬪死者四十人餘益奮賊大敗奔入峒乘勢焚之盡克三峒生擒賊魁吳尙華穆照賊以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爲也朝棟由松坎魚渡分道出綎伏萬人羅古待松坎賊以萬人伏營外待魚渡賊而別以一軍策應賊果至伏盡起綎帥部下轉戰斬

首數百追奔五十里賊聚守石虎關縱亦掘塹守桑木關爲賊要害山險籌深賊憑高拒折枝令馬千乘與御龍出關左右周國柱擣其中賊用標槍藥矢銳甚官軍殊死戰奪其關逐北至風坎關賊復大敗連破九杵黑水諸關苦竹羊崖銅鼓諸寨國柱攻金子壩無一人疑有伏焚空砦十九嚴兵以待賊果突出擊敗之孔英乃畱王之翰兵守白玉臺衛饒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而親提大軍營金子壩陳璘軍次白泥賊眾迎戰璘分兩翼躡其後賊少挫追奔至龍溪山賊合四牌賊其拒四牌在江外與江內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素助賊者也璘廣招撫乃進軍偵知賊有伏令游擊陳策用火器擊之賊據險矢石雨下璘先登斬小校退者以徇把總吳應龍等陷陳賊大潰四

牌賊保兒固璘遣二裨將逼之中伏乃募死士從應龍等奮擊賊潰夜由山後遁追敗之袁家渡四牌賊遂盡李應祥未受事副將陳寅連克數固拒賊四牌高固下別遣兵從間道直擣龍水固他將蔡兆吉自乾坪抵箐岡敗賊首謝朝俸俘其妻子吳廣屯二郎壩大行招徠賊驍將郭通緒迎戰襲走之陶洪安村羅村三砦並降他部來歸者數萬廣擇其壯者從軍通緒扼穿崖固廣督土漢軍擊破之賊聞桑木關破大懼遣弟世龍及楊珠以銳卒劫之翰營之翰走殺饒卒無算平茶兵來援賊始退孔英還擊世龍復卻裨將劉勝奮擊賊乃奔官軍進朗山口由朗山進蒙子橋深箐翁翳賊處處設伏悉剿平之賊遣其黨詐降謀爲內應折枝盡斬之伏以待珠果夜劫營伏發賊驚潰追

奔至高坪廣分四哨進攻崖門別遣永寧女土官奢世續等督
夷兵二千扼桑木垭諸要害以防饗道諸將連破數囤進營母
豬塘賊令通緒盡發關外兵拒敵廣伏礮手五百於磨槍垭外
南岡下而遣裨將趙應科挑戰垭兩山夾中甚隘通緒橫槊衝
應科應科陽北通緒追出垭遇伏急旋馬中礮墜方躍上他馬
伏兵攢刺之殪餘賊大奔官軍逐北盡降之遂薄崖門或言水
西佐賊化龍詰之安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絕賊聞諸路兵益
進頓足曰不用孫時泰計今死矣議分兵守時泰曰兵分則力
薄乘官軍未集先破其弱者餘可退也賊善之聞童元鎮發烏
江喜曰此易與耳謀縱之渡江密以計取監軍按察使楊寅秋
言烏江去播不遠宜俟諸道深入與俱進元鎮不從永順兵先

奪烏江賊遣千餘人沿江叫罵以誘之諸軍旣濟復奪老君關參將謝崇爵督泗城及水西兵進拔河渡關三月望賊以步騎數千衝水西軍軍中驅象出戰賊多傷俄駕象者斃象反走擲火器者又誤擊己營陳亂泗城兵先走崇爵亦走爭浮橋橋斷殺溺死者數千人是日璘亦渡江聞謝朝俸與張佑石勝俸等營七牌野豬山遂夜發抵苦練坪分軍夾擊賊敗走之遂入苦菜關河渡旣敗烏江相去六十里猶未知明日參將楊顯以永順兵三百出哨道遇賊數萬咸爲水西裝永順兵不之疑賊掩殺三百人亦襲其裝直趨烏江烏江軍亦不之疑遂爲賊所破爭先渡江賊先斷浮橋士卒多溺死顯及二子與焉三萬人存十一將校止崇爵等三人江水爲不流貴陽聞警居民盡避

入城遠近震動 魏允貞疏陳時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彼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命橫行生殺予奪恣出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況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相稽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於永銅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不省

諸軍聞烏江敗斂兵不進者旬日陳璘請退師李化龍不可
用尙方劍斬謝崇爵益徵兵檄鎮雄土官隴澄邀賊歸路劉綎
先被調南京右府僉書欲謝事化龍固畱之力薦於朝綎乃復
受事踰夜郎舊城攻克滴淚三坡瓦窑坪石虎諸隘直抵婁山
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叢箐中一徑纔數尺賊設木關十三
座排柵置深坑百險俱備綎分奇兵爲左右路閒道攀藤趨關
後而自督大軍仰攻奪其關追至永安莊兩路軍亦會綎慮賊
衝突聯諸營一據婁山關爲老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
安莊爲前營都指揮王芬者勇而寡謀每戰輒請爲前鋒連勝
有輕敵心獨營松門埡之衝距大營數里穆照遣使洩其狀四
月朔賊襲殺芬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亦死亡士卒二千

入綖聞帥騎卒往救賊帥諸苗決死戰綖親勒騎衝其中堅部將周以德周敦吉分兩翼夾攻賊始大奔楊應龍幾被獲追奔至養馬城而還綖乃移營近關堅壁請濟師馬孔英已奪賊養馬城抵海龍第二關下賊守兵益多孔英軍已深入而諸道兵未有至者酉陽延綖兵皆退賊躡殺官兵六十人居數日綖進克後水囤營於冠子山乃合兵連克海崖海門諸關進逼海龍囤賊上囤死守吳廣攻崖門徑小止容一騎賊眾萬餘出關拒戰曹希彬懸賞千金士攀崖競進追至第四關關上男婦盡哭賊黨自殺其魁羅進恩帥萬餘人出降其第一關猶拒不下廣乘夜疾進奪其關關內民爭獻牛酒廣聞綖孔英已入關遂合希彬軍連戰紅碗水土崖分水關進營水牛塘賊知廣孤軍謀

欲襲之遣人詐降廣測知其詐堅壁以待賊擁眾三萬直衝大營諸將殊死戰三日他將來援賊乃退廣進逼海龍國賊令婦人乞降哭國土又報應龍仰藥死廣信之已知其詐急燒第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路璘進營楠木橋次湄潭賊悉聚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國地皆絕險而青蛇尤甚璘議同日攻則兵力弱止攻一國則三國必相助乃先攻長坎等三國陳良珖師亦來會令伏國後別以一軍守板角關防賊逸璘督諸將力攻三日並克之青蛇四面陡絕璘圍其三面購死士從瑪瑙後附葛至山背舉礮賊惶駭諸軍進攻焚其茅屋賊退入國內木石交下將士冒死上毀大柵二重前後擊之賊大敗斬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賊亦盡乃分兵六道攻克大小三渡關乘勝抵海

龍岡下隴澄先遣部將劉岳王嘉猷攻拔苦竹關及半壩嶺烏江敗二將移新站賊伏兵大水田別以五千人來襲敗還嘉猷乃揚聲擣大水田而潛以一軍拔大夫關直抵馬坎斷賊歸路與安疆臣合會都指揮徐成將兵至合泗城土官岑紹勳兵再克河渡關賊將張守欽袁五受據長箐萬丈林永順兵擊破之生禽守欽攻清潭洞復禽五受會朝議責元鎮敗狀逮下獄論死令李應祥并將其軍陳寅取他道渡河潛爲浮橋以濟師賊失險乞降者相繼應祥悉受之賊死守黃灘關俄石勝俸等帥萬餘人降告曰去黃灘三十里有三關入播門戶也先襲破之則黃灘孤難守應祥然其計令寅帥精卒四千夜抵關下勝俸以數十騎誘開門殲其戍卒黃灘賊懼寅督諸將渡河攻關前

勝俸由墳林暗渡襲關後賊遂大敗疆臣亦帥所部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入路師大集海龍圍遂築長圍更番迭攻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綬視師化龍念前圍險不能越令孔英帥勅兵併力攻其後水西兵受賊重賄多與通且潛以火藥遺賊璘知之與監軍者謀令疆臣退一舍璘移其處置鐵牌百餘距圍丈許賊强弩無所施又爲箠板於柵前賊每夜出劫爲釘傷不敢復出諸軍相持四十餘日天苦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六月乙亥天始霽挺進攻土月二城部卒龔萬祿先登克之賊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丁丑璘以夜四鼓從圍後銜枚上賊斂睡斬其守關者樹白幟鳴礮賊大驚潰廣軍亦登應龍起提刀巡壘見四面皆火光倉皇謂妻子曰各自爲計不復能

顧若矣與二愛妾闔室自縊因命人焚其室廣獲其子朝棟急
覓應龍屍出之烈焰中廣中毒矢失聲絕而復甦播州平計出
師百十有四日斬級二萬餘生禽自朝棟以下百餘人化龍露
布以聞乃乞終制去播州自唐乾符中人楊氏二十九世八百
餘年至是始絕 張忠孫朝誅求百方魏允貞每事裁抑會忠
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
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畱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
部院李戴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山西軍民數千恐
允貞去相率詣闕懇冤兩京言官亦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
升廣西永康縣爲州省思同州入焉 禮部尙書余繼登自
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

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秋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繼登樸直愼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麤布衾羊毳覆足而已 辛亥早敕修省 給事中張問達言礦稅諸閹一朝銜命輒敢糾彈郡守甚且糾撫按重臣而孫朝至誣詆清介絕俗之魏允貞所攜程守訓陳保輩至箠殺命吏毀室廬掘墳墓不一按問若萬方怨恫何不報 刑部主事謝廷讚言閣員當補臺省當選礦稅當撤冠婚冊立當速詔令當信持疏跪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遣田義詰責 八月辛未慈慶宮成命內閣草敕傳示禮官上冊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比敕上畱不下沈一貫疏趣之帝曰

朕因小臣謝廷讚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其
命諸司靜俟遂斥廷讚爲民奪尙書蕭大亨侍郎邵杰董裕俸
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燿主事鍾鳴陞曹文偉三秩調
極邊 丙子罷朝鮮戍兵 九月甲寅停刑 炒花犯遼東副
總兵解生等敗沒巡按王業宏劾巡撫李植及諸將失律植以
卻敵聞且詆業宏業宏再疏劾植欺蔽詔解植官聽勘 初湖
貴之交有皮林苗與九股苗相接洪州司特峒寨吳國佐桀黠
知書爲諸苗所服其從父大榮以叛誅國佐收其妾黎平府持
之急遂反自稱天皇上將其黨石纂太稱太保合攻上黃堡誘
敗參將黃冲霄追至永從縣殺守備張世忠而噉之掠屯堡七
十餘焚五開南城陷永從圍中潮所時方征播州未暇討也冬

十月辛未命陳璘等移師討之 丙子楊榮妄奏阿瓦孟密諸番願內屬其地有寶井可歲益數十萬願賜敕領其事帝許之溫純言緬人方伺隙寶井一開兵端必起不聽榮又誣劾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皆下錦衣獄已又誣劾雲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問 陳增數窘辱長吏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密令死囚引爲黨輒捕殺之增爲奪氣民以礦稅故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挾妖術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謀洩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

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旣去然後政事可理已又言臣爲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風馳塵驚亂眾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卽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爲守之皆不報給事中田大益極陳礦稅六害廷臣交章請罷諸監帝皆不省李鳳劾逮廣東鄉官通判吳應鴻等梁永趙欽肆虐富平知縣王正志捕其黨李英杖殺之因極論二人罪欽亦以英事訐奏帝命逮正志給事中陳惟春言正志劾欽罪多宜提訊欽所劾正志事宜下撫按覈實免其逮繫御史李時華言近日

所逮吳應鴻勞養魁蔡如川甘學書及正志等俱宜敕下撫按
勘虛實不得以一人單詞枉害良善皆不報未幾永疏訐正志
帝命諸抗違欺隱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宦官益張 鄭貴妃
弟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冊立署禮部事侍郎朱國祚言
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冊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況先冊立後
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祝醮敕戒之辭升降坐立之位朝賀拜
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違
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綸犯天下清議皆此言也楊天民亦斥其
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其俸 十二月乙未御午門
受播州俘沈一貫請陪侍賜面對不許礫楊朝棟等於市剉應
龍屍 初大西洋意大里亞人利瑪竇汎海抵廣東香山澳爲

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尼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人悉奉天主耶穌教言耶穌生於如德亞在亞細亞洲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生在漢元壽二年皆荒渺不可考及是馬堂以其方物進獻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眞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神仙骨諸物皆屬不經及奉旨送部又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不知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己帝嘉其遠來賜之居第芻米頗厚利瑪

竇遂畱不去中國有天主教自此始 陳奉培克萬端伐冢毀屋剝孕婦溺嬰兒會有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蠡涌入奉解諸司馳救乃免僉事馮應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陽饒食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奉益慚恨

二十九年春正月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居民羣擁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屍擲諸塗支可大噤不敢出聲應京乃抗疏列奉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凌敕使帝命貶應京邊方雜職給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帝乃除應京名先是奉開穀城礦脅其庫金爲縣民所逐已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可奉乃劾之翰及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帝斥宅之翰爲民而

逮棟如俄以給事中楊應文論救并逮應京宅之翰奉又誣劾
武昌同知卞孔時抗拒孔時亦被逮 壬子以播州平詔天下
蠲四川貴州湖廣雲南加派田租逋賦除官民誣誤罪 陳良
玘攻吳國佐失利江鐸移駐靖州命陳璘帥副將李遇文等分
七道進璘潛師奪隘禽苗酋銀貢等游擊宋大斌攻破特峒縱
火焚之國佐逃天浦四十八寨復入古州毛洞追獲之石纂太
逃廣西上巖山指揮徐時達誘縛之賊黨楊永祿帥眾萬餘屯
白冲游擊沈宏猷等夾攻生禽永祿皮林苗賊悉平 二月甲
戌振宣府大同饑 張忠以夏縣知縣袁應春抗禮劾貶之魏
允貞請畱應春不報渭南知縣徐斗牛廉吏也梁永責賂箠斃
縣吏卒斗牛憤恨自縊死巡撫賈待問奏之帝反令永會勘永

遂劾西安同知宋賢并劾待問有私請皆勘帝從之而宥待問
永又請兼鎮守職銜又請帥兵巡花馬慶陽諸鹽池徵其課緣
是帥諸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諸縣盡發厯代陵寢搜摸金玉
旁行劫掠所至知縣皆逃杖死縣丞鄭思顏指揮劉應聘諸生
李洪遠等縱其黨肆爲淫掠私宮良家子數十人稅額外增耗
數倍藍田等七關七歲得七十萬 皇長子移居迎禧宮 馮
應京素有惠政緹騎抵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相率擁檻車痛
哭陳奉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
奉解誓必殺奉奉窘逃匿楚王府眾遂執奉爪牙耿文登等六
人投之江以支可大護奉助虐焚其轅門可大不敢出奉潛遣
參隨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殺數人傷者不可勝計日已晡眾猶

紛拏未散應京囚服坐檻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匿楚王
府逾月至請還京沈一貫極言奉罪請立代還給事中姚文蔚
等亦以爲請李戴偕同列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
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
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
起而采權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概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
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
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所顧畏之
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數告而近日武昌
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無
寧與讎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爲細故耶田大益言

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吸髓重足累息以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釁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謾曰權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偵緩急踰兩月矣四方觀聽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曠然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今陛下遇楚事而無變志四方萬姓必且羣起爲變此時卽盡戮諸璫以謝天下寧有濟耶帝皆不聽夏四月乙酉李道自江西奏奉水沮商舟陸截販賈徵三之一病國剝民帝乃召奉還隸其事於承天守備杜茂頃之東廠言緹騎有死者帝愠甚手詔內閣欲究主謀一貫力言民心宜靜請亟遣重臣代可大拊循因薦

侍郎趙可懷帝從之礪可大官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行珍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懼爲民所掠遣兵護之出境可懷至亦如之初吳宗堯吳寶秀不久卽釋及華鉦王正志等下獄帝益思痛加折辱以懼來者遂長繫不釋獄有烏類鶴而小怪鳴則被逮者至一夕烏鳴甚哀鉦起坐候之乃應京也武昌漢陽黃州父老相率詣闕訴應京冤襄陽人亦爲何棟如訟皆不省給事中郭如星陳維春連章請正奉罪亦不聽貶如星維春邊方雜職正志及王之翰竟瘐死 升貴陽府爲軍民府石阡府之龍泉坪爲縣分播州地改宣慰司爲遵義軍民府長官司爲遵義縣與府同徙治白田壩以舊夜郎縣望草地置桐梓縣改眞州長官司爲眞安州復舊綏陽縣地爲綏陽縣以舊懷陽縣地

置仁懷縣並屬遵義府隸四川布政司改平越衛爲軍民府黃
平安撫司爲州餘慶長官司爲縣甕水安撫司爲甕安縣以湄
潭地置湄潭縣與清平興隆二衛凱里安撫司楊義長官司並
屬平越府隸貴州布政司 山西巡撫魏允貞以父年九十餘
歲乞歸養疏二十上廷議以礦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畱
之允貞請益力五月聽歸士民立祠祀之 鄭國泰迫羣議請
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再草敕請下禮官具儀不報楊天民偕
同官王士昌御史周盤等公疏極諫謫天民士昌邊方雜職餘
奪俸一年士昌宗沐子也 蘇杭織造兼權稅太監孫隆激蘇
州民變殺參隨數人徧焚諸札委稅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有
司捕亂者民葛誠獨承論死 六月京師自去年六月至是月

乙亥始雨山東山西河南皆大旱振畿內饑 丁亥法司請熱
審不報 遼東總兵官馬林好文學能詩工書時譽籍甚嘗陳
邊務十策語多觸文吏寢不行高淮橫恣林力與抗八月淮遂
劾罷林以侯先春論救改林戍烟瘴謫先春雜職沈一貫言李
成梁雖老尙堪將兵乃命成梁再鎮遼東年已七十有六矣時
土蠻長昂及把兔兒已死開原廣寧又開馬木二市諸部爭就
款遼左少安林芳之子也 初給事中楊廷蘭因黃垆之決請
復開洳河楊應文及直隸巡按御史佺祺相繼言之劉東星力
任其役時黃河南徙李吉口淤澱日高東星所開趙家圈旋亦
淤塞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艘阻塞九月壬寅開封歸德
大水河漲商邱決蕭家口全河盡南注河身變爲平沙商賈舟

膠沙上南岸蒙牆寺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沒河勢盡趨東南而黃堍斷流巡撫曾如春以聞張問達言蕭家口在黃堍上流未有商舟不能行於蕭家口而運艘能行於黃堍以東者帝從其言命東星勘議會東星病卒問達復言全河奔潰入淮勢及陵寢宜急補河臣早定長策沈一貫及給事中桂有根皆以爲言御史高舉請濬黃堍口舊河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又請開蒙牆寺西北直河且濬李吉口至堅城集淤道三十餘里楊一魁是崇禮議帝乃命急挑舊河塞決口而兼挑泃河以備用趙志皋臥病四年於罷礦稅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歲時恩賜亦如故志皋病轉篤丁未卒於邸舍贈太傅諡文懿冊立議久不決廷議復有欲先冠婚者沈一貫不可曰不正名

而苟成事は降儲君爲諸王也。帝意頗悟。王子漏下二鼓。詔下命。卽日舉行中官掌司設監者。言期迫。供費不給。禮部尙書馮琦曰。今日禮爲重。不可與爭。其弟戶部主事瓊適輦。餽銀四萬出京。琦立追還。給費。旣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帝乃止。癸丑。振貴州饑。廷推閣臣。帝欲用馮琦。朱國祚又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會沈一貫密揭言。琦國祚年未及五十。盡少需之。先用老成之士。帝意遂決。戊午。前禮部尙書沈鯉。朱賡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中允黃輝爲皇長子講官。聞內侍云。王恭妃病幾殆。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竊意。后崩。鄭皇妃正中宮位。其子爲太子。以告王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

疏草冬十月上之言道路喧傳謂中宮役使僅數人伊鬱致疾
阽危弗自保臣不勝驚疑宮禁嚴秘虛實未審臣卽愚昧決知
其不然第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果中宮不得於陛下以致疾
與則子於父母之怒當號泣幾諫果陛下眷遇中宮有加無譬
與則子於父母之謗當昭雪辨明衡是兩端皆難緘默敢效袁
盎卻坐之議陳其愚誠疏入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拷訊李戴周
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沈一貫亦爲德完解
帝不聽旋廷杖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爲皇長子耶抑爲
德完耶如爲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爲德完則再遲冊立一歲
廷臣乃不復言輝周旋橐籥不避險阻或危之輝曰吾陷人於
禍可坐視乎己卯立皇長子常洛爲皇太子封諸子常洵福

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詔赦天下壬辰加上慈聖皇
太后尊號曰貞壽端獻 十一月以黎平府屬湖廣布政司
十二月辛未詔復朵顏馬市 時倭國內亂對馬島主平義智
悉遣降人還朝鮮遺書乞和且揚言平秀吉故將源家康將輸
數十萬石爲軍興資以脅朝鮮朝鮮素畏倭欲與通款又懼開
罪中國乃以倭眾求款來請命兵部以事難遙度請令總督萬
世德酌議詔可 江西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稅監廠房饒州通
判陳奇可諭散之潘相劾奇可逮下獄

三十年春正月己未以四方災異敕修省 二月己卯帝不豫
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沈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
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

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爲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未竣權宜采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皆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卽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矣言已就臥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尙書求去者三請定去雷帝畱戶部陳葉兵部田樂而以工部楊一魁先爲總河不塞黃堠口致祖陵衝決削其籍一貫復叩首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翌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

輒搏額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李戴等力諫不聽戴乃與溫純
議釋罪起廢二事卽如詔奉行頒示天下蕭大亨謂釋罪囚須
具疏再請遲迴數日太僕寺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大亨
不能將順請罷二人而敕二部亟如前詔行帝大恚并二事停
止落企仲一官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再疏請信明
詔帝益怒並奪其俸且命益重前貶謫官鄒元標等罰一貫力
爭得止給事中張鳳翔希指劾企仲他事斥爲民戴引罪求罷
不許方帝欲追還前諭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義義言愈力而
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
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礦稅之害遂終
帝世 甲申重建乾清坤寧二宮 初河套部永邵卜等相繼

犯順罷貢市十餘年比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恐益侵軼連爲杜桐達雲等所敗官軍又數出擣巢諸部長益懼於是吉囊卜莊等乞款於延綏巡撫王見賓著宰亦請於寧貴巡撫楊時寧見賓等以聞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會見賓以妄奏捷爲楊天民論罷時寧亦遷去代者孫維城黃嘉善二人並申約束閏月丙申復河套諸部貢市維城又條善後六事嘉善亦議上七事款事復堅 初李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耿定向在黃安招與講學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勝贄遂曰引士大夫好禪者與之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己北遊通州乙卯張問達上疏劾之逮下獄懼罪不食死 清口水涸阻漕李三才議自鎮口閘至磨兒莊二百里

間建六閘以節宣汶濟需費二十萬請畱漕粟濟之倉場侍郎
趙世卿力爭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避許之淮揚巡按御
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中曹于汴御史袁九臬交章
乞畱御史史學遷言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託詞解其官年
來中使四出海內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
朝前漕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
今三才復繼之淮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不敢出
三才不當去可知帝皆不報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
戊午河州黃河竭馮琦言陳奉以虐民撤還而遼東高淮山東
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乞並徵還
不報 戶部尙書陳藻以疾乞罷詔侍郎張養蒙署事會養蒙

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避事三月帝罷蕩
養蒙進趙世卿尙書召還部而以侍郎謝杰督倉場李三才尙
未得代杰請畱之帝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亦竟不遣代也

雲南人恨楊榮入骨甲申騰越民變燔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
弗悛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 夏四月辛丑振順天永平饑

五月乙亥法司請熱審不報 初潘相勘礦洞於上饒知縣李

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飢渴憊而歸相乃誣宗人
宗達劫礦繫之又毆折輔國將軍謀圯肢而劾鴻主使帝奪鴻
官切責謀圯等巡按御史吳達可言宗人無故受刑又重之以
詰責將使天潢人人自危鴻無辜不當黜願亟正相罪復鴻官
御史湯兆京極論相罪且言高淮梁永陳增李鳳楊榮皆元惡

爲民害不可一日畱趙世卿蕭近高亦請治相擅捕繫宗室罪
帝皆不聽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采取大木鑿泰和斌姥山石
膏達可復極諫不可閣臣亦爭之乃寢 沈鯉屢辭新命不允
沈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欲其弗赴召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
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與
同心一貫遂拜憾三才秋七月鯉至具陳道中所見礦稅之害
朱賁亦撰守成遣使權宜三論與一貫鯉共上之帝皆弗能用
歸德鯉所居邑也 初關稅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稅使四出商
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歲入益寡而內供
日繁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宮帑日充羨辛巳趙世卿言國用不
支邊儲告匱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數不許世卿乃請

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復忤旨切責命
嚴催積逋 奸人張嶷等言呂宋機易山素產金銀采之歲可
得金十萬銀三十萬帝卽納之命下舉朝駭異溫純言近中外
諸臣爭言礦稅之害天聽彌高今楊榮汙辱婦女六十六人私
運財賄三十大舟三百大扛勢必見戮於積怒之眾何如及今
撤之猶不失威福操縱之柄緬酋以寶井故提兵十萬將犯內
地西南之蠻岌岌可憂而閩中奸徒又以機易山事見告此其
妄言眞如戲劇不意皇上之聰明而誤聽之異時變興禍起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臣聞海澄市舶高案已歲徵三萬金決不遺
餘力而讓利卽機易越在海外亦決無徧地金銀任人采取之
理不過假借朝命闌出禁物句引諸番以逞不軌之謀而已昔

年倭患正由於此況以朝命行之害當彌大諸奸效汪直曾一本輩故智必爲國家大患乞急置於理用消禍本給事中御史金忠士湯兆京曹于汴朱吾弼等亦連章力爭皆不聽 緬阿瓦擁眾犯蠻莫宣撫司言奉開采使命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蠻莫陷思正奔騰越賊追至有司殺正以謝賊始解去 冬十月戊戌振江北災 丙辰停刑 十一月朝鮮王昞言倭使頻來要挾和款兵端漸露乞選將帥兵督同本國訓練修飭帝曰曾畱將士教習成法具在毋容再遣因命其使臣齎勅誠勵張嶷等至福建守臣遣海澄縣丞王時和百戶干一成偕嶷等往勘呂宋人聞之大駭華人流寓者謂之曰天朝無他意特奸徒橫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驗俾奸徒自窮便於還報耳其酋意

稍解命諸僧散花道旁若敬朝使而盛陳兵衛迓之時和等入
酋爲置宴問曰天朝欲遣人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且樹生金
豆是何樹也時和不能對數視疑疑曰此地皆金何必問豆所
自酋大笑畱疑欲殺之諸華人共爲解乃釋歸時和還卽病悸
死守臣以聞請治疑等妄言罪而呂宋人疑中國將襲取其地
諸流寓者爲內應潛謀殺之

三十一年春雲南巡按御史宋興祖言稅使內監楊榮欲責麗
江土知府木增獻地聽開采竊以麗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限
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雲南藉爲屏藩今使退地聽
采必失遠蠻之心卽令聽諭已使國家歲歲有吐蕃之防倘或
不聽豈獨有傷國體疏上事得寢 三月戊午吏部奏天下郡

守闕員不報時兩京缺尙書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
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田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

禮部尙書馮琦卒遺疏請厲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
拾人心語極懇摯帝悼惜之贈太子少保 播州遺賊吳洪盧
文秀等惡有司法嚴而遵義知縣蕭鳴世失眾心洪等遂稱楊
應龍有子聚眾爲亂四川總兵官李應祥偕副使傅光宅捕之
盡獲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署禮部事侍郎郭正域言禮
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臺官上
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爲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沈一貫怒
而詈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耶一貫聞之怒
先是秦王誼漈以嫡子久未生請封其庶長子爲世子屢詔趣

議馮琦長禮部持不上已誼患復請封其他子爲郡王沈一貫
使大璫以帝命脅郭正域正域榜於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
子當仍中尉不得爲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爲世子一
貫無以難 黎平府還屬貴州 五月丙辰朔閣臣請熱審不
報 方澤陪祀者多託疾郭正域言祀事不虔繇上不躬祀所
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行 戊寅
京師地震鳳陽大雨雹毀皇陵殿脊 河決單縣蘇家莊及曹
縣縷堤又決沛縣四鋪口太行堤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
魚臺豐縣間皆被浸督河侍郎李化龍甫至與李三才議再開
泃河屬之邳州直河以避河險給事中侯慶遠言泃河成則他
工可徐圖第毋縱河入淮淮利則洪澤水減而陸自安矣又言

估費太少責期太速請專任責成從之 郭正域請嚴諡典議
奪者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等四人應得而改者陳瓚一人應
補者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等七人沈一
貫朱賢以本同鄉寢其議未幾御史張邦俊請以呂枏從祀孔
子廟廷而補雍泰魏學會等十四人諡部議久之其彙題先後
七十四人畱中不發 初楚恭王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
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爲華奎
妃族人如綽奴王王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
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鎮國將軍華
越者素強禦忤王其妻如言女也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當立
沈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華奎劾華越欺罔

四罪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壇等皆言僞跡昭著行賄有據子木懼召華越令更易日月以上旨并下部郭正域請敕撫按公勘從之初沈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疏上正域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華奎又遣人奉百金爲正域壽且屬無竟楚事當酌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趙可懷及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無左驗而華越妻持之甚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眞僞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

遂喉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
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華奎饋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
遣家人導華越上疏給事中錢夢皋遂希指論正域以沈鯉石
正域并及之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因事陷
之正域再疏辨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趙世卿嘗爲楚府
長史力言王非僞與一貫合尙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主其說
廷機請再問帝以楚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
證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六月黜華越爲庶人銅鳳陽諸宗人
皆切責罰祿削爵有差 中官王朝言近京采煤歲可獲銀五
千遂帥京營兵劫掠西山諸處煤戶洶洶朝以沮撓聞有旨逮
治皆入都城訴失業狀沈一貫等急請罷朝且擬敕諭撫按田

大益言國家大柄莫重於兵朝擅役禁軍請急誅之爲無將之
戒楊應文及給事中白瑜御史沈正隆亦疏諫俱不納俄用中
官陳永壽奏乃召朝還 高淮帥家丁三百餘張飛虎旗金鼓
震天聲言欲入大內謁帝住廣渠門外田大益姚文蔚及同官
孫善繼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命降人意欲
何爲李戴蕭大亨皆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
未有之事御史袁九皋劉世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
劾淮巡撫趙楫言淮無故筆死指揮張汝立皆不報淮因上疏
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斥其妄帝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
淮自是益募死士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旂走朝鮮索冠珠
貂馬數與邊將爭功關內外咸被其毒 郭正域四疏乞休秋

八月許之去楚王華奎疏劾正域如楊應文指且訐其不法數
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
可無苛求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
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 初御史顧龍禎巡按廣東與布
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毆之泮卽棄官去溫純劾罷龍禎御史于
永清按陝西貪懼純舉奏倡同列救龍禎顯與純異以脅制純
又與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構狀並及
文蔚語侵沈一貫一貫等各疏辨帝下永清文蔚等二疏而純
疏畱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求去帝爲謫永清一貫滋憾
純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遂希指劾純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
純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畱之純不得已

強起視事

九月甲子江北盜起睢州賊楊思敬等作亂李三

才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古元方
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毫而睢州巨盜又復見告人離極矣陛
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
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徧
地珠玉未際天耳小民饔飧不飽重以徵求箠楚無時桁楊滿
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寧不惕然警悟耶陛下毋謂臣禍
亂之言爲未必然也若旣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不報 冬
十月甲申停刑 丙申官軍討楊思敬禽之 時朝政大非上
下否隔甚沈一貫小有救正大率依違其間物望漸減一貫又
與沈鯉不相能郭正域以文章氣節爲鯉所重一貫嘗爲正域

教習師正域薄之不執弟子禮又數以職事與執爭一貫愈恨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竝議託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於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實寓更易之義賡與戎政尙書王世揚三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千戶王名世王承恩等共結連宮掖謀易太子詞尤詭妄人皆謂之妖書東廠太監陳矩獲之以聞賡於己邸門得書大懼立疏乞避位帝大怒敕東廠錦衣衛五城巡視御史等大索而慰諭賡初順天諸生皦生光僞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句以脅繼志及鄭國泰金生光亦抵罪及是人多疑之百戶蔣臣捕之至巡城御史

康丕揚又先後捕僧達觀醫者沈令譽等廠衛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尙文之楨等則訐錦衣指揮周嘉慶同知胡化又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時大獄猝發株連甚眾數日間鎖鑊旁午都城人人自危而一貫欲因是陷正域鯉與丕揚及錢夢皋等張皇其事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爲正域所榜逐尙文則正域僕也一貫爲帝言此臣下有相傾者爲之以微動帝意夢皋遂言妖書播刊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郭正域乃沈鯉門徒沈令譽又正域食客胡化則正域同鄉同年羣結奸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又羅織鯉奸贓數事請勒令閒住丕揚則爲生光訟冤言妖書楚獄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

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也諸人遂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鯉邸正域方登舟未行亦發卒圍之楊村皆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使人風之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辱野外耶帝知鯉誣不問令正域仍還籍聽勘以丕揚爲庇反賊斥爲民而詔急嚴訊諸所捕者一貫力爲丕揚解得免之楨使人屬矩欲坐嘉慶一貫則請引鯉正域矩俱正色拒之嘉慶者李戴甥也比會鞠戴不忍其榜掠爲引避帝聞而惡之搜令譽篋得刑部郎中于王立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下吏部按問十二月丙戌帝召見皇太子於啟祥宮賜手敕慰諭王立士騏皆奏辨帝怒褫王立官責戴不能鉗其屬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譙讓令致仕嘉慶以治無驗革任回籍達觀

拷死令譽幾死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尙文盡捕正域之婢媼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尙文曰能告賊卽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媼龔氏十歲女爲徵矩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紙版顧盈屋耶詰尙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尙文曰十一月十六日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耶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皆身無完膚又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皋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溫純等力爲正域

鯉辨事漸解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卹民窮開言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冤獄撤稅使十事而上書天啟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閣輒焚香拜禱或指爲詛呪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呪耶譏者曰彼詛呪語固不宣諸口帝知鯉深不聽致仕大學士王家屏卒贈少保諡文端

三十二年春二月壬寅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報三月甲子乾清宮成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爲額趙世卿言鄉者旣免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於天下今成欲免稅額之半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貂璫尙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動心乎不報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張問達言比年日食

皆在純陽之月其變尤大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妖
書獄久不具皇太子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
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沈一
貫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實有意殺之一貫跼蹐酹地若爲誓
者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
此獄何辭以謝天下一貫斂容謝之望齡見朱賡不爲救正色
責以大義願棄官與正域同死賡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獄
無株連陳矩念皦生光卽冤然前罪已當死且獄無主名帝必
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李廷機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與
御史沈裕涂宗潛俱署名上趣定獄絕株連蕭大亨具爰書猶
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橐於地大亨乃止丁未磔生光於市

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 李化龍大開泃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餘里是月工成盡避黃河之險遂爲漕渠永利

五月癸酉雷火焚長陵明樓時礦稅使久不撤沈鯉語沈一貫朱賡各爲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賡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一貫賡從之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啟視果心動然不爲罷 六月丙戌以陵災命補闕官卹刑獄釋華鉦車重任爲民 丁酉昌平大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梁妖蟲蝕樹帝下詔咨實政趙世卿上疏言今日實政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主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

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
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
權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毀室踰垣禍延雞犬經十數
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怙然
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爲怨謹譟
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爲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
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絀稽
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
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
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
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計不可不

罷者六且陛下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於國乃民方譴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卹其難返之於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卽天之心今天譴頻仍雷火妖蟲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意在卹民心欲卹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帝優答之而不行 秋七月庚戌京師大雨壞城垣辛酉振被水居民 福建人李錦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習其會麻韋郎欲通貢市錦爲畫策奪澎湖嶼而守之因賄高宗使上請於天子曾善之錦乃爲

大泥國王書移案及守將俾秀震齎以來守將陶拱聖大駭白
當事繫秀於獄震不敢入而酋已駕三大艘直抵彭湖伐木築
舍爲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州偵探當事亦繫之獄已乃令三人
諭其酋還國將校詹獻忠持檄與俱獻忠多攜幣帛食物覬酋
厚酬錦等又依違其詞酋不肯去案已遣人索賄三萬金許爲
代奏會都司沈有容白請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說其下人
露刃相詰有容盛氣與辨無所懾酋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
時巡撫徐學聚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接濟路窮酋無所得
食卽索取所予案金揚帆去錦等皆伏罪 八月田大益極陳
君德缺失言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絕不措意中外羣工因
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

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爲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爲創業之祖而
災長陵爲奠鼎之祖而亦災天欲蹶我國家章章明矣臣觀十
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補
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稅不撤而羣小猶恣橫閭閻猶朘削則
百工之展布實難而罪罟之羅織必眾缺官雖補繫囚雖釋曾
何益哉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
行者止爲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自夏桀以來覆轍相
尋昭然可鑒倘一旦變生陛下何以自託於天下哉不省 時
中外爭請罷礦稅帝終不聽溫純憂懼不知所出辛丑偕諸廷
臣伏文華門泣請帝震怒降旨詰責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
純帝爲霽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已而卒不行 初工部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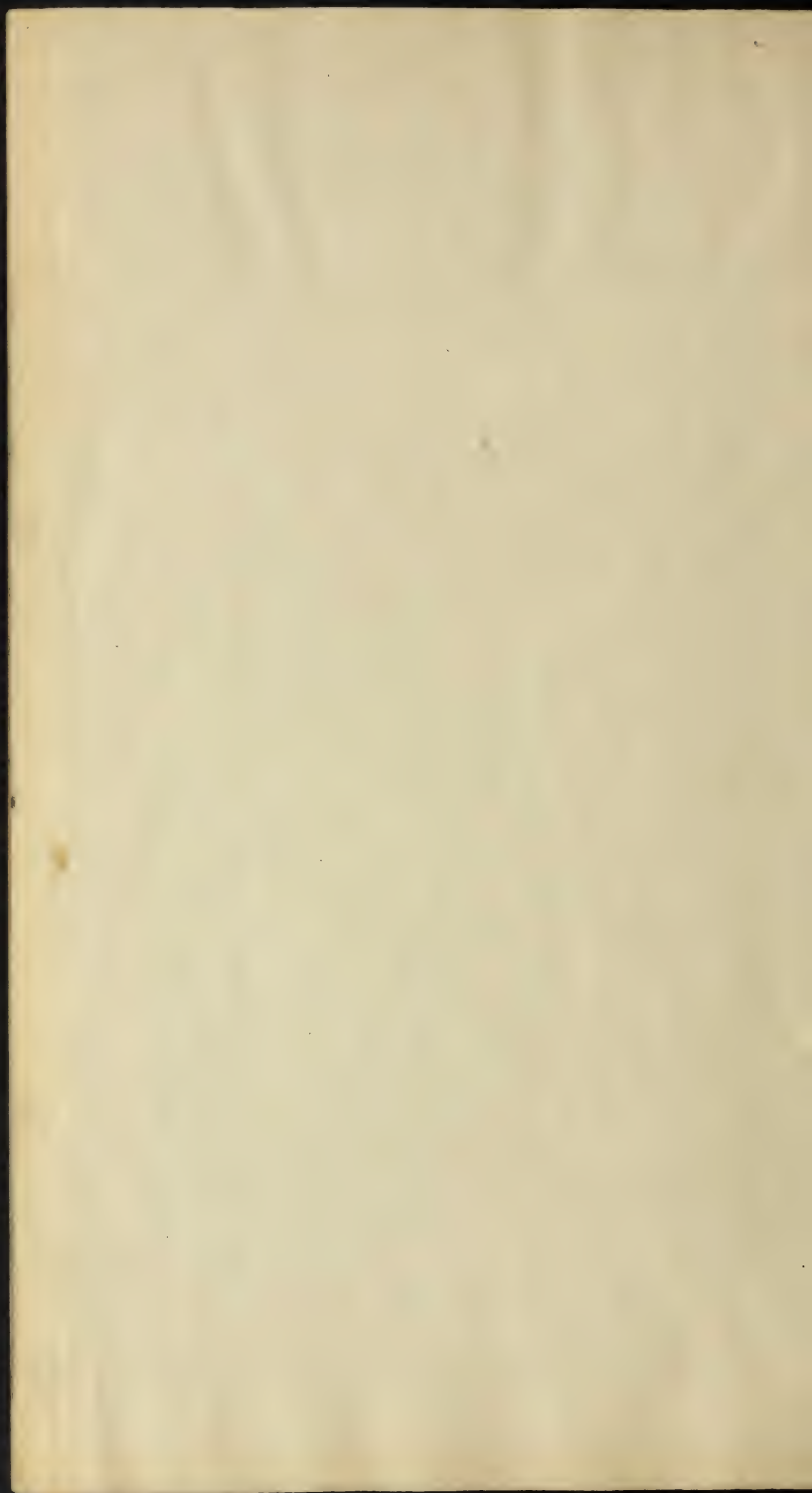
姚繼可請於六座樓苑家樓二路開河分黃以殺水勢與泃河
工一時並舉丙午李化龍言分水河成糧艘由泃者三之二化
龍以憂去總河侍郎曹時聘終其事條上善後六事自是每年
三月開泃河壩由直河口進九月開召公壩入黃河糧船及官
民船悉以爲準 九月戊申振畿南六府饑 乙丑有星如彈
丸色赤黃見尾分有詔修省廷臣復請釋繫囚乃釋馮應京邸
宅何棟如等惟卞孔時繫如故應京志操卓犖學求有用不事
空言爲淮西士人之冠出獄三年卒武昌三郡人爭祀之 閏
月庚辰鞏昌及醴泉地一日十餘震城郭民居並摧白陽吳泉
界地裂三丈溢出黑水搏激丈餘南京給事中金士衡言往者
湖廣冰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四川星變遼東天鼓震山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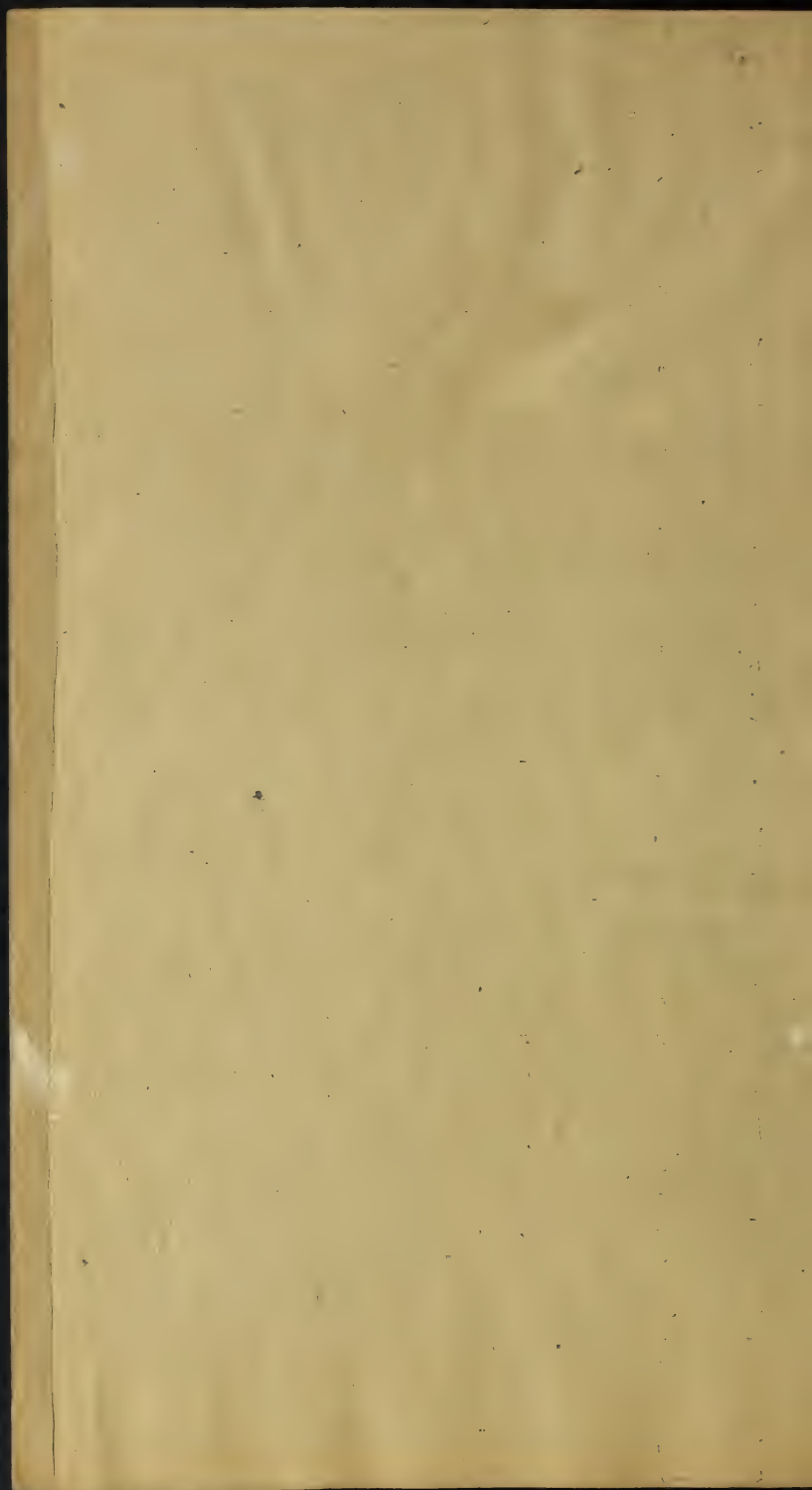
西牛妖人妖今甘肅又天鳴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亂徵而泄泄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宜急出內帑濟邊饑罷撤稅使毋事培植以鹿臺西園爲戒不省 楚王華奎輸賄入都武昌宗人遮奪之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蘊鈐等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辛丑大閏閏可懷死巡按吳楷以楚叛告沈一貫擬發兵會勦命未下諸宗人悉就縛 河決豐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鎮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 冬十月甲寅始敘平播州功 先是呂宋酋聲言發兵侵旁國厚價市鐵器華人貪利盡鬻之酋乃下令錄華人姓名分三百人爲一院人卽殲之事稍露華人羣走菜園酋發兵來攻眾無兵仗死無算奔大崙山酋復來攻眾殊死鬪蠻兵少挫酋乃遣使議和斂

眾入城華人飢甚悉下山攻城伏兵發華人敗先後死者二萬
五千人酋令諸所掠華人貲悉封識貯庫移書閩中守臣言華
人將謀亂不得已先之請令死者家屬往取其孥與帑徐學聚
告變於朝帝驚悼下法司議奸徒罪十二月議上帝曰張嶷等
欺誑朝廷生釁海外致二萬商民盡膏鋒刃損威辱國死有餘
辜卽梟首傳示海上呂宋酋擅殺商民撫按官議罪以聞學聚
乃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也程
守訓所至恣橫獨畏李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
萬陳增懼爲己累并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龍文服器并其
黨械入京鞠治伏法遠近快之桂林平樂猺獠據險肆亂殺
知縣張士毅焚劫無虛月總兵官鎮遠侯顧寰僉事茅坤等進

勦禽斬四百八十四俘獲男女三百四十牛馬器械甚眾
復置廣西上峽州屬思恩府以山西沁州直隸布政司

明紀卷第四十五終





15



6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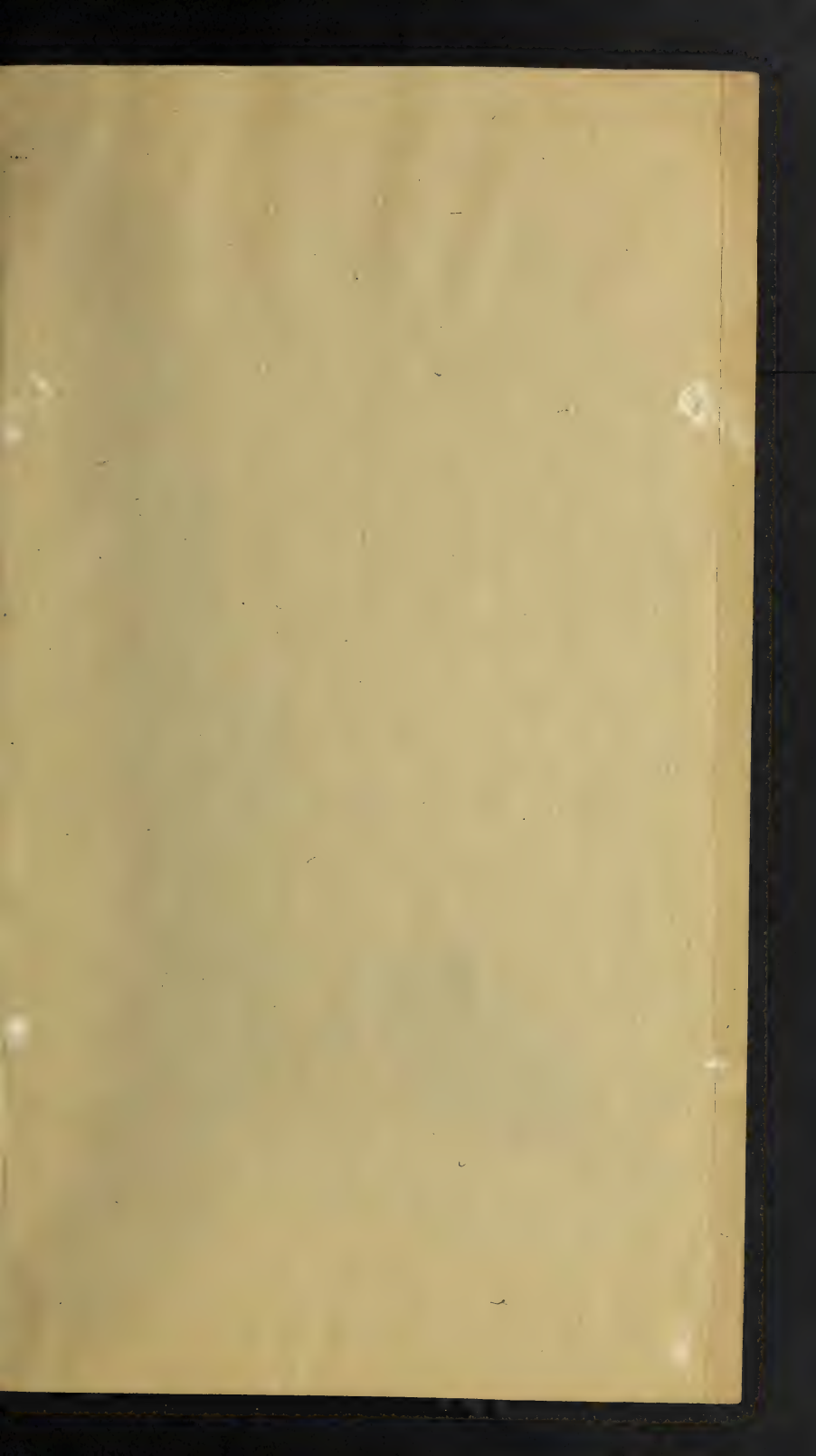


Table of Contents

Chapter I.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hapter II.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Middle Ages

Chapter III.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Modern Period

Chapter IV.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Future

一、小 冊

明紀卷第四十六

遷吉身部候補事虞衡司行是陳鶴養卹贈知府銜給事中職內閣候補中書孫景賢

神宗紀八

起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訖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凡五年

三十三年春正月重修京師外城 庚辰銀定互成連兵寇鎮

番達雲遣副將柴國柱馳救斬首二百有奇獲馬駝甲仗無算

大計京朝官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夢皋鍾兆斗等憚吏部

侍郎楊時喬方正欲令兵部尙書蕭大亨主之沈鯉持不可一

貫又屬檢討劉一燝俾請諸其兄考功郎一焜一燝亦謝不應

時喬乃與溫純力爲澄汰夢皋及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

察中又以年例出兆斗於外一貫大愠密言於帝畱察疏不下

初南京御史朱吾弼極陳時政闕失因言郭正域疾惡嚴居己

峻不可以楚事棄御史林秉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請詳勘
且言王旣非假何憚於勘夢皋遂訐秉漢爲正域鷹犬語侵鯉
及時喬純謂藉京察爲正域驅除帝意果動特畱夢皋貶秉漢
貴州按察使檢校已盡畱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
復察疏仍畱不下時喬等皆疏辨求去是時南京吏部尙書曾
同亨與考功郎中徐必達亦持正不撓必達與給事中儲純臣
同領察事純臣受賊吏賕當大計日必達進狀請黜純臣面揖
之退一座大驚察疏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 夏四月辛亥
斬楚宗人蘊鈐等二人勒華俊等四人自盡錮英樵等二十三
人於高牆禁蘊鈐等二十三人於遠地自是無敢言楚事者
五月丙申鳳陽大風雨毀陵殿神座 庚子雷擊圜丘望燈高

竿六月乙巳以雷警敕修省李廷機帥同列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稅宜罷撤不報 錢夢皋鍾兆斗旣得畱連章訐溫純謂楚事曲庇叛人且誣以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皋等夢皋等亦再疏劾純求勝并侵楊時喬時喬純皆求去前南京職方郎中劉元珍言沈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愜人叢聚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皋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皋又詆元珍爲純鷹犬皆不報未幾敕諭廷臣以畱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疏救侯慶遠及同官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朱吾弼復疏直元珍請

黜夢皋因力詆一貫員外郎賀燦然亦疏論京察事主事龐時
雍劾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
社稷日壞頃南郊雷震正當奏請頒行敕諭之時意者天厭其
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
秩調極邊奪吾弼俸一貫數被糾謝病不出曾同亨給由入都
引疾乞致仕許之帝諭朱賡欲并畱南京被察諸臣賡言北察
之畱旨從中出人猶咎臣等今若出自票擬則二百餘年大典
自臣罷之臣死不敢奉詔帝又遣中使傳諭欲去純賡言大臣
去國必采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會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
論夢皋兆斗陰有所恃朋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
臣之體秋七月帝竟批夢皋等前疏予純致仕南北察疏亦下

夢皋兆斗皆引去時喬以與純共事復疏請貶黜不報慶遠及御史李柟等再疏救元珍時雍燦然帝益怒降旨譙讓謂祖宗朝亦常畱被察科道何今日猜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夢皋策勵供職而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除其名時喬歎曰主察者逐爭察者亦竄矣尙可覲顏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請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喬亦清嚴自持與沈鯉郭正域皆爲一貫所嫉由是黨論漸興浙人與公論忤由一貫始 八月己巳停刑 大理寺評事姜志禮以囚多痼死疏言犴狴之間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況海內小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爲礦稅所羅織貂璫所攫噬含

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爲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蒸黎不報

九月甲午昭和殿災

丙申京

師地震者再自東北向西南行官軍於盔甲廠支火藥藥年久凝如石用斧劈之火突發聲若雷霆刀槍火箭迸射百步外軍民死者無數 河之決豐單也給事中宋一韓詆李化龍開泖之失化龍言豐之失由巡守不嚴單之失由下埽不早而皆由蘇家莊之決南直山東相推諉至年來緩隄防而急挑濬隄壞水溢不咎守隄之不力惟委濬河之不深夫河北岸自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路而荆隆口銅瓦廂則不可不防也南岸自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而孫家渡野雞岡蒙牆寺不可不防也泖河旣成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絕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

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磻皆命懸一綫隄防請西自開
封東至徐邳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無不守之人帝
爲敕曹時聘申飭已時聘言蘇莊一決全河北注者三年初汎
豐沛繼沼單魚今且上灌金濟旁侵運道臣親詣曹單上視王
家口新築之壩下視朱旺口北潰之流知河之大可憂者三而
機之不可失者二請濬王家口以達朱旺新導之河疏其下流
以出小浮橋度長三萬丈有奇估銀八十萬兩公儲虛耗乞多
方處給疏上畱中時聘乃大挑朱旺口冬十一月興工用夫五
十萬 辛巳免淮陽被災田租 冬至沈一貫在告沈鯉朱賡
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太監陳矩侍小璫數往來竊聽且執
筆以俟鯉極言礦稅害民狀矩戚然鯉曰小民猶可奈虧聖躬

何矩曰何也鯉曰自礦使出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聖躬安得無虧矩歎息還具奏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曰此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爲首肯沈一貫偵知狀急草疏上之帝不懌復止十二月壬寅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於內府半戶工二部猶以鯉言故也丙午免河南被災田租乙卯以皇長孫生詔赦天下開宗室科舉入仕例罷采廣東珠池雲南寶井詔旣下中官請徵茶蠟夙逋沈鯉以戾詔旨再執奏竟報寢帝乳母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沒請以從子繼鯉言都督非世官乃已眞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已有祝釐功乞三代誥命且世襲詹事府主簿鯉力斥其謬乃賚以金幣工部請營三殿時方濬河

繕城朱賡力請俟諸異日從之時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
潘相擅移景德鎮請專理窯務帝即可之蕭近高力爭不得相
遂勒有司輸稅悉由己李道亦詭稱有司固卻稅務請如舊便
南贛巡撫李汝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從相道請且推行之四方
改貴州水德江長官司爲安化縣致仕禮部尙書陸樹聲

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初楊相以內難走水西客
死安萬銓挾之索水烟天旺地聽還葬及置遵義府四川總督
王象乾命安疆臣歸所侵地郭子章言侵地始於萬銓而非疆
臣安氏取於楊相喪亂之時而不取於應龍蕩平之日且臣曾
許其裂土今反奪其故地臣無面目以謝疆臣乞罷去象乾言
疆臣征播殲楊惟棟不實首功可知至陽敗棄陳送藥往來欺

君助逆跡已昭然令還侵地不咎既往已屬國家寬大若因其挾而予之彼不爲恩我且示弱疆臣旣無功不予之地正所以全撫臣之信也於是清疆之議累年不決南北言官交章詆象乾貪功啟釁象乾執疆臣所遣入京行賄之人與金以聞於朝而四川巡按御史李時華復言疆臣征播有功不宜以土地之故傷字小之仁兵部尙書蕭大亨主其議以其地歸疆臣水西尾大之患於是乎不可制矣 初鄭恭王薨世子載堉言鄭宗之序盟津爲長前王見漣旣復爵錫諡矣爵宜歸盟津後累疏懇辭禮臣言世子雖深執讓節然嗣鄭王已三世無中更理請以其子翊錫嗣載堉執奏如初

三十四年春命祐檣之孫載璽嗣封鄭王載堉翊錫以世子世

孫祿終其身子孫仍東垣王 帝惑中官言將察核畿輔牧地
諭沈鯉撰敕鯉言近年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
生變況此牧地豈真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
深信乃止 二月庚戌加上皇太后徽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
壽端獻恭熹皇太后進封恭妃王氏爲皇貴妃 辛亥沈鯉朱
賡請補六部大僚不報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
給假及建言註誤被譴者充滿林下楊時喬備列三百餘人三
疏請錄用又以皇孫生恩詔列上遷謫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
籍范雎等一百十人皆不報 巡按湖廣御史史學遷勘上楚
王所訐郭正域事無狀給事中顧士琦請召還正域不報 梁
永用奸人胡奉言索咸陽縣冰片五十斤羊毛一萬斤麝香二

十斤知縣宋時際弗與咸寧人道行遇盜跡之稅使役也知縣滿朝薦捕得之永誣時際朝薦劫稅銀帝命逮時際鐫朝薦一秩陝西巡撫顧其志盡發永奸且言秦民萬眾共圖殺永沈鯉朱賡請械永歸以安眾心帝皆不報而釋時際勿逮復朝薦官楊榮怒指揮使樊高明後期榜掠絕筋枷以示眾又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於是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等帥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三月己卯事聞帝甚怒爲不食者累日欲逮問守土官沈鯉揭爭具陳榮罪狀陳矩亦爲帝言乃止誅世勛等而貸其餘已雲南巡撫陳用賓請命四川邱乘雲兼領雲南稅務給事中汪若霖言用賓養成榮惡今不直請罷稅而倡議領於四川負國

甚乞亟斥用賓追寢前命不報 眞定順德廣平大名災丁酉
蠲振有差 初誠意伯劉世延屢犯重辟廢爲庶人錮原籍不
奉詔久居南京益不法妄言星變將勒兵赴闕南京御史孫居
相疏發其奸并及勳臣子弟暴橫狀得旨下世延吏安遠東寧
忻城諸侯伯子弟悉按問時諸司多缺官居相兼攝七差署諸
道印事皆辦治 李三才以恩詔不盡行疑沈一貫尼之上疏
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過乘一時喜心故
旋開旋蔽又謂一貫慮沈鯉朱廢逼己旣忌其有所執爭形己
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行賄左右多方蠱惑致新政
阻格帝得疏震怒嚴旨切責奪俸五月 貴州東西路仲家苗
盤踞貴龍平新聞爲諸苗巨魁與水碓山苗等剽掠無虛日郭

子章請於朝夏四月令陳璘軍萬人攻水碓游擊劉岳督安疆臣兵萬人攻西路並克之璘乃移新添攻克東路生獲酋吳老喬阿倫阿皆等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招降萬三千餘人部內遂靖 癸亥曹時聘濬河工成自朱旺口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 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汪若霖言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今郊廟宜親朝會宜舉東宮講習宜開此下累言之而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變者稅務歸有司權璫猶侵奪起廢有明詔啟事猶沈閣是也有上屢言之而久不決下數言之而上不斷者中外大僚之推補被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之類積鬱成災天人恆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 五月癸酉河套部犯安邊

懷遠延綏總兵官杜松大破之 木邦罕禡約暹羅攻緬甸緬甸恨之以三十萬眾圍其城請救於內地不至六月癸卯城陷罕禡被擄緬甸僞立孟密思禮領其眾木邦遂亡 畿內大蝗沈一貫稱疾杜門章奏多卽家擬旨沈鯉力言非故事一貫愈恨且慮己去後鯉在或爲後患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鯉不欲令爲首輔秋七月陳嘉訓孫居相連章劾一貫奸貪一貫憤益求去鯉亦乞休癸卯帝黜嘉訓奪居相俸允一貫鯉致仕朱賡疏乞畱鯉不報一貫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拄清議好同惡異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鯉旣去賡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十不能一下應天巡按御史宋

燾首諷切賡注若霖繼之賡緣二人言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寮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 南京戶工二部缺尙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尙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汪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舉者不能無私請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眾皆畫諾宜籍舉主姓名復祖宗連坐之法詔申飭如若霖言所推悉報寢 曹學程繫獄十年數遇赦不原子正儒朝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歐血仆地久之乃甦刺血書奏乞代父死廷臣亦多言學程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帝皆不省會陳矩奉詔慮囚署刑部事侍郎沈廷文合院寺之長以書抵矩請出學程矩謝不敢比會審奏上矩密啟於帝慈聖太后亦憐

學程母老以爲言九月謫戍湖廣寧遠衛 甲午詔陝西嚴敕
邊備 給事中王元翰極陳時事敗壞言輔臣心膂也朱賡輔
政五載猶未一覲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彊半虛懸甚者闔署
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事不切身政自
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
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
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
連茹彙征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
四九邊歲饟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
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縻饟二百餘萬
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

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樵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名借停止以愚眾是天以回祿警告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疏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不省 冬十月丙申停刑 十一月己巳朵顏長昂糾韃靼班不什白言台吉等以萬騎入犯道石門關山海關京東民盡逃入通州總兵姜顯謨禦寇卻之長昂復以三千騎窺義院界薊

鎮總兵官尤繼先出關寇已縱掠寧前去總督蹇達怒繼先不
追擊而繼先方收召降丁八百人欲倚爲用達乃疏言番情難
馭恐遺後憂請調繼先別鎮俾降丁隨往部議以杜松與繼先
換鎮巡撫劉四科爭之達亦再疏劾繼先給事中宋一韓等力
主達議且劾繼先他事繼先遂罷 十二月壬子南京妖賊劉
天緒謀反事覺伏誅 初李成梁移建寬奠等六堡自是生聚
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及是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蹇達趙楫
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內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
者狼籍成梁等皆以招復逃人功受賞 奢崇周之死也效忠
弟子崇明當立奢世統送之永寧世續遺以璫馬許出印給之
事已定而部目閻宗傳等自以昔從世續逐世統殺沙卜懼崇

明立復前恨欲立安疆臣妻弟阿利鎮雄隴澄者疆臣弟堯臣也隴氏垂絕堯臣入贅冒隴姓與平播州恃功有據鎮雄制永寧心陰助世續崇明襲幾一載世續竟匿印不與巡撫遣都司僉書張神武執世續索印神武與永寧參將周敦吉盡掠其積聚子女宗傳乃以求主母爲名大掠永寧赤水普市摩尼數百里成邱墟 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 青海寇大掠鎮羌黑古城諸堡守備楊國珍不能禦柴國柱急帥游擊王允中等擊走之生禽其長沙賴 故事正郎不奉使巡按必俟代至是官方多滯郎中俸深多借差以出江西巡撫許宏綱以父憂不俟代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

三十五年春正月辛未給事中翁憲祥極言其非制宏綱貶官
芳亦被責憲祥又論掣籤之法使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
吏可代苟爲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於大廷爲掩飾之術請亟
停罷時不能從 大計外吏楊時喬與署都察院事副都御史
詹沂主之居數日帝忽命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
察疏帝誤發之也朱賡謂非體力言於帝帝亦覺其誤卽日收
還時喬堅辭不肯任給事中陳治則劾其怨懟無人臣禮有旨
詰責時喬乃再受事 二月戊戌安南賊武德成犯雲南總兵
官沐輦禦卻之 會試天下舉人張瑞圖策言古之用人者初
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於仲尼得中式殿試以第三人及
第其悖妄如此 夏四月戊戌銀定互成犯涼州達雲督副總

兵官秉震柴國柱等逆戰於紅崖大破之斬首百三十有奇賊遁去雲尋以秋防卒於軍贈太子太保雲爲將先登陷陳所至未嘗挫衄名震西陲爲一時邊將之冠 王子順義王摺力克卒 朝鮮王昞復言源家康求和蕭大亨等議聽朝鮮自計由是私款不絕 李廷機遇事有執尤廉潔帝雅重之然性刻深又不諳大體其教習師則沈一貫也一貫去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輔數陰詆之朱賡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諭簡閣臣廷臣慮帝出中旨如往年趙志皋張位故事賡力疾請付廷推衆多推廷機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持不可楊時喬卒從衆議列廷機及前禮部尙書于慎行南京吏部侍郎葉向高等七人以上五月戊子帝命慎行廷機向高並禮部尙書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已又特加王錫爵少保遣官召之廷機三辭始
視事元翰及給事中胡忻以廷機之用賫實主之疏詆廷機並
侵賫賫疏辨帝爲切責元翰忻奪其俸 六月湖廣徽州寧國
太平嚴州大水 三邊總督徐三畏言河套之部與河東之部
不同東部事統於一約誓定歷三十年不變套部分四十二枝
各相雄長卜失免徒建空名於上西則火落赤最狡要挾無厭
中則擺言太以父明安之死無歲不犯邊東則沙計爭爲監市
與炒花朋逞西陲搶攘非一日矣然眾雖號十萬分爲十二枝
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宜分其勢納其款俾先順者獲賞後至者
懼勦閏月辛巳復河套諸部貢市 南京刑部主事謝廷諒言
李廷機才弱而闇王錫爵氣高而揚均不宜用又曰儲君之立

爲王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
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畱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
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疏入不報廷諒廷讚之
兄也 梁永輦私物於畿輔役人馬甚眾巡按御史余懋衡奏
之永大恨使樂綱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所予
賄及餘蠱懋衡屬滿朝薦治其獄而訟於朝言官攻永者數十
疏帝皆不省永帥眾環甲入縣庭吏卒早爲備無所掠而去城
中數夜驚言永反御史王基洪具陳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或
謂永宜自明永乃下教自白不反狀諸亡命稍稍散其渠魁王
九功石君章等齎重寶輜輶盈路詐爲上供物持劍戟弓弩結
陳以行而永所遣解馬者乘傳先發九功等後至無驗行且急

朝薦疑爲盜邏兵與格鬪追至渭南殺數人盡奪其裝懋衡以
捕盜殺傷聞永大窘秋七月用綱謀使人繫疏髮中馳奏九功
等各貢名馬金珠睛綠諸寶物朝薦承余御史指伏兵遮劫轡
君章等帝怒曰御史酖無恙而朝薦代爲報復且劫貢物立遣
使逮朝薦繫錦衣獄榜掠而召永還關中始靖 庚子京師久
雨刑部請發熱審疏不報 八月辛酉朔彗星見東井指西南
漸往西北越二十二日自房厯心滅 丙寅振畿內饑 四川
巡撫喬璧星銳欲討隴澄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李廷機力主
撤兵乃論周敦吉張神武死釋奢世續赦閻宗傳等罪訪求隴
氏子孫爲鎮雄後並令安疆臣約束澄歸本宗復名堯臣聽遙
授職銜不許冒襲隴職堯臣遂請避去宗傳亦降堯臣後襲水

西宣慰使

九月甲午停刑

江西參政姜士昌齎表入都上

疏言陛下聽沈一貫沈鯉並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己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卽得罪張居正諸臣陛下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彥小有異同必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己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置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眾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

歸財貨如山鯉家徒壁立囊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
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非陛下聖明幾至大誤臣以爲輔
臣若一貫儉邪異常直合古來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
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爲陛下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
之用由王錫爵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
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讎高桂趙南
星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
成章嘉禎等一斥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
請召還諸臣然後敦促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
一貫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
發奸者之勸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

次拂拭用之說者謂陛下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而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陛下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等十餘人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才等二十餘人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等六人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戍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旨而謂陛下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復厚誣陛下也哉說者又謂俗流失世敗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爲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末數語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朱賔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

下士昌疏命罪之楊時喬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鑄三秩爲廣西
僉事宋燾上疏論救復詆一貫刺廷機帝益怒欲廷杖士昌陳
矩諫得已謫燾平定判官士昌興安典史廷機再疏力辨求罷
又自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羣情益憤 冬十月癸酉山東旱
饑蠲振有差 先是暨祿死李三才請盡撤天下稅使帝不從
命魯保兼之已而保亦死三才令都指揮張可大錄其貲保家
饋重財可大卻不受葉向高方赴召過儀真見而異之曰此不
特良將且良吏也 山東大饑淮徐兵備參議袁應泰設粥廠
哺流民繕城濬濠修先聖廟饑者盡得食更搜額外稅及漕折
馬價數萬金先後發振戶部劾應泰擅移官廩應泰已遷副使
遂移疾歸 于慎行被命已得疾再辭不允及廷謝拜起不如

儀上疏請罪歸臥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十一月壬子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慎行學有源委貫穿百家與馮琦並爲詞館之冠十二月安南賊犯欽州時莫氏宗黨多竄處海隅僭稱公侯伯名號都統使黎維新不能制守臣檄問數發兵夾剿雖應時破滅而邊方頗受其害初王元翰嘗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并禁章奏未下者於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聞金士衡力陳其非使不聽鳳繼祖之誅也姪阿克徒金沙江外及是賊黨鄭舉等誘之作亂遂陰結江外會川諸蠻直陷武定會流官知府攜印之雲南賊以無印難號召執推官進圍雲南索冠帶印信因分兵四出劫掠連陷元謀羅次嵩明諸州縣嵩明吏目韋宗孝出禦而敗合家死之學正龍

旌罵賊死賊轉寇祿豐知縣蘇夢暘帥民兵力戰賊退去

三十六年春正月朔夢暘方朝服祝釐賊出不意襲陷其城夢暘不屈死陳用賓沐叡以調兵未集懼使使以府印與賊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爲知府 河南江北饑 二月戊辰京師地震朝鮮國王李昞卒光海君琿自稱署國事遣陪臣來訃且請謚帝惡其擅不允令其國人公議以聞時我

大清兵征服哈達輝發烏喇諸部漸近朝鮮兵部議令琿大修武備整飭邊防并請敕遼左督撫鎮臣遣官宣達毋相侵犯之意從之未幾李三才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爲與天下更始且力言遼左帖危必難永保狀不省 夏四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朱賡十二大罪并及李廷機且言賡與沈一貫王錫爵

爲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帝怒貶振先三秩調邊方用俄以言官
論救再貶二秩 高淮扣除軍士月糧前屯衛軍甲而譁誓食
淮肉六月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懼奔入關誣同知王邦才參將
李獲陽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邦才獲陽皆逮問邊民益譁
蹇達再疏暴淮罪乃召還以通灣稅監張譽兼領其事獲陽竟
死獄中 乙卯南畿大水署禮部事侍郎楊道賓疏陳時政略
言宮中夜分方寢日旰未起致萬幾怠曠請夙興夜寐以圖治
功時御便殿與大臣面決大政章奏及時批答毋輒畱中及從
內降帝優旨報聞而不能用 李成梁之徒六堡民也宋一韓
極言棄地非策下巡按御史覆勘及是御史熊廷弼具得棄地
驅民狀劾成梁趙楫罪及先任巡按何爾健康不揚黨庇一韓

復連章極論帝眷成梁厚畱諸疏不下而召之還以杜松代
秋七月丁酉京師地震 先是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
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黃汝亨南昌黃一騰與焉汪若霖以元
功汝亨爲給事中陳治則所推轂上疏劾二人讎競吏部因改
擬部曹治則怒劾一騰交搆帝以言官紛爭畱部疏踰年不下
朱賡及廷臣屢疏趣之命乃下而責若霖首倡煩言並元功汝
亨一騰各貶一級出之外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若霖先
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賡病起入直時眾謂賡修郤治則又與
同官姚文蔚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並擢京卿皆平日
阿附政府者於是攻訐四起先後論賡者至五十餘人給事中
喻安性爲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言者交

章劾安性復侵賫李廷機被劾奏辨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御
史馬孟禎駁之曰廷機在禮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聶雲翰
建言忤時則抑之至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燾鄭振先皆得罪
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哉廷機
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言者疑其僞數十人交章力攻王錫
爵方累疏辭召命因進密揭力詆言者中有上於章疏一概畱
中特鄙夷之如鳥獸之音之語言者聞之大憤南京給事段然
首劾之孟禎及金士衡給事中胡嘉棟等論不已錫爵遂不出
郴州礦賊起雲南兵旣集分五路進勦武定元謀羅次祿
豐嵩明諸州縣並復阿克奔四川八月癸亥治失事諸臣罪陳
用賓沐叡下獄論死庚辰振南畿及嘉興湖州饑皇太子

輟講已四年楊道賓極諫引唐宦官仇士良語爲戒不聽帝
委楊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時喬獨理部事銓敘平允絕請
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門而是時堂陛扞格曠官廢事
日甚一日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時喬官位未崇又自溫純
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壓百僚上下凌替紀綱日紊言路
得收其柄時喬先推李廷機入內閣尋又推黃汝良全天敘爲
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敘朱賡同鄉也王元翰遂極論會推之
弊與胡忻交章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帝不許時喬乃力請
簡用尙書而兩京兵部尙書蕭大亨孫鑛次當推元翰復疏論
大亨鑛并言職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爲
鑛謀主亦當斥帝不報而念孫丕揚廉直九月召起故官丕揚

屢辭不允 甲午喬璧星奏禽阿克於東川與其黨俱送京師
磔於市武定平遂悉置流官王元翰言阿克小醜亂易平也雲
南大害莫甚貢金權稅二事民不堪命至殺稅使而徵權如故
貢金請減反增益之眾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名賊首縱撲滅
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可保也不報 冬天鼓鳴楊道賓言
天之視聽在民今民生顛躓無所赴愬天若代爲之鳴宜急罷
礦使更張闕政以和民心不聽 封李暉爲朝鮮國王 朱賡
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王元翰因災異
乞亟罷賡及蕭大亨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
得官不顧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卹人言至天地譴告亦悍然
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輓

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輓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錮禁於沈一貫及賡十一月壬子賡卒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贈太保諡文懿御史彭瑞吾復疏詆賡胡忻請停其贈諡帝不聽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而暱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蒙詬病 十月戊午再振南畿免稅糧 朱賡既卒李廷機堅臥不起葉向高遂獨相初向高入閣卽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又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比獨相又請增閣臣帝皆不聽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效忠蓋帝心重之體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 起顧憲成南京光祿寺卿憲成力辭不就時恩詔已閱三年止用憲成等四

人給事中何士晉請大起廢籍不聽 析貴州新貴縣及定番

州地置貴定縣爲貴陽府治 兵部自二十七年後左右侍郎

皆缺及蕭大亨致仕帝命戎政尙書李化龍掌部事會長昂之

子賴暈歹與從父蟒金潛入薊鎮河流口大掠去

三十七年春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爭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

亦數萬九門晝閉葉向高言兵部惟尙書一人何以應猝變不

報遼戰士二萬餘皆老弱化龍請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

之策亦不報 二月吏部侍郎楊時喬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

襚以殮詔贈本部尙書諡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

守仁之學闢之甚力 禮部侍郎楊道賓卒贈尙書諡文恪道

賓及楊時喬相繼卒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尙書

養痾不出戶刑工三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註籍通政大理亦無見官翁憲祥言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陳補缺官起遺佚數事報聞 賴暈互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薊遼總督王象乾令杜松潛擣黃台吉帳松從寧遠中左所夜馳至哈流兔掩殺拱免部落百四十餘級以大捷聞邀重賞副使馬拯謂拱免內屬不當勦彼且復讎與松相訐松忿邀賞愈急詔予之拱免果以無罪見勦怒小歹青又數邀之三月辛卯拱免以五千騎攻陷大勝堡執守將耿尙仁支解之深入小凌河肆焚掠游擊于守志遇於山口大敗死千餘人守志亦重創松駐大凌河不敢救遼人多咎松朝議謂松前僅抵錦州邊十里未嘗出塞所殺乃保塞部落悉縛殺之非陳斬熊廷弼亦言防邊以守爲上

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松愈忿言撫按附會拯害其奇功
自帥兵出塞將擣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大凌
河松益慚憤數欲自經盡焚其鎧冑器仗置疆事弗問乃勒松
歸里以王威代 王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挂貴
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鷺舉朝咸畏其口陳治則
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治則門人也劾元翰盜庫金剋商
人貲奸贓數十萬卽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辨疏詆繼
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連
攻元翰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吳亮金
士衡高節劉蘭等連章論救己酉葉向高請盡下諸疏敕部院
評曲直罪其議論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元翰乃盡出

其筐篋舁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元翰擅
離職守謫刑部檢校繼芳以所劾賊無有謂寄之記事家囂爭
久不息亮中行之子也 夏四月倭寇温州 五月歷城高苑
牛產犢皆兩首兩鼻署禮部事侍郎吳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稅
召還內臣又因災異言貂璫斂怨乞下詔罪己與天下更新皆
不報初礦稅興以助大工爲名後悉輸內庫不以供營繕而四
方采木之需多至千萬費益不貲署工部事侍郎王汝訓請發
帑佐工不報 詹沂請告已久帝命倉場侍郎孫瑋兼署都察
院事進戶部尚書督倉如故秋九月癸卯沂封印於署拜疏出
城候旨 丁未停刑 福建浙江江西大水湖廣四川河南陝
西山西旱畿內山東徐州蝗 冬沙計及猛克什力犯波羅神

木延綏總兵官張承廕擊卻之追斬八十餘人沙計欲修貢守
臣惡其反覆拒之沙計益徙近邊以數千騎犯雙山堡承廕擊
走之俘斬百二十有奇承廕臣之子也 十二月己巳畱畿內
山東諸省稅銀三分之一振饑民 徐州賊殺如皋知縣張藩
日本以勁兵三千人入琉球執其國王尙寧遷其宗器大掠
而去浙江總兵官楊宗業以聞乞嚴飭海上兵備從之

明紀卷第四十七

賜遷甫身部候補事虞衡司是陳鶴養 贈好銜筆騎世職內閣候補書纂家參訂

神宗紀九

起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訖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凡五年

三十八年春大計外吏吏部尚書孫丕揚主之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會試天下舉人庶子湯賓尹越房取中五人其門人韓敬與焉他考官效之競相搜取又得十三人吳道南知貢舉不可賓尹與盛氣相詬誶遂強總裁侍郎蕭雲舉王圖錄敬爲第一榜發士論大譁道南欲奏之以雲舉圖資深嫌擠排前輩隱不發及廷對賓尹爲敬黃緣得第一人 夏四月丁丑正陽門樓災辛卯以旱災異常諭羣臣各修職業勿彼此攻訐吳道南言

天下人情鬱而不散致成旱災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術
練習政務久置深闈聰明隔塞鬱一也法司懸缺半載讞鞫無
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鬱二也內藏山積
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振救坐視其死亡轉徙鬱三也累
臣滿朝薦卞孔時時稱循吏因權璫構陷一繫數年鬱四也廢
棄諸臣實堪世用一斥不復山林終老鬱五也陛下誠渙發德
音除此數鬱不崇朝而雨露徧天下矣不省 顧憲成之講學
東林也好臧否人物于王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
事名李三才撫淮久結交徧天下與憲成相得尤深三才揮霍
有大略以折稅監得民心淮徐歲祲又請振卹蠲馬價淮人愈
德之三才屢加至戶部尙書內閣缺人建議者謂當參用外僚

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召由是忌者日眾謗議紛然工部郎中邵輔忠首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其貪僞險橫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及彭端吾金士衡相繼爲三才辨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去畱爲漕政計帝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策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御史劉國縉喬應甲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禎王基洪又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吳亮以兩書附刻邸抄中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攻三才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王元翰之去也論

者猶未息及是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而湯賓尹爲祭
酒與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
尹宣城人天竣崑山人也御史劉光復房壯麗及兆魁應甲紹
徽紹吉鄭繼芳等與之聲勢相倚力排異己遂指三才元翰及
從龍忻等併憲成謂之東林黨向高欲調劑羣情輯和異同而
齊楚浙三黨且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之爲黨魁諸人以帝一
無所問益植黨求勝朝端闐然 辛丑振畿內山東山西河南
陝西福建四川饑 五月工部侍郎王汝訓卒贈尙書諡恭介
汝訓在部歲餘力清夙弊中官請乞輒執奏不予節冗費數萬
河南賊陳自管等作亂有司討禽之 趙世卿素勵清操當
官盡職帝雅重之嘗言楚王非僞與沈一貫合又力推李廷機

廷臣疑其黨比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杜門乞去章十餘上不報秋世卿拜疏出城候命 冬十月辛丑停刑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欽天監推日食分秒及虧圓之候職方郎中范守己疏駁其誤署禮部事侍郎翁正春等請博求知曆學者令與監官晝夜推測庶曆法靡差於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迪莪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曆法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曆法例取知曆儒臣同監官譯上以資采擇正春等覆從之並召邢雲路及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使參預曆事 丁卯以軍饟乏諭廷臣陳足國長策不得請發內帑 鄭繼芳巡按浙江有僞其書與王紹徽劉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

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云秦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富平謂孫丕揚耀州兄弟謂王國王國國巡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孫丕揚皆秦人故曰秦脈其書達丕揚所丕揚不爲意圖先與郭正域劉日寧並爲時論所歸正域逐曰寧卒向高獨相久圖旦夕且入閣忌之者甚眾會將京察惡東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設詞惑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爲鉤黨計圖急言於丕揚止之羣小益恨紹徽故湯賓尹門生而與圖同郡吳道南之欲糾韓敬事也紹徽極譽賓尹於圖言道南之黨欲傾賓尹并及圖宜善爲計圖正色卻之賓尹先歷翰林京察應圖注考與紹徽謀先發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亦慮見斥賓尹乃令明時劾圖子寶坻知縣淑并職

私鉅萬且謂國素疾三才圖爲求解國怒詈之圖遂欲以拾遺
去國又詆史記事徐縉芳謂爲圖心腹國圖縉芳皆抗疏力辨
明時再劾圖因及繼芳僞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
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目爲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
者也繼芳列其語疏中起元憤上章自明帝一無所問忌者復
僞爲淑抃劾國疏播之邸抄圖上疏言狀帝爲下詔購捕乃已
四川巡按御史鄧漢言蜀之東川偏處武定尋甸諸郡只隔
一嶺諸苗出沒無時朝發夕至其酋長祿壽祿哲兄弟安忍無
親日尋干戈其部落以劫殺爲生不事耕作蜀轄遼遠法紀易
疏瀋以非我屬內號令不行以是驕蹇成習目無漢法宜敕滇
撫兼制便因條三利以進詔從之以東川土司並聽雲南節制

李三才力請罷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

三十九年春二月自引去帝亦不罪也 庚子河套部犯甘州之紅崖青湖官軍禦卻之 三月大計京官孫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宏綱領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吏科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及湯賓尹顧天竣劉國縉咸在察中黜降有差亦坐王元翰浮躁再貶其官又奏黜錢夢皋等十人以年例出王紹徽喬應甲於外羣情翕服初計典將舉兆京謂金明時必出疏要挾丕揚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以劾

王圖疏實之爲圖報復刑部主事秦聚奎上疏力攻丕揚爲賓
尹大化國縉紹徽應甲嘉言辨時部院察疏尙未下丕揚奏趣
之因發聚奎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丕揚亦褫聚奎
職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與應甲
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爲修隙議論洶洶 夏四月京師旱 戊
子怡神殿災馬孟禎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
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其徹御覽與果出聖意
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別戶入主出奴愛憎由
心雌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此士習可慮也畿輔山東山
西河南比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子鋌而走險急何能
擇一呼四應則小盜合羣將爲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不省

丙申遼東巡按御史翟鳳翀請設常平倉括贖鍰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議命推行於諸邊 南京刑部尙書李禎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葉向高言禎實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畱載疏至百餘上今尙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禎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畱畱之不可畱則聽之帝竟奪禎職閒住 秦聚奎旣黜其黨羣起力攻湯兆京亦十餘疏應之其詞直曹于汴亦持之堅喬允升三疏別白其故且劾蕭雲舉佐察行私而許宏綱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撼丕揚人情机隍慮事中變禮部主事丁元薦

甫抵官抗章責宏綱持議不宜前卻因盡發崑宣黨構謀狀於是朱一桂鄭繼芳周永春徐兆魁等爭擊元薦爲金明時等訟冤葉向高以大體持之五月察疏下給事中彭惟成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會陳易猶攻訐不已丕揚宏綱王圖皆求去丕揚之再起也年七十有八矣帝以其老成清德眷遇甚隆而不揚自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沈鯉呂坤郭正域邱度蔡悉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范涑歐陽東鳳輩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改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又薦鯉坤正域爲天下三大賢都御史缺又屢疏推坤且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帝皆不

納丕揚遂懷去志及是堅臥不起向高特疏請畱翁憲祥言一時賢者直道難容相率引避國是如此可爲寒心皆不報向高亦引疾屢諭乃出視事已又言臣屢求去輒蒙恩諭畱顧臣不在一身去畱而在國家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畱何益誠用臣言不徒糜臣身臣湑先朝露有餘幸矣不省 黨人既指東林爲黨爭欲以顧憲成爲口實壬寅徐兆魁劾憲成黨李三才陰持計典且謂許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憲成輒以書招之卽不赴必致厚饋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

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又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
左驗光祿寺丞吳炯上疏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
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
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行人
劉宗周言東林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
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
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宣崑不可太常寺少卿洪文衡
言今兩都九列強半無人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選擇而使
者祇此起廢一途今憲成尙在田間已膺羅網俾聖心愈疑連
茹無望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基之帝皆不報黨人
益大譁宗周遂請告歸 廣西廣東大水 六月自徐州北至

京師大水河決狼矢溝葉向高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
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
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
不省 停熱審 秋萬壽節翁正春獻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
振國紀信臣僚寶賢才謹財用卹民命重邊防不省 王圖連
章求去出郊待命九閱月遂予致仕國亦乞休去 初守陵中
官李浚誣軍民盜陵木逮繫無虛日湯兆京巡按宣府奏之浚
亦誣訐兆京帝遣使按驗事已白而諸被繫者久未釋會兆京
復出按順天諸府悉縱遣之 冬十月丁卯趙世卿拜疏乘柴
車徑去廷臣以聞帝不罪 甲申停刑閣臣請釋輕犯不報翁
憲祥請推緩刑德意有累臣於楚獄馬孟禎亦訟李獲陽之冤

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嗣善等且言楚宗一獄死者
已多今被錮高牆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至是皆不報 十
二月兵部兼戎政尙書李化龍卒年七十贈少師諡襄毅化龍
有文武才旣卒帝命孫煒兼署兵部戎政事煒言陛下以纍纍
三印悉畀之臣豈眞國無人耶臣所知大僚則有呂坤劉元震
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標孟一脈趙南星姜士昌劉九經臺諫
則有王德完馮從吾輩皆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苟更閱數年不
可得矣弗聽 泰寧炒花久爲邊患邊將畏戰但以增歲賞爲
事遼東總兵官麻貴因其要賞令將士出不意擊之拔營遁徙
額力素居焉其地忽天鳴地震炒花驚懼再徙渡老河去邊幾
四百里其第三子色特哂之南移可毋林伺隙入犯貴伏兵

敗之追北至白雲山斬馘三百四十有奇色特憤復糾卜言顧
伯要兒哈喇漢乃蠻合犯清河皆潰去以兒鄧等懼乃代炒花
求款邊境遂寧

四十年春正月葉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
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不報 孫
丕揚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二月癸未拜疏徑歸葉向高聞
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敕所司存問 三月丙午振京師流
民 夏四月丙寅南京各道御史言臺省空虛諸務廢墮帝深
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沈之憂不報 五
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戶部主事李朴以朝多朋黨清流廢錮
疏請破奸黨錄遺賢因爲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辨謗

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不聽 初元齋打來孫駐牧
宣府塞外俺答方強懼爲所併乃東徙插漢兒地號插漢兒王
子收福餘雜部數入掠薊西四傳至虎墩兔益盛及是以三萬
騎掠穆家堡麻貴遣參將郎名忠等禦之斬首四十餘級乃遁
去貴尋以病乞罷詔乘傳歸貴果毅驍捷善用兵東西並著功
伐子弟多將才人以方李成梁曰東李西麻 麻貴之去也遼
東巡撫楊鎬力薦李如梅爲大帥至以死爭給事中麻僖御史
楊州鶴力持不可乃用張承廕承廕未至鎮遠堡失事已寧前
守將祖天壽出獵蟒金諸部圍之曹莊將士死者二百三十人
被掠者六百餘人天壽以數騎免鎬皆不以實聞僖再疏劾之
鎬引去天壽論死承廕以初至不罪 葉向高志不行無月不

求去帝輒優旨勉畱向高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寮必不可
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
肘腋間怨聲僨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
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
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先是向高疾章奏就
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久卽家擬旨如前論者以
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
畱方向高之杜門也閣中虛無人六卿止刑部尙書趙煥一人
又兼署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自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
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都察院自溫純去八
年無正官煥累乞除補帝皆不報秋八月始改煥爲吏部尙書

除諸部侍郎四人向高至萬壽節始起視事 河決徐州三山衝縷堤二百八十丈遙堤百七十餘丈黎林鋪以下二十里正河悉爲平陸邳睢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士忠開韓家壩小渠引水壩以東始通舟楫 李廷機乞休疏百二十餘上九月庚戌陛辭出都待命葉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輓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齟齬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 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考選命二年不下葉向高懇請至數十疏冬十月始得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稱盛 甲申停刑 皇貴妃王氏病革皇太子

請旨得往省宮門閉抉鑰而入妃目眚手太子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葉向高言皇太子母妃薨禮宜從厚不報復請乃得允諡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 御史李邦華陳法祖用人十事曰內閣不當專用詞臣曰詞臣不當專守館局曰詞臣不當教習內書堂曰六科都給事中不當內外間陞曰御史陞遷不當概論考滿曰吏部乞假不當積至正郎曰關倉諸差不當專用舉貢任子曰調簡推知不當驟遷京秩曰進士改教不當概從內轉曰邊方州縣不當盡用鄉貢不報趙煥素有清望驟起田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畱已兵部主事卜履吉

爲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三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煥徇私煥疏辨再乞罷葉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旣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其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尙可爲也因請諭煥起視事煥乃出進士鄒之麟分校鄉試私舉子童學賢爲御史馬孟禎給事中陳伯友等所發御史孫居相并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詔禮部會吏部都察院議之麟學賢罪不及賓尹敬孫振基抗疏請並議未得命翁正春等議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敬振基謂議者庇之再疏論劾帝乃下廷臣更議御

史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亦論賓尹南京給事中張篤敬證尤力而趙興邦及給事中元詩教亦劾正春不議鄉試主考官爲徇私正春求去不許言官旣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章悉畱中葉向高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一趙煥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心何由戢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孫瑋以兵部尙書掌左都御史事駙馬都尉冉興讓壽寧公主壻也爲掌家宮人梁盈女中官彭進朝毆辱公主三奏不達興讓掛冠長安門去御史楊鶴疏請東宮講學因并及其事陳伯友亦請置奄豎於法不報奸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蠡臣從祖也疏詆顧憲成御史周起元憤力斥其謬蠡臣遂劾起元益詆憲成起元再疏極論其同官翟鳳

紳余懋衡徐良彥魏雲中李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亦交章論列
且下令捕世學世學遂遁去 琉璃中山王尙寧遣使報歸國
復修貢禮官言其國殘破已甚請十年一貢從之然寧事中國
謹比年修貢如故 敖克等犯中後所張承廕遣兵拒之斬其
長二人虎燉兔再舉入塞守將梁汝貴襲破其營乃蠻諸部連
犯中後所連山驛副總兵李繼功等力戰殲其魁餘引去自是
虎燉兔所屬貴英哈等三十餘部悉奉約束 四川建昌猓亂
起劉綎爲總兵官討之 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葉向高
擬旨上帝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
四十一年春正月廷臣交章請復諭改明春湯北京倡給事御
史伏闕固請卒不得命 庚申諭朝鮮練兵防倭 翁正春會

九卿趙煥等給事中御史翁憲祥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議湯賓尹換卷事坐韓敬不謹落職閒往御史劉廷元董元儒過庭訓敬同鄉也謂敬關節果真罪非止不謹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爲敬地正春等不從持初議上敬黨大恨廷元遂疏劾正春等公議益憤孫振基孫居相張篤敬魏雲中等連章論列給事中商周祚亦敬同鄉議并罪吳道南馬孟禎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駁帝竟如廷元等言敕部更勘元詩教再疏劾正春首鼠兩端正春疏辨益求去帝慰畱之頃之改吏部掌詹事府以待養歸南畿提學御史熊廷弼嚴明有聲顧雅與湯賓尹善初賓尹家居嘗奪生員施天德妻徐氏爲妾徐不從投繯死生員馮應祥芮永縉等訟於官爲徐建祠賓尹恥之及是永縉又發

生員梅振祚宣祚朋淫狀廷弼乃判牒言此施湯故智陰爲賓
尹解又以所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杖殺永縉巡按御史荆養
喬劾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引歸廷弼亦疏辨事下都察院
孫瑋議鑄養喬秩令廷弼解職候勘而南北給事御史互有所
左右孫振基馬孟禎魏雲中劉策麻僖陳伯友李邦華李若星
翟鳳翀潘之祥徐良彥及給事中李成名御史崔爾進等持勘
議甚力而給事中官應震姜性吳亮嗣梅之煥御史黃彥士南
京御史周遠及張篤敬元詩教趙興邦等駁之疏凡數十上振
基等再疏極論并斥應震等黨庇帝竟納瑋言解廷弼職調浙
江巡按御史呂圖南代之應震亮嗣等皆大恨連章劾瑋瑋累
疏乞休帝皆慰畱 呂圖南之調南畿督學也周永春上疏劾

之圖南棄官歸湯北京王時熙及御史汪有功爲圖南申雪語
侵永春及趙煥永春煥連章辨未幾煥用元詩教言以年例出
時熙及孫振基魏雲中於外故事科道年例外遷必會都察院
吏科協議煥不移咨都察院北京遂力爭且詆煥孫瑋亦以失
職求去益力疏十餘上煥屢疏訐辨杜門不出詔慰起煥奪兆
京俸兆京以不得其職投劾徑歸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及戶
部郎中賀煥交章劾煥擅權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奪邦華等
俸貶煥官以慰煥 陳伯友陳時政四事言擬旨必由內閣昨
科臣曾六德之處分閣臣葉向高之典試悉由內降而福王之
國之旨亦於他疏批行非獨褻天言抑且貽隱禍法者天下所
共黔國公沐昌祚請令其孫啟元代鎮已非法矣乃撫按據法

請勘而以內批免之疑中有隱情御史呂圖南改提學此爭爲
賢彼爭爲不肖盍息兩家戈矛共圖軍國大計福王久應之國
今春催請不下數百疏何以忽易期不報時帝命向高典會試
閣中無人章奏俱送闔中云 御史張至發疏陳內降之弊因
言陛下惡結黨而秉揆者先不能超然門戶外頃讀科臣疏云
日來慰諭輔臣溫旨輔臣與司禮自相參定方聽御批果若人
言天下事尙可問耶時黨人勢盛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
則元詩教周永春及御史韓浚楚則官應震吳亮嗣浙則姚宗
文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
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駿會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
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排擊善

類至發齊黨也葉向高頗右東林故首疏刺之帝亦不報夏

五月己巳諭吏部都察院年來議論混淆朝廷優容不問遂益
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傷國體自今仍有結黨亂
政者罪不宥先是有旨言福王常洵之國非莊田足四萬頃
不行廷臣大駭李邦華首疏諫葉向高言田四萬頃必不能足
王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於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
無有是事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
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
猜向高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通今東宮輟
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
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帝報常洵無一日兩

見事會錦衣百戶王曰乾與孔學趙宗舜趙思聖等相訐告將抵罪六月上變告學等與鄭妃內侍姜嚴山用妖人王三詔爲厭勝術詛呪皇太后皇太子擁立福王帝震怒繞殿行半日曰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中官卽跪上向高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卽得情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宜畱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則天下帖然無事帝悉用其言貴妃終不欲常洵之國言明年冬皇太后七十壽宜畱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向高

畱上諭弗宣請今冬預行慶壽禮王如期之國帝遣中官至高私邸必欲下前諭向高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賀壽名畱福王約千人伏闕請今果有此諭人情益疑賊將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必不樂是非壽聖母乃爲聖母累也且潞王聖母愛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爲因封還手諭署禮部事侍郎孫慎行合廷臣力請太后亦以爲言議乃定 初擢力克死其孫卜失兔當襲求婚於忠順夫人忠順拒之所部素囊合吉五路台吉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卜失兔始婚於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爲請封忠順夫人旋卒乙未詔封卜失兔爲順義王而以把漢比吉素效恭順封忠義夫人時卜失兔少衰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長五路素囊及兀慎

台吉等兵力皆相埒宣大總督涂宗濬言於朝各予陞賞如例
秋七月甲子孫瑋稽首文華門出城候命 滿朝薦王邦才
卞孔時繫獄久中外論救者百十疏會萬壽節將屆葉向高復
以爲請乃釋歸爲民 劉策上疏力爭熊廷弼行勘湯賓尹科
場事諸黨人必欲十七人並罪以寬韓敬孫慎行復集廷臣議
仍坐敬關節而爲十七人昭雪疏竟畱中 初代王鼐鈞嫡妃
無子從姬裴生子鼎渭已請名矣裴死次妃張生子鼎莎有寵
奏以爲嗣李廷機署禮部覆從之廷臣謂鼎莎母雖封不得稱
嫡爭者百餘疏翁正春孫慎行相繼請更正帝皆不報及是鼎
莎卒鼐鈞請以其弟嗣慎行復力持帝乃鑄鼐鈞祿鼎渭始得
嗣 葉向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九月壬申吏部左侍郎

方從哲前禮部左侍郎吳道南並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時道南在籍事多決於向高向高引退優詔不允 庚辰
趙煥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畱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
同煥遂稱疾篤堅不起冬十月帝乃許煥及孫瑋致仕 十一
月皇太子妃郭氏薨 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子
廟廷 兩畿山東江西河南廣西湖廣遼東大水 戶部郎中
李朴言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
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
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游市肆狎比倡
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
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

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
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
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
黃彥士輩山東則元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
爲一心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
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
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
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
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賊私鉅萬已敗猶見畱顧憲成清風百代
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鬻
爵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

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而宗文及其黨力詆并侵居相一甲且羅織朴贓私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朴再疏發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贓私及宗文廷元庇敬興邦媚煥狀且言詩教爲羣凶盟主實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詩教方從哲門生而趙煥鄉人也勢尤張故朴云然帝下詔切責言官略如朴指黨人益怒排擊無虛日署戶部事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議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 南京太僕寺少卿參預曆事李之藻奏上西洋曆法略言臺監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之謬而力薦龐迪義熊三拔龍華民陽瑪諾等所論天文曆數有中國昔

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所製窺天
窺日之器種種精絕乞敕禮部開局取其法譯爲成書給事中
姚永濟亦以爲言時庶務因循未暇行其言也 劉綎偕四川
參政王之機督諸將分八道進攻叛蠻而己居中節制

四十二年春正月乙丑克桐槽沈渣阿都廈卜越北諸砦大小
五十六戰斬馘三千三百有奇諸猺巢穴一空 二月辛卯慈
聖皇太后李氏崩命禮臣從優具儀略如大喪禮潞王翊鏐聞
哀問悲慟廢寢食未幾亦薨 己酉振畿內饑 三月丙子福
王常洵之國歷年稅使礦使所進奉明珠異寶文毳錦綺及搜
括贏羨億萬計悉以資之臨行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一
入朝下詔賜莊田四萬頃李汝華偕廷臣力爭呂坤在籍上書

言其不便常洵亦奏辭得減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
益之又奏乞張居正所沒產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並
四川鹽井權茶銀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爲名乘傳出入河南
北齊楚間所至騷動內使閭時詣汝州督租杖二人死汝華請
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官應震姚宗文等亦屢疏諫帝皆
不聽常洵又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中使至淮揚
支鹽乾沒要求輒數倍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故禁非
王肆所出不得鬻河東引遏不行邊饟由此愈絀廷臣請改給
王河東鹽且無與民市帝又不聽又令福藩使通籍中左門一
日數請朝上夕報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風旨走利如鶩如是者
終帝世而瑞王常浩年二十有五惠王常潤桂王常瀛年二十

皆未選婚羣臣交章請率不報且索部帑爲冠婚費以實宮中
凡數十萬珠寶稱是戶部不能給工部尙書劉元霖卒夏
四月丙戌以皇太后遺詔赦天下減稅額三之一免近京畸零
小稅蠲各運司浮課楚宗人英燦蘊鈞等禁錮既久中外多言
其冤孫慎行白其非叛乃亦以遺詔釋之高宗居閩十餘年
廣肆毒害嘗薦布政使陳性學帝立擢爲巡撫及是萬眾洶洶
欲殺案案帥甲士二百餘人入巡撫袁一驥署露刃劫之令諭
眾退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釋一驥
而拘同知陳豸於署事聞帝召案還命出豸一驥亦由此罷
吏部奉詔起廢李朴名與焉黨人大譁再起攻朴并及文選郎
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憤復陳浙人空國之由追

咎沈一貫而詆姚宗文毛一鷺甚力頃之再疏劾宗文一鷺及其黨董定策帝皆置不問六月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謫朴州同知 甲午葬孝定皇太后於昭陵別祀崇先殿帝將建靈應宮崇奉太后何士晉以非禮力爭且曰聖母所注念者東宮出講諸王早婚與遺賢之登進乃諸臣屢請不應而不時內降者非中貴之營求卽鬼神之香火何也不省 福王常洵遣中官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登萊參政姜志禮言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萬頃延連數十郡者乎況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供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志禮三秩調廣

西僉事 湯賓尹韓敬有奧援外廷又多助之議久不決張篤敬復上疏論敬陰詆諸黨人諸黨人益恨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誌於左而以孫慎行爲右命未下過庭訓言誌未履任何以推慎行元詩教和之慎行四疏乞歸秋八月甲午出城候命帝乃許之 葉向高乞歸益數章十餘上癸卯允其去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裏大紅坐蟒一襲遣行人護歸向高嘗上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亡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輓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卽

在廟堂之上也帝知其忠愛不能行方從哲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從哲遂獨相御史錢春言今天下人材則朝虛野實貨財則野虛朝實從哲不能救正而第於福王無事不曲從臣嘗歎陛下有爲堯舜之資而輔佐無人僅得王家屏沈鯉又俱不信用其餘大抵庸惡陋劣奸回媚嫉之人不意至從哲而風益下臣聞從哲每向人言輒云內相之意是甘爲萬安焦芳曾趙志臯沈一貫之不若也從哲疏辨乞去帝慰留之責春妄言瀆奏出爲福建參議春一本之子也初御史徐縉芳巡鹽兩淮頗通賓客賂遺劉文炳疏劾之因言劉策入葉向高幕下票擬策同官陳一元向高姻親顧權利時策按宣大一元按江西策疏言文炳爲湯賓尹死友代韓敬反噬昔年發奸如孫振基王

時熙輩今皆安在向高亦以策無私交爲辨雪文炳策屢疏相
詆南京御史吳良輔言文炳一疏而彈御史縉芳一元策及李
若星再疏而彈詞臣蔡毅中焦竑及監司李維楨他波及尙多
人材摧殘甚易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詆斥天下寧有完人
策復詆文炳倚方從哲爲冰山苟一時富貴不顧清議一元亦
自江西上疏極詆帝皆不省策憤謝病去 吏部尙書鄭繼之
素有清望然年八十餘耄而憤倚信文選郎中王大智且一聽
黨人意指以年例出潘之祥張篤敬及給事中張鍵御史宋槃
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不令都察院吏科與聞冬考選
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
預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趙國琦

以爲言大智怒構於繼之逐國琦去孫居相周起元及同官張五典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爲光房等五人稱枉吏科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濟過庭訓李徵儀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吳亮嗣及御史劉光復汪有功王萬祚等羣起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連疏摺挂尋引疾去馬孟禎言光房等不宜抑且云廷弼聽勘一事業逐去一總憲兩言官矣獨介介於之祥敬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斷斷於篤敬毋乃已甚乎由是黨人益忌孟禎 李三才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劉光復劾三才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爲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劉文

炳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寺丞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皆舉吏也三才憤甚自請籍其家署工部事刑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復再疏言三才侵奪官廠爲園囿劉廷元帥同列繼之潘汝楨特疏論劾旣而巡按御史顏思忠亦上疏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鞫乃詔徵儀偕吳亮嗣往猛克什力寇懷遠及保寧延綏總兵官官秉忠等隨所向以勁騎遮擊先後斬首二百二十級有奇王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呪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森復爲有司所攝越五年死於獄

明紀卷第四十七終

明紀卷第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候補事虞衡司行陳鶴纂卹贈府銜塗驕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寶亮參訂

神宗紀十

起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訖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凡六年

四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徐州決河工成時劉士忠已卒總河閻三年不補 二月吏部出給事中張國儒及馬孟禎徐良彥於外復不咨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禎良彥則素忤黨人故文選郎胡來朝抑之鄭繼之不能禁也李瑾復疏爭詆繼之來朝甚方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眾力勝之諸御史羣起攻瑾瑾爭之強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議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 三月丁未朔

日有食之

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蒞任帝不視朝久皆先

蒞任吳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方從哲爲言帝令先視事夏五月道南上疏言臣就列經旬僅下瑞王婚禮一疏他若儲君出講諸王豫教簡大僚舉遺逸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舌敝以請者舉皆杳然豈陛下簡置臣等意帝優詔答之卒不行

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挺入慈慶宮擊傷守門中官李鑑至前殿簷下爲中官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庚戌皇太子奏聞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止稱喫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跡若涉瘋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署刑部事侍郎張問達以屬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員外郎趙會禎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

爲人所燒氣憤發顛於四月內訴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
給令執梃作冤狀由東華門入至慈慶宮前比凡向宮殿射箭
放彈投甄石等律當斬加等立決梟定未上時東宮雖久定帝
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弟國泰以謀危太子方從哲等又頗
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士相永嘉皆浙人瘋
癲具獄多心疑其非丙辰主事王之案值提牢散飯獄中末至
差窮詰其實差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
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
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我輩能救汝與我棗木
棍導我由後宰門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
公內侍通稱也丁巳之案備揭其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

不狂有心有膽乞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挺擊之議遂起員外郎陸夢龍將典試廣東杜門注籍主事傅梅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儲皇吾雖卹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其事乎夢龍曰張公遇我厚當力爭之乃偕見問達士相等亦集曰當具疏請夢龍恐疏入畱中止勿請士相等曰提馬三舅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法司不能捕一編氓須天子詔耶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爲然戊午會士相永嘉會禎夢龍梅之案及鄒紹先凡七人將審眾咸囁嚅夢龍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瘋癲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曰我薊州人非有導者安得入問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公劉公且曰叅

我三年矣與我金銀壺各一夢龍曰何爲曰打小爺小爺者宦官宮妾以稱皇太子也於是士相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立罷訊時之案疏未下王士昌姚永濟及署禮部事侍郎何宗彥連上疏趣之行人司正陸大受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白晝持梃直犯宮禁此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裏與霸州武舉高順寧今皆匿於何地柰何不嚴竟而速斷戶部主事張庭言奸人突入大內狙擊青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東宮出講郭妃卜葬諸事弗勝遲回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萬一哉俱不報廷元

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劉光復疏詆之案等謂不當詫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亦俱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如土相等指丙寅刑部會十三司司官士相夢龍紹先會禎永嘉之案曾曰唯吳養源李倅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雇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着有又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士相主筆躊躇不敢下德澧倅夢龍力爭獄乃具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提龐保劉成對鞫吳道南以諮中允孫承宗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

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何士晉及從哲等亦俱以爲言帝乃諭究主使諭法司擬罪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已已嚴皇城門禁初奸人王曰乾告孔學爲巫蠱詞已連成而大受疏有奸賊二字國泰大懼急出揭自明中外益籍籍語侵國泰士晉再疏言陛下與東宮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禍偪蕭牆不少動念者候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起閨範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構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錮此挑激之疑也

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人謂何順義王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劉成名姓謂何此不軌之疑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一事已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護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爲孤注矣國泰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卽陛下亦不能庇借劍尙方請旨臣始或別有主謀無與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疏虞罪卽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

有連引熒惑主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之遠逃或陰斃張
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
跡外廷語不易解乃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於太子自明
無他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以事連貴妃大懼乃
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癸酉帝親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
皇孫雁行立左階下召從哲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
子諭令磔張差龐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朕
極愛惜旣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朕有別意
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
乎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
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

之人宜速決毋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申言之諸臣皆跪聽獨光復大聲頌揚帝以爲有所執爭下之獄諸臣遂叩首出帝還宮意申變甲戌命先磔張差於市梅慮其潛易躬請監刑其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鞠保成於文華門保成輾轉不承會太子傳諭曰張差情實瘋癲誤入宮門擊傷內侍罪不赦若保成乃中官欲謀害本宮何益當以讎誣從輕擬廷臣乃散去問達以鞠審未盡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審何由得情然差供詞故在其同謀馬三道等尙可質訊況慈寧召對面諭並決煌煌天語通國共聞二人係

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銜轡乞付外廷會官嚴鞫務令輸情與天下共棄帝以二囚涉鄭氏付外廷議益滋乃潛斃之於內言皆以創重身死又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孔道從之帝不見廷臣二十有五年矣以調劑貴妃太子特一出以釋羣疑且不遽罪言者而吏部先擬出土晉爲浙江僉事候命三年未下帝乃急簡部疏命如前擬鄭繼之言闕官已補請改帝不許命調前補者繼之又以士晉積資已深秩當參議帝怒切責奪郎中以下俸其後之案等皆以他故被罪獨夢龍以問達力獲免 六月戊寅久旱敕修省 秋七月己酉振畿內饑 甲戌停刑 梅之煥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吏科都察院復不與聞給事中韓光裕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

能爭也之煥廉樞自勝嘗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
君子其不欲傳會人如此 劉光復既下獄翟鳳翀上疏救之
忤旨切責太僕寺少卿史孟麟駙馬都尉王昺復以爲言帝褫
昺冠帶謫孟麟兩浙鹽運判官李三才乃疏請釋光復而力爲
東林辨曰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擅僇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
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
與正人爲仇王士昌及光復尤爲戎首挺身主盟力爲一貫報
怨騰說百端攻訐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
象乾孫瑋王圖許宏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
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矣以小臣之賢者言
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

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龐時雍正志劉宗周等去矣
合於己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
乎今奸黨讎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
讀書講學之所從之游者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
范岳元聲薛敷教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
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
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
入眾益恨吳亮嗣等既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
落三才職爲民 閏八月庚戌詔重建三殿於本年定期啟工
俟明歲皇太后升祔陵廟從容構造 丁巳山東大旱詔留稅
銀振之 丁卯河套吉能合諸部大舉入寇延綏東道高家大

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羅西道甄井寧塞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中伏被圍游擊萬化孚等不救士卒死傷過半洪謨遂降官秉忠遣游擊張榜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總兵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援兵至並破敵而秉忠所部亦有斬獲寇始退 冬十月辛酉京師地震 十一月戊寅振京師饑民 時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鉤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撓其鋒是歲鄉試至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丁元薦家居馳疏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黨人益惡之 浙江織造中官劉成死巡撫都御史劉一焜請勿遣代命歸其事於有司別遣中官呂貴錄成遺貴嗾奸民畱己督造中旨許之命內閣草敕

方從哲吳道南具揭爭且詢疏所由進請永杜內降一焜及巡按御史李邦華再疏力爭邦華并刺中官進奉之失劾左右大奄之黨貴者皆不聽貴遂條行十事多所侵擾一焜復疏駁且禁治其爪牙貴爲稍戢

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我

大清諸貝勒大臣等尊

太祖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元年 初中官冉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帝爲下兵馬司指揮歐相之於吏中官邢洪辱御史凌漢狎於朝給事中郭尙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及是漢狎朝會罷至端門爲廢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翟鳳翽抗疏極論應登洪及呂貴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

從小臣叩闕無路宦寺浸用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
太阿倒持之勢尙賓亦言比來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
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使大臣不肯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
事尙可爲哉乞嚴斷內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帝得疏大怒謫
鳳翀山西按察司經歷尙賓江西布政司檢校閣臣及言官論
救皆不納帝於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
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畿內河南
淮徐大饑山東人相食從李汝華議蠲振有差命過庭訓齎十
六萬金振山東 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爲
寇巡撫都御史張鶴鳴言仲賊乃粵西猺獞流入黔中自貴陽
抵滇人以三萬計若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卽爲民合卽爲盜又

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萬而鎮遠清平間
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厥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
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餼九議許之 夏四月戊午河南盜起
諭有司撫剿 六月壬寅河套諸部沙計吉能明愛合駐高家
柏林邊要封王補賞延綏總兵官杜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
西路火落赤卜言太諸部皆降攢刀立誓獻罰九九九者部
落中罰駝馬牛羊數也 丁卯河決祥符朱家口浸陳杞睢柘
諸州縣 秋七月乙未吉能再犯高家堡沙計伏兵沙溝誘殺
都指揮王國安糾猛克什力犯雙山波羅堡杜文煥擊破之追
奔二百餘里沙計吉能明愛相繼納款 陝西旱江西廣東水
河南淮揚常鎮嶧山東盜賊大起 給事中熊明遇言去春以

來天鼓兩震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
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卽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
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
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恆風
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
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
外庫太虛可憂一饟臣乏饟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
覬賞可憂三黃河汎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
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
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
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

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
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綱紀滇黔之守令皆塗窮
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
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帝不省
先是吳道南典會試吳江沈同和第一同里趙鳴陽第六同
和素不能文賄禮部吏與鳴陽同號舍文多出鳴陽手榜發都
下大譁道南亟檢舉詔令覆試同和竟日構一文下吏戍煙瘴
鳴陽亦謫戍道南素以發韓敬科場事爲黨人所疾李嵩與同
官周師旦遂連章論道南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頗侵
文炳文炳遂極詆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
也未有肆口嫚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雅重道南謫文

炳外任奪嵩等俸韓浚及同官朱堦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
求去 帝遣中官至林如楚寓令修咸安宮方從哲言旨從中
出猶謂不可況突命內官傳宣於部臣之私寓臣等竟不與聞
乎不省 冬十月丁未停刑 十一月己巳隆德殿災 致仕
大學士沈鯉卒贈太師諡文端 給事中余懋孳言自利瑪竇
東來中國有天主之教南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眾朔望
朝拜夜聚曉散動以千計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宜嚴
禁止南京禮部侍郎沈灌等亦以爲言十二月令豐肅及龐迪
我等俱遣赴廣東

四十五年春二月戊午以去冬無雪入春不雨敕修省 鎮撫
司缺理刑官獄囚久繫多死家屬聚號長安門辛未方從哲等

以請不報 大計京官鄭繼之與署都察院事李誌領其事考
功郎中趙士諤及徐紹吉佐之所去畱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
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陸大受李俸丁元薦李朴王之寀
麻僖及尙寶司丞蔡毅中南京刑部郎中李廷諫等貶黜殆盡
大僚王圖孫愼行等則中以拾遺又以年例出李邦華孫居相
等於外雖林居皆不免善類爲空愼行以帝察其無罪孫承宗
及檢討繆昌期以掌翰林院詹事劉一燝力保持於是得免廷
諫邦華父也 夏五月丙子久旱再諭修省 六月丙申畿南
大饑有司請振不報自是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湖廣福建
廣東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 法司閣臣請熱審不
報時暑雨獄中多疫言官以熱審愆期朝審不行詔獄理刑無

人交章上請錦衣衛使駱思恭言熱審二年不行鎮撫司監犯
且二百多拋輒聲冤鎮撫陸達亦言獄囚怨恨有持刀斷指者
皆不報 以宋儒周敦頤裔周汝忠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秋
七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吳道南杜門踰年疏二十七上帝猶
勉畱會繼母訃至丁卯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方從哲復請推
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增置從哲輔政七
年獨相幾五年其始於朝政缺失必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
哲有內援以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及是帝怠荒益
甚而從哲狎昵羣小三黨用事朝無正人中外缺官日積日多
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
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職業盡弛上下解體 張鶴

鳴合諸土兵勦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獠平賊首老蜡雞據
峯巔仰天窩僭王號窩有九井地平衍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
列三關鶴鳴進勦奪其關老蜡雞授首撫降餘眾而還尋發兵
擊平定廣威平安籠諸賊威名甚著 戴士衡卒於戍所巡按
御史田生金請脫其戍籍釋樊玉衡生還帝不許 鄭繼之以
篤老累疏乞休帝輒慰畱不允

四十六年春二月繼之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命乘傳歸

乙巳振廣東饑 兵部尙書崔景榮封印出城 御史王象恆
言十三道御史在班行者止八人六科給事中止五人而冊封
典試諸差及巡方報滿告病求代者踵至當亟議變通之法方
從哲亦言考選諸臣守候六載艱苦備嘗乞特允部推令受命

供職皆不報 遼東三面受敵無歲不用兵自高淮爲稅使脍
削十餘年軍民益困而先後巡撫皆庸才玩愒苟歲月帝又置
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致邊事大壞夏四月甲辰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克撫順千總王命印死之巡撫李維翰趣總
兵官張承廕赴援承廕急帥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游擊梁
汝貴等諸營並發庚戌次撫順承廕據山險分軍爲三立營浚
濠布列火器甫交鋒

大清兵蹴之大潰承廕世芳皆戰死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
主將亦陷陳死將士死者萬人生還者十無一二撫安三岔兒
白家衝三堡繼失事聞詔逮維翰贈承廕少保左都督立祠曰
精忠子應昌當嗣祖職增三秩爲都司僉書廷相以下贈廕有

差時中外戒嚴插部乘隙擁眾挾賞西部阿暈妻滿旦以萬騎
自石塘路入掠薊鎮白馬關及高家馮家諸堡游擊朱萬良禦
之被圍羽書日數十至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
閏月庚申楊鎬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太
常寺少卿周永春爲右僉都御史代李維翰李如柏以故官代
張承廕劉綎柴國柱官秉忠並僉書都督府事杜松馳援遼陽
馬林以故官從征 六月壬午京師地震 有司請熱審不報
鄭繼之之去也元詩教以趙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
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
益損帝終以煥清操委信之 秋七月

大清兵由鴉鵲關進圍清河堡副將鄒儲賢固守丙午城破儲

賢帥親丁鑿戰城南與參將張旆俱死部將二十人兵民萬餘殲焉詔賜楊鎬尙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徵兵四方圖大舉 八月壬申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行海運饟遼東自登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坳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兔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剝運至娘娘營陸行至廣寧遼陽從之 庚辰乃蠻等七部款塞 辛巳停刑 遼東兵事興驟增饟三百萬李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汝華乃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會周永春請益兵加賦壬辰汝華再請發各省稅銀不報汝華乃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五毫可得饟二百萬有奇從之九月辛亥加天下田賦 乙卯京師地震畿輔山西州

縣一十有七及紫荊關馬水沿河二口偏頭神池同日皆震夜
蜚尤旗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歷十九日乃滅方從哲言妖象
怪徵層見疊出除臣奉職無狀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乾綱
與天下更始朝士雜然笑之帝亦不省 冬十月乙丑彗星出
於氐長丈餘指東南漸指西北埽犯太陽守星入亢度西北埽
北斗璿璣文昌五車逼紫微垣右歷四十日乃滅 十一月甲
午以災異敕修省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方從哲
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臥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
畱再三從哲乃起視事 十二月丁巳河套部長猛克什力來
降 遼東援兵大集方從哲趙興邦及兵部尙書黃嘉善等以
師久饑置發紅旗日趣楊鎬進兵江西巡按御史張銓馳疏言

敵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之得也昔臚胸河之戰五將不還奈何輕出塞爲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間謀以攜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擾天下恐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宥直言開儲講先爲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鎬約束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爲明監又言張承應輕進取敗不宜卹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帝皆不省銓五典之子也

四十七年春正月鎬大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定議以總兵官馬林由開原出三岔口僉事潘宗顏監其

軍游擊竇永澄監北關軍並進攻北總兵官杜松以六萬兵出撫順故總兵趙夢麟保定總兵王宣爲佐攻西總兵官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劉綎以四萬兵出寬佃副使康應乾監之游擊喬一琦別監朝鮮軍由涼馬佃擣後號大兵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宗顏上書於鎬曰林庸懦不堪當一面乞易他將以林爲後繼不從時彗星見東南長數百丈光芒下射末曲而銳未幾見於東西又未幾見於西識者以爲敗徵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僉都御史駐天津督遼饗以李長庚爲之長庚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幫運議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已又請畱金花籽粒銀借稅課并應輸絲綿布帛蠟茶顏料及陝西羊絨江浙織

造改折一年濟軍國急帝許借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稅銀
餘並不許官應震上疏力爭亦不聽乙丑鎬誓師於遼陽綏鎮
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乙亥遂行會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
杜松剛愎欲立首功癸未夜出撫順關馳百餘里抵渾河半渡
河流急不能盡渡松醉趣之將士多溺河中松遂以前軍進連
克二小砦松喜三月甲申朔乘勢趨撤爾湖谷口

大清方築城界凡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
至精騎盡伏谷口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
築城夫合據山旁吉林崖乙酉松引大軍圍崖別遣將營撤爾
湖山上

大清益千人助吉林崖軍又遣二旗兵趨界凡爲援而遣六旗

兵攻撤爾湖山軍丙戌六旗兵大戰破撤爾湖山軍死者相枕藉吉林崖兵亦直下擊松軍二旗兵前後夾擊松兵大敗松夢麟宣皆沒於陳

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勾琴山而還方松之攻吉林崖也林軍至尙閒崖結營浚壕嚴斥堠自衛宗顏西營飛芬山及聞松敗兵遂譁林列火器壕外布騎兵火器外他騎士皆下馬結方陳大清兵乘銳薄之縱精騎直前衝擊林軍大敗林以數騎遁宗顏殿後奮呼力戰膽氣彌厲自辰至午力不支宗顏永澄副將麻巖守備江萬春林子燃燭皆戰死北關兵遂不敢進鎬聞急檄止如柏綖兩軍如柏甫至虎欄路大驚奔還軍相蹴死甚眾綖所分道獨險遠重岡疊嶺馬不成列綖深入三百餘里至深

河連克牛毛馬家二砦

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逆戰綖綖兵圍數重

大清兵眾寡不敵失二裨將傷五十人綖整眾復進

大清兵乃張松旗幟披其衣甲給綖入其營庚寅綖引軍登阿布達里岡將布陳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自高馳下奮擊別遣一軍趨綖軍西夾攻綖殊死戰營內亂遂敗

大清軍乘勢追擊綖退入後營後營亦大潰綖戰死養子招孫突圍護綖手格殺數人亦死軍士脫者無幾應乾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移師邀之大風起應乾發火器皆反擊己軍軍大亂死者

相枕藉應乾以數百騎免朝鮮帥姜宏立全景瑞遂帥眾降一
琦投崖死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
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帝遣中使祭
陳亡將士厚卹縱家贈宗顏大理寺卿諡節愍立祠奉祀永澄
等俱賜卹如制給事中李奇珍等連疏劾如柏帝詔如柏還聽
勘用其弟如楨代鎮如柏旣入都言者不已懼自殺而鎬不問
夏四月癸酉盜甲廠災 楊鶴疏劾楊鎬而薦熊廷弼張鶴
鳴李長庚薛國用袁應泰言遼事之失不料彼已喪師辱國誤
在經略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聞束手無策誤
在樞部至尊優柔不斷又至尊自誤又言李如楨不可鎮遼皆
不報 禮部主事夏嘉遇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鎬失策揆

厥所由則以縱貸李維翰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
令回籍聽勘誰司票擬則閣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科臣趙
興邦也參貂白蠅賂遺絡繹國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
疏入未報從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元詩教於是詩教興
邦吳亮嗣張延登房壯麗交章力攻嘉遇詩教謂嘉遇不得考
選故挾私狂逞嘉遇言詩教於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爲奸凡枚
卜考選諸大政百方撓阻專務壅蔽遏絕主聰遂至紀綱不張
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壞縱日議兵食談戰守究何益
於事故臣爲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尙區區計升沈得喪
哉方嘉遇再疏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朝房帝優旨勉畱
及是復故而擢興邦爲太常寺少卿嘉遇憤疏言四路奏功興

邦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已矣反
從而超擢之是臣彈章適爲薦剡國家有如是法紀哉疏入諸
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嘉遇言古人有言見無禮於君者逐之詩
教興邦謂臣不得臺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
干必如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於君者一興邦
先奉旨俟遼東底寧從優敘錄而蔑棄之此無禮於君者二魏
光國疏論詩教爲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來奸臣不敢
爲而詩教爲之此無禮於君者三二奸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
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聽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鄉
知府考功郎陳顯道不從亦偪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
天下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於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豈與

俱生哉先是三黨之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及嘉遇五疏力攻詩教輩頗窘唐世濟董元儒遂助嘉遇排擊興邦竟自引去起熊廷弼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馬林既喪師謫充爲事官俾守開原宰賽煖免許助林兵林與結約恃此不設備六月丁卯

大清兵臨城林列眾城外分少兵登陴

大清兵設楯梯進攻別以精騎擊破東門外軍軍士爭門入

大清兵乘勢奪門攻城兵亦踰城入城外軍遂大潰邀擊悉殲之林及副將于化龍參將高貞游擊于守志守備何懋官等皆死林雖更歷邊鎮無大將才當事以虛名用之故敗癸酉熊廷弼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甲戌廷臣伏

文華門請發章奏及增兵發饗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 熊廷弼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爲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旣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尙方劍以重其權 李如楨之至遼也楊鎬使守鐵嶺鐵嶺故李氏墳墓宗族部曲所在及是高貲者皆西遷城中空虛鎬乃召如楨還屯瀋陽令參將丁碧等防守秋七月丙午大清兵臨城如楨擁兵不救游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俱陳

沒城遂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洵熊廷弼方
出山海關聞變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
文鼎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如楨十不堪罷之以李懷信
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 遼左饑中絕
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廣東進金花銀戶部主事鹿善繼言於
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畱未進之金汝華然之帝怒
奪善繼俸一年趣補進善繼持不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一月
降善繼一級調外汝華懼卒補銀進 八月乙卯山東蝗 開
原鐵嶺繼失廷臣交章劾楊鎬癸亥逮下錦衣獄論死 九月
庚辰朔停刑 百僚將早朝司禮中官盧受傳免眾趨出受從
後嫺侮國子監博士徐大相憤歸草二疏一論遼左事一論受

奸邪時接疏者卽受也見遼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閱
第二疏顧受曰此卽論汝罪者受錯愕叩頭流血請罪曰奴當
死疏乃畱中是日南京國子監學錄喬拱璧亦疏劾受不報
河決陽武 戊子趙煥帥廷臣伏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方
從哲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抵暮帝遣中官諭之退從哲復請
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煥疏云他日薊門蹂
躪敵人叩闕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卻之乎帝終不報 冬
十月丁巳振京師饑 十一月吏部尙書趙煥卒 調永順保
靖石砮酉陽各土司兵赴遼陽 何宗彥清修有執攝尙書事
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時望甚隆十二月方從哲再請補閣臣情
甚哀帝始命廷推廷臣多首宗彥獨張延登不署名乃推史繼

偕沈灌以上帝遂用之或曰由從哲薦也疏仍畱中不下御史
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
甌壞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
交章繼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罷帝皆不問尋以從哲言釋劉
光復爲民 熊廷弼令嚴法行守備大固乃上方略請集兵十
八萬分布靈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
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爲應援更挑精悍者爲游徼乘間掠零
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從之乃再
加天下田賦畝三釐五毫初廷弼抵遼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
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
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官賀世賢以

近敵沮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吾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
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勢
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由是人心復固 初姚宗文服闋欲
補官而吏部題請疏不下又假招徠西部屬當事薦己疏屢上
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使代請廷弼不應宗文遂大恨
贊畫主事劉國縉募鎮江寬佃穀陽萬七千餘人爲兵逃亡過
半辛未廷弼奏之國縉亦怨廷弼故與國縉宗文同在言路排
擊東林意氣相得及是不能如前會帝從方從哲言遣宗文閱
視遼東兵馬遂與國縉比而傾廷弼 先是
大清兵滅宰賽及北關金台什布羊古等金台什孫女虎墩兔
婦也於是薊遼總督文球與周永春等以利啗之俾聯絡炒花

諸部以捍

大清兵給白金四千

四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朝鮮國王李暉言北關宰賽皆滅敵設兵牛毛寨萬遮嶺欲略寬佃鎮江等處朝鮮孤危異常乞速調大兵共爲掎角以固邊防 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三月庚寅復畝增二釐爲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爲歲額頃之張銓復疏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畝增銀三釐未幾至七釐又未幾至九釐譬之一身遼東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脈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使亂哉且陛下內

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帑則叫閭不應加派則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不省 夏四月癸丑皇后王氏崩時帝亦有疾方從哲哭臨畢請至御榻前起居戊午召見宏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乃叩頭出帝素惡言官及是考選除授者候命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亦竟無所匡救也時內廷宣索不貲工部尙書周嘉謨言喪禮有中制不當信左右言妄耗國帑不納 五月

大清兵略地花嶺六月略王大人屯死亡將士四五百人諸將賀世賢等亦有斬獲 秋七月丙子朔帝不豫不食者半月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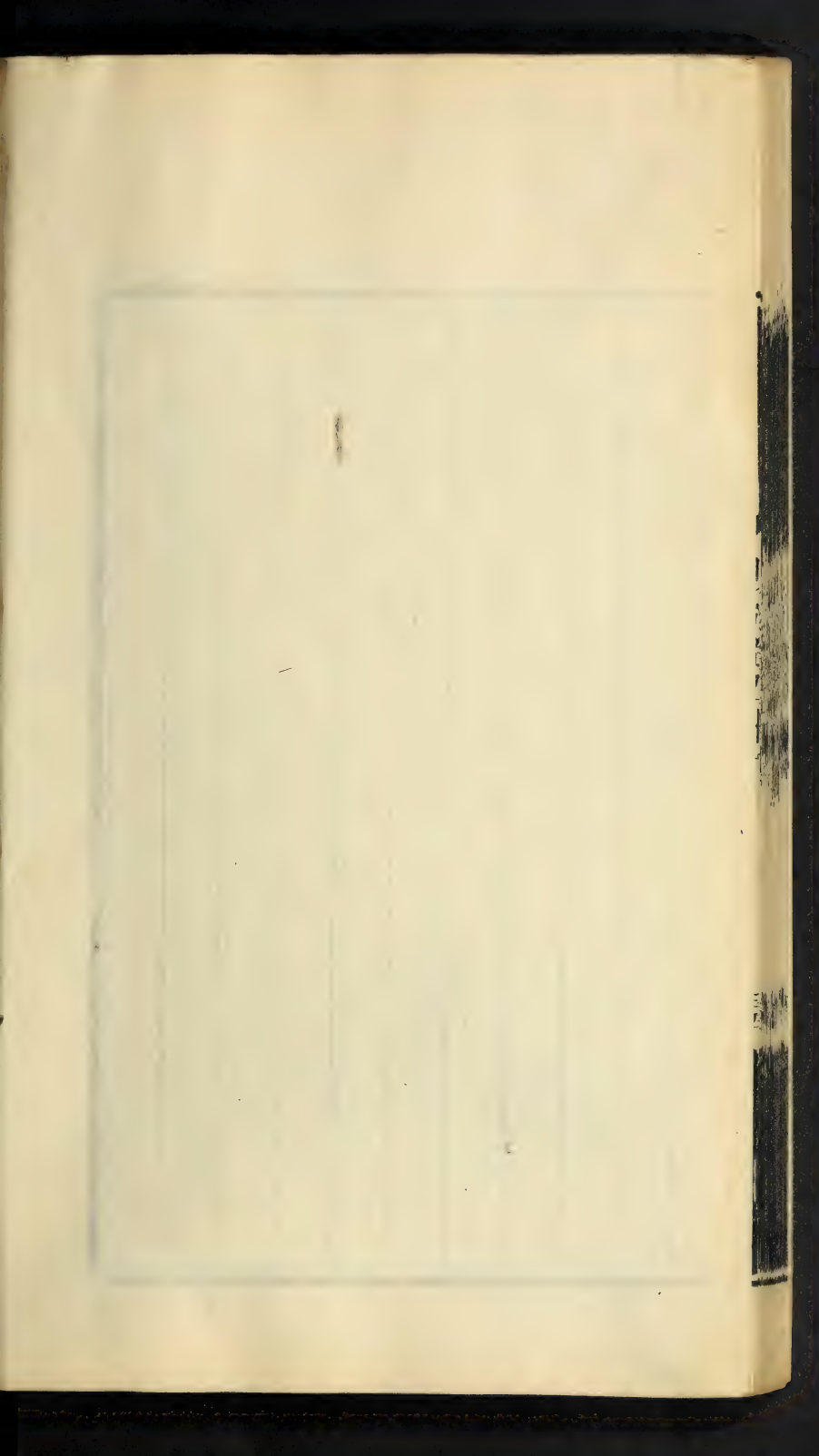
太子未得見給事中御史楊漣左光斗等走謁方從哲趣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左右不肯言潞公欲下中書行法公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尙問故事耶壬辰從哲乃偕九卿臺諫詣思善門問安皇太子尙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太子深納之甲午帝大漸召英國公張維賢從哲吏部尙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署刑部事都御史張問達署工部事刑部尙書黃克纘署禮部事侍郎孫如游入見宏德殿勉諸臣勤職丙申帝崩年五十有八遺詔曰朕以冲齡纘承大統君臨天下

四十八載於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
期無負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親朝講稀御封
章多滯察案半空加以礦稅煩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
開夙夜思惟不勝追悔方圖改轍與天下更新而遘疾彌留殆
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尙修身
勤政親賢納諫以永宏圖皇長孫由校及時冊立進學瑞王常
浩惠王常潤桂王常瀛各擇善地早就藩服大小臣工協恭和
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爲
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咨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
建言廢棄及礦稅誣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權稅并新增織造
燒造悉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起送法司查審應釋者釋放

東師缺饗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陳亡將士速加卹錄喪禮一遵舊制 丁酉皇太子遵遺詔發帑金百萬犒邊盡罷天下礦稅起建言得罪諸臣下前後考選之命己亥再發帑金百萬充邊賞 時皇太子宮中有二李選侍稱東西李而西李最有寵嘗撫視皇長孫皇五孫鄭貴妃懼禍乃深結西李爲請封后西李喜亦爲貴妃請封太后楊漣語孫如游曰郭妃及皇長孫生母王才人皆早薨選侍后嫡矣如皇長孫何公亟白執政用遺詔舉冊立皇太子登極三日卽援詔以請如游然之 永順保靖援遼土兵潰於通州監軍道沿途招撫 皇太子旣嗣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及崩皇長孫又改明年爲天啟元年於是有議削泰昌弗紀者或又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

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左光斗皆力排其說請從今年七月以前爲萬曆自八月朔始至十二月爲泰昌元年議遂定

明紀卷第四十八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and illegible text impressions.

125
743
C31
6.19

明紀卷第四十九

賜準出身工部候補事虞衡行進鎮鶴養卹贈妃銜繪雲騎尉職閣繕補書孫勇廣家參軍

光宗紀

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
訖十二月凡五月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朔卽皇帝位大赦天下蠲直省被災租賦 戊申孫如游請建東宮報可 己酉吏部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侍郎沈淮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遼東大旱 丁巳諭閣臣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孫如游言累朝典禮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祖宗以來豈無抱衾之愛終引去席之嫌此禮所不載也先帝念貴妃勞不在無名之位號陛下體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義所不可則遵

命非孝遵禮爲孝臣不敢曲徇蹈不忠之罪時貴妃猶居乾清宮都人喧言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外戚王天瑞郭維城遍謁朝士泣懇宮禁危狀楊漣左光斗倡言於朝周嘉謨以大義責都督鄭養性示以利害貴妃卽移居慈寧宮封后事亦寢養性國泰子也 庚申蘭州黃河清凡三日 辛酉帝不視朝方從哲偕廷臣詣宮門問安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語羣情益疑駭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從哲請保護聖體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旣損聖躬又虧聖德

罪不容死 甲子禮部侍郎何宗彥劉一燝韓爌爲本部尙書
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乙丑南京禮部尙書朱國祚如之召葉
向高時史繼偕沈淮宗彥國祚皆在籍 遣使卹刑

大清兵略蒲河 丙寅帝不豫戊辰召對張惟賢方從哲等十
有三人於乾清宮楊漣亦與召且宣錦衣官校眾謂漣疏忤旨
屬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卽死耳漣何罪及入
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命皇長子出見劉一燝
韓爌面恩入直辛未再召惟賢從哲等帝御東煖閣憑几皇長
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從哲等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
不進矣周嘉謨因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之令皇長子諭外廷
傳聞不可信是日命封選侍李氏爲皇貴妃甲戌帝大漸復召

諸臣趣封選侍孫如游曰先奉諭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諡及封郭元妃王才人爲皇后禮皆未竣貴妃之封宜在後旣聖諭諄切且有保護聖儲功卽如先所定期亦無不可從哲等因請速建儲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爲堯舜之君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選侍要皇長子入復趣之出白帝欲封后如游曰陛下欲封選侍爲皇貴妃當卽具儀進帝謾應曰卽具儀進因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竢宮門外頃之中使傳帝體平善曰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曰平善如前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年三十有

九廷臣趨入共以選侍爲慮漣曰天子豈可託婦人請亟見皇
長子卽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乃共趨乾清宮閤人持挺
不容入漣大罵曰帝崩若曹不聽廷臣入欲何爲閤人卻乃入
哭臨如禮一燦詰羣奄皇長子當柩前卽位今不見何也羣奄
東西走不應王安前曰爲選侍所匿耳一燦大言誰敢匿新天
子者安趨入白選侍擁皇長子出一燦趨前呼萬歲捧左手惟
賢捧右手掖升輦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中使追躡者三輩漣
格而呵之曰殿下四海九州之主莫非臣子何畏一燦傍輦疾
行翼升文華殿卽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選侍復遣中官趣
還一燦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暫居慈慶皇太子然之比至嘉
謨曰殿下之身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大小殮朝暮臨須臣

等至乃發皇長子頷之一爆語安曰主上冲年無母后外廷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責羣臣遂議登極期語紛紛未定或欲以三日或又欲於卽日午時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殮未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乃定出過文華殿光斗及太僕寺少卿徐養量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聳然乃與光斗從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丙子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御史王安舜疏論李可灼進藥之誤紅丸移宮二議自是起中官李進忠爲選侍畫策必欲皇長子同居令牋奏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光斗牋有武氏語選侍得之大怒

遣使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非天子召不往若輩何爲者
選侍益怒要皇長子議重譴光斗皇長子不肯往使使取光斗
牋戊寅漣遇內豎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叱之曰殿下在東宮
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殿下已十六歲他日卽不
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
史張潑入東宮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
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己卯諸臣畢集
慈慶宮外傳聞欲緩移宮期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
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宫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宫
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
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

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賸請選侍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宮我雖死不去一燬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嘉謨亦正色力持漣聲徹御座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一燬燬要從哲立宮門俟命選侍不得已移熾鸞宮漣乃謂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讎庚辰皇長子由校卽位詔赦天下自大行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燬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朝野並稱楊左而漣

鬚髮盡白帝數稱其忠 丙戌禮部尙書孫如游請開講筵報
可 廷臣復力攻李如楨辛卯逮下獄論死 甲午封乳保客
氏爲奉聖夫人蔭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太監魏進忠兄釗
俱錦衣千戶進忠初冒姓李及是復故姓與客氏深相結並有
寵於帝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三店 李選
侍之移宮也其內侍李進忠劉遜等盜乾清宮珠寶事旋覺獨
進忠以詭計脫餘俱下刑部黃克纘擬誅王永福姚進忠二人
以下末減帝不從命并劉朝田詔等皆論死以下遣戍羣奄急
乃構蜚語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或又
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克纘首入其說上言姜
昇鄭隱山劉尙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

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況選侍箠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賜帝不悅責克纘偏聽命如前旨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首導以違忤先皇逼逐庶母昔孝宗不問昭德先皇優遇鄭妃何不輔上取法左光斗言先帝晏駕陛下從乾清宮出居慈慶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誅盜寶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封后卽日欲垂簾聽政諸罪狀又言今奉養選侍於曦鸞宮尊敬不敢怠方從哲封還之帝復降諭數百言略如前旨未言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備朕躬妄生謗議輕重失倫理法焉在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

妹以敬遵皇考之志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克纘皇恐言禮
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跡或出於彰父之過必委曲周
全渾然無迹斯爲大孝御史焦源溥力駁其謬且云羣豎持貲
百萬借安選侍爲名妄希脫罪克纘復疏辨乞罷略言源溥謂
在神宗時爲元子者爲忠爲福藩者非忠臣敢廣之曰神宗旣
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爲神考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尤忠
之大也源溥謂在先帝時爲二后者爲忠爲選侍者非忠臣亦
廣之曰聖母旣正名定位則光昭刑于之令德勿傳宮幃之忿
爭尤忠之大也又有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
斷斯獄語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諳忠孝克纘皇恐引
罪劉一燝等亦代爲言乃己 冬十月丙午葬顯皇帝於定陵

廟曰神宗葬孝端皇后追謚王貴妃爲孝靖皇太后遷祔定陵別祀奉慈殿 熊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卽持守議爲經略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爲人下物情不甚附諸將李懷信等多自引去姚宗文歸疏陳遼土日蹙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御史顧慥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濬尙方之劍逞志作威會帝初立朝端方多事未及封疆議宗文乃鼓其同類力攻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御史張修德劾廷弼破壞遼陽廷弼大憤連疏極辨云遼已轉危爲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繳還尙方劍力求罷斥而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戊申

罷廷弼遼東巡撫都御史袁應泰以兵部侍郎代爲經略而以
薛國用爲巡撫廷弼乃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
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
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
萬不能斬將禽王誠臣之罪然求此於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
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三元應嘉
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卽請三人往勘帝從之楊漣及御史
吳應奇等力言不可乃改命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
臣蒙恩回籍聽勘行矣但臺省責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臣不
得不一一陳之於上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
雪稍緩闕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

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闐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廷弼遂歸應泰旣受事卽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帝優詔褒答應泰歷官精明強毅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用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會蒙古諸部大饑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巡按御史張銓副使何廷魁總兵官童仲揆等力爭不聽銓歎曰禍始此矣 辛酉御經筵 壬戌孫如游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丁卯噦

鸞宮火帝諭內閣言李選侍暨皇八妹無恙 十一月丙子追
謚皇妣孝元貞皇后生母孝和皇太后 賈繼春之請安李選
侍也給事中周朝瑞力駁之繼春復上書有伶仃之皇八妹入
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朝瑞再與辨楊漣恐繼春說
遂滋乃上疏述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
自起臣安敢無言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繼春等益忌詆漣結
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出城候命帝乃褒
其忠直而許之歸 初方從哲擬賚李可灼銀幣及王安舜疏
上改擬罰俸一年鄭宗周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司禮
議處於是御史郭如楚等太常寺卿曹洸光祿寺少卿高攀龍
主事呂維祺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

惠世揚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
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
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
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
代營權稅蠹國殃民罪十鄭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
兩可當誅者一受劉遜李進忠美珠欲封李選侍爲貴妃又聽
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李可灼用洩藥劫藥傷損先帝
而擬寬其罪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皆慰留
已而張潑及御史袁化中南京御史王允成給事中程註復劾
之從哲六疏求去辛酉聽致仕詹事公鼎言近聞南北臣僚
論先帝升此一事跡涉怪異語多隱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

湘山之稗說臣竊痛焉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心祇因大典遲
回於是繳還冊立之後有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竝議之後有國
本攸關之事迨龐劉之邪謀張差之挺擊而逆亂極矣臣嘗備
員宮僚目睹狂謀孔熾以歸向東宮者爲小人不向東宮者爲
君子盡除朝士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至今追想猶爲寒心
夫臣子愛君存其真不存其僞今實錄纂修在卽請將先帝事
蹟別爲一錄凡一月間明綸善政固大書特書其有見聞異詞
及宮闈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筆指陳勒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
任之疏人不許 朱童蒙勘遼事還備言遼士民垂泣而道謂
數十萬生靈皆熊廷弼一人所畱而論廷弼受知最深不當遽
爾乞歸存遼雖有微勞負君無逃大義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

明紀卷四十九
令起用

明紀卷四十九終

明紀卷第五十

賜進士身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鵬簪 卹贈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纂修家參訂

熹宗紀一

起天啟元年辛酉訖天啟三年癸亥凡三年

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皇帝天啟元年春正月庚辰享太廟 禮部奏凡點水加各字者皆改爲雒木旁加交者俱改爲較各王府及文武職官有犯廟諱御名者悉改從之 壬辰追諡伍文定忠襄李中莊介郭正域文毅周天佐沈鍊忠愍周怡恭節楊允繩忠恪楊繼宗貞肅楊源忠懷莊景文節鄒智忠介姜洪王之誥劉一儒莊介張元禎文裕雍泰端惠黃輦忠裕楊愼文憲毛伯溫襄毅汪宗伊恭惠張文錦忠愍魏良弼張翀忠簡黃鳳翔文簡馮琦文敏沈節甫端清王

遴恭肅溫純恭毅魏時亮劉東星莊靖李棠恭懿王宗沐襄裕
孫丕揚恭介龐尙鵬惠敏郭惟賢恭定劉臺毅思趙用賢文毅
魏允貞介肅余懋學恭穆張養蒙毅敏馮應京恭節盛訥文定
馬理忠憲張元汴文恭孟秋清憲陶望齡文簡凡八十四人

魏進忠客氏寵日隆帝命給客氏土田二十頃爲護墳香火貲
進忠待陵工告竣並行敘錄御史王心一言陛下眷念二人加
給土田明示優錄恐東征將士聞而解體況梓宮未殯先念保
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奄寺之勲勞於理爲不順於情爲失
宜不報 二月甲辰言官請復當朝口奏及召對之典從之

己未御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劉一燎韓爌請也左庶子孫承
宗充日講官帝聽其講輒曰心開承宗由是受眷 袁化中疏

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章
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離 閏月乙酉以風霾
諭羣臣修省 言官詆孫如游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言祖
宗任用閹臣多由特簡卽皇考之用朱國祚亦然特陛下冲齡
臣才品又非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因十四疏乞去丁亥
許致仕 丙申除齊泰黃子澄戚屬戊籍 戊戌昭和殿災
袁應泰之納降也歸者日眾與民雜居潛行淫掠藩陽總兵官
賀世賢所納尤多議者皆言降人陰爲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
禍且叵測廣寧總兵官李光榮以狀聞薛國用亦奏三可慮兵
部尙書崔景榮請拒勿納而置己納者於他所然世賢所納卒
不可散時四方宿將鱗集率縮朒不敢戰世賢數角鬪有功同

列忌之謗其納降多有異志應泰方自詡得計會三岔兒之戰
降人爲前鋒死者二十餘人應泰因以釋羣議帝賜應泰尙方
劍應泰戮貪將何光先汰光榮等十餘人遂謀城清河撫順奏
陳方略用兵十八萬總兵官尤世功陳策童仲揆等十人將之
分爲三路未發三月甲寅我

大清以重兵薄瀋陽世賢世功環城樹柵設守備甚具

大清先以數十騎來偵世功兵躡之殺四人世賢勇而輕嗜酒
乙卯飲盡醉帥親丁千出城逆擊期盡敵而返

大清兵陽敗世賢乘銳進倏精騎四合世賢戰且卻抵西門身
被十四矢降人遂斷城外弔橋城中大亂或勸世賢走遼陽世
賢曰吾爲大將城破不能保何面目見袁公揮鐵鞭馳突圍中

擊殺數人中矢墮馬死世功引兵援世賢亦戰死自在知州段
展自殺仲揆策自遼陽馳救次渾河游擊周敦吉日事急矣速
驅之尙可及也已聞瀋陽陷眾皆憤曰我輩不能救瀋陽在此
三年何爲敦吉固請與石砬都司秦邦屏先渡營橋北仲揆策
及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結陳未就
大清兵來攻卻復前者三諸軍遂敗敦吉邦屏參將吳文傑守
備雷安民等皆死他將走入浙兵營被圍數重副將朱萬良姜
弼不救及圍急始前一戰卽敗走

大清兵盡銳攻浙營營中用火器多殺傷火藥盡短兵接遂大
潰策先戰死仲揆將奔金止之乃還兵鬪力盡矢竭揮刀殺十
七人

大清兵萬矢齊發仲揆金名世及總兵官楊宗業都司袁見龍
鄧起龍宗業之子某酉陽土司冉見龍等並死自遼左用兵未
有如此之少敵眾力盡乃覆者萬良奔遼陽應泰將斬之乞
勸罪自効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列
火器環四面張銓馳疏請令國用帥河西兵駐海州薊遼總督
文球帥山海兵駐廣寧以杜聲援庚申

大清兵臨城應泰督弼萬良及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
出城五里迎戰軍敗多死是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辛酉

大清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遂
渡何廷魁請乘半濟急擊應泰不從

大清兵大呼而進鏖戰良久騎來者益眾諸將俱敗望城奔殺

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銓等分陴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
曜胡嘉棟邢慎言及督饗郎中傅國並踰城遁人心離沮壬戌
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火

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婦女亦
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
曰公無守城責宜急去保河西以圖再舉銓不從應泰佩劍印
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僕唐世明從死銓被執不屈引領以待刃
乃送歸署銓衣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乃自縊廷魁懷印帥其
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死者六人都司徐國全僉事崔儒
秀自經死永平同知陳輔堯以督饗至或勸之去曰孰非封疆
臣望闕拜拔刀自剄仲善萬良俱戰死立功都司張神武帥親

丁二百四十餘將赴遼至廣寧國用固畱之不可曰奉命守遼陽非守廣寧也曰遼陽沒矣若何之曰將以殲敵曰二百人能殲敵乎曰不能則死之至遼河遇逃卒十餘萬神武以忠義激其帥欲與還戰帥不從乃獨帥所部渡河抵首山去遼陽十七里而軍將士不食已一日遇

大清兵疾呼奮擊孤軍無援盡沒於陳邦屏石砭宣撫司秦良玉之兄也 丙寅諭兵部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解體今邊疆多故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其令有司於山林草澤間慎選將材 丁卯京師戒嚴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甲戌禁抄發軍機 初瀋陽破廷臣多請復用熊廷弼劉一燝言廷弼守遼一載殘疆晏然不知何故翦

除及下廷議又皆不敢異同嗣後軍國大事陛下當毅然主持
敕諸臣洗心滌慮悉破雷同附和共憂國奉公帝優旨褒答給
事中郭鞏力詆廷弼喪師誤國請并罪一燬御史江秉謙爭之
且言廷弼勘覈已明議者獨以一人私情沒天下公論寧壞朝
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議會遼陽復失河南軍民盡奔
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煙火斷絕一燬曰使廷弼在遼當不
至此御史方震孺一日十三疏請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
馬日五鼓過公卿門籌畫痛哭請加廣寧參議王化貞秩便宜
從事令與薛國用同守河西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李三才有
詔廷臣集議通政司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御史劉廷宣言國
家旣惜其才則用之耳然廣寧已有化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

之合再議公鼐及刑部侍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並言宜
用已德完迫眾議變其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事遂寢丙子
進國用兵部侍郎經略遼東化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寧尋又
設天津巡撫專飭海防以畢自嚴爲之而起廷弼於家貶鞏及
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三秩除姚宗文名廷宣救之亦被斥左
光斗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
足不聽時遠近震驚謂河西必不能保廣寧止戍卒千化貞招
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中朝謂其
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會國用病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
議沿三岔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人守備二人畫地分守西平
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國用尋卒 戊寅募兵於

通州天津宣府大同甲午募兵於陝西河南山西浙江 戊戌
冊皇后張氏 御史劉蘭畢佐周請遣客氏出外劉一燝亦言
之帝命俟皇考大葬後 鄒元標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
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
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廷和衷而已
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
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
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
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饗
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居二日復陳拔
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

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卹錄羅大紘維于仁等十五人帝皆優詔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蹕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先是賈繼春出按江西抵家見帝諸諭馳疏自明上書之故中有威福大權莫聽中涓旁落語嚴旨責令陳狀御史高宏圖張慎言連章爲求寬帝益怒下廷臣雜議周嘉謨等言繼春誤聽風聞慎言等又連疏瀆奏然意本無他乞宥其罪未報御史王大年張捷周宗建劉廷宣給事中王志道倪思輝等交章論救給事御史復合詞爲請劉一燝韓爌又於講筵救之帝疑諸臣爲黨一燝以天子新卽位輒疑臣下朋黨異時奸人乘閒士大夫必受其禍復具

疏開帝意爲繼春解而反覆言朋黨無實帝仍停愼言宏圖大年俸宥志道等旣而繼春回奏詞甚哀且隱雉經入井二語帝復降旨詰令再陳嘉謨等復力救不許繼春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風聞乃除名永錮 萬曆之末以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以祁伯裕王在晉任之而召張鶴鳴爲左侍郎鶴鳴等並卧家園不赴及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十上帝乃剋期令兵部馬上督催鶴鳴等始履任 廢湖廣施秉縣 兵部尙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從之尋有言其弊者乃收大錢分局改鑄 五月丁未貴州紅苗平 甲寅禁訛言 辛酉陝西都指揮陳愚直以固原兵入援潰於臨洺未幾寧夏援遼兵

潰於三河

王化貞言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

已又言金復諸衛軍民及山東曠徒多結砦自固以待官軍其
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祿俾自奮於功
名詔諭朝鮮褒以忠義勉之同仇從之 遼瀋旣沒劉國縉入

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饒侍郎令發舟南濟議者欲
推爲東路巡撫光祿寺少卿劉元珍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
梁棄封疆國縉爲營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爲
贊畫卽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遼人冒官帑二十
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眾
欲問道登萊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牒闌入其間何以備之疏
下兵部巡撫議始寢 時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煙絕文武將

吏無一騎東者方震孺乃自請犒師帝壯之發帑金二十萬六月震孺出關延見將士弔死扶傷軍民大悅熊廷弼入朝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乃設登萊巡撫以陶朗先爲之進廷弼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節制三方一事權廷弼因請尙方劍請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芻糧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白高出胡嘉棟傅國無罪請復官任事議用遼人劉國縉爲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爲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爲職方主事軍前贊畫用收拾遼人心並報允廷弼又以王化貞防河之議爲非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

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爲傳鋒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爲自弱之計也方震孺亦言河廣不七十步一葦可航不足恃一斬木爲排如履平地不足恃二從代子河渡守卒不滿二萬不能半渡而過之不足恃三沿河百六十里築城不能列柵無用不足恃四黃泥窪張又站沖淺之處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五轉眼冰合遂成平地閒矣

置防猶須五十萬人不足恃六又言以退爲守則守不足以進
爲守則守有餘專倚三公作家萬一時事偶非榆關一綫遂足
鎖薊門故疏入帝命震孺巡按遼東監紀軍事而寢化貞議不
用 辛巳王象乾總督薊遼軍務 公鼐以紀元甫及半載言
官獲譴者至十餘人上疏切諫并規諷輔臣忤旨譴責 先是
帝命王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等忌安持正急請帝許
之而用王體乾客氏淫而狠魏進忠猜忍陰毒帝深信任此兩
人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等爲之羽翼劉朝田詔等遂進重賂
於進忠而令其下李文盛等上疏鳴冤進忠卽傳旨貸死劉一
燦言詔等議誅久無可雪疏直下部前無此制帝不得已下其
疏於閣一燦復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極門例不當

擬旨謹封還原疏刑科給事中毛士龍亦抄參者三旨幾中寢黃克贊乃陳詔等冤狀請付之熱審進忠不從傳旨立釋士龍憤劾克贊阿旨骹法不可爲大臣且數朝詔等罪甚悉由是進忠及諸奄銜士龍及一爆刺骨客氏勸進忠殺安進忠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患耶進忠遂決喉給事中霍維華論安降充南海子淨軍而以朝提督南海子使撲殺安秋七月熊廷弼赴山海關帝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又以京營選鋒五千護其行王化貞以防河議不用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乃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時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爲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爲平東或征東以慰其心由

是化貞與廷弼有隙 廢雲南石舊縣入祿勸州蒞蕓州入北
勝府 八月熊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亟發敕使往
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八道之師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又發詔書
憫卹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團練別爲一軍與朝鮮軍合勢
而我使臣卽權駐義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於事有
濟更宜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而臣給與空名劄付百
道俾承制拜除其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卽署都司五百人
者署守備一二萬勁兵可立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
海濱習朝鮮事可充使帝立從之賜之垣一品服以寵其行之
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報可 都司毛文龍襲取
大清鎮江城殺守將王化貞奏捷舉朝大喜丙子擢文龍副總

兵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應之化貞督廣寧兵四萬進據河
上合蒙古軍乘機進取熊廷弼居中節制廷弼言三方兵力未
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
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
算曰爲奇功乃奇禍耳貽書中朝力詆化貞登萊總兵官沈有
容亦歎曰帥一旅之師當方張之敵吾知其不克濟也無何鎮
江果失各鎮兵竟不果進 戊子杭州大火詔停織造 癸巳
停刑 九月壬寅葬貞皇帝於慶陵廟曰光宗 奢崇明外恭
內陰鷙久蓄異志子寅尤驍桀好亂會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
達奉詔徵川兵援遼崇明請以馬步兵二萬往遂遣其壻樊龍
部黨張彤等領兵至重慶久駐不發四川巡撫徐可求方駐重

慶趣之行又汰其老弱龍等遂以增行糧爲名乙卯反殺可求及參政孫好古副使路日升李繼周總兵官黃守魁等知府章文炳巴縣知縣段高選抗節死高選父汝元母劉氏妾徐氏及一子一女皆自殺僕冒死求主屍亦被害時舉達負傷遁賊遂據重慶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蠭起應之賊黨符國禎龔陷遵義賊分兵陷合江納溪瀘州丁卯陷興文知縣張振德一家十二人死之己又陷長寧主簿徐大禮一家四人死之崇明僭號大梁王設丞相五府等官統所部及徼外雜蠻數萬分道趨成都先是詔延綏總兵官杜文煥援遼文煥憚行遣兵出河套擣巢以致寇諸部大恨深入固原慶陽圍延安揚言必縛文煥掠十餘日始去命解職俟勘文煥桐之子也光宗山陵畢

客氏遣出宮帝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冬十月
戊辰朔御史周宗建言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
家聖明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此輩一叨隆恩便思踰分狎
溺無紀漸成驕恣釁孽日萌後患難杜王聖宋娥陸令萱之覆
轍可爲殷鑒給事中侯震暘亦力諍俱被詰責給事中倪思輝
朱欽相繼言之貶三秩調外劉一燝周嘉謨論救不納王心一
言之尤切貶官如思輝等御史馬鳴起復諫且言客氏有六不
可畱帝議加重譴一燝等力救乃奪俸一年儀制主事劉宗周
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
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
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疏入亦停俸半年 先

是毛士龍劾順天府丞邵輔忠奸貪南京御史李希孔王允成亦劾之輔忠大懼劉朝等因誘以超擢令攻士龍輔忠遂訐士龍官杭州時盜庫納妓魏進忠從中下其疏周嘉謨等言兩人所訐風聞應俱寬貸進忠不得已乃落輔忠職閒住而士龍竟削籍四川左布政使朱燮元將入覲聞奢崇明反蜀王至澍要之治軍時成都兵止二千饒又紕燮元檄徵石砭羅綱龍安松茂諸道兵入援斂二百里內粟入城崇明陷新都內江盡據木枰龍泉諸隘口指揮周邦太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燮元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守賊障革裹竹牌鉤梯附城壘土山上架蓬蓽伏弩射城中燮元用火器擊敗之又遣人決都江堰水注濠賊治橋得少息搜城

中通賊者二百人斬之以絕內應賊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燮元命死士突出擊斬三賊帥燔其樓朝廷聞重慶變擢燮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爲總兵官 秦邦屏之死也秦良玉自統精卒三千赴遼所過秋毫無犯詔加二品服卽予封誥子馬祥麟授指揮使良玉陳邦屏死狀請優卹因言臣自征播以來所建之功不滿讒妬口帝優詔報之兵部言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砮西陽二土司功邦屏冉見龍旣沒良玉卽遣使入都製冬衣一千五百分給殘卒而躬督兵抵榆關冉躍龍亦捐金二千運軍器至關振困招魂上急公家難下復私門仇忠義可嘉乃贈邦屏都督僉事與陳策等合祀愍忠祠進其弟守備民屏爲都司僉書再徵其兵二千良玉與民屏馳還抵家甫

一日而樊龍反重慶齎金帛結援良玉斬其使忠州判官胡平表亦詣良玉乞師號泣不食飲者五晝夜良玉卽發兵帥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沂流西上度渝城奄至重慶南坪關扼賊歸路伏兵襲兩河焚其舟分兵守忠州馳檄夔州令急防瞿塘上下賊出戰卽敗歸良玉上其狀擢民屏參將翼明拱明守備壬辰葉向高還朝復爲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卽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必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優旨報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爲東西用兵之需王化貞駭而愾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將吏進諫悉不入與熊廷弼牴牾妄意降敵者李永芳

爲內應信西部言虎墩免助兵四十萬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
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爲大言罔中朝兵部尙書張
鶴鳴篤信之所請無不允以致廷弼不得行其志廣寧有兵十
四萬而山海無一卒延綏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
煥鶴鳴議寬之廷弼請用佟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梁之
垣鶴鳴故稽其餼江秉謙以爲言鶴鳴怒詆爲朋黨廷弼嘗言
臣旣任經略四方援軍宜聽臣調遣乃鶴鳴徑自發戍不令臣
知七月中臣咨部問調軍之數經今兩月置不答臣有經略名
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已又言撫臣恃西部欲
以不戰爲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拒
二百餘里敵分兵來應亦須我自撐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

不戰勝也臣初議三方布置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備而後剋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守今臨事中亂雖樞臣主謀於中撫臣決策於外卜一舉成功而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慮也帝於經筵忽問卜年係叛族何擢僉事劉國綰數經論列何起用胡嘉棟立功贖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辨語頗憤激會河冰合廣寧人謂

大清兵必西渡紛然思竄化貞乃與方震孺計分兵守鎮武西平閭陽鎮寧諸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亦以廣寧可慮請敕廷弼出關廷弼言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略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撫臣駐何地鶴鳴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略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爲今日

計惟樞臣俯同於臣臣始得爲陛下任東方事也疏上鶴鳴益恨廷弼遂出關至右屯使總兵官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副總兵羅一貴以三千人守西平令曰敵來越鎮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夾攻掠右屯饒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部署甫定化貞以諜者言遽發兵襲海州旋引退廷弼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十月二十五日則拜疏輒行臣疾趨出關而撫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犄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十一月二日撫臣赴鎮武臣卽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圈守之爲明年進兵門戶馬圈無一敵兵而牛

莊我不能守縱使得之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快快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慎重舉止毋爲敵人所笑化貞見疏益不悅馳奏辨且曰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資從征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卽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爲河西憂因請便宜行事時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誤疆事震孺再疏言山海無外衛宜亟駐兵中前以爲眼目不省 十二月丁丑巡撫河南都御史張我續爲兵部侍郎提督川貴軍務陝西巡撫移駐漢中鄖陽巡撫移駐夷陵湖廣官軍由巫峽趨忠涪討賊 庚辰援遼浙兵譁於玉田 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

人駭愕所司不以聞給事中周朝瑞請帝修省而嚴敕內外臣
工毋鬪爭誤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從之方從哲之去
也帝數稱劉一燝爲首輔一燝不敢當虛位俟葉向高及向高
至入讒言謂一燝尼己頗不悅一燝先爲郎中余大成御史安
伸給事中韋蕃霍維華所劾帝不問會吏部以年例出維華於
外魏進忠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周嘉謨受一燝屬爲王安報讎
且以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爲嘉謨罪侯震暘及御史陳九疇復
劾一燝一燝嘉謨俱求去進忠矯旨許之繆昌期急詣向高言
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
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若
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

因備言一燬質直無他腸刑部員外郎顧大章亦言之向高意
解力稱一燬有翼衛功不可去帝乃慰畱一燬而嘉謨竟去嘉
謨當神光之際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爲重其秉銓任
文選郎范景文王洽盡起林下諸賢天啟之初眾正盈朝嘉謨
力也張鶴鳴旣主王化貞排熊廷弼職方郎中耿如杞主事
鹿善繼等多附會之會葉向高復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
臣惟太僕寺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寧不宜輕舉御史夏之
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賞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李永芳必不可
信與廷弼合餘俱右化貞請令毋受廷弼節制或又請授化貞
尙方劍得便宜操縱廷弼憤上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
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

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鬪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辛卯帝以兩臣爭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宣諭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不便乃命集議江秉謙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曰疆場事不從中制乃數月以來廷弼不得措手足呼號日聞辨駁踵至執爲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戰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貞銳意戰卽戰勝亦須事守況萬一戰不勝乎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策不棄豈真不明於戰守之說但從化貞廷弼起見耳陛下旣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一聽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進欲退則使廷

弼從之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
以守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
故今日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非戰守之議論不合
乃左右經撫者之議論不合請專責廷弼實圖戰守若兩可含
糊勢必兩可掣肘安能責成功哉其末數語蓋以譏向高也

四川援兵漸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廣合安綿副使
劉芬謙及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
然賊亦愈增日發冢擲枯骸忽自林中大譟數千人擁物如舟
高丈許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髮
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
瞰城中城中人皆哭朱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用巨木爲機關轉

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敗去

二年春正月丁未杜文煥楊愈懋討永寧賊從張我續請也

刑部員外郎徐大化希張鶴鳴指劾熊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壞遠事諸疏并下兵部鶴鳴乃集廷臣大議周朝瑞惠世揚議以鶴鳴代廷弼其他多言經撫宜並任鶴鳴獨言王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用命遠人爲兵者必潰西部必解體宜賜化貞尙方劍專委以廣寧而撤廷弼他用議上帝不從責吏兵二部再奏會

大清兵逼西平遂罷議仍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乙卯西平參將黑雲鶴出擊

大清兵羅一貴止之不從丙辰雲鶴戰敗奔還城爲追兵所殲

一貴憑城固拒用礮擊傷者無算

大清樹旗招降且遣使來說一貴不從丁巳

大清騎益眾環城力攻一貴目中流矢不能戰火藥矢石盡乃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舉刀自刎都司陳尙仁王崇信亦死之化貞聞西平圍急盡發廣寧兵以中軍游擊孫得功祖大壽爲前鋒令會祁秉忠赴援廷弼亦遣使督劉渠進戰遇

大清兵於平陽橋得功懷異志分兵爲左右翼推渠秉忠前渠等力戰頗有殺傷得功及副將鮑承先先奔兵遂大潰渠戰死秉忠被二刀三矢家眾扶上馬奪圍出創重卒於途副將劉徵擊殺十餘人乃死大壽走覺華島得功遂降廷弼次閭陽參議邢慎言勸急救廣寧爲僉事韓初命所沮遂還右屯

大清兵頓沙嶺不進得功素爲化貞所信任欲生縛之以爲功乃還廣寧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奔走參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走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上馬二僕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走邦佐已請歸養母眾勸之走邦佐叱曰吾一日未去則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訣母走右屯謁廷弼曰城中雖亂敵尙未知亟提兵入城斬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廷弼不聽邦佐乃走松山西向拜闕復拜母自經官舍僕高永從死廷弼遇化貞於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

焚積聚與初命高出胡嘉棟化貞先後入關得功迎

大清兵入廣寧化貞逃已兩日矣

大清兵追逐二百里而還事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詈廷弼自解給事中劉宏化劾之坐奪俸壬戌振山東流徙遼民癸亥鶴鳴自請行邊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尙方劍鶴鳴憚行遷延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惟日下令捕間諜厚噉蒙古炒花宰賽諸部而已乙丑京師戒嚴先是邵武知縣袁崇煥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薦其知兵請破格用之擢職方主事會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軍

關外發帑金二十萬俾召募 時方震孺猶在前屯召水西帥

張國卿謀曰敵四出搜糧而祖大壽在覺華有米豆二十餘萬

兵民稱是戰艦器仗馬牛無數不宜以資敵乃航海見大壽與

俱還 河套諸部復大掠延安黃花峪深入六百里殺掠居民

數萬 成都有諸生陷賊中遣人言賊將羅乾象欲反正朱燮

元令與乾象俱至呼飲戍樓中不脫其佩刀與同臥酣寢乾象

誓死報復縋而出自是賊中舉動燮元無不知燮元遣部將詐

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會諸道援軍至燮元策賊且

走投木牌數百錦江流而下令有司沈舟斷橋嚴兵待乾象自

賊營縱火崇明父子遁走瀘州乾象遂以眾來歸成都圍百二

日而解 安堯臣妻奢社輝奢崇明妹也堯臣死子位幼社輝

攝事與奢寅爭地相仇恨而宣慰同知安邦彥素懷異志專兵柄陰與崇明合遼事急徵兵西南邦彥詣貴州巡撫李橒請行橒諭止之邦彥歸益爲反謀橒累疏請增兵益饗中朝方憂遼事置不問橒亦被劾求罷朝命王三善代爲巡撫會崇明反重慶貴陽兵不及三千倉庫空虛橒與巡按御史史永安貸雲南湖廣銀四萬有奇募兵四千儲粟四萬石治戰守具遣總兵官張彥方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監軍副使朱芹提學僉事劉錫元等援四川屢捷復遵義綏陽湄潭眞安桐梓諸縣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慷慨負奇節橒召與籌兵事良相策邦彥必反尋以祖母疾乞歸泣語橒曰烏撒孤城密邇水西且與安效良相讎水西有變禍必首及良相願以死報國乞建長策保此一方二月

癸酉或傳成都已陷邦彥遂挾位反自稱羅甸王四十八支及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蠡起相應邦彥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固守擊斬數百人效良助邦彥陷其城明廷敗沒賊遂分兵陷安順平壩效良亦西陷霑益邦彥統水西軍及羅鬼苗仲數萬東渡陸廣河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下襲安襲偏橋以斷援兵宣慰土舍宋萬化糾苗仲九股陷龍里檮永安聞變亟議城守時藩臬守令皆入覲彥方鎮銅仁運清駐遵義城中文武無幾人乃分兵爲五錫元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故副將劉岳分禦四門檮自當北門之衝永安居譙樓團街市兵防內變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賊盡銳攻北城檮迎戰敗之轉攻東門爲錫元所卻乃日夕分番馳突以疲官兵爲三丈樓

臨城用婦人雞犬厭勝術檣永安烹菟雜斗米飯投飼雞犬張
虎豹皮於城樓以祓之乃得施礮石夜縋死士燒其樓賊作竹
籠萬餘土壘之高踰睥睨永安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
去官軍出燒之數出城邀賊糧賊怒盡發城外冢徧燒村砦又
先後攻陷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貴陽西數千里盡爲
賊有逮王化貞罷熊廷弼聽勘時廷臣多庇化貞欲甚廷弼
罪周宗建不平爲剖兩人罪案頗右廷弼周朝瑞以廷弼才可
用請令戴罪守山海疏四上並抑不行江秉謙兩疏劾張鶴鳴
請如世宗戮丁汝夔故事寘諸法御史何薦可亦劾鶴鳴並謫
官時有詔停經筵日講周朝瑞等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
義爭如輔臣阿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

賴朝講不輟諸臣得一覲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常朝已漸傳免儻併講筵廢之九閣旣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不入呂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爲言乃命日講如故 戊寅免天下帶徵錢糧二年及北畿加派 初遼陽失廷臣以詹事孫承宗知兵推爲兵部添註侍郎帝不欲承宗離講筵疏再上不許以爲禮部侍郎協理詹事府及張鶴鳴出行邊帝亦急東事乃拜承宗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己丑命兼理兵部事承宗言邇年兵多不練饟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陳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一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

吏用小見陵其上邊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爲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卹邊民簡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策已又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並讞以正朝士黨護逮明時舉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寇者詰責方震孺梁之垣及薊州兵備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骹骸者帝皆從之 劉一燝十二疏乞去三月丁酉朔許致仕葉向高言客氏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魏進忠見向高刺己恨甚 甲辰陽武侯薛濂管理募兵兵部侍郎王在晉爲尙書兼右都御史經略遼薊天津登萊軍務 丁巳敕湖廣雲南廣西官軍援貴州吏部尙書張問達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大計外吏去畱悉協

公論已元標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楨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註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舊至意帝納其言命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時萬曆中建言註誤獲譴諸臣棄林下久死者已過半問達定議以廷杖繫獄遣戍者爲一等贈官廕子貶竄削籍者爲一等贈官於是吳宗堯吳寶秀華鈺王正志雒于仁何選遂中立于孔兼陳泰來錢一本等獲卹者七十五人魏進忠勸帝選武閣練火器爲內操又日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沈淮嘗教習內書堂進忠及劉朝皆執弟子禮淮旣入閣密結二人乃奏言遼左用兵亟臣謹於東陽義烏揚州淮

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備用進忠以合於內操之說大喜
詔所募士錦衣衛訓練材官授游擊以下官已王昺奉詔募兵
願得帷幄重臣主其事於是惠世揚周朝瑞合給事中御史魏
大中左光斗等劾淮陽託募兵陰藉通內朝等內操淮使門客
誘之昺疏疑出淮教閹人戚晚姦輔內外弄兵此肘腋之禍也
淮疏辨求罷世揚等再疏盡發其賄交進忠朝及盧受客氏并
侵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時宵小屏黜
殆盡大化等首附進忠欲因以傾東林而葉向高韓爌輔政鄒
元標趙南星王紀高攀龍等皆居大僚光斗大中及黃尊素在
言路皆力持清議進忠未克逞 夏四月甲申京師旱 壬辰
大雨雹 禮部尚書孫愼行追論李可灼進紅丸劾方從哲爲

弑逆詔下廷臣議議久稽魏大中疏趣之廷臣多主愼行罪從哲鄒元標持之尤力惟戎政尙書黃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公鼐持兩端從哲疏辨并及移宮事因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愼行再疏爭韓爌乃特疏述進藥始末且曰舉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乞渙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摹者勿以信史爲謗史於是張問達會戶部尙書汪應蛟等言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不能止在廷諸臣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而從哲先擬罰俸繼令養病則失之太輕移宮一事九卿先公疏請言官繼之最後從哲始具揭亦失之太遲今宜重罪可灼與崔文昇之妄投涼藥並提付法司

正其刑辟從哲則應如其自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庶以慰先帝服中外疏入帝謂從哲心跡自明不當輕議止逮可灼下吏文昇已安置南京不問時王之案亦疏論挺擊事帝亦不問周宗建以久旱雨雹爲陰盛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沈淮一請寬建言廢斥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刺張鶴鳴郭鞏一直攻魏進忠言今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奧窔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丁而陛下假之嘖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況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釁必生於長舌其爲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見宗建疏銜次骨廷臣多追述張

居正鄒元標亦稱之五月戊戌詔復故官予祭葬 己亥錄方

孝孺遺嗣等予祭葬及諡 王森死其子好賢及徐鴻儒于宏

志等踵其教徒黨益眾時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好賢遂與

鴻儒等約以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

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五月戊申陷鄆城縣 成

都圍旣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重慶爲樊龍等所

據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通陸秦良玉還軍攻二郎關秦民屏先

登進攻佛圖關副使徐如珂帥兵繞出關後癸亥與良玉杜文

煥合攻拔之奢崇明奢寅退據永寧同知王昌允死之崇明發

卒數萬援重慶如珂迎戰檄同知越其杰躡賊後殺萬餘人監

軍僉事戴君恩令守備金富廉攻斬賊將張彤樊龍亦戰死遂

復重慶他將復建武長寧僞總兵張令結宋武等乘間禽僞丞
相何若海帥眾以降崇明怒殺令一家夷其先墓官軍尋復瀘
州 河東之失民多逃皮島島亦曰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
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海面八十里卽抵

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毛文龍籠絡其民爲兵分布哨船
聯接登州以爲犄角計中朝是之六月戊辰加文龍總兵官島
事由此起 貴陽被圍久李樸史永安連疏告急詔以張彥芳
爲平蠻總兵官從王三善討賊三善始駐沅州調集兵食已次
鎮遠再次平越去貴陽百八十里方遣知府朱家民乞師四川
未至不敢進疏請便宜從事給空名部牒得隨才委任帝悉報
可 徐鴻儒眾至數萬連陷嶧縣鄒縣博士孟承光被執詬罵

不屈及其母孔氏子宏略皆死之賊進攻滕縣知縣姬士昌視
事甫三日徒步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城遂陷士昌罵賊不屈
自經死小吏魏顯照家僮李守務從死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
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都御史趙彥任都司楊國棟廖棟而檄
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請畱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備
征調薦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可用己巳命肇基爲山東總兵
官偕游擊陳九德帥兵討賊神機營都督蕭如薰鎮徐州賊攻
沛縣知縣林汝翥堅守不下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炳所卻棟
等擊敗賊復鄆城其別部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下國棟
兵至敗之又敗其犯兗州者遂偕棟等合攻鄒縣兵潰游擊張
榜戰死賊遂圍曲阜郕城旋敗去官軍復嶧縣 熊廷弼旣下

吏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議多有議寬廷弼者顧大章因援議能議勞例言王化貞宜誅廷弼宜論成僉都御史鍾羽正上疏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刑部尙書王紀乃並置廷弼化貞及李維翰大辟而與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上爰書微露廷弼有可矜狀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奸細爲事稍有蹤跡率論死絕無左驗者尙二百餘人莫敢爲辨釋未死者僅四之一大章一日盡讞釋之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況一官乎千總杜茂者齎登萊巡撫千金募兵金盡而兵未募畱薊州僧舍不敢歸邏者執之謬言嘗客監軍僉事佟卜年所與之謀叛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張鶴鳴以聞欲藉卜年重廷弼

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及鎮撫成獄移刑部紀疑之以問諸曹郎大章曰茂旣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垂斃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卜年雖非間諜然實佟養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邏者又獲奸細劉一嘯魏進忠疑爲劉一燦昆弟大章力辨其非進忠欲立誅一嘯與卜年因以株連一燦紀執不可會紀劾罷徐大化中言大化誠爲朝廷擊奸則大臣中有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彈文而乃日與正人等水火沈灌見之大恨大化亦疑紀疏出大章手令所親御史楊維垣訐大章妄倡八議鬻大獄因詆紀言紀所劾大臣無主名請令指實紀言灌與京生不同時而事事與之相類賄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

迷國罔上如出一轍進忠乃與客氏爲灌泣愬帝前紀疏遂得
嚴旨灌劾紀護廷弼緩卞年等獄爲二大罪帝再責紀陳狀秋
七月斥爲民紀偕其妻騎二驢以歸葉向高言紀灌交攻均失
大臣體今以讞獄斥紀如公論何何宗彥史繼偕亦皆論救朱
國祚至以去就爭灌不自安求去皆不聽紀旣斥侍郎楊東明
署部事欲置卞年大辟大章力爭卒擬流忤旨詰責竟論卞年
辟瘐死獄中 奢崇明旣敗遁歸永寧杜文煥頓不進前松潘
副使李忠臣家居永寧募死士密約總兵官楊愈懋令以大兵
薄城已爲內應甲辰事洩闔門遇害賊卽用其家僮給愈懋襲
殺之并殺順慶推官郭象儀等進攻大壩游擊龔萬祿力戰三
日手刃數十人與子崇學並死賊遂再陷遵義殺推官馮鳳雛

癸丑沈淮致仕 乙卯神宗神主祔太廟 張彥方黃運清

救貴陽敗賊於新添賊誘入龍里二將皆敗賊縱之入城曰使
耗汝糧張我續王三善擁兵不進詔旨督責之會彥方等出戰
頻得利賊退保宅溪乃遣裨將商士傑等帥九千人分控威清
新添二衛且乞援兵賊謂城必拔沿山列營柵隔內外間旬日
一來攻輒敗去庚申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萬仲仁赴援遇賊襲
城河仲仁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潰諸將馬一龍白自彊
等殲焉援遂絕 癸亥于宏志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應徐
鴻儒天津僉事來斯行方赴援山東還軍討之宏志突圍走爲
諸生葉廷珍所獲伏誅趙彥視師兗州甫出城遇賊數萬彥總
入城楊肇基急迎戰楊國棟廖棟夾擊大敗之橫河賊精銳聚

鄒滕中道彥欲攻鄒滕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合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於黃陰紀王城大敗賊蹙而殪之嶧山遂攻鄒築長圍以困之 張鶴鳴屢被劾抵言熊廷弼債事由劉一燝周嘉謨黨庇不命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爲一燎鷹犬羣奸朋謀會鶴鳴與前尙書黃嘉善崔景榮俱以邊功晉宮保御史蔣允儀言鶴鳴旣以斬級微功邀三次之賞卽當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前後經撫俱論辟鶴鳴等罪卽稍殺亦何得論功御史周宗文復列鶴鳴八罪帝皆不問及是鶴鳴竟謝病去 王在晉旣爲經略與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部種類情性西部亦愛戴之然實無他才惟啖以財物相羈縻冀得

以老解任而已在晉謀用西部襲廣寧象乾基之曰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在晉乃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榮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孫承宗請身往決之抵關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卽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爲敵人設抑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道有三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築寨以

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爲恢復計而重關而守畿東其有寧字乎在晉無以難承宗乃議守關外崇煥主寧遠衛閭鳴泰主覺華島時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爲哈喇愼諸部所據聲言助守邊前哨游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舖承宗知諸部不足信而寧遠覺華可守計已決欲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在晉持不可承宗乃還朝言重關不宜築請築寧遠要害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卽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已於經筵面奏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乃改在晉南京兵部尙書八月庚辰給承宗關防敕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軍務便宜行事以鳴泰爲遼東巡撫承宗乃辟職方

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爲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行遣賜尙方劍坐蟒閣臣送之崇文門外旣至關令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善繼則古治軍儲沈榮杜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程崙主市馬僉事萬有孚主采木令祖大壽佐金冠於覺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於前屯游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爲軍大閱關上兵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眞定疲兵萬餘以新募軍出戍前屯寧遠咨朝鮮使助聲援犒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沈有容進據廣鹿島大壽嘗有罪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解救大壽以故德崇煥有孚世德子也 九月甲午朔光宗神主祔太廟初議升祔

太常寺卿洪文衡請祧睿宗曰此世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
禮當時臣子過於將順因仍至今宜及時更定少卿李宗延亦
以爲言禮部侍郎鄭以偉不可乃祧憲宗 壬寅御史馮英請
設州縣兵按畝供饗從之 乙卯封皇弟由檢爲信王 停刑
太僕寺少卿滿朝薦言比者風霾曠晦星月晝見太白經天
四月雹六月冰山東地震畿內淫潦天地之變極矣四川則奢
崇明叛貴州則安邦彥叛山東則徐鴻儒亂民人之變極矣而
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命之元老
以中讒去孫愼行守禮之宗伯以封典去王紀執法如山之司
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顧惜獨惓惓於三十疏劾之沈淮卽去而
猶加異數焉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

之削籍已重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之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筴耳西部索百萬之貲邊臣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錙銖之饒度支尙謂其過奢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日矜疑之輩反以妬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無溢條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大納降人降人盡占居民婦女故遼民發憤招敵攻城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西部取饒金以啖插而不給卒伍以故人心離散及敵兵過河又不聞西部策應遂至手足無措抱頭鼠竄皆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深求奸細不過爲化貞卸罪地耳王紀不欲殺人媚人反致削籍祖宗朝有是顛倒乎若夫閣臣之

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妬才壞政者非惟不斥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姦奸報國者非惟不納也輕則見讓重則遞加黜罰矣尤可恨者沈淮賄盧受得進及受敗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樹威振瑾僨裂之禍皆淮作俑而放流不加他若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閹寺之讒斃其三僕三宮分有常尊何至以傾國之昵僭逼母儀此皆顛倒之甚者也顧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什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沈祈陛下終覽臣疏與閣部大臣更絃易轍悉軌祖宗舊章臣卽從龍逢比干於地下猶生之年疏入魏進忠激帝怒降旨切責褫職爲民葉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納左都御史鄒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宵小以其東林也猶忌之朱童蒙

及同官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副都御史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而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魏進忠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倥傯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卹毀譽而爲此也興治允厚復交章力攻元標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從吾言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與元標皆連疏求去冬十月並罷翰林院修撰文

震孟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則部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明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駕行豸繡橫金腰玉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

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且陛下旣與羣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輓偷安之習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相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罟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末宋季可爲前鑒疏入魏進忠屏不卽奏乘帝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領之一日講筵畢進忠傳旨廷杖震孟八十葉向高在告韓爌及諸講官力爭會庶吉士鄭鄮疏論章奏畱中之弊內批俱貶秩調外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不納震孟不赴調而歸安邦彥反雲南諸土目並起李賢陷平夷祿千鍾犯嵩明張世臣攻武定邦彥女弟

設科掠曲靖轉寇陸涼巡撫沈儆起故參將袁善令帥守備
金爲貴土官沙源等馳救嵩明辛未大破賊賊轉寇尋甸復大
敗去儆乃請復善故官與諸將分討賊數有功徐鴻儒抗
守三月食盡賊黨盡出降辛巳官軍復鄒縣鴻儒單騎走被禽
撫其眾四萬七千餘人趙彥獻鴻儒於朝磔之臨刑歎曰我與
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黨不下二百萬更遲數日孰敢
攫其鋒者好賢亦捕得伏誅山東賊平重慶旣復擢杜文煥
總理盡統川貴湖廣軍文煥度不能制賊謝病去壬午總兵官
魯欽代爲總理援貴州十一月癸丑錄朱燮元守城功加兵
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荆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
撫四川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常衡永

十一府代張我續共辦奢安二賊兩督府分閫治軍川貴不相
應賊益得自恣 蔣允儀請杜傳宣慎爵賞免立枷除苛政斥
言宦官宮妾煬蔽之奸且云向者丁巳之察凡抗論國本繫籍
正人者莫不巧加羅織陰邪盛而陽氣傷致有今日之禍今計
期已迫願當事者早伐邪謀亟培善類疏入魏進忠劉朝等皆
不悅以丁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責令置對允儀言丁巳主
察者鄭繼之李誌也考功科道則趙士諤徐紹吉韓浚也當日
八法之處分臺省之例轉大僚之拾遺黑白顛倒私意橫行凡
抗論建藩催請之國保護先帝有功國本者靡不痛加摧抑必
欲敗其名錮其身盡其倫類而後快於是方從哲獨居政府示
詩教趙興邦等分布要津凡疆圉重臣皆賄賂請託而得如李

維翰楊鎬熊廷弼李如柏如楨何一不出其保舉迨封疆破壞
固圉充塞而此輩晏然無恙臣所以痛心遼事追恨前此當軸
之人也奏上中旨將重譴以葉向高言停俸半年 貴州官廩
竭米升直二十金食糠覈草木敗革皆盡食死人肉後乃生食
人至親屬相噉張彥方黃運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銀一兩
李樗盡焚書籍冠服戒家人急則自盡皆授以刀環王三善屢
被嚴旨將進兵賊聞益日夜攻擊長梯蟻附已登陴天將曙忽
自退翼日復梯而登守城卒皆委頓荷戈強起賊纔殺一人倏
驚退墮梯死者無算十二月癸亥朔三善知貴陽益困集眾計
曰失城死法進援死敵等死耳盍死敵乎乃分兵爲三副使阿
天麟等從清水江進爲右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勻進爲左部

自將二萬人與參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參將楊明楷劉志敏
孫元謨王建中等由中路當賊鋒乙丑舟次新安抵龍頭營超
前鋒遇賊眾欲退斬二人乃定賊酋阿成驍勇超帥部卒張良
俊直前斬其頭賊眾披靡三善等大軍亦至遂奪龍里城諸將
議駐師觀變三善不可策馬先安邦彥疑三善有眾數十萬乃
潛遁餘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進兵畢節鋪元謨明楷
連敗賊賊渠安邦俊中礮死生獲邦彥弟阿倫己巳明楷以烏
羅兵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
更生標及史永安請三善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我不可卽安
營於南門外明日破賊宅溪賊走渡陸廣河居數日左右二部
兵及湖廣廣西四川援兵先後至標乃辭兵事解官去張我續

無寸功乾沒軍資六十萬言官交劾解職候勘城中戶十萬圍困三百日僅存者千餘人孤城卒定先是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劾鄭養性詔令養性還籍養性逗遛不去其家奴訐其通塞外王天瑞劾養性不軌署刑部事侍郎白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寺卿陳于廷等讞上其獄請抵奴誣告罪勒養性居遠方制可廷推閣臣以前禮部尙書孫愼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宏次之時魏進忠益用事謀結外廷禮部尙書顧秉謙南京禮部侍郎魏廣微率先詔附進忠乃抑愼行以宏皆不用

三年春正月己酉禮部侍郎朱國禎朱延禧及秉謙廣微並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命下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

慎行以宏不聽廣微允貞子也初趙南星與允貞友善及是歎
曰見泉無子廣微聞恨刺骨 乙卯紅夷據澎湖 江應詔被
劾孫承宗請用總兵官馬世龍代之且爲請尙方劍帝皆報可
承宗乃築壇拜大將行授鉞禮軍馬錢穀悉屬世龍而調總兵
官尤世祿王世欽爲南北帥俾世龍居中駐衛城世欽南海世
祿北山並受世龍節制又令副將趙率教孫諫領前後部兵各
萬五千人率教駐前屯招流亡至五六萬擇其壯者爲兵餘給
牛種大興屯田 王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欲因
糧於敵舉劉超爲總兵官令渡陸廣趨大方擣安位巢以楊世
賞監之張彥方渡鴨池擣安邦彥巢以阿天麟監之漢土兵各
三萬別將都司線補袞出黃沙渡剋期並進超等至陸廣連戰

皆捷彥方部將秦民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邦彥先合
奢崇明安效良兵誘官軍深入超渡陸廣賊薄之獨山土官蒙
詔先遁官軍大敗爭渡河超走免楊明楷被執諸將姚旺等三
十六人殲焉賊遂攻破鴨池軍部將覃宏化先逃諸營盡潰彥
方退保威清惟補袞軍獨全諸苗見王師失利復蠡起土酋何
中尉進據龍里而邦彥使李阿二圍青巖斷定番饒道令宋萬
化吳楚漢爲左右翼自將趨貴陽遠近大震三善急遣游擊祁
繼祖等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救青巖繼祖燔上中下三牌及
賊百五十砦建中亦燔四十八莊龍里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
遣建中繼祖擣楚漢八姑蕩燔莊砦二百餘薄而攻之賊溺死
無算萬化不知楚漢敗詐降三善陽許而令諸將捲甲趨之萬

化倉皇出戰被禽邦彥爲奪氣羣苗復效順三善給黃幟令樹
營中邦彥望見不敢出增兵守鴨池陸廣諸要害先是郭鞏
復爲給事中深結魏進忠知進忠最惡周宗建乃疏詆廷弼及
朝臣之薦廷弼者南京御史涂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
封疆宗建憤疏駁世業語侵鞏抉其結納進忠事鞏亦上疏數
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
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爲廷弼逆黨宗建
益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
疆之人也元詩教趙興邦及薦維翰鎬化貞者皆誤封疆之人
也鞏胡不一擊之而獨詆薦廷弼者爲逆黨哉時進忠勢益盛
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二月抗疏直攻進忠略言臣於去

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乘輦入都喉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輦乃創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欲以快報復之私釋進忠之恨幸直道在人輦說不行始別借廷弼以爲奔陷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以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非久卽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朝薦升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鄮逐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宏而絕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尙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劉朝輩典兵示威而又有輦輩蟻附蠅集内外交

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尙忍言哉疏入進忠帥朝等環泣帝前乞
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
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閤臣力爭會給事中劉宏化御史方大任
等交章助宗建攻進忠鞏鞏復力詆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
爲兩解之乃嚴旨切責奪鞏宗建俸三月 乙酉贈卹鄒縣死
難博士孟承光及其母孔氏子宏略等 停南京進鮮 三月
癸卯朝鮮國人廢其王琿立琿姪綾陽君倭以昭敬王妃之命
權國事議政府移文督撫轉奏毛文龍爲之揭報登萊巡撫袁
可立言琿果不道宜聽太妃具奏以待中國更立不報 趙彥
請振山東被兵州縣蠲鄒滕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
野半之皆報許 大計京官趙南星以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

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給事中魏應嘉
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謹他
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 帝好察邊時令東厰遣人詣關門具
事狀奏報名曰較事魏進忠遂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四
十五人齎內庫神礮甲仗弓矢之屬數萬至關門爲軍中用又
以白金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幣頒賚將士而賜孫承宗蟒
服白金慰勞之實覘軍也承宗方出關巡寧遠中路聞之立疏
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溫旨報之而不能用已朝復謀行邊
周宗建極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其事乃寢 刑部
左侍郎白瑜卒 夏四月庚申朔京師地震 己巳朱國祚致
仕 朱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我以分

賊以合也乃盡掣諸軍會長寧連破麻塘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諸砦與秦良玉兵會進攻永寧擊敗奢寅於土地坎追至老君營涼織鋪盡焚其營寅被二創遁樊虎亦中槍死復追敗之於橫山入青崗坪抵城下五月辛丑拔之禽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奢崇明及寅並逃入紅崖大囤官軍蹙而拔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囤撫定紅潦四十八砦賊奔入舊蘭州城 閻鳴泰之爲巡撫也孫承宗薦之後知其無實軍事多不與議鳴泰快快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畱承宗詆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復論劾之帝乃罷鳴泰擢遵化參政張鳳翼代承宗方銳意修復關外八城而版築未興鳳翼疑其欲還朝以遼事委己懼甚疏請專守關門葉向高韓

曠抑之弗果上御史宋師襄言自劉朝營脫死與沈灌謀以
內操爲固寵計宮府內外知有朝不知有天子天牖聖聰一旦
發露屏之南京然朝雖去而三千虎旅安歸世未有蓄怨藏怒
之人潛布左右而不爲患者今惟有散之而已又陳足財之策
請減上供汰冗官覈營造省賚賞皆格不行故事奄人冬衣
隔歲一給六月羣奄千餘人請預給蠶擁入工部署碎公座毆
椽史肆罵而去尙書鍾羽正疏聞因求罷詔司禮太監杖謫羣
奄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因言今帑藏殫虛九邊壯
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火赤日
中求傭錢不得而獨內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
憤臣奉職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秋七月辛卯南京

大內災 徐如珂奉檄擣蘭州土城安邦彥遣兵十萬來援前

軍少卻捍子軍覃懋勳輓白竹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
斬首萬餘級參將羅乾象進克蘭州壬辰奢崇明奢寅帥餘眾
走水西龍場客仲壩邦彥復遣二軍窺遵義永寧官軍敗走之
總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竄深箐維新偕副使李
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擣龍場生禽崇明妻安氏弟
崇輝寅及符國禎被創走時四川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不
任戰而土兵驕淫利養寇寇窘迫輒縱之遠竄朱燮元以四川
已無賊遂不窮追永寧旣拔拓地千里割膏腴歸永寧衛以其
餘地爲四十八屯給諸降賊有功者令歲輸賦於官曰屯將隸
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移敘州兵備道於衛城與貴州

參將同駐蜀中遂靖 丁酉安南寇廣西巡撫都御史何士晉
禦卻之 己亥史繼偕致仕 詔客氏子侯國興及王體乾宋
晉魏進忠等十二人有舊勞所贍錦衣官皆予世襲兵部尙書
董漢儒據祖制力爭給事中御史程註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
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胡良機宋師襄各特疏繼之皆不納進
忠益無忌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入恣爲威虐矯旨賜光宗選
侍趙氏死選侍以光宗賜物列案上西向禮佛痛哭自經裕妃
張氏以有娠封性直烈進忠及客氏恚其不附己幽於別宮絕
飲食天雨妃匍匐飲簷溜而死慧妃范氏失寵成妃李氏爲乞
憐客氏進忠知之怒亦幽成妃於別宮妃預藏食物簷瓦間閉
半月不死斥爲宮人皇后有娠客氏進忠盡逐宮人異己者以

私人承奉墮其胎帝由此乏嗣他所害宮嬪馮貴人等太監王國臣劉克敬馬鑑等甚眾禁掖事秘莫詳也進忠尋改名忠賢魯欽等勦禽何中尉張彥方追賊鴨池賊乘間陷普安楊述中駐沅州畏賊不進朝命屢趣始移鎮遠議與王三善左三善連疏求退不許八月朝鮮故王妃金氏疏請封侖禮部尙書林堯俞言朝鮮廢立之事內外諸臣抒忠發憤有謂宜聲罪致討者有謂勿受方貢覈顛末者或謂當責以大義察輿情之向背或謂當令侖討敵自洗眾論咸有可采其謂瑄實悖德侖討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者惟毛文龍一人皇上奉天討逆扶植綱常此正法也毋亦念彼素稱恭順迥異諸裔則更遣貞臣信士會同文龍公集臣民再四詢訪勘辨既明再請聖斷報可廷

推南京吏部尙書以余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侍郎以曹于汴
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葉向高等力言不可弗聽懋衡于汴自
以資後三才從吾力辭新命引疾歸 浙江巡按御史張素養
薦部內人材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等趙南星劾其謬素養
坐奪俸先是巡按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宏圖
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啟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並劾
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 張鳳翼出關閱前屯寧遠諸城上疏
極頌孫承宗經理功且曰八城畚牆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
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固守當以
山海爲根基寧遠爲門戶廣寧爲哨探承宗以其異議不悅乃
復出關巡視寧遠集將吏議所守眾多如鳳翼指獨馬世龍請

守中後所袁崇煥鹿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然
之議乃定令祖大壽興工九月承宗集諸將議守者世龍薦孫
諫李承先承宗皆不許崇煥元儀曰滿桂可但爲公中軍不敢
請耳承宗曰既可安問中軍呼桂語之慨然請行世龍猶疑其
不可承宗不聽卽日置酒親爲之餞令偕崇煥往大壽之築城
也度中朝不能遠守疏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
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
之桂事事與崇煥協心寧遠遂屹然成重鎮 癸巳給事中陳
良訓疏陳防微四事譏切奄宦魏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
下錦衣衛獄窮治主使葉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 御史
李應昇請復早午晚三朝時御便殿咨訪時政報聞已又言自

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饟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本樞貳添註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註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註矣祇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註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旗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逃軍不招私募乞兒半分其饟宜力爲創懲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 河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

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陸 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丁丑停刑 趙南星爲吏部尙書時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卽加以惡聲或逐之去南星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魏廣微旣入閣三及南星門閹人辭不見廣微拂然曰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益恨南星 閏月壬寅以皇子生詔赦天下復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馬鳴起等故官葉向高請并召江秉謙侯震暘賈繼春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毛士龍等不納 王三善議會師進討安邦彥等楊述中暨諸將多持不可三善排羣議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連敗賊斬覃宏化以徇賊

乃柵漆山曰遣游騎掠樵采者軍中乏食諸將請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級詣賊降諸將乃不敢言三善募壯士逼漆山緋衣峩冠肩輿張蓋自督陳語將士曰戰不捷此卽吾致身處也旁一山頗峻麾左軍據其顛賊倉皇拔柵登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邦彥狼狽走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繼師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偕母奢社輝走火灼堡邦彥竄織金楊明楷始得還位遣使詣述中請降述中令縛奢崇明父子自贖三善責并獻邦彥往返之間賊得用計爲備三善以賊方平議郡縣其地諸苗及土司咸惴恐益合於邦彥三善先約李維新滅賊維新以饒乏辭賊遣其心腹陳其愚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由是軍中虛實賊無不知御史徐卿伯上疏曰邦彥招四方奸

宥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視蠡苗不足平不知宅溪以西渡陸
廣河皆鳥道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
饒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
如其言 十一月丁巳朔祀天於南郊 十二月戊戌京師地震

震 庚戌魏忠賢總督東廠 初貴陽圍解李樞等當敘功蔣
允儀言安位襲職時樞索其金盆致啟釁章下貴州巡按侯恂
覈未報御史張應辰上疏頌樞恂覈上亦白其誣而史永安與
樞及劉錫元有隙上章詆之樞錫元亦疏辨趙南星及掌都察
院尚書孫瑋等力爲三人解言永安功第一當不次大用樞已
進官當召還錫元已進參政當更優敘詔可

明紀卷第五十終

明紀卷第五十一

賜進士身部候補事虞衡司走陳饗養 卹贈銜繪雲騎尉世職閣候補中書第象參訂

熹宗紀二

起天啟四年甲子訖天啟七年丁卯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長興民吳野樵殺知縣石有恆主簿徐可
行尋伏誅 王三善屯大方久食盡楊述中弗爲援不得已議
退師乙丑盡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
兵秦民屏戰沒官軍行且戰至內莊後軍爲賊所斷三善還救
士卒多奔比遇賊陳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馬三善知有變急
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羣賊擁之去罵不屈遂遇害同
知梁思泰職方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
岳具仰以要撫具仰遣人馳蠟書於外被殺三善偶儻負氣多

權畧好交四方奇士俠客輒得其用救貴陽時得邸報不視曰
吾方辦賊奚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閱之徒亂人意其堅決
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故及於敗 庚午何宗彥卒贈太傅
諡文毅 癸未日赤無光有黑子一二盪於旁漸至百許凡四
日初虎部竊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王象乾欲斬率教謝虎
部孫承宗不可王楹戍中右護其兵出采木爲西部朗素所殺
承宗怒遣馬世龍勦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逃人爲殺楹
者以獻而增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會象乾以憂去承宗乃言
總師總督可勿兼用請罷己不可則弗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
駐寧遠帝命止總督推而張鳳翼謂承宗置己死地大恨與潘
雲翼萬有孚等力毀世龍以撼承宗時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

平吏民洵洵思竄鳳翼心動亟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
人心不定遂以是月東行而有孚爲薊撫岳和聲所劾益疑世
龍與袁崇煥構陷共爲浮言撓出關計給事中解學龍遂極論
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拒敵門庭之中與拒諸門庭
外勢旣辨我促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蓋廣寧
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
日卽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客
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饟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
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
不敢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復爲世龍辨而發
有孚等交構狀有孚被斥鳳翼亦以憂去廷臣言總督不可裁

乃命吳用先督薊遼代象乾而以喻安性代鳳翼承宗惡兵部
尙書趙彥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廷議不可乃止 李應
昇疏陳外番內盜小人三惠譏切近習已復陳民隱言有十害
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爲戒飭所司 二月丁酉薊州永平山
海關地震壞城郭廬舍 辛丑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數日乃
止 甲寅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自是屢震帝不豫御史黃
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
皮毛莫犯中局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
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
恥敗之局不於此時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讎
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

乃奪俸一年三月丁巳帝廖 庚申杭州兵變 魏忠賢數以
事恨葉向高朝士與忠賢抗者率倚向高忠賢乃時時毛舉細
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趙南星之長吏部也有給事爲
貴郎求鹽運司卽注貴郎王府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
賁緣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卹
也忠賢嘗於帝前稱南星能任事一日遣其甥傅應星介一中
書贊見南星麾之去嘗並坐宏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
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
於色魏廣微積憾南星乃與忠賢比而齟之南星以職方郎中
鄒維璉賢調之稽勳又調之考功言路方橫恣用吏部郎必咨
其同鄉科道給事中傅樾陳良訓章允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

共詬薛維璉又以江西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
窘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卽日出城南星奏畱之僉都御史
缺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之而南星請用左光斗吏科都給事
中亦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阮大鍼次魏大中大鍼邀中旨勒
士樸不遷以爲己地乃傾心附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
造百官圖因文煥達諸忠賢南星惡其人欲例轉之大鍼懼急
引疾而大中得掌吏科大鍼疑光斗發其私恨甚語所親曰我
善歸也未知左氏何如耳樞等以維璉之畱也滋欲去南星中
書舍人汪文言者初爲縣吏智巧任術于王立遣入京刺事輸
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納結王安爲清流効力安死褫
監生下獄益游公卿間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南星光斗大中等

頗與往來大鉞遂與允儒定計夏四月樞上疏劾文言并劾大
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維璉交通文言招權納賄肆爲
奸利疏入忠賢大喜立下文言錦衣獄光斗等上疏力辨御史
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光斗等辨向高言文言內閣辦
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
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搢紳之禍因力求速罷黃尊素亦語鎮
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起僑領之獄詞無
所連忠賢亦憚向高舊臣止罪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皆獲免
大中許履吏科新任已大中報名面恩忠賢復矯旨責大中互
訐未竣不得履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樞乃言中
旨不宜旁出大中復視事然忠賢益思大逞羣小亦益伺隙清

流之禍自此起矣 王三善之敗也朝廷以撫治鄖陽都御史
蔡復一爲兵部侍郎貴州巡撫尋起前御史傅宗龍巡按其地
兼監軍兵燹之餘斗米值一金復一勞徠拊循人心始定薦江
西副使陸夢龍爲右參政監軍祁門教諭邱禾嘉爲翰林院待
詔參軍事雲南巡撫閔洪學令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及土官
普名聲沙如玉等以兵千人送宗龍宗龍直渡盤江戰且行寇
悉破乃謝遣存仁善以名聲等土兵七百人入貴陽禽斬陳其
愚軍民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怯復一
倚信之請敕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聽賞罰報
可宗龍乃條上方略請大發饌金又以監軍道臣節制諸將文
武不和進退牽制令監軍止給芻糧覈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

諸將用命 封李倬爲朝鮮國王 五月甲寅朔福寧兵變有
司撫定之 毛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眾盡殲 魏忠賢益橫李應昇以內
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濫廕諫給事中
沈惟炳以立枷諫皆矯旨詰責六月癸未朔左副都御史楊漣
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略言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
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市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
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而忠賢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逐去顧命
大臣劉一燝周嘉謨大臣孫慎行鄒元標王紀鍾羽正羣臣滿
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於枚卜
則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於廷推則

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所陷害則上自裕妃下及內臣王安等擅殺擅逐不知凡幾甚至中宮有慶已經成男而忽焉告殞又創用立枷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其餘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煤窯王思敬等以牧地並致之死縱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甌設阱日行傾陷片語稍違駕帖立下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則削其籍而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其司房之邸又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匿其中其濫恩僭擬則中書錦衣襲賡日眾獎賞祠額要挾無窮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所營塋地亦僭擬陵寢其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及歸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

儼然乘輿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甚至走馬御前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磨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保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會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疏上忠賢懼甚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帝令王體乾誦漣疏體乾置疏中要語皆不讀客氏又從旁爲剖析帝惜

然不辨也遂溫諭畱忠賢甲申下漣疏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於是給事中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陳奇瑜等御史袁化中黃尊素李應昇等郎中鄒維璉等太常寺卿胡世賞陳伯友太僕寺卿朱欽相等祭酒蔡毅中等撫寧侯朱國弼等兵部尙書趙彥戶部侍郎鄭三俊等南京兵部尙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皆不納初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故忠賢得爲計漣旣被責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訶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漣之上疏也繆昌期適過葉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中上乘梯手攫之其人輓衣不得上有

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
若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
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及廷臣相繼抗章或勸
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至有詬誶向高者向高愠甚朱國禎請
容之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輓回猶冀無大禍具奏稱
忠賢勤勞朝廷寵待甚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
終始禮部尙書翁正春亦以爲請忠賢不悅矯帝旨敘己功勤
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奄人之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
徐大化也向高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宜
早歸蒲州謂曠也忠賢欲盡殺異己者而畏外廷勢盛其黨或
導以興大獄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忠賢意遂決 丙

申大雨雹

工部郎中萬燦言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王爵廕子弟則一世再世資廩養則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所竊又其甚者於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嘗屢請廢銅靳不肯予而自營墳墓規制擬於陵寢費金錢幾百萬其罪可勝誅哉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斤爲民內閣及科道論救皆不聽忠賢欲借燦立威乃命羣奄至燦邸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卽卒黃尊素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日郎中燦以言事

廷杖死豈不上累主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
之世王振劉瑾爲之世宗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爲之奸
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於是乎
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耳燬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其
故官破格優卹俾遺孤得扶襯還鄉燬死且不朽李應昇亦極
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忠賢益忿羅織燬罪誣以贓賄三
百燬廉吏破產乃竣燬恭之孫也 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奴角
口服毒死內豎曹進傳國興帥眾掠奴主家巡視御史林汝翥
捕得進進懼請受杖國興詈於道汝翥收繫亦杖之魏忠賢大
怒立傳旨廷杖言官詣內閣爭其事小璫數百擁入閣中攘臂
肆罵黃尊素厲聲曰內閣經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

安得無禮或言汝翥葉向高甥也羣奄遂圍向高邸大譟都御史孫瑋御史潘雲翼等交章論救不聽卒杖汝翥削籍歸向高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秋七月辛酉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輿八人韓爌爲首輔 癸亥河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厯租溝東南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渰溺議集資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山置河事不講 振山東饑 臨漳民耕地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以獻巡撫都御史程紹紹聞於朝略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出適在臣

疆旣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祕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
貢媚故先奏聞昔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陛下尊
賢愛士所寶在德尙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
謨盛以宏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及詞林臺諫一錮
不起者願汲致明廷亟圖登進八月詔紹進璽於朝魏忠賢欲
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黃尊素言宋哲宗
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
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也乃止 吏部尙
書掌左都御史孫瑋疾篤上疏言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
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
平莫如固結人心登用善類舊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尙書

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宏鍾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並老成蹇諤跼伏草野良可歎惜倘蒙簡擢必能昭德塞違爲陛下收拾人心尤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臣遭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屍諫遂卒贈太子太保 毛文龍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 先是寧

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孫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速昇臣饗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饗足渠卽妄爲不如許而不與文移往復稽緩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爲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方震孺

游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譴也承宗實劾之後皆爲求宥復稱楊
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遣戍朝端譁然給事中顧其仁
及許譽卿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置弗省會承宗敘五防效勞
諸臣且引疾乞罷九月進袁崇煥滿桂趙率教等秩遣中官劉
應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襪金幣魏忠賢
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
由是大恨崇煥偕馬世龍王世欽帥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
廣寧謁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請卽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
以爲時未可乃由水道汎三岔河而還封光宗選侍李氏爲
康妃初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揚卑污狡獪不修士行見東林
勢盛將出都力薦李三才求入其黨在淮揚贓私狼籍霍邱知

縣鄭延祚貪將劾之以千金賄免延祚知其易與再行千金卽薦之其行事多類此比還朝左都御史高攀龍盡發其貪污狀趙南星議戍之詔革職候勘呈秀大窘求解於李應昇昏夜款門長跪乞哀不得乃走魏忠賢所叩頭涕泣乞爲養子因言南星攀龍及楊漣等皆東林挾私排陷不去之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方思藉外廷爲助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山東江西浙江湖廣福建考官皆以策問譏刺魏忠賢降諭切責福建檢討顧錫疇給事中董承業山東給事中熊奮渭主事李繼貞江西檢討丁乾學給事中郝士膏浙江編修陳子壯湖廣編修方逢年並貶三秩調外己並削其籍子壯父給事中熙昌亦被斥復使人詐爲校尉往逮乾學挫辱之乾學憤鬱

而卒 冬十月太廟時享魏廣微偃蹇後至魏大中抗疏糾之
廣微恚辨疏詆言者李應昇言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
以去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
爲伍者必別與一輩爲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
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
之魏忠賢將鐫應昇秩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 山西缺巡撫
河南布政使郭尙友欲得之其門生潘雲翼等爲之請魏大中
以尙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趙南星亦以太常寺卿謝應祥有
清望首列以請得旨擢用魏忠賢方與顧秉謙魏廣微崔呈秀
等日夜聚謀伺外廷隙御史陳九疇受廣微指上疏言應祥嘗
知嘉善大中出其門故謀於文選員外郎夏嘉遇而用之徇私

當斥大中嘉遇疏辨語侵九疇九疇因再疏力詆命並下部院
議南星及高攀龍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
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鐫大中嘉遇三級出之外并謫九疇
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
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許譽卿偕
同官繼言之鐫秩歸韓爌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
中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
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廷推吏部尙書楊
漣注籍不與魏廣微以魏忠賢意喻吏部欲用其私人侍郎陳
于廷執不可以喬允升馬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矯旨責
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又以所推仍南星遺黨切責于廷等于廷

漣及左光斗並斥爲民文選郎中 光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
並坐貶 故事閣中止首輔一人 筆魏廣微欲分韓爌權屬
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十一月己巳爌
抗疏乞休畧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
兵禁掖無能抒宵旰憂忠直尙稽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能回震
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
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爲封還之憲皆臣罪之大者陛下釋
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
過無由矣乞亟褫臣官爲佐理溺職之戒得旨卿親承顧命當
竭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
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不報爌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

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宇語忠賢及其黨益恨

都勻凱里土司者運道咽喉也安邦彥結諸蠻因其城長官楊世蔚等不能守會朝命蔡復一代楊述中總督雲南貴州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尙方劍便宜從事復一乃召集將吏申嚴紀律遣魯欽及總兵官劉超救凱里拔賊巖頭寨遂移師克平茶斬賊眾五百餘已邦彥盡驅羅鬼結四十營於班鳩灣後寨互二十餘里分犯普定等處復一遣前參政尹伸副使楊世賞救普定欽與總兵官黃鉞分道禦賊欽帥部將張雲鵬劉志敏鄧玘等大敗賊汪家冲鉞偕陸夢龍以三千人曉行大霧中直前搏賊大敗之於蔣義寨合追至河斬首千五百餘級搜山復斬六百餘級伸亦解普定圍擣賊巢斬千二百級再會大軍通

盤江路斬逆酋沙國珍及從賊五百邦彥勢窘渡河西奔欽鉞督諸將窮追夢龍等分駐三岔河岸爲後勁雲鵬玘等深入織金織金者邦彥巢也緣道皆重關疊隘木石塞山徑將士用巨斧開之或舉藤穿竇而入賊敗遁深箐先後斬千餘級焚賊巢數十里獲牛馬甲仗無算窮搜不得邦彥乃班師復一上欽等功因言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遵義抵水西雲南出兵霑益抵烏撒犄角平賊帝悉可之命廣西雲南四川諸郡鄰貴州者聽復一節制楊漣等之逐也孫承宗方西巡薊昌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魏廣微聞之奔告魏忠賢曰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主公立齋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心動令顧秉謙調旨責之曰無旨離

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夜啟禁門召兵部尙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又矯旨諭九門守奄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御史李蕃至北之王敦李懷光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襍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承宗乃杜門求罷邦華引疾去未幾或言巡撫甘肅都御史李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之惡若星遂得罪 十二月辛巳御史梁夢環復劾汪文言逮下鎮撫獄 時朱國禎代韓爌爲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李蕃復上疏劾之國禎三疏引疾魏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丙申加國禎少傅廕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歸月廩輿夫皆如制顧秉謙遂爲首輔楊漣之劾忠賢也疏有門生宰相語秉謙見之恨甚及魏大中劾廣微助祭後期二人決

意傾善類點搢紳便覽一冊以葉向高趙南星等百餘人爲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等六十餘人爲正人由奄人王朝用進之俾忠賢據是爲黜陟忠賢先後矯旨召用朱童蒙郭允厚爲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爲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給事中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御史免崔呈秀戍亦復御史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鍼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懋徐大化邵輔忠姚宗文郭鞏陸卿榮等一時並起呈秀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相與屏人密語呈秀造天鑒同志諸錄紹徽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趙南星劉一燝等爲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清流之禍於斯烈矣廣微以札通忠賢簽其函曰內閣家報時稱

曰外魏公

癸卯南京地震如雷

致仕左都御史鄒元標卒

黎維祺發兵擊莫敬寬克之殺其長子掠其妻妾及少子以

歸敬寬與次子逃入山中已而復回高平

初福建東大海中

有地曰臺灣爲紅毛夷所據築室耕田久畱不去紅毛夷者海

外雜種紺服赤鬚髮卽所謂和蘭國也已復出據澎湖築城求

市巡撫商周祚拒之不能靖會南居益代周祚爲巡撫賊方犯

漳泉招日本大泥咬啮吧及海寇李旦等爲助居益使人招旦

說攜大泥咬啮吧賊懼遣使求款斬之乃遣將先奪鎮海港築

城其地且戰且築賊退保風櫃城居益增兵往攻數月寇不退

復大發兵諸軍齊進賊窮蹙始汎舟去諸將禽賊渠帥高文律

等十二人獻於朝居益乃築城澎湖設游擊統兵三千築礮臺

以守而紅毛之據臺灣者猶自若也

五年春正月癸亥

大清兵取旅順守將朱國昌戰死 戊寅以慶陵工成予魏忠賢等廕賜 卹貴州殉難諸臣安順推官徐朝綱等 魯欽等自織金旋師渡陸廣河賊從後襲擊諸營盡潰死者數千人

三月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自遼陽移都瀋陽是爲

盛京 甲寅釋奠於先師孔子魏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又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吏部尙書崔景榮力持不可乃止景榮由是浸忤忠賢指 魯欽等旣敗傅宗龍上言不合滇

蜀則黔不能平賊不專總督任則不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蔡復一兼督四川開府遵義而移蜀撫駐永寧滇撫駐霑益黔撫駐廣陸沅撫駐偏橋四面並進發饟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以復一新敗令解官甲戌命燮元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討安邦彥而以尹同皋撫四川王城撫貴州閔夢得亦移鎮一如宗龍議 河套松山諸部犯鎮番參將官惟賢丁孟科大敗之斬首二百四十餘級 汪文言下獄千戶吳孟明頗爲之左右掌司都指揮僉事許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訊削籍歸孟明兌之孫也初魏忠賢日謀殺楊漣至於朝臣爭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本無與也宵小欲藉忠賢力誅鋤正人乃相率乞爲義兒且曰東林欲害翁以故忠賢欲

甘心焉徐大化又獻策曰彼但坐移宮罪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忠賢大悅從之顯純略曉文墨性殘酷嚴鞫文言使引漣等受賄狀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備受五毒至死不承大洪漣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坐漣及左光斗贓二萬魏大中三千周朝瑞萬袁化中六千顧大章四萬詞連趙南星李若星毛士龍繆昌期鄒維璉鄧渙盧化鼇錢士晉夏之令王之案徐良彥熊明遇黃龍光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等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文言丁丑爰書上忠賢卽矯旨逮漣等六人削南星等籍下撫按提問南星之去也忠賢及其黨惡之甚每矯敕諭必曰爲元凶於是御史

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及程國祥夏嘉遇王允成爲南星黨得旨并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李邦華孫鼎相等十四人並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時先後削籍者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高攀龍御史張愼言編修姚希孟侍郎郭尙賓錢龍錫孫居相光祿寺卿錢春大理寺少卿易應昌太常寺少卿程註布政使張光緒員外郎孫必顯等三百餘人諸宵小爭務搏擊追奪之命無虛日註子良籌方舉進士除名永不錄敘未出仕而除名前此未有也春一本子光緒光前兄必顯振基子也夏四月己亥魏忠賢矯旨責前大學士劉一燝誤用熊廷弼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忠賢不識字王

乾李永貞等爲之謀主遇票紅文書及改票動請御筆體乾獨
奏忠賢默然也帝性機巧好親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引
繩削墨忠賢輩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忠
賢以是恣威福惟己意御史田景新誣劾兩廣總督侍郎何
士晉納安邦彥十萬金阻援兵遂除士晉名徵賄助饒士晉憤
鬱而卒孫承宗杜門久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畱論
冒饒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崔景榮力言承宗不可去乃下
詔勉畱而以簡將汰兵清饒三事責承宗奏報承宗遣諸將分
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王世欽
尤世祿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萬五
月癸亥給事中楊所修請以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編次成書從

之 乙丑祀地於北郊 庚午行宗室限祿法 六月丙戌朱

延禧致仕 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蔡復一方俟代與傅宗龍

謀討破烏粟螺螳長田及十五砦叛苗斬七百餘級安效良約

安邦彥犯曲靖尋旬復一遣許成名往援賊乃遁長田苗天保

阿秧受安邦彥僞都督爲諸苗魁監軍按察使來斯行誘斬阿

秧阿秧弟阿買與天保乞邦彥兵復讎復一以兵事屬貴陽同

知周鴻圖及魯欽等三道進大戰米墩山生禽天保及阿買先

後斬賊魁五十四人獲首功二千三百五十破焚百七十四寨

盛夏興師將士冒暑雨衝嵐瘴劇寇盡除 楊漣等之被逮也

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漣所厯村市

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魏大中子諸生學伊號慟欲隨行大中

曰父子俱碎無爲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過蘇州員外郎周順昌方家居聞大中至出餞與同臥起者三日許以女字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漣等先後至許顯純酷刑拷訊責以受賄皆不承顯純已與羣小成謀第自爲諸人誣服狀上之而已魏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崔景榮懼諸人立死杖下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廣微不得已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爲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爲卿寺之佐縱使賊私果眞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豈可逐日嚴刑令鎮撫追比身非木石重刑之下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使之追賊官守安在勿論傷好生之仁抑且違祖

宗之制將朝政日亂與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而忠賢怒已不可解乃具疏乞休不許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劾景榮陰護東林媚奸邪而邀後福秋七月削景榮籍爲民左光斗嘗督畿輔學校鹿善繼之父正與舉人孫奇逢倡議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學泖亦變姓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與光斗弟光明皆主正家 壬戌毀首善書院 壬申給事中李魯生劾前大學士韓爌削其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斃其家人於獄爌鬻田宅貸親故以償乃棲止先墓上御史周維持劾前尙書周嘉謨曲庇王安前尙書張問達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並削籍御史牟志夔復誣問達贓私命捐貲十萬助軍興頃之間達卒以巡

撫張維樞言免其半涇陽知縣路振飛復遲其追比然問達家
遂破 甲戌御史石三畏追論萬曆辛亥丁巳癸亥三京察力
詆李三才王圖孫丕揚曹于汴楊北京王宗賢顧憲成胡忻王
元翰王淑并趙南星張問達王允成涂一榛王象春而薦喬應
甲徐兆魁等於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追奪誥命 八月壬
午張訥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
余懋衡孫慎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從之元標等並削
奪 楊漣等繫獄月餘五日爲一限輸金不中程者受全刑五
毒備具呼晷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許顯純叱咤自
若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先後爲獄卒所斃大中屍
至潰敗不可識學洙一慟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家人以漿進

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死漣時年五十四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賊令急鄉人競出資助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光斗賊未竟撫按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顧大章賊亦未竟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之刑部獄由是漣等慘死狀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尙書李養正等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魏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弟諸生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卒 戊子禮 尙書周如磐兼東閣

大學士侍郎丁紹軾黃立極爲禮部尙書少詹事馮銓爲禮部
右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魏忠賢矯詔責切廷臣中
言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
侔魏廣微見之益懼丐顧秉謙爲解忠賢意少釋廣微復三疏
乞休己亥許之去加少傅太子太師廕子中書舍人典禮優渥
猶用前好故也邏者獲武弁蔣應暘謂與熊廷弼子出入禁
獄陰謀叵測御史門克新卓邁石三畏郭興治連疏趣誅廷弼
馮銓素憾廷弼與顧秉謙等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於帝曰
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怒壬寅殺之傳首九邊應暘極言廷
弼冤亦誅死己梁夢環謂廷弼侵盜庫資十七萬御史劉徽謂
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魏忠賢卽矯旨嚴追罄貲不足姻

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兆珪等貂裘珍玩不獲
將撻之兆珪自剄死其母稱冤爾玉去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
近莫不嗟憤 降人劉伯渥言耀州可取狀馬世龍以爲然遣
前鋒副總兵魯之甲參將李承先帥師襲之九月壬子之甲等
敗沒於柳河死者四百餘人初孫承宗求去不得忌者多擊世
龍以撼之承宗請以百口保世龍帝遂不問及是言者復蠶起
劾世龍並及承宗章疏數十上嚴旨令世龍戴罪圖功承宗求
去益力冬十月己卯兵部尙書高第經畧遼薊登萊天津軍務
丙戌停刑 庚寅孫承宗致仕加特進光祿大夫廕子中書
舍人喻安性亦罷遂廢遼東巡撫不設承宗在關四年修復大
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火營二前鋒後

勁營入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開屯
五千頃 編修吳孔嘉與其族人中書舍人吳懷賢有讎楊漣
之劾魏忠賢也懷賢書其疏後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
卽時遣戍又與工部主事吳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
及是孔嘉誘懷賢奴告其主隱占黃山并及前語忠賢大怒曰
何物小吏亦敢謗我丙申矯旨逮下鎮撫獄拷掠死遣主事呂
下問評事許志吉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累者數百家徽州知
府石萬程不能堪棄官去李魯生反劾萬程罷之徽州幾亂時
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論虛實輒糜爛甚至剝皮刳舌所殺
不可勝數有四人夜飲密室一人酒酣謾罵忠賢其三人噤不
敢出聲罵未訖番役攝四人至忠賢所卽磔罵者而勞三人金

三人者魄喪不敢動後軍府經歷張汶被酒詆忠賢亦下獄拷掠死 庚子以皇子生詔赦天下 前總督雲貴湖廣軍務兼貴州巡撫侍郎蔡復一卒於平越軍中贈兵部尙書諡清憲任一子官復一好古博學善屬文耿介有大節旣沒橐無餘資十一月壬子周如磐致仕 高第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啟倬上書袁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已得之封疆再歸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爭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

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
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先以父憂奪情及
是遂乞終制帝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 乙酉御史
盧承欽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
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
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
土木魔神請悉以姓名罪狀榜示天下魏忠賢大喜從之 趙
南星之下撫按問也適郭尙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臯亦憾
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
星贓萬五千得親故捐助始獲竣戊子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
鍾龐永昌南星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

怖死時先後坐賊遣戍者熊明遇鄒維璉貴州黃正賓大同何棟如滁陽張愼言肅州李若星廉州毛士龍平陽凡數十人夏嘉遇亦逮訊論徒憤恨發疾卒 毛文龍言朝鮮逆黨李适韓明璉等起兵昌城直趨王京被臣禽獲餘孽韓潤鄭梅等竄入建州有左議政府尹義立約爲內應期今冬大舉犯朝鮮臣已咨國王防守暫移鐵山之眾就雲從島柴薪 御史夏之令嘗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及巡皇城劾治內使馮忠等魏忠賢深銜之御史倪文煥希指論劾逮下鎮撫獄坐賊拷死御史吳裕中熊廷弼姻也廷弼之死丁紹軾有力焉馮銓使人嗾裕中劾紹軾而先報魏忠賢曰裕中必爲廷弼報讎疏上命於午門杖之百昇至家死

六年春正月戊午修三朝要典始用楊所修之言也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侍郎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崔呈秀疏陳要典之源追論並封妖書之藩三事凡擁衛光宗者悉加醜詆魏忠賢悅宣付史館 我

大清知經畧易與舉大軍西渡遼河袁崇煥聞卽偕總兵官滿桂副總兵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効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祺詰奸金啟宗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丁卯

大清兵圍寧遠進攻之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聞卒羅

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戊辰再攻復被卻圍遂解啟侬亦以然礮死啟侬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孫承宗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民心死贈光祿寺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戶

大清旣解圍分兵數萬人略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二月蒙古以寧遠被圍乘間入犯平川三山堡趙率教禦之斬首百餘級奪馬二百匹追至高臺堡乃還高第之鎮關門也大反孫承宗之政務折辱諸將遇楊麒若偏裨麒至見侮其卒會寧遠被圍第擁兵不救疏言關門兵止存五萬言者益以爲承宗罪承宗告戶部曰第初蒞關常給十一萬七千人饟今但給五萬人饟足矣第乃以妄言

引罪時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
守無善策已袁崇煥以圍解聞舉朝大喜乙亥立擢崇煥僉都
御史專理軍務仍駐寧遠璽書獎勵滿桂等進秩有差褫第官
以王之臣代爲經略而以率教代麒 魏忠賢恨繆昌期不置
矯旨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會吳中訛言黃
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爲張永授以
私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凡四輩侍郎沈演方家居寓
書忠賢曰事有蹟矣忠賢卽遣使譙訶實取其空印疏令李永
貞李朝欽爲詞誣故蘇松巡撫周起元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
昌期尊素及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往來講學因行居
間戊戌分遣緹騎逮之初考功郎中蘇繼歐以楊漣黨削籍及

是緹騎四出忠賢黨遣人怵之曰逮者至矣繼歐竟縊死 己

亥祭日於西郊 三月丁未設各邊鎮監軍內臣太監劉應坤

紀用鎮守山海關丁紹軾王永光及袁崇煥等屢諫不聽 論

寧遠解圍功封魏忠賢從子良卿肅寧伯 初朝議命朱燮元

移鎮遵義合四川貴州雲南廣西軍討安邦彥燮元赴重慶邦

彥偵知之謀乘官軍未發分犯雲南遵義而令奢寅犯永寧寅

凶淫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錢乘寅醉殺之邦彥乃大舉寇貴

州魯欽禦之河上連戰數日殺傷相當會大軍無糧乘夜皆潰

庚戌賊夜半直逼欽壘將士逃竄欽遂自剄欽勇敢善戰爲西

南大將之冠旣沒賊勢復張燒劫諸堡苗兵復助逆貴陽三十

里外樵蘇不行全黔震動已傳宗龍擊破邦彥趙官屯斬老蟲

添邦彥復屢敗諸苗皆引歸邦彥乃遣人詣變元乞撫變元聞
於朝許之遣參將楊明輝往 壬子復設遼東山海巡撫以袁
崇煥爲之 班記刺麻台吉復糾松山銀定歹成及矮木素三
兒台吉以三千騎犯鎮番官惟賢再敗之獲首功二百有奇三
兒台吉被創死 夏四月丁丑命南京守備內臣搜括應天各
府貯庫銀充殿工兵饟從操江巡撫范濟世之請也南京內庫
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 戊戌丁紹軾卒
周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
以故士民德順昌甚緹騎至眾咸憤怒號冤者塞道比開讀不
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
王節劉羽翰等前謁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請以

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
擲琅璫於地聲琅然眾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遂
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
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愼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
爲解諭眾始散會旂尉往浙江逮黃尊素過蘇州橫肆甚城外
人復羣擊之旂尉失駕帖不敢復往順昌尊素皆自詣吏高攀
龍聞逮者至晨謁宋儒楊時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
後園池上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人與夫人語如平時出
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扁戶移時諸子排
戶入一燈熒然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
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

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
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旂尉乃欲逮攀龍子葉茂才力救得
免常州知府曾櫻乃助繆昌期李應昇資而經紀攀龍身後事
昌期應昇尊素順昌及周宗建皆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
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魏忠賢大懼己一鷺言縛
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
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昌期等先後下鎮撫獄昌期慷慨
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賊三千五毒備至辛丑晦斃於獄 五月
戊申王恭廠災地中霹靂聲不絕火藥自焚煙塵障空白晝晦
冥凡四五里死者甚眾 己酉以旱災敕羣臣修省 癸亥朝
天宮災 毛文龍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

襲撒爾河攻城南爲

大清守將所卻 六月丙子京師地震靈邱地震經月壓死人
民無算 壬午河決廣武 辛卯三朝要典成刊布中外顧秉
謙擬御製序冠其首極意詆諸黨人惡挺擊事以王之寀爲罪
首紅丸之案以孫慎行爲罪首移宮以楊漣左光斗爲罪首議
開棺僇屍有解之者乃免 周順昌每被掠治必大罵魏忠賢
許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嚙血唾其
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顯純又呵周宗建曰復能罵魏上
公一丁不識乎黃尊素李應昇先後爲獄卒所害尊素年四十
三應昇年甫三十四宗建死徵賊急所親福建副使蔣英代之
輸亦坐削籍蘇州諸生朱祖文爲順昌納饘粥湯藥徵賊令急

奔走稱貸諸公間及順昌櫬歸哀慟發病死顏佩韋等論斬皆
延頸就刃語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及忠賢敗吳
人感佩韋等義卽毛一鷺所建忠賢生祠址合葬之題曰五人
之墓祖文先之孫也 閏月辛丑巡撫浙江僉都御史潘汝楨
請建魏忠賢生祠許之 馮銓釋褐十三年登宰輔爲魏忠賢
所暱崔呈秀妬之孫朮霍維華亦以呈秀最得忠賢權欲令入
閣兵部郎中吳淳夫疏攻銓壬寅銓罷去朮等又慮王紹徽爲
吏部不肯推呈秀御史袁鯨張文熙乃疏詆紹徽朋比鯨再疏
列其鬻官穢狀紹徽亦落職由是羣小分途日相軋 壬子朱
爰元以憂去偏沅巡撫閔夢得代之 京師大水江北山東旱
蝗 袁崇煥旣解圍志漸驕與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

僉書中軍府事令趙率教盡統關內外兵移鎮寧遠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而召命已下乃請用之關門崇煥又以爲不可與之臣亦不協中朝慮債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守崇煥恐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眾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未幾崇煥亦自悔請仍用之臣言帝可之命桂挂印移鎮關門兼統關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諸軍賜尙方劍以重事權 秋七月

辛未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初揚州知府劉鐸作詩書僧扇有
陰霾國事非句偵者得之聞於魏忠賢倪文煥復構之遂逮治
鐸雅善魏良卿事得解許還故官良卿從容問鐸曩錦衣往逮
索金幾何曰三千良卿令錦衣還之錦衣怒曰夜俟鐸隙言鐸
繫獄時與囚方震孺同謀居間辛巳再下鐸鎮撫獄會鐸家人
有夜醮者參將張體乾誣鐸呪詛忠賢刑部尙書薛貞坐以大
辟竟殺之 丙戌禮部侍郎施鳳來張瑞圖詹事李國楷俱禮
部尙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八月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晏駕袁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我

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 先是

王城建議謂督臣移鎮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閔夢得陳用兵
機宜請自永寧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
城可屯兵進白巖層臺畢節大方僅二百餘里我既宿重兵諸
番交通之路絕然後貴陽遵義軍剋期進賊必不能支疏未報
夢得召還代以尙書張鶴鳴議遂寢 陝西流賊起由保寧犯
廣元 周起元逮至京許顯純酷刑榜掠竟如李實疏懸坐賊
十萬親故多爲之破家九月斃之獄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
涕者 庚寅顧秉謙致仕 壬辰皇極殿成 停刑 己亥魏
良卿晉封肅寧侯 楊明輝奉制書至水西僅云招撫安位不
赦安邦彥邦彥怒殺明輝撫議遂絕邦彥自號四裔大長老諸
稱元帥者不可勝計 江北大水河南蝗 冬十月戊申進魏

忠賢爵上公魏良卿寧國公予誥券加賜莊田一千頃己酉以
皇極殿成詔天下官匠雜流陞授者九百六十五人工部尙書
崔呈秀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母死不奔喪奪情
視事 癸丑改修光宗實錄事關三案者皆以要典爲據 皇
后張氏性嚴正數於帝前言客氏魏忠賢過失帝嘗過后宫后
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又嘗召客氏至欲繩以法以
故客魏交恨會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并其黨
七十餘人忠賢疑出后父太康伯國紀及被逐諸人手邵輔忠
孫杰謀因此興大獄盡殺東林諸人而借國紀以搖中宮事成
則立魏良卿女爲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應順天
府承劉志選年老謂己必先忠賢死竟上之極論國紀謀占宮

婢韋氏矯中宮旨鬻獄諸罪而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疏上事叵測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后爲故司禮劉克敬所選忠賢遷怒克敬謫發鳳陽縊殺之 十一月庚寅予魏夏卿鐵券編修陳仁錫當視草持不可羣小以威劫之毅然曰世自有視草者何必我不數日太倉生員孫文豸武進士顧同寅以作詩悼熊廷弼爲兵馬司緝獲門克新指爲妖言鍛鍊成獄詞連仁錫及文震孟罪將不測有密救者乃削仁錫震孟及庶吉士鄭鄮籍文豸同寅並棄市 袁崇煥偕劉應坤紀用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魏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廢錦衣崇煥亦進所廢爲指揮僉事崇煥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

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六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旣
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 十二
月戊申南京地震 安邦彥帥眾二十萬寇雲南至馬龍後山
去會城十五里總兵官遣景東土舍陶明卿帥兵伏路左賊分
道并至官軍禦之賊拒戰勢甚銳明卿以象陳從左翼衝出橫
擊賊乃潰追奔十餘里巡撫上功推明卿第一 毛士龍旣遣
戍劉徽復撫邵輔忠前奏劾其納訪犯萬金魏忠賢卽矯旨逮
治士龍知忠賢必殺己夜中踰牆遁其妾謂有司殺之被髮號
泣於道有司無如之何士龍乃潛至家載妻子浮太湖曾櫻復
保護之竟免 銀定彥成等以三兒台吉之死挾憤圖報益糾
河套土巴台吉等分道入掠副總兵官惟賢及鎮將徐永壽等

分道拒之獲首功百有六十 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崔呈秀
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田爾耕許顯純孫
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僂號五彪吏部尙書周應秋等號十狗
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爲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
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太監陶文奏築喜峰隘
口成督師王之臣奏築山海城刑部奏大盜王之錦獄南京修
孝陵工竣甘肅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獲盜並言忠賢區畫方
畧忠賢又自奏三年緝捕功詔書褒獎半歲中所廢錦衣指揮
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
之琮馮繼先都督僉事呈秀弟凝秀爲薊鎮副總兵其同類盡
鎮薊遼山西宣大諸阨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棟等歲時賂名

馬珍玩弗絕

七年春正月辛未振鳳陽饑 太監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
慎庫崔文昇李明道提督漕運河道覈京師通州諸倉初戚臣
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賜器魏忠賢誣以盜
乘輿服御物論死文輔遂奪公主第爲公廨署曰戶工總部騶
從常數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參勢焰出羣閣上文昇亦以忠賢
故復用并免李可灼成徐大化請起方從哲從哲不出 辛卯
免權潼關咸陽商稅 二月壬戌修隆德殿 癸酉豐城侯李
承祚請開采珠池銅礦不許 先是遼左用兵逃軍憚不敢歸
伍相聚剽擄至是關中饑喬應甲爲陝西巡撫朱童蒙爲延綏
巡撫皆貪黷不詰盜戊子白水王二鳩眾墨其面闖入澄城殺

知縣張斗耀是爲流寇之始 梁夢環馳疏極論張國紀罪且摘劉志選丹山藍田二語爲詰難冀以傾皇后李國槽言於魏忠賢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勸父構母者王體乾亦以危言沮之事乃止國紀放歸故郡 先是

大清將征朝鮮并規勦毛文龍乃再遣使答袁崇煥而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廷議以崇煥與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及劉應坤紀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

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 大清兵已入安州都司王三桂等赴援陳亡朝鮮節度使南以興自焚死文龍及朝鮮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救援崇煥以水

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爲牽制之勢三月

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還皮島兵死者千人朝鮮兵死者六萬焚糧百餘萬

大清進破郭山凌漢山城直抵中和游騎出入黃鳳之間平壤黃州不戰自潰朝鮮國王李倭及士民遷於江華以避難

大清遣使諭之倭納款

大清遂班師率教等皆無功而還 銀定賓兔矮木素班記刺麻合土賣火力赤等由黑水河入官惟賢及西路副將陳洪範大破之斬首百八十餘級 山東牛產犢如麒麟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黃立極票旨曰敝臣修德故仁獸至時中外上疏咸

稱魏忠賢爲厰臣立極等票旨亦然無敢名忠賢者 先是劉

志選疏頌要典力詆王之案孫慎行楊漣左光斗而極譽劉廷

元岳駿聲黃克纘徐景濂范濟世賈繼春及傅櫬陳九疇且云

慷慨憂時力障狂瀾於旣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

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於不日者厰臣也當增入簡端

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之案宜正典刑慎行宜加遣戍魏忠賢

大悅夏四月丁酉下之案鎮撫司獄坐贓八千瘐死獄中 緬

甸侵孟艮孟艮就車里求救車里宣慰刀韞猛遣兵象萬餘赴

之緬遂興兵攻車里韞猛不能支遁至思毛地緬追執之以去

車里遂亡 袁崇煥之議和也中朝不及知及奏報優旨許之

會朝鮮被兵言官謂和議所致崇煥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

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狹
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
廣開屯種倚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
有事東江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尙在關門
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 自潘汝楨始建魏忠賢
生祠諸方效尤幾徧天下其尤甚者閩鳴泰總督薊遼保定建
至七所劉詔爲巡撫倪文煥爲巡按建至四所宗室則楚王華
奎外戚則武清侯李誠銘博平侯郭振明功臣則總督史永安
巡撫袁崇煥等皆爲題請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河
南巡撫郭增光等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延
綏巡撫朱童蒙用琉璃瓦詔建祠薊州金像用冕旒督饌尙書

黃通泰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稱九千歲請以游擊一人守祠
凡疏詞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帝德至聖至神或曰民心依
歸卽天心向順而閣臣輒以駢語褒答中外若響應五月己巳
監生陸萬齡言孔子作春秋誅少正卯而厥臣亦作要典誅東
林黨人請建祠太學旁歲祀如孔子其無忌憚至此初汝楨上
疏御史劉之待會稟遲一日湖廣建祠或言上梁文出洗馬賀
逢聖手忠賢大喜詣逢聖逢聖曰誤借銜陋習耳或建於內城
東街工部郎中葉憲祖竊歎曰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
立乎萬齡旣上疏具簿醴金請司業林鈺爲倡鈺援筆塗抹卽
夕挂冠櫺星門徑歸並削籍而薊州參議胡士容以不具建祠
文遵化副使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靡

趙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代之又以左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丙子

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輔及朱梅紀用嬰城固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滿桂聞警遣兵救被圍策籬山桂與世祿赴之大戰相當遂入寧遠城與袁崇煥爲守禦計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以世祿及祖大壽將之將繞出

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桂移前屯三屯總兵官孫祖壽移山海關宣府總兵官黑雲龍移一片石閭鳴泰移鎮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癸巳

大清兵分攻寧遠崇煥與劉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

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城中發大礮士卒多損傷六月庚子圍解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桂率教功爲多魏忠賢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遂乞休 秋七月乙丑朔帝不豫 丙寅罷袁崇煥以王之臣

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 己卯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爲安平伯敘寧錦功也文武增秩賜廕者數百人袁崇煥止增一秩初霍維華由忠賢至尙書所親爲近侍宮禁事皆與知因進仙方靈露飲帝甚甘之及得疾體腫忠賢以咎維華維華懼且

慮後患欲先自貳於忠賢乃力辭寧錦恩廕乞以讓崇煥忠賢
覺其意降旨頗厲 壬戌戌孫慎行於寧夏會櫻緩其行 丁
亥海賊寇廣東 浙江大水 八月丙申加魏良卿太師魏鵬
翼少師 戊戌中極建極二殿成 乙巳召見閣部科道諸臣
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再論三殿功封
忠賢從子良棟爲東安侯 甲寅帝大漸乙卯崩於乾清宮年
二十三遺詔以皇第五弟信王由檢嗣皇帝位廷臣入臨內使
十餘人傳呼崔尙書甚急呈秀入見魏忠賢密謀久之語祕不
得聞或言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信王入居宮中
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丁巳卽皇帝位大赦天下 致仕大學
士葉向高卒年六十九贈太師諡文忠 江西巡撫楊邦憲請

建魏忠賢生祠毀周程三賢祠并鬻先賢澹臺滅明祠曳其像
碎之比疏至帝且闕且笑忠賢覺帝意具疏僞辭帝卽報允揚
州生祠方上梁而哀詔至旣哭臨巡鹽御史許其孝等釋縲易
吉相率往拜見者咋舌 九月甲申追諡生母賢妃劉氏曰孝
純皇太后遷葬慶陵尋封太后弟效祖新樂伯母徐氏瀛國太
夫人 丁亥停刑 庚寅冊妃周氏爲皇后 蒙古炒花諸部
離散王之臣等多收置之麾下帝詔之臣毋蹈袁應泰王化貞
故轍並責滿桂阿之臣意桂遂請病乞休不許 冬十月甲午
朔享太廟 癸丑南京地震 先是羣小知魏忠賢必敗內相
攜副都御史楊所修首請允崔呈秀守制御史楊維垣繼之賈
繼春方督學南畿馳疏劾呈秀及尙書田吉順天巡撫單明詡

副都御史李夔龍呈秀乞罷帝猶慰畱章三上溫諭令乘傳歸
山陰監生胡煥猷劾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等身居揆
席漫無主持甚至顧命之重臣斃於詔獄五等之爵上公之尊
加於閹寺而生祠碑頌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復何辭帝
除煥猷名下之吏立極等內不自安各上疏求罷帝猶優詔報
之帝一日問左右立枷何爲王體乾對曰以罪巨奸大慙耳帝
愀然曰雖如此終可憫忠賢爲縮頸主事陸澄原錢元愬交章
論忠賢帝猶未發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劾忠賢十大罪一並
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
八掩邊功九股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
大懼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

帝知之斥應元十一月甲子安置忠賢於鳳陽 戊辰撤各邊
鎮守內臣崔文昇等並召回 魏忠賢既行尋命逮治己巳忠
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崔呈秀自知不免列姬妾
羅諸奇異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卽擲壤之飲己自縊 癸酉
免天啟時逮死諸臣賊釋其家屬 詔曰厥衛深文附會鍛鍊
朕深痛焉其赦耿如杞予復原官胡士容等改擬於是如杞上
疏言臣自入鎮撫司五毒並施縛赴市曹者日有聞矣幸陛下
赦臣以不死驚魂麤定乞放臣還家養疾帝不許立擢如杞右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癸巳黃立極致仕 上林苑典簿樊維
城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朧奏請封爵者所司及受
封之人俱斬今魏良卿良棟鵬翼白了乳臭兒並叨封爵當按

律誅忠賢所積財半盜內帑籍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饑因
請褒卹楊漣萬燦等一十四人召還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
三十二人亟正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已又言崔呈秀雖死
宜剖棺戮屍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賜馳驛或僅令還鄉何以服
人心昭國典末斥給事中陳爾翼請緝東林遺孽之非乞釋御
史方震孺罪帝並采納之維城玉衛之子也 帝以施鳳來張
瑞圖李國櫓皆魏忠賢所用不足倚十二月詔廷臣推舉列十
人以上帝倣古枚卜典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前
南京吏部侍郎錢龍錫次禮部侍郎李標尙書來宗道吏部侍郎
楊景辰鳳來等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前禮部侍郎
周道登少詹事劉鴻訓並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惟宗道景辰在朝龍錫家居遣行人召之鴻訓三辭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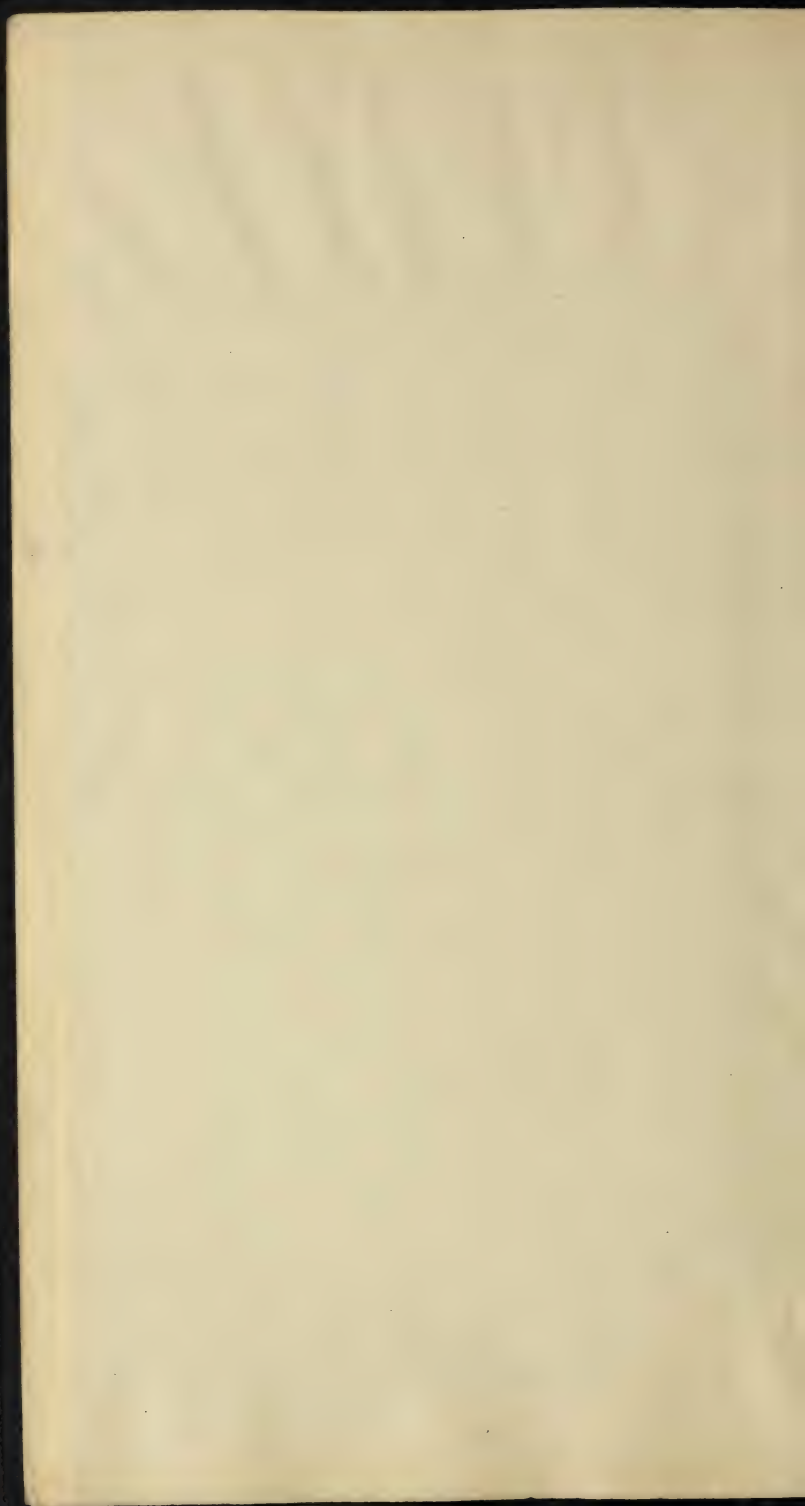
魏良卿及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客光先等並伏誅笞殺客氏於浣衣局籍客家得宮女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爲人尤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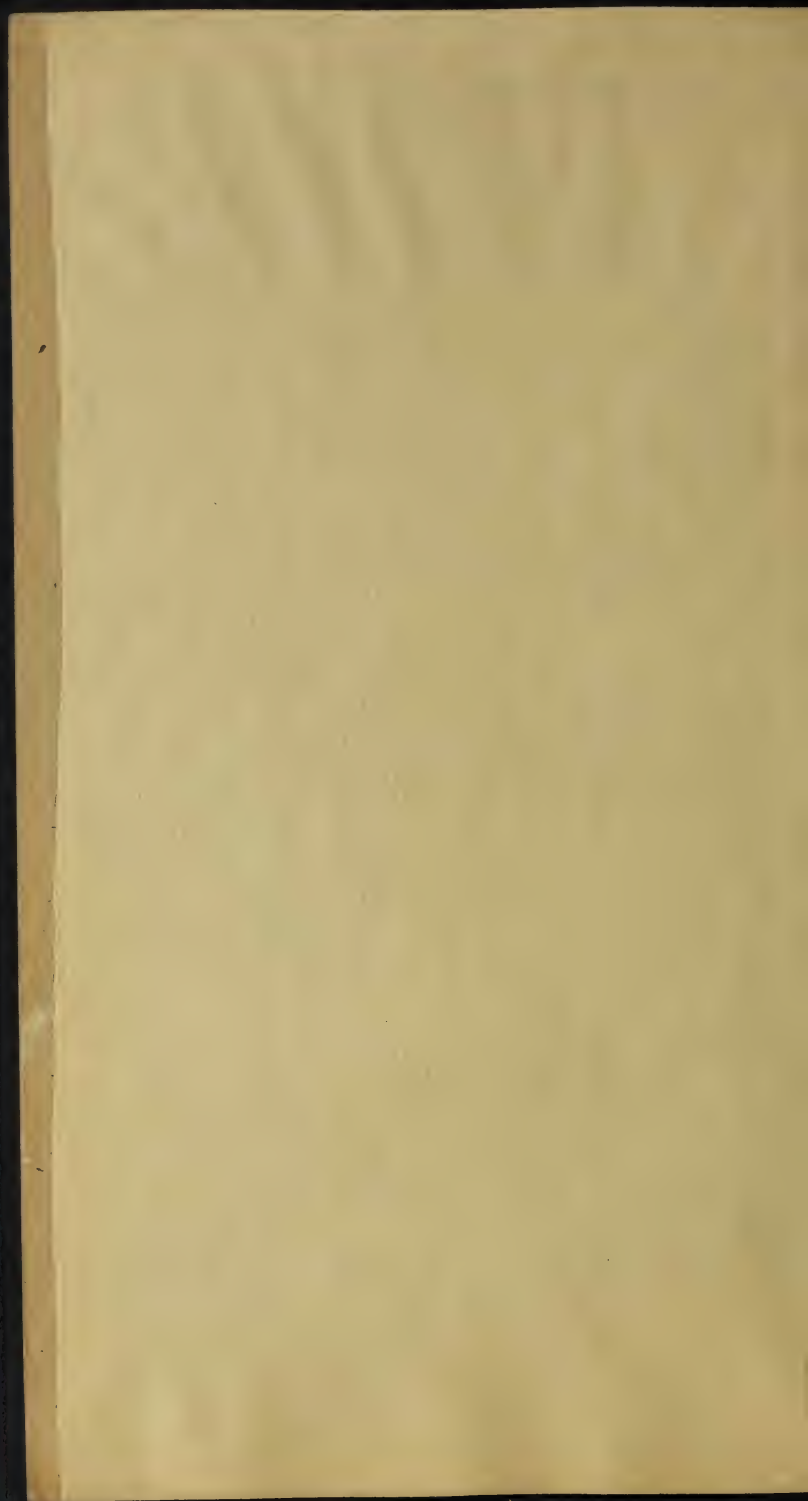
前尙書趙南星遇赦當還魏忠賢黨牟志夔爲巡撫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李若星張愼言並得還朝士爲毛士龍稱冤詔盡赦其罪士龍詣闕謝且陳被陷之故帝憐之命復官致仕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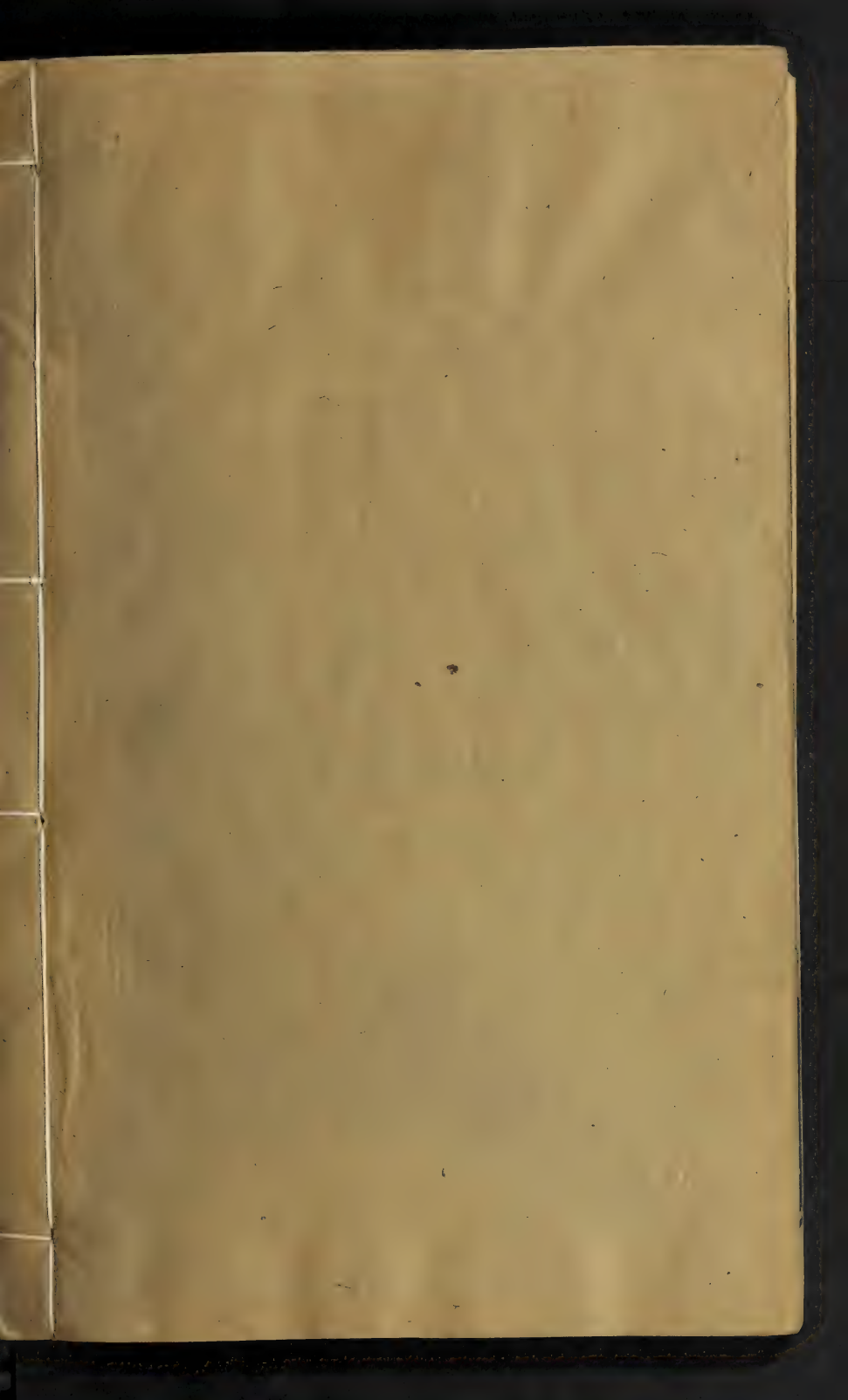
魏忠賢旣敗霍維華楊維垣賈繼春等彌縫百方力扼正人維垣首上疏並指東林崔魏爲邪黨會阮大鍼自家函兩疏馳示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爲言謂天啟四年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傳語維垣若時局大變上劾崔魏疏脫未定則上合算疏維垣

得大鉞疏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助

明紀卷第五十一終







62-1

8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紀卷第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部候補事虞衡行走陳鶴養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

莊烈紀一

起崇禎元年戊辰訖崇禎三年庚午凡三年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春正月編修倪元璐言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旣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亦所不免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建祠效尤不已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充此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

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臣以爲過矣因極言韓爌文震孟宜召用書院當修復疏入責以論奏不當維垣復疏駁之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使伸也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忠賢之楊漣首劾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又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爲責三才五虎五彪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而何爲責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

爲失平況廷弼行賄之說特忠賢造作以誣清流爲楊左諸人
追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
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
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正欲箝學
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
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
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德
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
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
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且如忠賢呈秀
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又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

祠者解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或逆璫以兵劫諸人使從叛逆亦將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疏上以互相詆訾兩解之時忠賢雖斃柄國者悉其遺黨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兩疏出清議漸明善類亦稍登進矣給事中顏繼祖疏論工部冗員及三殿敘功之濫汰去加秩寄俸二百餘人辛巳詔內臣非奉命不得出禁

門 壬午尊皇后張氏爲懿安皇后 丙戌戮魏忠賢及崔呈
秀尸懸忠賢首於河間 二月乙未禁章奏亢蔓 癸丑御經
筵 丁巳戒廷臣交結近侍 三月己巳葬愍皇帝於德陵廟
曰熹宗 戊辰施鳳來張瑞圖致仕 乙酉贈卹冤陷諸臣楊
漣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左光斗右都御史周起元兵部右侍郎
繆昌期詹事兼侍讀學士周朝瑞大理寺卿魏大中周順昌並
太常寺卿袁化中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顧大章並太僕寺卿
萬燦光祿寺卿皆官其一子已從給事中瞿式耜言諡漣曰忠
烈大中忠節順昌忠介又贈趙南星太子太保諡忠毅鄒元標
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忠介高攀龍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諡忠
憲馮從吾太子太保諡恭定攀龍亦授一子官王之案復官賜

卹又贈張問達太保子一子官夏嘉遇太常寺少卿丁乾學侍
讀學士吳裕中吳懷賢劉鐸蘇繼歐張汶等並獲贈卹 御史
吳煥劾崔文昇疏甫上文昇卽結同黨伏宮門號哭聲徹御座
帝大怒並其黨皆杖一百充孝陵淨軍 夏四月甲午袁崇煥
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王之臣罷 庚戌指揮卓銘請開礦不
許 五月己巳李國楷致仕 先是大興知縣饒可久疏請更
三朝要典爲奄黨所忌謫光祿寺典簿已侍講倪元璐言挺擊
紅丸移宮三議闕於清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
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
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
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

不可偏非總在逆黨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埵簾此一局也
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
黨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
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
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
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
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
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爲金石不刊
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帝
命禮部會詞臣詳議庚午議上詔焚其板侍講孫之獬詣閣大
哭力爭天下笑之 甲戌裁各部添注官 辛巳禱雨 乙酉

復外吏久任及保舉連坐之法禁有司私派 王之臣之罷也
袁崇煥未至霍維華謀行邊自固帝已可之顏繼祖言維華璫
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爲救者
亦維華以一給事中三年蠲至尙書無敘不及有資必加卽維
華亦難以自解乃寢前命時魏忠賢黨猶盛言路新進者羣起
抨擊且請召用韓爌而爲楊維垣等所扼李國楷來宗道楊景
辰嘗事忠賢不敢有所別白會李標劉鴻訓相繼還朝鴻訓毅
然主持斥維華維垣及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鍼
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等帝乃遣行人召爌六月削馮銓魏
廣微籍壬寅許顯純田爾耕伏誅壬子宗道景辰罷時錢龍錫
亦至標爲首輔龍錫鴻訓協心輔理朝政稍清御史袁宏勛言

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自三人始又
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錦衣衛僉事張道濬亦訐攻鴻
訓鴻訓奏辨繼祖言鴻訓先朝削奪朝鮮一役舟敗僅以身免
乞諭鴻訓入直其籌安攘之策至宏助之借題傾人道濬之出
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帝是之給事中鄧英盡發宏助贓私
且言宏助以千金贄維垣得御史帝怒落宏助職候勘已御史
高捷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所修繼春大鍼而不納之獬流涕
忠言謬主焚燬要典以便私黨孫慎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
俸御史史堇復佐捷攻鴻訓言路多不直捷堇捷堇遂罷去
張鶴鳴視師年餘未嘗一戰瞿式耜及給事中胡永順萬鵬以
鶴鳴由魏忠賢進連章劾之鶴鳴求去御史毛羽健言安邦彥

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尸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
七晝夜始抵賊巢一夫當關千人自廢王三善蔡復一所以屢
敗也遵義距大方三日程而畢節止百餘里地平衍從此進兵
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饟方略并薦前總督朱燮元閔夢得
等帝乃罷鶴鳴起燮元總督貴湖雲川廣諸軍務兼巡撫貴州
仍賜尙方劍錄前功進少保世廕錦衣指揮使 尙寶司少卿
黃正賓言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請勒
歸田里從之 秋七月袁崇煥入都先陳奏兵事帝召見平臺
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
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
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

譽卿問崇煥五年之略崇煥曰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爾譽卿
曰帝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
帝出卽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旣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
內戶部轉軍饟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
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
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
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
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劉鴻訓等請收還王之臣滿桂
尙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崇煥
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構不得竟其志復上疏言恢
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

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旣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帝優旨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壬午浙江風雨海溢漂沒數萬人 海上多劇盜袁進李忠先降楊六楊七及鄭芝龍繼起李魁奇鍾斌旣降復叛福建總兵官俞咨皋招六七降獨芝龍猖獗如故芝龍嘗敗都司洪先春釋不追獲一游擊不殺咨皋戰敗縱之走當事知其可撫遣使諭之癸未芝龍降會朝命布政使熊文燦爲巡

撫文燦善遇芝龍使爲己用先後擊禽魁奇蹙斌於大洋投海
死海警遂息 大同久恃款弛備插漢虎墩兔西侵順義王遂
入境大掠巡撫侍郎張翼明總兵官渠家楨並坐死插部遂挾
賞不去帝御平臺召總督王象乾詢以方略對曰禦插之道宜
令其自相攻今卜失兔西走套內白言台吉挺身免哈喇噶所
部多被擄不足用獨永邵卜最彊約三十萬人合卜失兔所部
并聯絡朵顏三十六家及哈喇噶餘眾可以禦插漢然與其構
之不如撫而用之帝曰插漢意不受撫奈何對曰當從容籠絡
帝曰不款如何象乾復密奏帝善之命往與袁崇煥共計象乾
至邊與崇煥議合皆言西靖而東自寧虎不款而東西並急因
定歲予插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縻 甲申川湖兵戍寧遠者

以缺饗四月大譁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躬自翼之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八月袁崇煥抵關聞變馳至與廣密謀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勵一方乃靖 袁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令祖大壽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朱梅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

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己又請罷寧遠及登萊兩巡撫不設帝
皆從之崇煥遂畱鎮寧遠 乙未詔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
與輔臣議政 戶部尙書畢自嚴以度支大絀請覈逋賦督屯
田嚴考成汰冗卒停薊密昌永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俱
報可 帝好察邊事頻遣旂尉偵探宣府巡撫李養沖疏言旂
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且慮費無所出帝以示李標等曰邊情
危急遣旂尉偵探奈何以爲僞且祖宗朝設立廠衛奚爲者標
對曰事固宜慎養沖以爲不賂恐毀言日至賂之則物力難勝
耳錢龍錫曰舊制止行於都城內外若遠遣恐難委信帝默然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 工部主事徐爾一疏訟熊廷弼冤請
賜昭雪不聽 給事中韓一良言陛下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

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
不以錢償以官言之則縣官爲行賄之首給事爲納賄之尤今
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官督取過
客有書儀考滿朝覲之費無慮數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
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兩月來辭卻書帕五百金臣寡交猶
然餘可知矣伏乞陛下大爲懲創逮治其尤者帝得疏大喜召
見廷臣卽令一良宣讀讀已以疏徧視閣臣曰一良忠鯁可僉
都御史吏部尙書王永光請令指實一良唯唯無所指帝令密
奏越五日一良以周應秋閤鳴泰舊事爲言語侵永光帝乃再
召見一良永光手前疏循環頌音琅然至此金非從天降非從
地出掩卷而歎問一良五百金誰之饋也一良卒無所指固問

對如前帝大不懌謂劉鴻訓曰都御史可輕授耶叱一良前後
矛盾褫其官 左僉都御史楊鶴言陛下圖治甚殷用人若渴
平臺召對言路大開誠千古一時也然其要在培元氣自大兵
大役加派頻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氣傷自遼左黔蜀喪師失
律暴骨成邱封疆之元氣傷自搢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
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
入道在培養而陛下事事勵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
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訶竊以爲過
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爲
之程寬爲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時以爲
名言 給事中張國維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銳綜核太

嚴拙者跼蹐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誰能展布四體爲國家營職業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實薄此英察宜斂也祖宗朝閣臣有封還詔旨者有疏揭屢上而爭一事者今一奉詰責則俛首不遑一承改擬則順旨恐後儻處置失宜亦必不敢執奏此將順宜戒也召對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獲罪者臣同官熊奮渭還朝十日旁措一詞遂蒙譴謫不可稍加薄罰示優容之度乎此上下宜洽也其二請平刑罰溥膏澤帝不能盡用冬十月錦州兵譁袁崇煥請給饗帝御文華殿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禮部侍郎周延儒揣帝意獨進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饗之錦州譁復饗之各邊且效尤帝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頷之降旨責

羣臣居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饒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銀耳何故譁譁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耶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言大悅由此屬意延儒 帝數召見廷臣劉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失職請帝久任責成帝初甚向之及關門兵譁帝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有兼轄巡捕營語非故事也捕營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覈中書賄改之故下舍人田佳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橐具兵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戊戌帝御便殿問閣臣皆謝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畢自嚴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言慶臻行賄有迹不知誰主使御史

吳玉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重賄帝叱之聞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佳璧亦供受鴻訓指侍郎張鳳翔遂力詆鴻訓及慶臻李標錢龍錫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帝曰事已大著何更訪爲促令擬旨標等逡巡未上禮部尙書何如寵爲鴻訓力辨帝意卒不可回乃革鴻訓慶臻兵部尙書王在晉職候勘 十一月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慮並推則已紕謀沮之廷議亦以延儒望輕置弗推推成基命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宏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而列謙益第二疏上帝以延儒不與大疑初謙益主試浙江有奸人僞作關節授舉子錢千秋故有文獲薦覺奸

人詐與之聞事傳京師爲給事中顧其仁所發謙益亦自檢舉
法司戍千秋及奸人奪謙益俸事已七年矣協理詹事府尙書
溫體仁者外曲謹而中猛鷲機深刺骨亦以望輕弗及推體仁
以延儒不與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
不當與閣臣選翌日帝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
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己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
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必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
當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
敢言者臣不忍見陛下孤立於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
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執政皆言謙益無罪給事中章允儒爭
尤力且言體仁熱中缺望如謙益當糾何侯今日體仁曰前此

謙益皆聞曹令者糾之正爲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眞黨也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帝歎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鎮撫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李標亦力爲謙益允儒解帝不從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卽言徒取禍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帝乃卽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允儒及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 癸未祀天地於南郊故事扈蹕用軍八萬五千人至是增至十萬有奇總督勳臣缺協理侍郎李邦華兼攝其事所設雲輦龍旌寶纛金鼓旂幟甲冑劒戟煥然一新帝悅 十二月丙申韓爌還朝復爲首輔帝御文華後殿閱章奏召爌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和衷期

於至當曠等頓首謝退言上所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參互
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勢不能報謝賓客商政
事者宜相見於朝房一切禁私邸交際帝卽諭百寮遵行革
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賞諸部饑告糶不許陝西大饑民苦
加派府谷賊王嘉允漢南賊王大梁階州賊周大旺安塞賊高
迎祥宜州賊王左挂飛山虎大紅狼等一時並起與白水賊王
二等相應分掠鄜州延安諸處延綏缺饟固原兵劫州庫與賊
合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時承平久卒被兵人無固
志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時大治魏忠賢黨又值
京察御史吳甦言此輩罪惡非考功法所能盡宜先定其罪毋
混察典給事中張愼言亦請先治媚璫者附逆之罪其他始付

考功帝納之命韓爌李標錢龍錫定逆案爌等不欲廣搜樹怨
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上帝不懌令以贊
導擁戴頌美諂附爲目因慨然歎曰忠賢一人耳外廷諸臣附
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又諭以內侍同惡者亦當入爌等
以不知內事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入便殿案
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按名悉入爌等
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王永
光問之永光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喬允升曹于沐同事

二年春正月丙子釋奠於先師孔子 掌國子監少詹事孔貞
運進講書經帝以聖裔故從優賜一品服 丁丑定逆案首逆
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

魏良卿侯興國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
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詒薛貞吳淳夫李
夔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冽陸萬齡豐
城侯李永祚都督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
交結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
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欽孝陵衛指揮李
之才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爲民者顧秉謙馮銓張
瑞圖來宗道尙書王紹徽郭允寬張我續曹爾楨孟紹虞馮嘉
會李春暉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袞李養德
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尙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尙書黃運泰郭尙
友李從心巡撫尙書李精白及李蕃李恒茂賈繼春石三畏盧

承欽門克新劉徽智鋌阮大鍼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結近侍減等革職閒住者黃立極施鳳來楊景辰等四十四人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王體乾等五十餘人帝爲詔書頒示天下 劉

鴻訓之罷也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納田仰二千金屬王永光用爲四川巡撫給事中間可陞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賂鴻訓擢用鴻訓數被重劾連章力辨因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詭誑張慶臻千金致臣無辜受禍帝不聽下廷臣議罪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辭而律有議貴條請寬貸王在晉及職方郎中苗思順贓證未確難懸坐韓爌亦疏救帝不許謫鴻訓戍代州在晉思順並削籍慶臻停俸三年仰亦罷李覺斯等各以直言增一秩鴻訓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冲主帝聞

深銜之故及 周道登罷 二月戊子祀社稷 庚寅皇長子
慈烺生赦天下韓爌請盡蠲天下積逋報可 言者爭擊王永
光南京禮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將罪永吉韓爌等言
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安乃止奪祿一年工部尙書張鳳翔奏廠
庫積弊帝怒召對廷臣詰責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都賚明力
辨爌等救解不聽永光以毛羽健劾已請帝究主使者爌退申
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請究言官帝亦不納而羽健獲免 先
是御史毛九華劾溫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人木爲所訴賂崔
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詩頌魏忠賢帝下浙江巡撫核
實已御史任贊化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諸不法事帝怒其
語褻貶一秩調外體仁乞罷因言比爲錢謙益故排擊臣者百

出而無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見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與九華贊化詰辨良久言二人皆謙益死黨帝心以爲然獨召韓爌等於內殿諭曰諸臣不憂國而植黨挾私相攻自名東林於朝事何補當繩以重法體仁復力求去以要帝帝優詔慰答焉爌上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畛域橫分於宮府非國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贊化帝不納御史黃宗昌言體仁熱中枚卜欲以結黨二字破從前公論之不予且箝後來言路之多口毛羽健言彼附逆諸奸既不可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擯斥之人如以今連袂登進者爲相黨而來抑將以昔之鱗次削奪者爲相黨而去乎今日詔太平則不足語剔弊則有

餘諸臣亦何負國家而一夫高張輒疑舉朝皆黨則株連蔓引
不且一網盡哉給事中祖重暉南京給事錢允鯨南京御史沈
希詔相繼極論帝皆不聽法司上錢千秋獄言謙益自發在前
不宜坐詔令再勘體仁復疏劾法司六欺言獄詞皆出謙益手
於是刑部尙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
僕寺卿蔣允儀府丞魏光緒給事中陶崇道御史樊尙璟吳甡
劉廷佐各疏言臣等雜治千秋觀聽者數千人非一手一口所
能掩體仁乃不復論千秋事惟詆于汴爲謙益座主黨護而已
帝卒坐謙益杖贖而謂體仁孤立益嚮之三月召對周延儒
於文華殿漏下數十刻乃出語祕不得聞黃宗昌劾延儒生平
穢行御史李長春論獨對之非毛羽健言召見不以盈廷而以

獨侍清問不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沈閣門猶啓漢臣有言
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責南京御史劉之
鳳等言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三百里其立身居鄉不堪
置齒頰今乃特蒙眷注必將曰舉朝盡欺獨延儒一人捐軀爲
國使陛下眞若廷臣無可信而延儒乃得翦所忌樹所私爲馮
銓霍維華等翻局此一召也於國事無纖毫益而於聖德有邱
山之損亦被詰責 三邊總督武之望卒久之廷臣莫肯往乃
推副都御史楊鶴帝召見鶴問方略對曰清慎自持撫卹將卒
而已遂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鶴未至參政劉應
遇擊斬王二王大梁參議洪承疇亦擊破王左挂賊稍稍懼而
繼起者益眾 曹于沐等大計京官貶黜二百餘人坐不謹者

百人南京戶部尙書鄭三俊都御史陳于廷亦力汰魏忠賢遺黨仕路爲清 薊州兵久缺饗戍寅譟而甲圍巡撫王應豸於遵化布政使飭薊州兵備徐從治單騎馳入陰部署夷丁標兵分營四門按甲不動登城而呼曰給三月糧趣歸守汛地否將擊汝眾應聲而散應豸置毒飯中欲誘而盡殺之諸軍復大亂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應豸剋饗狀論死 畢自嚴言諸邊年例自遼饗外爲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尙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三千鹽課百一十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卽盡充邊饗尙無贏餘乃京支雜項八

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薊鎮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饗改新饗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況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乞敕下廷臣各陳所見於是廷臣爭效計畫自嚴擇其可者先列上十二事曰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稅寺產核牙行停修倉廩止葺公署南馬協濟崇文鋪稅京運撥兌板木折價已復列上十二事曰增關稅捐公費醫生祠酌市稅汰冗役核虛冒加抵贖班軍折銀吏胥納班河濱灘蕩京東水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 兵部尙書王洽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是也今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百萬頃元虞集有京東水田之議本朝萬曆初總督張佳

脩巡撫張國彥行之薊鎮爲豪右所阻其後巡撫汪應蛟復行之河間今已墾耆荒未墾耆置不用遺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講生財之術爲養軍資不大失策乎乞敕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裨軍食無缺帝稱善卽命行之 套寇大入甘肅患豌豆創環大黃山而病諸將請擊之巡撫都御史梅之煥不可曰幸災不仁乘危不武不如舍之因以爲德遂不戰踰月羣寇望邊城搏顙涕泣而去 先是毛羽健陳驛遞之害言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帝卽飭所司嚴加釐革已朝議汰各鎮兵給事中劉懋復請裁驛卒帝以問韓爌爌言汰兵止當清占冒及增設冗兵爾衝地額兵不可汰也

驛傳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甦民困其所節省仍還之民帝然之夏四月甲午裁驛站 王象乾之撫插漠也大同巡撫張宗衡初與同議已而變其說上疏言插來宣大駐新城去大同僅二百里三閱月未敢近前饑餓窮乏插與我等耳插恃撫金爲命兩年不得資用已竭食盡馬乏暴骨成莽插之望款不啻望歲而我遺之金緡牛羊茶果米穀無算是我適中其欲也插怙然悖慢耳目不忍睹聞方急款尙如是使插士馬豐飽其憑陵狂逞可勝道哉象乾言款局垂成而復勞之旣示插以不信亦非所以爲國謀宗衡再疏言宜戰不宜款帝欲振威塞上頗善其言召諸大臣平臺詰問良久王洽及諸執政並主象乾策款議乃定 閏月癸亥流賊犯三水游擊高從龍戰沒 癸未祀

地於北郊 五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禮部侍郎徐光啓依西法
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旣大寧以北不食大統同
同所推食分時刻與光啓互異已而光啓法驗餘皆疏帝切責
欽天監官五官正戈豐年等言大統卽郭守敬授時曆元大德
三年八月已當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時守敬方知
院事尙不能無差況斤斤守法者哉庚子禮部請開局修改曆
法從之以光啓督修光啓言近世言曆諸家大都宗守敬法至
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
星有本輪日月有真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曆有之而舍此
數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合之理宜取其法參互考訂使與大
統法會同歸一尋又上曆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

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變黃道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二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

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報可熊廷弼子疏請歸葬韓爌等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殺楊漣魏大中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十七萬刑及妻孥冤之甚者詔許其子持首歸葬毛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動輒敗衄而歲糜餼無算無事則鬻參販布貿易禁物名濟朝鮮寔闌出塞袁崇煥始受事卽欲除之嘗疏請遣部臣理餼爲文龍所駁及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計益決遂以閱兵爲名泛舟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

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拂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六月戊午崇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眾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彊崇煥曰爾有斬罪十二知之乎一專制一方軍馬錢穀不受核二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三奏疏稱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四侵盜軍糧五擅開馬市私通外

番六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七
剽掠商船八彊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九驅難民遠
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十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
像於島中十一鐵山之役喪軍無算十二開鎮八年不能復寸
土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論其部將曰
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
叱之曰文龍一布衣耳官極品滿門封蔭足酬勞何悖逆如是
乃頓首請旨取尙方劍斬之帳前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
無罪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莫敢動者崇煥命
棺殮文龍而祭之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
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尙方劍

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而還事聞帝意殊駭以文龍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言文龍之眾合老稚四萬七千勝兵者不能二萬妄稱十萬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卽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又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饟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饟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有叛去者 癸亥以久旱齋居文華殿敕羣臣修省 黃河大決淹泗州沒睢寧城秋七月總河侍郎李若星請修祖陵移睢寧縣治他所而開邳州壩洩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匙頭灣偪水北注以減睢寧之患從之 貴陽寇亂久

里井蕭條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將士多殺降報功苗不
附朱燮元招流移廣開墾募勇敢用閔夢得前議檄雲南兵下
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帥大軍駐陸廣偏大方總兵
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寧復赤水衛安邦彥聞之分守陸
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與奢崇明合兵十餘萬
先犯赤水燮元授計成名陽退至永寧賊追至銳甚燮元度賊
已深入卽分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副將王國楨從陸廣劉
養鯤從遵義各進兵攻賊巢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其背急擊之
賊黨驚潰邦彥恃勇欲先破永寧軍還拒諸將爭索戰八月甲
子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遇賊十五萬於五峯山桃
紅壩戰敗賊成名亦來援賊奔據山巔越數日良柱乘賊不備

與副將鄧玘等侵早霧迫之賊大潰成名聞山上呼譟聲亦出賊奔紅土川鵝項嶺徑長而陜人馬不能容良柱玘軍至賊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崇明邦彥及僞都督莫德並授首俘其黨杓作等水西賊平時稱西南奇捷四川巡撫張論上其功不及黔將成名等怒言邦彥德乃己部將趙國璽所斬且崇明猶未死變元信之奏於朝兵部不能決已御史孫徵蘭言訊俘囚阿癡杓作等咸云邦彥卽時授首灼然非黔兵力帝卽命獻俘告廟傳首九邊川中撫按及毛羽健皆訟良柱可訓功詆變元變元疏辨且求去賞遂格不行良柱怨變元不爲用至與相訐奏解職候勘 甲戌熹宗神主祔太廟 王永光力薦高捷史堃錢龍錫扼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曹于汴惡捷堃儉邪

久弗咨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于汴猶以故事持之捷莖遂
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韓爌請聽于汴言帝方眷永
光不從捷莖竟以部疏起官 丁未楊鎬棄市 九月癸卯開
曆局 順天府尹劉宗周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盬然程效
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
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饗修政刑而威
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
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
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
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畱心民瘼惻然痼瘕而以司農告匱一
時所講求者皆培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

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註誤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

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
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諂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
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
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
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
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
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畱中何以
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以來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
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
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
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

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
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
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
以爲迂闊而歎其忠 冬十月太常寺少卿呂維祺奏防微八
事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畱中畱中多則疑慮起當防一初虛
懷商權今擬旨一不當改擬徑行豈無當執奏者當防二初事
無疑厭疑厭皆諸臣自取今偏黨說起其變並進當防三初日
御經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寡嗜欲慎宴游今或偶涉當防五
初慎刑獄今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擊恐長囂訟風當防六初
重廷推今間用陪非常典當防七初樂讜言今或譴呵時及當
防八帝優旨報之 初烏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改適霑益土

官安邊欲兼有烏撒部議將聽之錢龍錫言效良有子其爵立之以收烏撒存亡繼絕於理爲順安邊淫亂不可長也乃不許朱燮元旣平安邦彥以兵威脅走邊令其爵署烏撒知府其祿署霑益知州烏撒陷賊八年至是始復燮元以境內賊略盡不欲窮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許歸附位豎子不能決其下謀合潰兵來拒燮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多箐篁蠻煙熨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乏食將自斃於是攻之百餘日斬首萬餘級復得嚮導輒發窖粟就食賊益饑劉養鯤遣人入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南京禮部尙書周嘉謨卒年八十四贈少保 戊寅

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

嚴

明紀卷五十二

大清兵臨遵化巡撫王元雅推官何天球遵化知縣徐澤先任知縣武起潛憑城拒守保定推官李獻明以察核官庫駐城中或勸之去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請守東門甲申城破元雅等並死之山海關總兵趙率教聞警馳援三晝夜抵三屯營總兵官朱國彥不令入遂策馬而西乙酉戰於遵化中流矢陳亡一軍盡沒三屯亦被兵國彥偕妻張氏投繯死 丁亥總兵官滿桂帥五千騎入衛次順義與宣府總兵官侯世祿俱戰敗遂趨都城 廷臣爭請召孫承宗吏部侍郎成基命亦以爲言並請省一切浮議倣嘉靖朝故事增設樞臣帝並可之己丑基命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承宗以原官兼兵

部尙書視師通州仍入朝陛見 辛卯袁崇煥督祖大壽何可綱等入援次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戊戌宣大保定兵相繼入援徵天下鎮巡官勤王承宗至召對平臺問方略對言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同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帝問卿欲守三河何意對曰守三河以沮西奔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陴人苦饑寒非萬全策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所條畫俱稱旨帝曰卿不須往通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韓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卽周閱都城五鼓而畢

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三疾馳抵通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官楊國棟登陴固守 辛

丑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薄德勝門世祿兵潰桂獨前搏戰城上發大礮助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令入休甕城承宗遣游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旋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發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崇煥自薊州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廣渠門外甲辰帝召見崇煥於平臺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又令桂解衣視其創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疏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

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彊敵宵遁帝領之下王治獄又以軍械不具下張鳳翔獄四司郎中瘐死者三罷李邦華閒住崇煥以土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

大軍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甫聞警卽千里赴援自謂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崇煥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

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辛亥朔再召崇煥於平臺下錦衣衛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基命叩頭請愼重者再帝曰愼重卽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

擢遵化巡撫都御史梁廷棟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援軍 桂總理關寧將卒營安定門外前總兵官孫祖壽散家財招回部曲以從桂 甲寅大壽與可綱等帥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賁手書慰諭大壽而令游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連戰大捷冀得厚賞而城上羣詈爲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爲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當出擣朵顏然後束身歸命柱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旣戮又將以大礮擊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承宗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譌言激眾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眾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

臣謹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 乙卯命承宗移鎮關門關門爲敗兵所劫掠閉門罷市承宗至人心始定諸將亦多自拔來歸者 帝用基命言取崇煥獄中手書招大壽大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斂兵待命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詔報之 庚申帝不視朝章奏多畱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彊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時米價騰躍宗周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

稍安 庶吉士金聲上書得召見薦同官劉之綸僧申甫知兵
帝立召之綸甫之綸言兵了了口辨甫亦奏對稱旨帝大悅授
甫京營副總兵資之金十七萬召募新軍便宜從事改聲御史
監其軍授之綸兵部右侍郎副尚書閔夢得協理京營戎政甫
倉卒募數千人皆市井游手所需軍裝戎器又不時給帝命基
命閱其所部兵基命極言不可用帝不聽甫乃出營柳林桂所
部降丁間擾民甫軍捕之桂輒索去發矢驚甫營有死者聲以
聞帝命聲調護

大清兵克良鄉知縣黨還醇力屈被執與訓導李廷表典史史
之棟驛丞楊其禮並死之教諭安上達闔門死難 帝拜桂武
經略盡統入衛諸軍賜尙方劍趣出師桂曰敵勁援寡未可輕

戰中使趣之急桂不得已督孫祖壽及總兵官黑雲龍麻登雲等移營永定門外二里許列柵以待

大清兵自良鄉回丁卯昧爽以精騎四面蹙之諸將不能支大敗桂及祖壽戰死雲龍登雲被執甫連敗於柳林大井乃結車營盧溝橋

大清兵繞出其後御車者恇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陳亡之綸乃請行乞京營及關外兵皆不許命之召募聲恥無功請帥參將董大勝兵七百人甫遣將古璧兵百人及豪傑義從數百人練成一旅爲之綸奇兵不許桂率教稱一時良將相繼戰沒乃以世龍代爲總理賜尙方劍盡統諸鎮援師 崇煥之赴召也嘗與錢龍錫語微及欲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

嘗移書止之龍錫故與韓爌定逆案爲羣小所忌爌又崇煥座主及崇煥下獄王永光等欲藉是興大獄高捷首疏攻龍錫言崇煥通款殺將皆龍錫發縱指示大壽師潰而東亦龍錫挑激所致帝以龍錫忠慎戒無苛求龍錫疏辨乞罷帝慰諭之龍錫卽起視事捷再疏攻帝意頗動壬申龍錫再辨引疾遂放歸大名府知府盧象昇募萬人入衛河南巡撫都御史范景文帥所部八千人至饒皆自賁抵涿州移駐都門再移昌平紀律嚴明遠近恃以無恐耿如杞帥總兵官張鴻功以勁卒五千人赴援軍令兵至之明日汎地定而後給饒如杞兵至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調昌平又明日調長鄉汎地累更兵三日不得饒癸酉譟而大掠帝聞大怒逮如杞鴻功下獄刑部獄囚劉仲金等百

七十人破械出欲踰城被獲帝震怒下喬允升及左侍郎胡世
賞提牢主事敖繼榮獄欲置之死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
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己興也勃焉曩陛下以
情面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
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稟擬歸
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
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士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
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閫以外次
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又劾世龍及張鳳翼吳
阿衡等罪忤帝意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眾助官軍朝議
壯之獨何如寵力言其叵測不善用必啓內釁乃止禮部侍

郎錢象坤工部員外郎華允誠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偵知之丁丑命延儒如寵象坤俱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賜允誠白金加俸一年山海關城故十六里衛城止二里

大清兵在內關城無可守衛城連關可步屨而上也承宗別築牆橫互於關城穴之使礮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晝夜穿鑿百井舊汰牙門將僑寓者千人窮而思亂皆廩之於官使巡行街衢守臺護倉均有所事內間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邏騎所得由是關門守完乃遣世龍督步騎兵萬五千人入援令游擊祖可法等帥騎軍四營西戍撫寧

三年春正月大壽入關謁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卽日列其所統步騎三萬於教場行誓師禮羣疑頓

釋

大清兵自京師東行先使人伏永平府文廟承塵上主者不覺也甲申黎明登城有守將左右之副使鄭國昌覺其異捶之至死須臾北樓火發城遂破國昌自縊城上中軍守備程應琦從之應琦妻奔告國昌妻與之偕死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盧龍縣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東勝衛指揮張國翰里居中書舍人廖汝欽武舉唐之俊諸生韓洞原周祚新馮維京胡起鳴胡光奎田種玉等十數人皆死國昌鳳奇一門盡死 陝西諸路總兵官吳自勉等帥師入衛延綏甘肅兵潰西去與流賊合 之綸募兵得萬人遂行抵通州守者不納天大雨雪宿古廟中奏軍機七上不報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畱之綸乞削官賜

骸骨不許之綸乃進次薊州 京師解嚴帝召對諸大臣於文
華殿言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對曰治道去太甚譬理亂絲
當覓其緒驟紛更益擾亂帝曰慢則糾之以猛何謂紛更 丙
戌瘞城外戰士骸 戊子

大清兵拔遷安遂下灤州分兵攻撫寧可法等堅守不下

大清兵遂向山海關庚寅至鳳凰店離關三十里列三營副總
兵官惟賢參將陳維翰等設兩營以待合戰互有殺傷

大清兵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俱不下逮總督薊遼都御史劉策
總兵官張士顯下獄論死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
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尙無恙
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皆

東護關門西繞永平爲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
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乙未禁抄傳邊報中書舍人加尙寶司
卿原抱奇劾曠主款誤國招寇欺君郡邑殘破宗社阽危不能
設一策拔一人坐視成敗以人國僥倖宜與龍錫並斥帝重去
曠貶抱奇秩而左庶子丁進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繼上曠卽
三疏引疾詔賜白金綵幣馳驛遣行人護歸曠先後作相老成
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進逢申則皆其會試所舉士
也勤王軍數萬在薊之綸與世龍自勉約由薊趨永平牽之無
動自帥兵八路進攻遵化營娘娘山世龍自勉不赴約世龍令
維賢帥維翰及游擊張奇化等襲遵化城中兵出擊前鋒殊死
戰

大清兵收入城後隊乘勢進攻城上矢石如雨尋復遣兵出戰
惟賢陷陳中箭死士卒殺傷者三百餘人奇化亦戰沒壬寅

大清兵自永平趨三屯營驍騎三萬望見之綸山上軍縱擊之
之綸發礮礮炸軍營自亂左右請結陳徐退以爲後圖之綸叱
曰毋多言吾受國恩吾死耳嚴鼓再戰自辰至酉短兵接流矢
四集之綸戰死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事聞賜之綸祭葬
任一子久之贈尙書之綸部將吳應龍等結營毛山規取羅文
谷關師敗游擊金日觀遣二將馳援亦敗沒

大清兵乘勝據府君玉皇二山進攻馬蘭城甚急日觀堅守不
下王左挂王子順苗美等攻宜州爲知縣成材所卻轉攻韓
城楊鶴命洪承疇禦之俘斬三百餘人圍解賊走清澗時五鎮

總兵並以勤王行軍中無帥鶴令故總兵杜文煥任之 梁廷棟入爲兵部尙書銜馬世龍違節制將更置之以撼孫承宗成基命力調劑時薊遼總督張鳳翼未至順天巡撫方大任老病不能軍監軍主事邱禾嘉議通關門聲援帥軍入開平二月大清兵攻之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己分略古冶鄉雙望何可綱及副將張洪謨金國奇游擊劉光祚等迎戰頗有斬獲

大清兵復攻牛門水門又攻鐵廠欲據以絕豐潤糧道守三屯總兵官楊肇基遣都司劉澤清援鐵廠世龍以尙方劍畀參將曹文詔令帥參將王承允張叔嘉都司左良玉等援玉田豐潤文詔等伏枯樹洪橋鏖戰有功自大塹山轉戰徧遼化而返庚申立皇長子慈烺爲皇太子大赦 鄭三俊言皇上憂勞少

過人情鬱結未宣百職庶司救過不贍上下睽孤足爲隱慮願
保聖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帝褒納之 原抱奇再劾
韓爌曹于汴及尙書孫居相侍郎程啓南府丞魏光緒目爲西
黨請皆放黜以五人籍山西也帝紬抱奇言不聽工部主事陸
澄源復劾于汴帝謫澄源于汴亦謝事去 延安知府張輦都
司艾穆蹙賊延川降其魁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王嘉允掠
延安慶陽楊鶴撫之不聽匿不以奏而給降賊王虎小紅狼一
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免死牒安置延綏河曲間賊淫掠如故
三月壬午李標致仕 刑部尙書韓繼思侍郎張慎言讞耿
如杞獄不稱旨皆削職下獄如杞尋棄市 喬允升等之下獄
也中書沈自植乘間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問掌都察院副都

御史易應昌以允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怒下應昌獄鐫僉都御史高宏圖大理寺卿金世俊級奪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讞宏圖等及坐允升絞而微言其老病可矜乃命與敖繼榮俱戍邊胡世賞贖杖爲民己刑部尙書胡應台等上應昌罪帝以爲輕杖郎中徐元嘏于廷鐫應台秩視事應昌論死允升赴戍所未幾死允升端方廉直數厯中外具有聲績以註誤獲重譴天下惜之 戊申王嘉允從神木渡河犯山西時秦地所徵曰新饟曰均輸曰閒架其目日增民大困又裁驛站山陝游民仰驛糒者無所得食俱從賊 兵部郎中李繼貞請發帑金糴米輸軍前且令四方贖鍰及捐納事例者輸粟於邊以撫饑民又言兵法撫勦並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賊者耳今斗米銀四

錢已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請賫三十萬石以往安輯饑民使不爲賊以孤賊勢帝不聽 安位遣使請降朱燮元與約四事一貶秩二削水外六目地歸之朝廷三獻殺王巡撫者首四開畢節等九驛位請如約遂帥四十八日出降貴州乃靖燮元遂上言水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控苗蠻遠聯滇蜀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爲寇鴨池安莊傍河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頃諸將士身經數百戰咸願得尺寸地長子孫請割新疆以授之使知激勸報可 夏四月乙卯以久旱齋居文華殿諭百官修省劉宗周進祈天永命之說請除詔獄除新饒末言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

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
居成功導人主以貪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
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
令陳足兵足食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 丁丑
流賊陷蒲縣 王洽瘐死尋論罪復坐大辟洽清修伉直雅負
時望而應變非所長遵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又
以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於洽不少貸云 五月諭德文震孟
言羣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
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輿
援思辨雪王永光爲六卿长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
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樸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

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帝令指實再奏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給事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也永光窘甚密結內臣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心疑之永光辨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逮繫震孟講曾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卽出喬允升朝世賞於獄帝嘗加足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眞講官遷化永平遷安灤州失守數月昌平尤世盛薊鎮楊肇基保定曹鳴雷山海宋偉山西王國樑固原楊麒延綏吳自勉臨洮王承恩寧夏尤世祿甘肅楊嘉謨所將皆諸邊銳卒內地則

山東河南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四川諸軍先後至者二十萬皆壁於薊門及近畿莫利先進詔旨屢督趣給事中張第元言馬世龍非若衛霍之儔功名足以服人諸帥宿將非世龍偏裨不能驅策節制帝以世龍方規進取不聽秦良玉與秦翼明奉詔勤王出家財濟饗帝優詔褒美召見平臺賜良玉綵幣羊酒賦四詩旌其功世龍請先復遵化孫承宗曰不然遵化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畱之以分其勢而先圖灤今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遵之狀以牽之諸鎮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之而騎兵決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而取遵易易矣議既定乃令何可綱督諸將營雙望諸山以綴永平之師令祖大壽諸軍直趨灤州東西諸營並進承宗親詣撫寧

以督之己丑大壽及邱禾嘉永平參議張春先抵灤城下世龍
世祿自勉麒承恩繼至辛卯克之壬辰副將王維城游擊靳國
臣等入遷安我

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而北還癸巳承宗及可綱入永平乙未
副將謝尙政曹文詔等入遵化四城俱復捷聞帝告謝郊廟大
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加世
龍太子太保蔭本衛世千戶餘論功進秩有差承宗力辭太傅
不受屢疏稱疾乞休優詔不允世龍尋謝病歸永平當兵燹之
餘閭閻困敝春盡心撫卹人皆懷之初大壽之潰還也寧前兵
備參議孫元化調劑令復入關時永平失守關內外隔絕者半
年軍食久虛將士單弱列城得無虞元化力也 梅之煥入衛

及抵京師已後時矣有詔入朝翌日又詔落職候勘初溫體仁
訐錢謙益之煥移書中朝右謙益至是體仁修隙之煥遂得罪
之煥雖文士負材武善射旣廢無所見所居縣阻山多盜無事
輒帥健兒助吏捕無脫者 楊鶴移駐耀州賊攻破金鎖關殺
都司王廉 六月王嘉允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殺副將
李釗游擊李顯宗癸丑陷府谷杜文煥擊走之張獻忠者隸延
安鎮爲軍犯法當斬主將陳洪範奇其狀貌爲請總兵王威釋
之獻忠乃逃去至是聚眾據米脂十八寨稱八大王以應嘉允
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
天猴獨行狼諸賊所在蜂起 己未授宋儒程頤邵雍後裔程
接道邵繼祖五經博士世襲 辛酉禮部尙書溫體仁吳宗達

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梁廷棟以試礮而炸劾工部郎中
王守履失職守履懼詆兵部郎中王建侯誣己廷議不如守履
言守履遂下獄工部尙書南居益疏救帝以爲徇私削其籍廷
杖守履六十斤爲民 皮島副將劉興治兇狡好亂與陳繼盛
不相能其兄參將興祚陳亡繼盛誤聽謀報謂未死興治憤擇
日爲興祚治喪諸將咸弔繼盛至興治伏兵執之又執理饒經
厯楊應鶴等十一人並殺之又僞爲島中商民奏請優卹興祚
而令興治鎮東江舉朝大駭以海外未遑詰也興治遂與諸弟
兄放舟長山島大肆殺掠時登萊總兵官張可大方援永平帝
令副將周文郁撫定興治會復設登萊巡撫以孫元化爲之黃
龍爲皮島總兵官興治尋爲島眾所殺 寧遠自畢自肅遇害

遂廢巡撫官以經略兼之至是議復設兵部尙書梁廷棟力推邱禾嘉才乃擢禾嘉僉都御史任之

大清兵以二萬騎圍錦州禾嘉督何可綱及游擊楊振等赴救戰於郵馬山有功城獲全 袁崇煥獄未竟史莖言錢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爲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其罪莫追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轉寄姻家巧爲營幹致國法不伸袁弘勛亦力攻龍錫帝怒敕刑部五日具獄於是錦衣衛使劉僑上崇煥獄詞法司坐崇煥謀叛帝召諸臣於平臺責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令廷臣議罪是日羣議於中府謂斬帥雖龍錫啟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擅殺殺毛文龍乃崇煥過舉至講款倡自崇煥龍錫始答以酌量繼答以

天子神武不宜講款然軍國大事私自商度不抗疏發奸何所
逃罪秋八月癸亥磔崇煥於市帝欲族崇煥以何如寵救免兄
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九
月乙卯遣使逮龍錫先是李逢申劾成基命欲脫袁崇煥罪
故乞慎重基命求罷帝爲貶逢申一秩方崇煥之議罪也基命
病不入直張道濬以委卸劾之陸澄源劾疏繼上基命奏辨曰
澄源謂臣嘗兩疏廷推皆韓爌等欲藉以救崇煥當廷推時崇
煥方倚任安知後日之敗預謀救之其說祖逢申道濬不逐臣
不止乞放歸帝慰畱之卒三疏致仕去基命性寬厚每事持大
體爲首輔者數月周延儒溫體仁比而傾之帝亦欲委政延儒
遂爲其黨所逐冬十月癸亥停刑丙寅巡撫延綏都御史

洪承疇總兵官杜文煥敗賊張獻忠於清澗十一月壬寅破賊
於懷寧 甲午山西總兵官王國樑擊王嘉允於河曲大敗賊
入據其城會部議設山陝提督令文煥爲之乃偕延綏副總兵
曹文詔馳至河曲絕饜道以困賊 梁廷棟言今日閭左雖窮
然不窮於遼饜也一歲中陰爲加派者不知其數而曰民窮於
遼饜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饜兵不過五十萬饜不過千五百
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不在加派疏
入帝下戶部協議畢自嚴阿廷棟意言今日之策無踰加賦請
畝加九釐之外再增三釐禮部侍郎羅喻義疏言其害不聽十
二月乙巳朔增田賦充饜於是舊增五百二十萬之外復增百
六十五萬有奇海內益咨怨矣 戊午神一元陷新安寧塞柳

樹澗等堡寧塞杜文煥所居宗人多死文煥遂還救 錢龍錫

逮至下獄悉封上袁崇煥原書及所答書且疏辨帝不省時羣
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爲逆首龍錫及諸異己者爲逆黨
更立一逆案相抵溫體仁與周延儒王永光主謀既定欲自兵
部發其事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帝以
龍錫無逆謀令長繫體仁既藉延儒力入閣務爲柔佞帝意漸
向之而體仁陽曲謹媚延儒陰欲奪其位延儒不知也體仁與
永光謀起王之臣呂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逆案而外歸
咎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
呈秀矣帝悟乃止

明紀卷第五十三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簪

莊烈紀二

起崇禎四年辛未訖崇禎七年甲戌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己卯神一元棄寧塞陷保安 丁酉御史吳甡振

延綏饑民以十萬金往李繼貞少之帝不聽 己亥召對內閣

九卿科道及入覲兩司官於文華殿命都察院嚴核巡按御史

中允黃道周三疏言錢龍錫不宜坐死罪忤旨貶秩調外倪

元璐請以己代道周謫帝不允檢討徐汧疏頌道周元璐賢因

自請罷黜帝詰責汧汧言推賢讓能蓋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

之風聞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察之權輒逮閤寺默窺

聖意疑貳漸萌萬一士風日賤宸嚮日移明盛之時爲憂方大

不聽 寧夏總兵官賀虎臣副將李卑救保安賊引河套數千
騎挫虎臣軍會副將張應昌偕游擊左光先擊斬神一元一元
弟一魁代領其眾棄城去二月壬子圍慶陽分兵陷合水 三
月丁丑張應昌等擊敗神一魁慶陽圍解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侍郎楊鶴移駐寧州一魁求撫送還合水知縣蔣應昌別賊拓
先齡金翅鵬過天星田近菴獨頭虎等亦先後降癸未鶴設御
座於城樓賊跪拜呼萬歲鶴宣聖諭令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賊
陽應之立赦其罪鶴又以一魁最彊致其壻帳中同臥起一魁
果至數以十罪則稽首謝卽宣詔赦之畀以官處其眾四千餘
人於寧塞使守備吳宏器護焉已而羣賊相繼復叛 御史姜
思睿陳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剔愈精頭

緒愈亂曰懲毖愈甚頽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思睿應麟從子也 吏部尙書王永光罷溫體仁用都御史閔洪學代之凡異己者率以部議論罷而體仁陰護其事又用史堇高捷及侍郎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爲腹心 夏四月庚戌禱雨 辛丑詔廷臣條時政多請緩刑乃免張鳳翔易應昌李如楨等死遣戍邊衛 洪承疇受降卒命守備賀人龍勞以酒伏兵擊斬三百二十人 巡撫陝西都御史練國事帥參將張全昌趙大允等連破點燈子於中部邵陽韓城又破別賊於宜君雒川降其魁李應鰲王承恩張應昌擊走不沾泥於米脂時杜文煥等分勦賊澄城宜川耀州白水斬首千九百有奇是月曹文詔克河曲王嘉允脫走 五月甲戌大旱步禱於南

郊 胡應台等乞宥錢龍錫給事中劉斯球繼言之庚辰戌龍
錫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言帝甚怒解救殊難溫體仁陽曰
帝固不甚怒也 梁廷棟居中樞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
之然頗挾數行私不爲朝論所重給事中葛應斗劾袁宏勛納
參將胡宗明金請屬兵部廷棟亦劾宏勛及張道濬通賄狀宗
明道濬俱下獄兩人者王永光私人也廷棟謀并去永光以己
代之得釋兵事永光遂由此去御史水佳允宏勛郡人也兩疏
力攻廷棟廷棟疏辨求去帝猶慰畱初廷棟薦通判安國棟爲
職方主事主插漢撫賞事國棟頗爲奸利廷棟庇之會佳允坐
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鬻將領數事
事俱有跡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閒住去 錢象坤素負

物望與溫體仁同相無附和跡梁廷棟之被劾也不待旨卽奏
辨廷棟故出象坤門水佳允疑象坤泄之語侵象坤周延儒以
廷棟嘗發其私人贓罪惡之并惡象坤象坤遂五疏引疾六月
丁未致仕 王嘉允轉掠至陽城南山曹文詔追及之其下斬
以降其黨乃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爲魁自用結羣賊老獬獬
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閻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上
天龍蝎子塊過天星混世王及高迎祥張獻忠等三十六營眾
二十餘萬聚山西米脂人李自成者迎祥甥也與獻忠同歲生
充銀川驛卒善騎射鬪狼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捕之將置
之死脫去爲屠至是往從迎祥號闖將 秋七月甲戌王承恩
敗賊於鄜州降賊首上天龍 李老柴獨行狼攻陷中部田近

菴以六百人守馬欄山應之 點燈子入山西初沁水張銓父
五典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寶莊爲堡堅甚及是賊至五典已沒
銓子道濬等官京師獨銓妻霍氏在眾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
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盡死於家乃帥僮僕堅守賊
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
賊者多賴以免 八月癸卯賀虎臣擊斬賊劉六於慶陽 初
登萊巡撫孫元化議撤島上兵於關外規復廣寧及金海蓋三
衛遼東巡撫邱禾嘉議用島兵復廣寧義州右屯梁廷棟慮其
難以咨孫承宗承宗奏言廣寧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
陸運難義州地偏去廣寧遠必先據右屯乃可漸逼廣寧又言
右屯城已壞修築而後可守築之敵必至必復大小凌河以接

松杏錦州錦州繞海而居敵難陸運而右屯之後卽海據此則糧可給兵可聚始得以漸而進奏入廷棟力主之遂築大凌城命祖大壽何可綱督工部檄促城甚急大壽以兵四千據其地發班軍萬四千人築之護以石砦土兵萬人禾嘉往視之條九議以上會廷棟罷去廷議大凌荒遠不當城撤班軍赴薊責撫鎮矯舉令回奏禾嘉懼盡撤防兵畱班軍萬人輸糧萬石濟之及是工竣我

大清以十萬眾至丁未圍數周掘濠築牆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道城外堠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承宗聞之馳赴錦州禾嘉亦至承宗遣總兵官吳襄宋偉與禾嘉合兵往救離松山三十餘里與

大清兵遇大戰長山小凌河間互有損傷詔尤世威赴援世威護陵不得行言左良玉可代帥兵往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遂薦良玉爲副將良玉戰香山杏山下錄功第一 丙辰何如寵致仕 給事中傅朝佑劾周延儒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結袁宏勛張道潛爲腹心損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陛下因旱求言則恐其揚己過故削言官以立威陛下愼密兵機則用以箝人口故挫直臣以怵眾往時糾其罪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徧列要津大臣之道固如是乎御史路振飛劾周延儒卑污奸險黨邪醜正祈立斥以清揆路給事中吳執御亦劾其姻親陳于泰幕客李元功等交關爲奸利皆被旨

切責 御史謝三賓言楊鶴謂慶陽撫局既畢賊散遣俱盡中
部之賊寧自天降疏下巡按御史吳牲覈奏牲言鶴主撫誤國
帝怒甲午逮鶴下獄以洪承疇代之練國事戴罪自贖 臨洮
總兵官曹文詔帥參將艾萬年連敗點燈子於桑落鎮花地窰
霧露山都司王世虎守備姚進忠戰死文詔追及於稷山諭降
七百人點燈子遁 帝初卽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
中官委任大臣旣而廷臣競門戶兵敗饜紕不能贊一策帝方
銳意綜核疑其朋黨營私乃思復用中官九月庚辰遣王應朝
監軍關寧張國元監軍東協王之心監軍中協鄧希詔監軍西
協 神一魁之黨茹成名者尤桀驁楊鶴令一魁誘殺之於耀
州其黨張孟金黃友才猜懼挾一魁以叛參政張福臻帥張應

昌及都司馬科擊之斬首千七百餘級友才走一魁守不下

丁酉司禮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又命唐文征提督京營
戎政王坤監饗宣府劉文忠監饗大同劉允中監饗山西以彝
憲有心計故令鉤校出入如涂文輔故事爲建專署名曰戶工
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團營提督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颺熊開
元御史李世祺工部主事馮元颺及姜思睿等十餘人相繼論
諫南京戶部侍郎呂維祺疏責輔臣不能匡救禮部侍郎李孫
宸以召對力諫俱不聽彝憲遂按行兩部議設座於部堂工部
尙書曹珖不可彝憲命郎中以下謁見工部主事金鉉再疏爭
并約兩部諸僚私謁者眾唾其面彝憲愠甚元颺元颺弟也
羅喻義嘗與成基命錢謙益同推閣臣有物望會進講義中及

時事有左右不得其人語溫體仁欲去之喻義執不可體仁因
自劾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曰講則正多規少今喻義
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駁改不從由臣不能表率帝下吏部議
喻義奏辨閔洪學等希體仁指議革職閒住喻義遂罷歸路
振飛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政體喪廉恥而壞官方民
愈窮而賦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
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日疑
有詔旨而無奉行疏入詔付有司

大清兵薄錦州分五隊直抵城下吳襄宋偉出戰不勝已監軍
太僕寺少卿張春會襄偉兵過小凌河東五里築壘列車營爲
大凌聲援

大清兵扼長山不得進邱禾嘉遣副將張洪謨祖大樂靳國臣孟道等出戰五里莊亦不勝春等夜渡小凌河戊戌至長山距大凌城十五里

大清兵以二萬騎逆戰兩軍交鋒火器競發聲震天地春營被衝諸軍遂敗襄先走春復收潰眾立營時風起黑雲見春命縱火風順火甚熾天忽雨反風士卒焚死甚眾少頃雨霽兩軍復鏖戰偉力不支亦走遂大敗春洪謨及參將楊華徵游擊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執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等戰沒士卒死者無算是役也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故大敗祖大壽守大凌城不敢出外援自此絕事聞舉朝震駭先是調禾嘉南京太僕卿以孫穀代未至而罷改命謝璉璉懼久不至兵

事急召璉駐關外禾嘉畱治事及是移駐松山圖再舉言官以
推委詆之帝以禾嘉獨守松山非卸責戒飭而已春等諸人見
我

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禮春獨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賜以珍饌春
曰忠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三日復
以酒饌賜之春仍不食守者懇勸始一食令薙髮不從居古廟
服故衣冠迄不失臣節而死春之被執也帝以其守志不屈遙
遷右副都御史卹其家春妻翟氏聞之慟哭六日不食自縊死
當春未死時我

大清有議和意令春上書於朝春曰此事必不可言我係被執
又非所宜言

大清遂不復彊會朝中有詆春降敵者誠意伯劉孔昭遂劾之
乞削其所遷職朝議不從而有司繫其二子死於獄 點燈子
屯石樓之康家山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伏兵舍峪渡
河襲殺之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武會試榜發命中允
方逢年倪元璐再試逢年元璐以時方需才請殿試傳臚悉如
文榜例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武舉殿試自此始 練國
事王承恩圍中部久慶陽賊郝臨菴劉道江援之會曹文詔西
旋與張福臻合勦馘李老柴及其黨一條龍餘黨奔摩雲谷副
將張宏業游擊李明輔戰死 大凌糧盡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祖大壽大壽及諸將皆欲降獨何可綱不從戊
辰大壽令二人掖可綱出城外殺之可綱顏色不變不發一言

含笑而死大壽遂與副將張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書約降是夕出見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錦州守將而畱諸子於大清邱禾嘉聞大凌城礮聲謂大壽得脫與吳襄及中官李明誠高起潛發兵往迎適大壽僞逃還已已俱入錦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悉爲

大清所有城亦被毀十一月乙亥

大清兵復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礮擊乃退大壽入錦州未得間禾嘉知其納款狀以聞於朝因初奏大壽突圍出前後不讎引罪請死於是言官交劾帝嚴旨飭禾嘉而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會廷議山海別設巡撫詔禾嘉仍以僉都御史任之令方萬藻巡撫寧遠廷臣追咎築城招豐交章論禾嘉及

孫承宗承宗連疏引疾詔賜銀幣乘傳歸 丙戌太監李奇茂

監視陝西茶馬呂直監視登島兵饗朝臣具公疏爭癸巳召對
於文華殿帝曰苟羣臣殫心爲國朕亦何需乎此輩眾莫敢對
南京御史李曰輔疏言邇者一日遣內臣四尋又遣用五非兵
機則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島陝西又有兩關之遣假專擅
之心駭中外之聽啓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
卸之口臣愚實爲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內臣中外稱聖昔何
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爲先陛下不築黃金臺招頗牧
乃汲汲內臣是遣曾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謫曰輔廣東布政
司照磨張彝憲撫火器不中程劾金鉉落職時中璫勢復大振
王坤至宣府以冊籍委頓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奪良機官卽

令坤按核給事中魏呈潤言我國家設御史巡九邊秩卑而任鉅良機在先朝以糾逆黨削籍今果有罪則有回道考核之法在而乃以付坤且邊事日壞病在十年九牧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既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一官出增一官擾中貴之威又復十倍御史偶獲戾且莫自必其命誰復以國事抗者異日九邊聲息監視善惡奚從而聞之乞召還良機毋使仰鼻息於中貴帝以呈潤黨比貶三秩出之外置開州復置施秉縣閏月乙丑陝西降賊復叛陷甘泉殺知縣郭永固參政張允登力禦不敵死時延安慶陽大雪民饑賊益熾流賊譚雄陷安塞據其城王承恩李卑擊降雄戮之斬首五百三十餘級游擊孔有德耿仲明偏裨李九成皆毛文龍帳下卒也文龍死走入

登州孫元化官遼久素言遼人可用乃授有德等官大凌城被圍部檄元化發勁卒泛海趨耀州鹽場示牽制有德詭言風逆改從陸路赴寧遠與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丁卯抵吳橋縣人罷市眾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扶之眾大譁九成先齎元化銀市馬塞上用盡無所償適至吳橋聞眾怨遂與應元謀劫有德相與爲亂連陷陵縣臨邑商河齊東巡撫都御史余大成聞之託疾不出已遣中軍沈廷瑜參將陶廷鑑往十二月丙子禦賊於阮城店敗績大成恐遂議撫賊曾元化軍亦至元化故善西洋大礮者也至是亦主撫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賊圍德平陷青城屠新城整眾而東無敢一矢加者而陽許元化降元化師次黃山館而返賊遂抵登州張可大已僉書

南京左府登人泣畱之未行而友德反可大急往勦元化檄止之不聽次萊州遇元化復爲所阻乃還鎮元化遣將張燾帥遼兵駐城外可大帥南兵拒賊元化猶招降賊不應 流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僉事郭景嵩死之 總督三邊侍郎洪承疇巡撫延綏都御史張福臻督曹文詔楊嘉謨及游擊左光先崔宗元李國奇等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賊戰於懷寧川思泉峪綿湖峪封家溝皆大捷掃地王授首時張獻忠羅汝才已就撫復叛人山西帥羣賊焚掠寧鄉石樓稷山聞喜河津間汝才賊號曹操者也 曹文詔張應昌偕參政戴君恩討神一魁於寧塞數敗賊賊棄城走又擊敗之駙馬溝一魁誅死黃友才尋爲應昌所禽 言者追論孫承宗丁丑奪官閒住并奪寧遠世蔭貶

邱禾嘉二秩巡撫如故承宗復列上邊計十六事極言禾嘉軍謀牴牾之失帝報聞而已禾嘉持論每與承宗異不爲所喜時有詆譏旣遭喪敗廷論益不容堅以疾請未幾卒承宗家居七年中外屢請召用不報庶吉士太倉張溥與同里臨川知縣張采共學齊名溥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旣成進士以葬親乞假歸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交游日廣聲氣通朝右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以嗣東林自矜執政大僚由此惡之孫元化之撫登萊也以關外八千人爲牙兵彊半皆遼人張可大慮有變屢言於元化不聽及孔有德薄城可大請擊之元化持撫議不許可大陳利害甚切元化期明歲元日發兵合擊

五年春正月庚子朔元化兵不發辛丑合兵戰城東可大兵屢
勝遼兵與賊多親黨無鬪志張燾先走可大兵亦敗中軍管維
城游擊陳良謨守備盛洛姚士良戰死燾兵多降賊有德遣歸
爲內應元化開門納之可大諫不聽日夕城中火起耿仲明等
導賊入自東門城遂陷可大時守水城撫膺大慟解所佩印付
旗鼓間道走濟南上之令弟可度子鹿徵奉母航海趨天津而
以佩劍付部將盡斬諸婢妾遂投繯死里居州判張瑤揮石擊
賊被執大罵死之元化自刎不殊與參議宋光蘭僉事王徵及
府縣官悉被執先是仲明之黨李梅者通洋事覺總兵官黃龍
繫之獄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龍軍謀作亂帥部卒假索饟名圍
龍署擁至演武場折股去耳鼻將殺之諸將爲救免龍捕斬仲

裕疏請正仲明罪會元化劾龍剋饒致兵譁帝命龍充爲事官而覈仲明主使狀仲明遂偕有德反事聞贈可大太子少傅諡莊節初登州被圍鐫元化及余大成三級令辦賊及登失守革元化職有德旣據登州推李九成爲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卬檄州縣兵饒趣元化移書大成曰畀以登州一郡則解大成聞於朝巡按御史王道純憤疏爭之帝怒革大成職逮下獄以參政徐從治代之謝璉爲登萊巡撫道純監軍詔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從治曰吾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同受事於萊賊尋縱元化等還詔逮之辛亥有德陷黃縣知縣吳世揚罵賊死縣丞張國輔參將張奇功等皆力戰死孔有德招島中諸將旅順副將陳有時廣鹿島副將毛承

祿皆往從之黃龍急遣將尙可喜金聲桓等撫定諸島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誅叛黨縱火焚其舟賊黨高成友者據旅順斷關廬天津援師龍令游擊李惟鸞偕可喜等擊走之卽移駐其地援始通賊拘龍母妻及子以脇之龍不顧承祿文龍族家子也

混天猴陷宜君 黃道周方候補遭疾求去瀕行上疏言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

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連株四起陛下
欲振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抑搢紳陛下
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
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諂巧之
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
通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
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
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陵城必不可築不理
島民而謂島寇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饒糜
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饗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
復輓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削頑而

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損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
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言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
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
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
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
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
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
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
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
搢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
而去者必非鱸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

者必嗜利之人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在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斥道周爲民 楊鶴戍袁州署山東總兵官楊御蕃與保定總兵劉國柱天津總兵王洪帥師討孔有德丙寅遇賊新城鎮敗績洪先走御蕃突圍出遂入萊州二月己巳朔孔有德圍之巡撫都御史徐從治謝璉知府朱萬年偕御蕃等固守辛巳賊分兵陷平度知州陳所聞自

縊賊益攻萊輦孫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日穴城城多頽從治等
投火灌水穴者死無算使死士時出掩擊之毀其礮臺斬獲多
御蕃肇基子也 工部侍郎高宏圖履任張彝憲欲其設公座
曹珖與宏圖約比彝憲至皆曰事竣矣撤座去彝憲怏怏宏圖
七疏乞休帝怒削其籍 吳執御陳內外陰陽之說言今九邊
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膺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稱陽剛
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黃克纘劉宗周鄭鄮及
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喻義
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眞君子他若侍郎李
瑾李邦華畢茂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章光岳邪
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構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訊

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邦華宗周等下獄而執御彥方復繼之
舉朝震駭言官爲申救不聽卒坐三人贖徒三年 混天猴陷
鄆州兵備副使郭應響戰死 吳甡劾杜文煥殺延川難民冒
功給事中張承詔復劾之下獄奪職 徐從治等爲賊困惟王
道純在外調度賊遣人僞乞撫道純焚書斬使馳疏言萊州被
圍我軍屢挫安能復戰乞速發大軍拯此危土周延儒及兵部
尙書熊明遇惑余大成撫議道純反被責讓明遇遣職方主事
張國臣贊畫軍事曰安輯遼人之在山東者以國臣亦遼人也
國臣至萊先遣廢將金一鯨入賊營已而國臣亦入招諭賊陽
許之國臣遣一鯨還報曰毋出兵壞撫局從治等知賊詐叱退
一鯨從治遣間使三上疏力言賊不可撫毋爲國臣所誤時外

圍日急劉國柱王洪及山東援軍俱頓昌邑不敢進於是廷議更設總督一人三月壬寅以兵部侍郎劉宇烈任之調薊門四川兵統以總兵官鄧玘調密雲兵統以副將牟文綬右布政使楊作楫監之援萊州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者神一魁餘黨也屯鎮原將犯平涼練國事自涇趨固原檄楊嘉謨及副將王性善扼之嘉謨殺賊塘馬斷其偵探賊乃走慶陽曹文詔從鄆州間道與嘉謨性善合大戰西濠斬千級生禽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掠武安監陷華亭攻莊浪屯張麻村官軍掩擊之賊走高山游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平安等譟而上賊潰走變蛟文詔從子也督理山東軍務侍郎劉宇烈監軍楊作楫王道純及劉國柱王洪鄧玘副將劉澤清參將劉永昌朱廷祿

監紀推官汪惟效監視中官呂直等並集昌邑玘國柱洪澤清等至萊州馬步軍二萬五千氣甚盛而宇烈無籌略抵沙河日遣人入賊中議撫縱還所獲賊陳文才賊盡得官軍虛實益以撫綏之而潛兵繞其後盡焚輜重宇烈懼夏四月甲戌走青州撤國柱洪玘三將兵就食玘等夜半拔營散賊乘之大敗國柱洪走青濰玘走昌邑澤清接戰於萊城傷二指亦敗走平度惟作楫能軍事聞舉朝譁然熊明遇見官軍不可用撫議益堅先是張可大死以副將吳安邦代之安邦尤怯鈍耿仲明揚言以城降遽信之離登二十五里而軍中軍徐樹聲薄城被禽安邦走寧海癸未徐從治中礮死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王性善偕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等共擊賊敗之威寧關又敗之關

上嶺追至隴安與楊嘉謨曹變蛟夾擊復敗之賊餘眾數千欲走漢南爲游擊趙光遠所遏乃由長寧驛走張家川其逸出清水者副將蔣一陽遇之敗都司李宮用被執曹文詔乃縱反間紿其黨殺紅軍友遂蹙敗之水落城賊奔據唐毛山變蛟先登殲其眾 張福臻帥參政樊一蘅及艾萬年馬科賀人龍等討不沾泥守備孫守法禽之 金鉉馮元颺之劾張彝憲也彝憲疑出曹琬曰摭摭其隙始劉宇烈爲山東巡撫請料價萬五千兩鉛五萬斤工部無給銀例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皆濫惡彝憲取麤鉛進曰庫鉛盡然欲以罪琬嚴旨盡鎔庫鉛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內外官多獲罪彝憲乃糾巡事科道許國榮等十一人琬疏救忤旨詰責彝憲又指閘工冒破齟齬之琬屢疏乞歸

五月得請去 丙午參政朱大典爲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詔駐
青州 辛亥禮部尙書鄭以偉徐光啓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以偉修潔自好書過目不忘文章奧博而票擬非其所長章
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
詞臣爲帝輕閣臣不專用翰林矣光啓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
年已老不能有所建白 李世祺言諸臣言未當輒蒙詰責詰
責不已貶黜隨之言者前瞻後顧恐干嚴譴依阿得策樸直摧
心折檻牽裾寧可復見且君職要臣職詳天子一日萬幾神太
運則疲精太用則竭一言之謬一事之訛必待聖明摘發無乃
主獨勞臣獨逸乎聖人爲治責其人不侵其事課其效不系其
權需之歲月寧謐之理自致奚必效後世察察之治哉帝不能

用 山東士官南京者合疏攻劉宇烈請益兵於是調昌平兵
三千以總兵官陳洪範統之洪範亦遼人也天津舊將孫應龍
者大言於眾曰我與耿仲明兄弟善能令其縛孔有德李九成
來巡撫鄭宗周予之兵二千從海道往仲明聞之僞函他死人
頭給之曰此有德也應龍帥舟師抵水城賊延之入猝縛斬之
無一人脫者賊得巨艦勢益張黃龍攻之不克而還賊遂破招
遠圍萊陽知縣梁衡固守賊敗去 六月京師大水 壬申河
決孟津 華允誠以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
可憂言當事借陛下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陛下綜核
而逞其訟逋握算之能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智之捷
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走於接本

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
共之精神爲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
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
門之念意見互觭議論滋擾遂使勦撫等於築舍用舍有若舉
碁以興邦啓聖之歲時爲卽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
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辟潔己愛
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
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
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爲奸黨不惟不用
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
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

進惟恐後時陛下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冀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剋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且言體仁生平紵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眾議而用之意其倖

直寡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有如洪學者爲之羽翼徧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犯其鋒臣復受何人指使帝以體仁純忠亮節摘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帝亦悟二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復爲路振飛所劾尋亦罷去 秋七月辛丑太監曹化淳提督軍營戎政 劉宇烈復至昌邑陳洪範牟文綬等亦至萊州推官屈宜陽請入賊營講撫賊陽_禮之宜陽使言賊已受命宇烈奏之得請乃手書諭賊令解圍賊邀宇烈宇烈懼不往營將嚴正中昇龍亭及河賊擁之去而令宜陽還萊請文武官出城開讀圍卽解楊御蕃力言不可謝璉曰圍且六月旣已無可奈何宜且從之壬寅偕朱萬年及監視中官徐得時翟昇出孔有德

叩頭扶伏涕泣交頤璉慰諭久之而還癸卯賊復令宜陽入請璉御蕃司出御蕃曰我將家子知殺賊何知撫事璉等遂出有德執之萬年曰爾等執我無益盍以精騎從我呼守者出降賊乃以五百騎擁萬年至城下萬年大呼曰我被禽誓必死賊精銳盡在此急發礮擊之毋以我爲念御蕃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賊怒殺之城上人見之遂發礮賊死過半賊送璉得時昇至登州囚之正中宜陽皆死帝聞震怒逮宇烈下獄召王道純還用李繼貞言調關外兵入勦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朱大典字烈旣下吏引道純分過道純疏駁其所奏十餘事帝命所司并按道純又劾熊明遇張國臣交通誤國十罪語侵周延儒疏未下延儒洩之國臣國臣亦劾道純十罪帝皆不問

大清兵入宣府巡撫沈榮與監視中官王坤等遣使議和饋金帛牢醴師乃旋事聞帝惡榮專擅召對熊明遇等於平臺明遇曲爲榮解帝不悅逮榮下吏給事中孫三杰力詆明遇榮交關誤國同官陳贊化呂黃鐘御史趙繼鼎連劾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疏庸僨事命解任候勘尋以故官致仕給事中趙東曦言宣塞失事陛下赫然震怒逮巡撫沈榮罷本兵熊明遇乃監視王坤方會飲城樓商榷和議邊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辭扶同罪反侈邊烽已熄爲己功且請代夫內臣之遣陛下間一用之非不易之典今卽盡撤之猶謂不早坤顧請代圖彌縫於去後願陛下正坤罪撤各使還京帝言宣鎮擅和實坤奏發何謂欺隱謫東曦福建布政司都事劉宇烈視師無功言路

指周延儒底字烈孫三杰馮元颺及御史余應桂衛景瑗尹明
翼王象雲等屢劾延儒應桂並謂延儒納巨盜神一魁賄給事
中李春旺亦論延儒當去延儒數上疏辨帝慰畱之己未孫
元化棄市王化貞棄市混天猴攻合水李卑馬科追至甘
泉山破之延水關其地東限黃河賊溺死者無算科部卒斬混
天猴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爲王承恩所敗退保鐵角城獨
行狼李都司走與合可天飛劉道江再圍合水曹文詔往救賊
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沒
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眾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屍
蔽野餘走銅川橋文詔帥曹變蛟馮舉楊嘉謨帥參將方茂功
等追及之大戰陷陳賊復大敗尋與賀虎臣楊麒破賊甘泉之

虎兇凹麒麟復追賊安口河崇信密白茅山皆大獲八月甲戌洪承疇斬可天飛李都司於平涼降其將白廣恩巡撫山東都御史朱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合勦孔有德以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游擊柏永福及故總兵吳襄襄子三桂等關外兵四千八百餘人令總兵官金國奇帥之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饗抵德州賊復犯平度副將何維忠牟文綬等救之殺賊魁陳有時維忠亦被殺巡按監軍御史謝三賓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詔逮治之已三賓又請絕口勿言撫事國臣大弼寬韜至昌邑大典獲賊書約國臣等爲內應大典以示國臣等皆誓滅賊以自明乃分兵三路用國臣寬等爲前鋒鄧玘步兵繼之從中路灰埠進陳洪範及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

度進參將王之富王文偉等從北路海廟進檄游擊徐元亨等
帥萊陽師來會以文綬守新河諸軍皆持三日糧盡抵新河東
岸亂流以濟甲申至沙河有德迎戰寬先進眾寡不敵稍卻會
國臣至拔刀大呼直前寬大弼韜殊死戰大敗賊兵諸軍乘勝
追至城下賊夜半東遁乙酉萊州圍解南路兵始至國臣等進
兵黃縣癸巳賊傾巢出戰復大敗之斬首萬三千俘八百逃散
及墮海死者數萬有德竄歸登州李九成殺謝璉及徐得時翟
昇官軍進築長圍守之淫雨損山陵昌平地動李世祺言輔
理精神爲固寵之用國家緩急無可恃之人願撤回各邊監視
以明陰不干陽之分然後采公論以進退大臣酌情事以衡量
小臣釋疑忌之根開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濟帝以借

端瀆奏切責之 建義諸口築塞未成河水大發黃淮奔注興
化鹽城爲壑海潮復壞范公隄死者無算 賊見陝西兵盛多
流入山西巡撫宋統殷下令殺賊者抵死王自用混世王姬關
鎖張獻忠羅汝才闖塌天興加哈利七大部多者萬人少亦半
之分道四出陷大寧已連陷隰州澤州壽陽王肇生以便宜署
歙人吳開先爲將使擊賊戰澤州城西賊敗去從沁水轉掠陽
城開先恃勇渡沁戰北畱墩下擊斬數百人礮盡無援一軍盡
沒賊乃再犯澤州里居參政張光奎與兄守備光璽千總劉自
安等帥眾固守八日援兵不至城陷並死之澤大州也全晉震
動朝廷聞警罷統殷以許鼎臣代之與宣大總督張宗衡分督
諸將宗衡督虎大威賀人龍左良玉等兵八千人駐平陽責以

平陽澤潞四十一州縣。鼎臣督張應昌頗希牧艾萬年等兵七千人駐汾州。責以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自用欲因故錦衣僉事張道濬求撫約未定。官兵襲之。賊怒敗約去。九月丁酉海盜劉香寇福建。巡撫都御史鄒維璉遣游擊鄭芝龍擊破之。

浙江巡鹽御史祝徵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擅撻指揮事聞。帝方念疆場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參覈左都御史陳于廷等言。軍官起世胄。率不循法度。概列彈章。將不勝擾。故小故薄責。以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而杖指揮無故事。乃引巡撫敕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倫。責令再核。于廷等終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卻。遂削于廷籍。于廷端亮有

守周延儒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不合故獲重譴 賊之破澤州也分其眾入河南掠濟源清化圍懷慶廷議令副將左良玉將昌平兵往剿 詹事姚希孟爲東林所推以才望爲講官韓爌等定逆案參其議羣小遂惡希孟溫體仁亦惡其逼及華允誠劾體仁體仁疑出希孟手會希孟主順天鄉試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爲給事中王猷所論體仁遂擬旨覆試黜兩生下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體仁意未慊令再擬乃貶希孟爲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馮元飈言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不聽體仁荷帝殊寵益忮橫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已承其後欲排陷故爲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爲之移初未嘗有跡 十一月戊戌劉香寇浙江 官軍圍登州

分番戍賊不能出發大礮官軍多死傷會李九成出搏戰降者
洩其謀官軍合擊之馘九成於陳賊乃曉夜哭孔有德欲棄登
州入海黃龍遣副將龔正祥帥舟師邀之廟島颶風破舟正祥
陷賊中後居登州謀爲內應事露被殺是月金國奇卒以吳襄
代之 曹文詔及副總兵張全昌參將馬科擊賊隴川平鳳間
三戰三敗之遂蹙賊耀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菴以降
洪承疇戮四百人餘散遣關中稍靖練國事免戴罪時關中五
鎮大帥各督邊軍協勦承疇尤善調度賊魁多殲巡按御史范
復粹彙奏首功凡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文詔功第一楊嘉謨次
之王承恩楊麒又次之文詔在陝諸戰功承疇不爲敘吳甞推
獎甚至及粹復疏上兵部抑其功卒不敘 初唐王碩熲惑於

嬖人囚世子器盛及其子聿鍵於承奉司聿鍵年二十八未請
名器盛中毒死乃立聿鍵爲世孫碩熲薨聿鍵嗣封唐王 御
史祁彪佳上合籌天下全局疏以策關寧制登海爲二大要分
析中州秦晉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山賊浙閩東粵之海賊滇黔
楚蜀之土賊爲四大勢極陳控制駕馭之宜而歸其要於戢行
伍以節饟實衛所以銷兵復陳民間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虛糧
曰行伍曰搜贓曰欽提曰隔提曰許訟曰窩訪曰私稅曰私鑄
曰解運曰馬戶曰鹽丁曰難民帝善其言下之所司 阿迷州
土官普名聲素驕恣巡按御史趙洪範按部名聲不出迎已出
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大怒謀之巡撫王伉請討得旨名聲遂
作亂謀三路出兵至昆明會戰令頭目何天衢自維摩羅平入

以礮手三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夫報國秋也吾豈爲
逆賊用哉坑殺礮手數十人帥眾歸附仇上其事授爲守備名
聲已陷彌勒州聞之大懼急撤兩路兵歸官軍進圍州城名聲
使人約降而陰以重賄求援於元謀士官吾必奎時必奎隨官
軍征勦與名聲戰兵始合陽敗走官軍望見遂大潰布政使周
士昌戰死名聲遂陷曲江所攻臨安及寧州監紀同知楊于陞
副將秦拱明皆敗死遠近震動朱爕元遣兵臨之仇以啟釁逮
治名聲乃就撫 賊寇修武清化者竄入平陽左良玉入山西
禦之河南巡撫樊尙璟請以良玉駐澤州扼豫晉咽喉可四面
爲援兵詔從之並令良玉受尙璟節制與曹文詔同心討賊有
急則秦兵東豫兵西良玉從中橫擊 賊入磨盤山分眾爲三

閻正虎據交城文水窺太原邢紅狼上天龍據吳城窺汾州王自用張獻忠突沁洲武鄉陷遼州知州李呈章里居主事張友程行人楊于楷等並死之

六年春正月尤世祿李卑賀人龍等至王自用棄城去諸軍入城多殺良民冒功卑獨嚴戢其下無所擾御史張宸極言賊自秦中來秦將曹文詔威名素著士民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搖且嘗立功晉中而秦賊滅且盡宜敕令入晉協勦癸卯命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文詔抵霍州敗賊汾河孟縣追及於壽陽巡撫都御史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營賊賊驚潰游擊猛如虎敗之黑山覆姬關鎖軍庚申遣使分督直省通賊修撰陳于泰疏陳時弊王坤狂躁敢言承溫體

仁指上疏力詆于泰謂其盜竊科名并劾周延儒庇于泰吏部
尙書李長庚帥同列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參論輔臣
者否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豈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職祈賜
譴斥終不忍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流禍無窮爲萬世口舌給
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當劾首揆輕朝廷疑有邪人交構御史
李日宣亦帥同官言之帝皆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
內臣舉動幾於手握皇綱而輔臣終不敢一問至於身被彈擊
猶忍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責備延儒欲以動帝帝怒二
月壬申削志道籍延儒不能救時帝方一意用內臣故言者多
得罪 癸酉流賊犯畿南據臨城之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
名兵備副使盧象昇擊卻之 孔有德耿仲明等屢爲官軍所

敗又糧絕有德先遁載子女財帛入海仲明以水城委副將王秉忠己亦以單舸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游擊劉良佐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將士踴入輒爲賊擊退副將王來聘復先登中傷而死戊子陳洪範等克水城賊退保蓬萊閭朱大典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秉忠及僞將七十五人自縊及投海死者不可勝計辛卯山東平有德等走旅順黃龍周文郁邀擊之有德幾獲而逸斬李應元生禽毛承祿蘇有功陳光福及其黨高志祥等十六人獲首級一千有奇奪還婦女無算獻俘於朝磔之傳首九邊復龍官戍劉宇烈余大成斥王道純爲民賊自邢臺摩天嶺西下抵武安大敗左良玉兵守備曹鳴鶚戰死遂犯輝縣知縣張克儉乘城固守

賊不能下三日乃去 曹文詔追賊西堰斬混世王於碧霞村
猛如虎與頗希牧逐賊餘黨壽陽東賊遇文詔兵方山復敗五
臺孟定襄壽陽賊盡平許鼎臣命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
昌軍汾州備太原西如虎又與陳國軍馬杰破來遠寨從文詔
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帝以文詔功多敕所過地
多積糗糧以犒 山西總兵官張應昌在關中威名甚著及是
選懦逗撓張宗衡五檄之不赴奏諸朝三月癸巳敕限應昌與
曹文詔三月平賊應昌避賊不擊殺良民冒功爲巡按御史李
嵩給事中祝世美所劾 縣令將行取者詔戶部先核其錢穀
徵賦不及額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
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給事中熊開元御史鄭友元等

並貶二秩調外畢自嚴爲友元辨帝益怒下自嚴獄御史李若
讜疏救不納尋給事中吳甘來復論救乃釋之 賊從河內上
太行曹文詔大敗之澤州賊走潞安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擊自
沁水潛師還擊之芹池劉村寨斬首千餘張道濬設伏三纏凹
禽其渠滿天星等 賊再入河內左良玉自輝縣逐之賊奔修
武殺游擊越效忠追參將陶希謙希謙墜馬死良玉擊之萬善
驛至柳樹口大敗之禽賊首數人賊遂西奔 夏四月己巳免
延安慶陽平涼新舊遼饑 河南額兵僅七千數被賊折亡殆
盡左良玉將昌平兵二千餘勢孤甚壬申命鄧玘將四川兵往
以石砮土司馬鳳儀兵益之又命昌平副總兵湯九州協剿
賊屯潤城其他部陷平順知縣徐明揚不屈死曹文詔至賊乃

走文詔夜半襲潤城斬賊千五百王自用老猢猻自榆杜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之 五月乙巳太監陳大金閣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盧象昇與總兵官梁甫參議寇從化連敗賊賊走還西山圍游擊董維坤冷水村象昇設伏石城南大破之青龍岡又破之武安連斬賊魁十一人殲其黨收還男女二萬象昇雖文士嫻將略能治軍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鬪刀矢皆弗顧失馬卽步戰嘗逐賊危崖一賊自巔射中象昇額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提刀戰益疾賊賊走相戒曰盧廉使遇卽死不可犯大名廣平順德三郡之民安堵者數歲 壬子孔有德耿仲明等帥士卒二萬航海降於我

大清 插漢虎墩兔合套寇五萬騎自清水橫城分道入犯守
備姚之夔等不能禦沙井驛副將史開先臨河保參軍張問政
岳家樓守備趙訪皆潰逃寇遂進薄靈州寧夏總兵官賀虎臣
急領千騎入守旋盡勒城中兵出擊次大沙井癸丑寇從漢伯
堡突至虎臣軍未及陳且眾寡不敵遂戰沒詔起馬世龍代之
寇踰月始去賊犯沁水曹文詔大敗之禽其魁大虎又敗之遼
城毛嶺時陳國威擊賊介休之紅山嶺虎大威及猛如虎等殲
其魁九條龍李卑敗賊陽城之郎家山又與艾萬年連敗之南
獨泉土河村復敗之蒞樞村賀人龍連敗賊水頭鎮花池塞湯
湖村劉光祚連敗賊石樓臨縣永寧撲天飛等詐降光祚設伏
斬之官兵屢戰皆大捷賊避文詔鋒多去山西遁據輝林武涉

山中許鼎臣令文詔自黎城入大威如虎自皋落山入勦東犯之賊鄧玘至濟源射殺王自用於善陽山賊走隰州玘拒之彭城鎮又與左良玉擊賊清池柳莊賊走林縣玘部將楊遇春邀賊中伏死賊用其旗幟誘殺他將自是輕玘會帝命曹文詔移師河北文詔率五營軍夜襲破之六月辛酉朔太監高起潛監視靈錦兵饗乙丑鄭以偉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恪溫體仁喉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搖圖利言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爲延儒功索獄囚賅謝而延儒至日陛下爲義皇上人此成何語帝怒下元功錦衣衛獄且窮詰贊化語所自得贊化言得之上林典簿姚孫渠給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張鳳翼亦具述延儒語帝益怒錦衣衛帥王世盛拷掠元

功無所承獄上鐫世盛五級令窮治其事延儒覲體仁爲援體
仁卒不應且陰黜與延儒善者延儒大困引疾乞歸庚辰許致
仕 甲申延綏副將李卑援勦河南時賊勢已熾懷慶彰德衛
輝三府焚劫殆徧潞王常潞上疏告急兼請衛鳳泗陵寢詔遣
總兵官倪寵王樸帥京營兵六千人往以太監楊應朝盧九德
監其軍李繼貞言左良玉李卑身經百戰位反在寵樸下恐聞
而解體乃命良玉卑爲援勦總兵官與寵等合勦賊聞之欲從
河內走太行曹文詔邀擊之不敢進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
汝才老獍等俱奔河北合營 庚寅張彝憲言天下逋賦至
一千七百餘萬請遣科道官督徵帝大怒責撫按回奏給事中
范淑泰言民貧盜起逋賦難以督追不聽 紅夷襲陷廈門城

大掠鄒維璉急發兵水陸進參政曾櫻請用鄭芝龍爲軍鋒芝龍焚其三舟官軍傷亦眾寇乃泛舟大洋轉掠青港荆嶼石灣巡按御史路振飛懸千金勵將士諸將禦之銅山連戰數日始敗去黃龍之邀擊孔有德等也賊大憤欲報之會賊舟泊鴨綠江龍盡發水師赴剿秋七月有德等偵知旅順空虛引

大清兵來襲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甲辰語部將譚應華曰敵眾我寡今夕城必破若速持吾印送登州應華出龍帥李維鸞等力戰圍急知不能脫自剄死維鸞及諸將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尙可義俱死之

大清兵遂取旅順曹文詔在洪洞時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令譽巡按河南會馬鳳儀軍敗沒於侯家莊文詔馳退賊

甫解甲與令譽相見語復相失文詔拂衣起面叱之令譽怒遂以鳳儀之敗爲文詔罪部議文詔怙勝而驕癸丑改文詔大同總兵官許鼎臣請畱文詔勦賊不許鼎臣又言晉賊王自用雖死老獬獬過天星大天王蝎子塊闖塌天諸渠未滅曹變蛟驍勇絕人才乃文詔亞乞畱之晉中許之左良玉鄧玘破賊於官村沁河清化萬善良王又扼之武安八德斬獲尤多七月己巳曹文詔大敗賊懷慶柴陵村馘其魁滾地龍又追斬老獬獬於濟源九月庚戌南京禮部侍郎錢士升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周延儒旣罷廷臣惡溫體仁當國勸帝復召何如寵如寵屢辭給事中黃紹傑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寵瞻顧不前則體仁宜思自處帝爲謫紹傑於外如寵卒辭不入

體仁遂爲首輔南京御史郭維經言執政不患無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籌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視盜賊日猖邊警日急止與二三小臣爭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幾成聚訟可謂有才耶帝切責之 大學士徐光啓以病辭脣務以山東參政李天經代之 左良玉湯九州與京營兵共擊賊良玉敗之濟源河內又敗之永寧青山嶺銀洞溝又自葉縣追至小武當山皆斬賊魁甚眾時倪寵王樸梁甫鄧玘良玉九州諸軍足殄賊諸將勢相軋彼此觀望託山深道歧以自解莫利先入又各有內侍爲監軍事易掩飾所報功多不以實諸監軍多侵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爲之下緣是皆無功 冬十月戊辰徐光啓卒贈少保諡文定 帝素服御建極

殿論囚召閣臣商榷再三諮問溫體仁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抵任七日以城陷坐死帝心憫之體仁不爲救給事中莊鼐憲上太平十二策極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照磨鄧玘移師畿南敗賊白草關賊犯平山玘敗之紅子店馬種川賊遁青石嶺敗之紅澗村醉漢口犯臨城敗之魚桂嶺張應昌會剿畿南監視中官劉允中劾其僞報首功巡按御史馮明玠真定巡撫周堪賡又劾之帝令應昌圖功自贖十一月癸巳禮部侍郎王應熊何吾騶俱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應熊谿刻彊狠人多畏之以酗酒貪污屢爲馮元飈所劾廷推望輕不與溫體仁力援之特旨與吾騶並入命下朝野胥駭給事中章正宸言應熊彊愎自張縱橫爲習小才足覆

短小辨足濟貪今大用必且芟除異己報復恩讎混淆毀譽況
狼藉封靡倫於市行願收還成命別選忠良且訛言謂左右先
容由他途以進使天下薰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爲聖德累不
小帝大怒下正宸錦衣獄拷訊削籍歸 賊之合營河北也左
良玉湯九州等扼其前京營兵蹙其後連戰於青店石岡石坡
牛尾柳泉猛虎村屢敗之賊欲逸阻於河大困張妙手賀雙全
等三十六家詭詞乞降於分巡布政使常道立楊應朝爲之入
奏諸將俟朝命不出戰先是給事中李夢辰慮賊南犯請敕河
南諸道監司急防渡口移巡撫駐衛輝與山西保定二巡撫犄
角急擊帝下兵部議辛亥詔保定河南山西會兵勦賊會天寒
河冰合壬子賊突從毛家寨策馬徑渡諸軍無扼河者乙卯陷

澠池十二月連陷伊陽盧氏盧氏知縣棄城遁里居主事李正
中力戰死舉人靳謙吉被執不屈死中州承平久不設備驟聞
賊至吏民惶駭巡撫都御史元默帥良玉九州李卑鄧玘兵待
之境上嵩洛以南名城數十賊避不敢攻乃竄盧氏山中由間
道犯內鄉知縣艾毓初薶大礮名滾地龍者於城外城中燃線
發之賊死無算遂解去分略南陽汝寧入棗陽當陽陷鄖西上
津而是時畿輔賊亦南遁 元默帥湯九州乘雪夜大敗過天
星於吳城鎮追敗闖天王等五華集斬首千餘 先是巡撫延
綏都御史陳奇瑜遣參政張伯鯨戴君恩巡檢羅聖楚副將盧
文善游擊常懷德羅世勛都司賀思賢守備閻士衡郭金城郭
太把總白士祥及他將禽斬賊魁百七十七人及其黨千有奇

羣賊多解獨鑽天哨開山斧據永寧關數年不下奇瑜謂是不
可以力取乃陰簡銳士陽言總制檄發兵令都司賀人龍將之
而西身爲後勁直抵延川俄策馬東向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
大兵至驚潰焚其巢斬首千六百有奇二賊俱馘分兵擊斬一
座城延水羣盜盡平奇瑜威名著關陝析和平長寧河源及
翁源縣地置連平縣復升爲州以和平河源二縣改屬之析平
遠縣地置鎮平縣以程鄉縣地益之初山西旣中賊其土寇
亦乘間起三關王剛孝義通天柱臨縣王之臣皆殘破城邑後
見賊衰相繼歸順然陰結黨不散巡撫都御史戴君恩新視事
謀誅之

七年春正月召剛宴殺之并殺通天柱於他所艾萬年亦捕殺

之臣與其黨領兵王生禽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獻俘京師劉
光祚復敗剛餘黨山西巨盜略靖有議君恩殺降者張第元力
言諸賊蹂躪之慘請錄萬年功己丑廣鹿島副將尙可喜降
於我

大清島中勢益孤 初廷議設河南山陝川湖五省總督專辦
流賊兵部侍郎彭汝楠汪慶百當行憚不敢往溫體仁庇二人
罷其議及是再議多推薦洪承疇以承疇方督三邊不可易乃
擢陳奇瑜兵部侍郎爲之 庚寅張應昌渡河敗賊於靈寶

壬辰賊自鄖陽渡漢癸巳犯襄陽賊之陷當陽也副總兵楊正
芳以鎮筸兵敗賊班鳩難復其城湖廣巡撫唐暉以獻陵惠藩
爲重歛兵守境而令正芳與總兵官許成名專護荊州承天賊

遂破洵陽逼興安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由荊州入四川他賊陷房縣又陷竹溪訓導王紹正死之再陷保康知縣方國儒大罵被殺撫治鄖陽都御史蔣允儀兵少不能禦賊上疏乞援且請罪會賊入川鄖得少緩陳大金與左良玉來援副使徐景麟見其多攜婦女疑爲賊用礮擊之士馬多死大金怒訴諸朝命逮景麟責允儀陳狀已并逮允儀下獄論戍大學士錢士升入朝請停事例罷鼓鑄嚴賊吏之誅止遣官督催新舊饟第責成於撫按帝悉從之 李世祺論溫體仁絕世之奸大貪之尤大學士吳宗達仰他人鼻息危不持顛不扶并劾兵部尙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謫世祺福建按察司檢校致仕左都御史曹于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于汴篤志正學操履粹白立朝

正色不阿崇獎名教有古大臣風 插漢部長及袞寇入犯密

夏總兵官馬世龍遣參將卜應第大破之斬首二百有奇巡撫
延綏都御史張伯鯨督王承恩等分道擊破於雙山魚河二堡
斬首三百時二部勢弱故易以見功 二月賊犯歸巴夷陵諸

處興山知縣劉定國城陷死之犯夔州城中倉猝無備通判推
官知縣悉遁攝府事同知何承光帥吏民固守戊寅城陷承光
整冠帶危坐賊入殺之己卯陷巫山通江巡檢郭纘化陳沒指
揮王永年力戰死其他部自漢中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被執大
罵賊碎其體焚之遂攻廣元圍太平自賊起陝西陷州縣以數
十計未有破大郡者至是天下爲震動 建義決口工成 振
登萊饑蠲逋賦 甲申耕藉田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總

督五省侍郎陳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州老猗猗過天星滿天星
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旣陷夔州阻險復走還湖廣分爲三一
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浙川一犯金漆坪渡河犯商南奇
瑜馳至均州檄四巡撫會討陝西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鄖
陽盧象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元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唐
暉駐南漳遏其東南 乙巳張應昌擊賊均州五嶺山敗績身
中一矢退還河南庚戌副總兵楊世恩追敗賊於石湖口 山
西自去年不雨至於是月民大饑吳甘來請發粟振之而言張
應昌等半殺難民以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兵甚於賊陛下
生之而不能武臣殺之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
機權也乃封疆之罰武與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

建牙或逮或逐以封疆罪罪之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
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聽
賊自來自去誰爲陛下翦凶逆者 夏四月賊自湖廣走盧氏
靈寶時賊自四川入陝西者由陽平關奔鞏昌洪承疇禦之秦
州賊遂越兩當襲破鳳縣分爲二一向漢中取間道犯城固洋
縣一由鳳縣奔寶雞汧陽於是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
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羣賊悉
會漢興窺商雒 先是海寇鍾凌秀旣降復叛爲鄭芝龍所禽
其黨潰入長汀轉掠江西屬邑芝龍屢敗賊會福建有紅夷之
患劉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邑總督兩廣侍郎熊文燦不能討
議招撫漳州知府施邦曜繫香母以誘賊賊陽許之乃令參政

洪雲蒸副使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入賊舟宣諭雲蒸等俱被執文燦懼罪奏諸臣信賊自陷給事中朱國棟劾之帝令戴罪自効 癸酉發帑振陝西山西饑 五月丙申副將賀人龍等敗賊於藍田 黃紹杰言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宰執亦引罪以求罷今者久旱陛下修政治納諫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不降何哉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輔臣溫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千天和無歲不旱暵無日不風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政既久窺矚益工中外趨承益巧一人當用則曰體仁意未遽爾也一事當行則曰體仁聞恐不樂也覆一疏建一議則曰慮體仁意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毋嬰其凶鋒也凡此皆召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罷而甘霖不降殺臣

以正欺君之罪帝貶紹杰一秩體仁力辨且許其別有指授紹杰言廷臣言事指及乘輿猶荷優容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誰不自愛而爲人指授耶因列其罪狀六且言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則有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憤誤之愆體仁猶辨且以朋黨爲言紹杰遂言體仁受銅商王誠金體仁長子受沈榮及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計體仁用門幹王治東南之利皆其轉輸體仁私邸兩被盜失黃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帝怒調紹杰上林苑署丞故大學士劉鴻訓卒於戍所六月臨洮總兵官李卑卒於軍卑善持紀律所至軍民安堵爲人有器度當倉猝鎮靜如常辛未陳奇瑜與撫治鄖陽都御

史盧象昇會師於上津時蜀寇返楚者駐郢之黃龍灘督將士
從竹山竹溪白河分道夾擊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皆大獲
越七日大破之也家溝又連戰石泉壩唐家坪納谿獅子山太
平河竹木砭箐口諸處皆捷鄧玘楊世恩功爲多別將楊化麟
周任鳳楊正芳等分道擊賊禽其魁闖王翻山虎等斬馘五千
六百有奇奇瑜上言於朝帝嘉勞之又督副將劉遷等搜竹谿
平利賊追至五狼河禽其魁十二人遣參將賀人龍等追入晝
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 甲戌河決沛縣 秋七月插漢犯
棗園堡馬世龍大敗之俘斬一千有奇其後套寇歲人寧夏甘
涼境官兵輒擊敗之而套部千兒罵亦爲尤世祿所斬

大清大會韃靼諸部於兀蘇河南岡西征插漢旋師入大同境

攻拔得勝堡參將李全自經參將曹變蛟北援遇

大清兵廣武有戰功總督宣大侍郎張宗衡總兵官曹文詔移駐懷仁固守壬辰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總兵官張全昌嬰城固守乙未詔總兵官陳洪範守居庸巡撫保定都御史丁魁楚等守紫荆雁門辛丑京師戒嚴

大清兵攻圍龍門新城赤城庚戌克保安知州閻生斗被執死之判官李師聖吏目王本立訓導張文魁亦同死已而

大清兵西行攻圍懷仁及井坪堡應州全昌進兵應州 陳奇

瑜以湖廣賊盡引兵而西謂賊不足平有驕色遣游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參將夏鎬賀人龍劉遷扼略陽沔縣防賊西遁

副將余世任楊正芳扼襄城防賊北遁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
默各守要害截賊奔逸始賊自澠池渡河高迎祥最彊李自成
屬焉及入河南自成與兄子過結李牟俞彬李雙喜顧君恩高
傑等自爲一軍及奇瑜兵至賊見官軍肆集大懼張獻忠等奔
商雒自成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諸渠魁咸在峽四山巉立中
互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之或投以
炬火山口累石塞路賊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兩月弓矢盡脫
馬乏芻死者過半時官軍蹙之可盡殲自成等見勢絀用顧君
恩計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僞請降奇瑜遽許之先後
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檄所
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諸將毋邀阻撓撫事諸賊甫出棧道卽大

譟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敗人龍及副將周天禮軍
張應昌自清水追賊亦大敗自成陷隴州而去大掠鳳翔麟游
寶雞扶風汧陽乾州涇陽醴泉而略陽賊數萬亦來會賊勢愈
張關中大震自成之名始著奇瑜乃悔失計賊初叛猝至鳳翔
誘開城守城者知其詐給以縋城上殺其先登者三十六人餘
譟而去其犯寶雞亦爲知縣李嘉彥所挫奇瑜遂劾嘉彥及鳳
翔鄉官孫鵬等撓撫局撫按官亦異心帝怒責撫按逮嘉彥及
士民五十餘人 帝以張全昌孤軍八月命寧遠總兵官吳襄
山海總兵官尤世威及張應昌等赴援戊辰命張宗衡節制各
鎮援兵襄世威擁兵不進全昌至渾源以捷聞還軍葛峪羊房
口襄等復不援應昌援之亦無功懷仁圍解曹文詔返大同

大清兵再入其境文詔挑戰敗還時沿邊諸城堡多不守靈邱
知縣蔣秉采合門死之典史張標教諭路登甫守備于世奇把
總陳彥武馬如矛並戰死 李長庚不植黨援與溫體仁不甚
合因推郎中王茂學爲眞定知府帝不允復推爲順德知府帝
怒責以欺蒙並追咎冠帶監生授職事責令長庚回奏奏上削
其籍時左都御史亦缺體仁陰使吏部侍郎張捷舉逆案呂純
如以嘗帝朱國棟范淑泰等極論其謬帝亦甚惡之捷氣沮體
仁不敢言乃薦南京吏部尙書謝陞右都御史唐世濟爲之
閏月甲戌賊陷隆德殺知縣費彥芳遂圍靜寧州固原參議陸
夢龍率游擊賀奇勛都司石崇德禦之老虎溝所將止三百人
被圍數重不得出奇勛崇德抱夢龍泣夢龍揮之曰何作此婦

孺態大呼奮擊手馘數人與奇勛崇德俱戰死時涇州知州婁琇崇信知縣龐瑜山陽知縣董三謨麟游知縣呂名世甘泉知縣蒲來舉鳳縣主簿吉永祚教諭李之蔚鄉官魏炳皆城陷死之

大清兵再入宣府境丁亥克萬全左衛庚寅旋師出塞 九月庚申盜甲廠災 帝怒山西大同宣府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原清革職贖杖張宗衡閒住帝以爲輕責張鳳翼對狀常自裕亦言文臣重論而武臣輕貸非法於是宗衡君恩沾恩源清曹文詔張全昌及總兵睦自彊俱遣戍張應昌解職候勘監視中官劉允中劉文中王坤充淨軍陳奇瑜遣賀人龍救隴州李自成復至圍之四十餘日洪承疇

檄總兵官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庚辰圍解 甲戌以賊聚陝西詔河南兵入潼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由興漢山西兵出蒲州韓城合剿初賊既渡河去春夏間中州幸無事旣而賊軼車箱峽元默檄左良玉湯九州等各陳兵要害守備尙固諸將斬獲多及是高迎祥李自成竄入終南山已乃分軍三一向慶陽一趨鄖陽一出關趨河南趨河南者又分爲三郡邑所在告急而三晉畿輔獨不受賊禍者十年 陳奇瑜請敕陝西鄖陽湖廣河南山西五巡撫各守要害有失則治諸臣罪冀以分己過又委罪練國事以自解國事言漢南賊盡入棧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撫實數及見奇瑜疏八大王部萬三千餘人蠟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又一

部八千三百餘人夫一月內撫強寇四萬餘盡從棧道入內地
食飲何自出安得無剽掠且大帥將三千人而一賊魁反擁萬
餘眾安能受紀律卽藉口回籍延安州縣驟增四萬餘人安集
何所合諸征勦兵不滿二萬而降賊踰四萬豈內地兵力所能
支宜其連陷名城而不可救也若咎臣不堵勦則先有止兵檄
矣若云賊已受撫因誤殺使人致然則未誤殺之先何爲破麟
游永壽今事已至此惟急調大軍致討若仍以願回原籍禁兵
勿勦三秦之禍安所終極哉疏入帝不省逮國事下獄久之遣
戍廣西 賊謀再入山西左良玉迎擊於商南湯九州遣部將
趙柱周爾敬逆之雒南賊至商州返已復侵閩鄉九州病遣部
將凌元機胡良翰等搜山悉敗沒冬十月庚戌楊正芳及部將

張上選援雒南皆戰死一軍盡沒 工部尚書周士樸恥與張
彝憲共事數相齟齬以不赴彝憲期被詰問士樸疏對詞直帝
無以難會駙馬都尉齊贊元以遂平長公主塋價士樸不引瑞
安大長公主例而壽寧大長公主薨則引瑞安例上疏醜詆之
帝遂削士樸籍 給事中顧國寶劾陳奇瑜誤封疆十一月庚
辰詔解任候勘乙酉洪承疇兼攝河南山西湖廣軍務言官以
承疇勢難兼顧請別遣一人爲總督張鳳翼不能決 倪元璐
上制實八策曰開插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
釐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政本曰
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
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親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

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元璐疏辨帝俱不問

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言陛下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自小臣至大臣蒙重譴下禁獄者相繼幾於刑亂國用重典矣見廷臣薦舉不當疑爲黨徇惡廷臣執奏不移疑爲藐抗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而不開以立功之路以詳慎責諸臣於是引罪者眾而不諒其致誤之由墨吏宜逮然望稍寬出入無絀能臣至三時多害五方交警諸臣忱參罰惟急催科民窮則易爲亂陛下寬一分在臣子卽寬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計決者尤望推諸臣以心待諸臣以禮諭中外法司以平允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宄不宜輕入帝怒摘其疏中桁楊慘酷徧施勞臣語責令指實開遠復言時事孔棘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

可程亦有情可原究之議過不過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復罪而過者更藉誤者以實口綜核太過則要領失措懲創太深則本實多缺往往上以爲宜詳宜新之事而下以爲宜略宜仍之事朝所爲縲辱擯棄不少愛之人又野所爲推重愾歎不可少之人上與下異心朝與野異議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又厯言蘇州僉事左應選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宣大巡按胡良機監兌主事吳澧皆以小過得罪末復爲陳于廷易應昌申辨帝切責之開遠顯祖子也 李自成陷陳州靈寶 賊在河南者欲乘冰北渡參將虎大威猛如虎扼之河濱左良玉扼新安澠池他將陳治邦駐汝州陳永福扼南陽皆坐甲自保不能創賊也賊每營數萬兵番進皆因糧宿飽我兵寡

備多饋饌不繼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我步兵多騎少行數
十里輒疲乏以故多畏賊而良玉在懷慶時與督撫議不合因
是生心緩追養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撫檄調不時應命十
二月左良玉遇賊於磁山大戰數十追奔百餘里巡撫山西
都御史吳牲薦曹文詔知兵善戰請用之晉中并以張全昌爲
請帝命文詔全昌爲援勦總兵官時帝已允兵部議敕文詔馳
勦河南賊牲疏爭之請令先平晉賊後入豫帝不許文詔以牲
有恩竟取道太原爲牲所畱牲之出爲巡撫也溫體仁謂之曰
流賊癘疥疾勿憂也

明紀卷第五十四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三

起崇禎八年乙亥訖崇禎十年丁丑凡三年

八年春正月京察南京吏部尙書鄭三俊及考功郎中徐石麒
斥罷八十八人時服其公 乙卯賊陷上蔡連陷汜水滎陽固
始聞左良玉將至移壁梅山溱水間拔下蔡燒汝寧郭 己未
總督五省侍郎洪承疇出關討賊與巡撫山東侍郎朱大典并
力合擊賊偵知之老猗猗羅汝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
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高迎祥張獻忠共十
三家七十二營大會於滎陽議拒敵未決老猗猗欲北渡獻忠
嗤之老猗猗怒李自成解之曰一夫猶奮況十萬眾乎官兵無

能爲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裹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當陝兵羅汝才過天星扼河上迎祥獻忠及自成等略東方老獍獍九條龍往來策應陝兵銳益以射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財帛維均眾如自成言老獍獍者馬守應之號也獻忠始與迎祥並起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與獻忠並及是遂相頡頏與俱東掠陷霍邱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死之他賊燔壽州辛酉獻忠陷潁州屠其民知州尹夢鼇通判趙士寬皆力戰投水死衛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戰死里居尙書張鶴鳴等死難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婦人死節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壽州賊犯鳳陽鳳陽故無城軍民素疾守

陵太監楊澤貪虐引賊來攻丙寅畱守朱國相帥指揮袁瑞徵
呂承蔭郭希聖張鵬翼周時望李郁岳光祚千戶陳宏祖陳其
忠金龍化等以兵三千逆戰上窯山多斬獲俄賊數萬至矢集
如蝟遂大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陳沒賊焚皇陵樓殿燒龍興寺
燔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級指揮程永寧千戶陳永
齡百戶盛可學等四十一人諸生六十六人殺軍民數萬人知
府顏容暄匿於獄賊釋囚獲之大罵被殺霍山教諭龔元祥訓
導姚允恭並死之賊大書幟曰古元真龍皇帝合樂大飲自成
從獻忠求皇陵監小奄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
趨歸德與羅汝才過天星合獻忠獨東圍廬州百方力攻知府
吳大樸堅守不下陷巢縣知縣嚴寬一門皆死犯舒城教諭孫

士美亦堅守犯廬江士民具財帛求免賊僞許之俄襲陷其城
里居參政盧謙等不屈被殺無爲亦繼陷壬申徐州副總兵馬
爌援兵至鳳陽會賊去以恢復告爌芳之孫也先是賊將南犯
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等議令淮撫操江移鎮鳳陽溫體仁格
其議及賊驟至總督漕運淮揚巡撫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
帝聞變大驚素服避殿哭親告太廟并召對廷臣禮部侍郎陳
子壯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帝納之一
鵬王應熊座主巡按御史吳振纓體仁姻也體仁應熊恐帝震
怒畱一鵬振纓疏未上俟恢復報同奏之擬旨令一鵬振纓戴
罪給事中何楷主事鄭爾說胡江交章詆應熊體仁朋比誤國
初潁川陷給事中許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

已陷譽卿憤直發張鳳翼固位失事及體仁應熊玩寇速禍罪
馮元飈及御史張纘曾吳履中張肯堂行人司副黃紹杰等復
交章劾體仁等三人帝皆不聽以苛求責譽卿而鐫楷纘曾一
秩視事謫爾說江官再謫紹杰應天府檢校鳳翼引罪乞罷帝
不許令戴罪視事子壯會諸臣列上蠲租清獄使過宥罪等十
二事吏部以在獄臣百餘人名上體仁靳之言於帝僅釋十餘
人而令刑部尙書馮英以逆案入詔內文選郎中吳羽文執止
之而議起錢龍錫李邦華等偵事者誣羽文納龍錫邦華賅下
之獄時賊分陷鹿邑柘城寧陵通許者左良玉在許州不能救
別賊圍桐城官軍覆沒命鄧玘自黃州援之玘竟不至游擊潘
可大知縣陳爾銘等守桐不下賊乃攻潛山知縣趙士彥重傷

卒攻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被殺又攻宿松會巡撫應天都御史張國維帥副將許自強赴援桐圍乃解二月國維遣守備朱士允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士允戰死自強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桀石以投賊賊多死獻忠乃越英山霍山而遁甲午逮一鵬振纓澤下獄澤先自殺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譽卿又言皇上臨御有年法無假貸獨於誤國輔臣不一問今者一鵬振纓且相繼就逮矣輔臣獨可超然事外乎范淑泰言一鵬恢復疏以正月二十一日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填月日欺誑之罪難辭且劾其他受賄事帝不聽慰諭應熊應熊亦屢疏辨謂座主門生誼不容薄敢辭比之

名票擬實臣起草敢辭誤之罪楷益憤 帝援祖訓詔郡王子
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陳子壯慮爲民患立陳五不可
會唐王聿鍵歷引前代故事疏詆子壯子壯嘗面責溫體仁遂
除名下獄鄭三俊疏救之贖徒歸 御史傅永淳劾陳奇瑜解
隴州圍報首功不實詔除奇瑜名遣錦衣官逮訊 賊陷新蔡
丁酉鄧玘追敗之羅山犯真陽知縣王信被執不屈斷頭剖腹
而死先是羅田知縣梁志仁日夕備賊羅汝才謂左右曰羅田
城小易克然梁君長者吾當俟其去取之會邑豪江猶龍下獄
潛導汝才別校來攻城陷志仁巷戰殺六賊賊碎其支體焚之
妻唐氏被偪大罵奪賊刀被殺典史單思仁教諭吳鳳來訓導
羅大受並不屈死汝才聞之馳至斬其別校以錦繡斂志仁夫

婦屍 副總兵艾萬年疏言滅賊之法不外勦撫今勦撫俱未合機宜臣不得不極言夫勦賊不患賊多患賊走蓋疊嶂重巒皆其淵藪兵未至而賊先逃所以難滅其故則兵寡也當事非不知兵寡因糗糧不足爲苟且計日引月長以至於今雖多措饟多設兵而已不可救矣宜合計賊眾多寡用兵若干饟若干度其足用然後審察地利用正用奇用伏用間或擊首尾或衝左右有不卽殄滅者臣不信也次則行堅壁清野之法困賊於死地然後可以言撫蓋羣賊攜妻挈子無城柵無輜重暮楚朝秦傳食中土以剽掠爲生誠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儲精兵火器以待之賊衣食盡生理一絕烏驚鼠竄然後選精銳據要害以擊之或體陛下好生之心誅厥渠魁誘其脅從不傷仁不

損威乃勦撫良策帝深嘉之下所司議行卒不能用 三月洪
承疇次汝寧召曹文詔爲中軍令張應昌以私家士馬從征次
信陽文詔應昌皆至承疇大喜令文詔擊賊隨州追斬首三百
八十有奇 山西大盜賀宗漢劉浩然高加計皆前戴君恩所
撫擁眾自恣吳姓陽爲撫慰密令虎大威猛如虎等圖之大威
如虎大破加計追至忻代山中加計馬上舞三十觔長槌突陳
大威射殺之追斬其眾五百人宗漢號活地草見加計及浩然
破滅僞乞降劉光祚伏兵斬之餘黨悉平姓行軍樹二白旂脅
從及老弱婦女跪其下卽免死全活甚眾 夏四月丁亥副總
兵鄭芝龍合廣東兵擊劉香於田尾遠洋香脅洪雲蒸止兵雲
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被殺香勢蹙自焚溺死康

成祖等脫還賊黨千餘人詣浙江降海寇盡平 辛卯洪承疇
會師於汝州時賊見河南兵盛張獻忠老獍羅汝才蝎子塊
過天星等先後悉走陝西承疇議還顧根本諸將分地遮賊以
尤世威部下皆勁旅令與參將徐來朝分守雒南扼蘭草川朱
陽關之險令陳永福控盧氏永寧鄧玘張應昌許成名副將尤
翟文防漢江南北以吳村瓦屋乃內鄉浙川要地令左良玉湯
九州以五千人扼之令總兵官侯良柱扼賊入川路已而來朝
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乙巳玘部將王允成以剋饒鼓譟
於樊城殺玘二僕玘懼登樓越牆墮地死玘久戍缺望恣其下
淫掠殺良冒功爲御史錢守廉所劾大學士王應熊以鄉里庇
之益無所憚其死也人以爲逸罰云承疇帥副總兵賀人龍西

還以賊必由鳳縣棧道直入略陽改命應昌翟文自鄖陽轉赴興安漢中以會左光先趙光遠諸軍而檄曹文詔入關丙午駐師靈寶文詔謁承疇承疇以賊在商雒聞官兵至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其後乃令文詔由閬鄉取山路至雒南商州直擣賊巢復從山陽鎮安洵陽馳入漢中過其奔軼五月甲寅文詔抵商州賊去城三十里營火滿山文詔夜半率從子參將變蛟守備鼎蛟都司白廣恩等敗賊深林中追至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變蛟大呼陷陳諸軍並進賊敗走變蛟勇冠三軍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懼會商雒賊馬光玉等薄西安距大軍五十里承疇命人龍至子午谷邀賊之南副將劉成功王永祚邀賊之北張全昌從咸陽繞興平東賊以此不敢

南進盡走武功扶風又渡渭走郿縣承疇追至王渠鎮賊方掠
南山人龍成功等與戰追奔三十里至大泥峪賊棄馬登山復
由藍田走盧氏扼於世威仍入商雒山中時獻忠及高迎祥諸
賊犯鳳翔趨汧陽隴州全昌與人龍敗老獍獍於秦王嶺解鳳
翔圍文詔自漢中馳赴賊盡向靜寧秦安清水秦州閒眾且二
十萬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全昌及副將張外嘉軍止六千人告
急於朝 乙亥吳宗達致仕 洪承疇迫六月滅賊之期急進
戰諸將見賊眾兵寡咸自揣不敵而勢不可止六月己丑副總
兵艾萬年劉成功柳國鎮游擊王錫命等合兵三千遇賊亂馬
川敗績前鋒中軍劉宏烈被執壬辰萬年等遇李自成於寧州
之襄樂大戰斬首數百伏兵驟起圍之數重萬年國鎮力戰不

支皆陳沒成功錫命負重傷歸士卒死者千餘人曹文詔聞之
瞋目大罵亟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
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爲後勁文詔
乃以三千人自靈州進丙午遇賊真寧之湫頭鎮曹變蛟先登
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帥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
集賊不知爲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
識之慕賊曰此曹總兵也於是賊圍益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
殺數十人轉鬪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游擊平安以下死者
二十餘人承疇聞撫膺大哭帝亦痛悼贈文詔太子太保左都
督賜祭葬世蔭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文詔忠勇冠時稱明季良
將第一其死也賊皆相慶而官軍益衰 張全昌賀人龍破賊

清水張家川都司田應龍張應春戰死 楊一鵬棄市吳振纓
戍邊 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少詹
事文震孟春秋名家爲溫體仁所忌隱不舉錢士升指及之體
仁陽驚曰幾失此人遂以震孟名上及進講果稱帝旨帝將增
置閣臣廷推屢不如旨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劉宗周林
鈺名上詔所司敦趣而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
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擬旨震孟引疾不入秋七月甲戌帝特
擢震孟與刑部侍郎張至發俱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震孟兩疏固辭不許自世宗朝許讚後外僚入閣自至發始
體仁不能沮震孟故薦至發以間之閣臣被命卽投刺司禮太
監兼致義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屬王安從奄雅慕

震孟令人輾轉道意卒不往 致仕大學士成基命卒贈少保
諡文穆 羣賊乘勝趨西安洪承疇急檄張應昌左光先還救
張全昌曹變蛟先赴渭華格其前躬禦之涇陽三原間決死戰
賊不得過南入商維承疇又命全昌及趙光遠以兵三千截潼
關大峪口張獻忠老獍等乃由他道轉突朱陽關徐來朝逃
一軍盡沒尤世威及游擊劉肇基羅岱與賊戰俱負重傷軍大
潰賊遂越盧氏奔永寧元默被逮未去檄左良玉自內鄉與陳
邦治馬良文等援盧氏並令全昌援之全昌不聽光遠擅歸關
中於是羣賊皆出關分十三營復走河南而高迎祥李自成獨
畱陝西 我

大清平察哈爾國旋師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將屢敗總督宣大

侍郎楊嗣昌遣將自代州往偵亦敗走嗣昌及大同巡撫葉廷桂鎬三級吳牲鎬五級俱戴罪視事先是定襄縣地震者再牲曰此必有東師也飭有司繕守具已而果入定襄以有備獨不被兵嗣昌鶴之子也 八月李白成陷永壽殺知縣薄匡宇尋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越二日張應昌左光先兵至擊斬四百四十餘級獲軍師一人時關中州縣多殘破隴州知州胡爾純扶風知縣王國訓主簿夏建忠典史陳紹南教諭張宏綱訓導陳繻延長知縣萬代芳驛丞羅文魁教諭譚恩階州學正孫仲嗣華陰鄉官楊呈秀皆先後死事 壬辰詔曰往以廷臣不職故委寄內侍今兵制龐立軍饟稍清其盡撤諸鎮監視總理惟京營及關寧如故姜思睿請並撤之不聽 辛丑巡撫湖廣都

御史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仍兼巡撫張鳳翼言剿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爲期督臣洪承疇以三萬人分布豫楚數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艾萬年曹文詔俱敗今旣益以祖寬李重鎮倪寵牟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請以賊在關內者屬承疇在關外者屬象昇倘賊盡出關則承疇合剿於豫盡入關則象昇合剿於秦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迭出犯勢眾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眾寡饑飽勞逸之勢

相懸如此賊何日平乞嚴飭督理二臣選將統軍軍各一二萬人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爲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猶易爲力此防河扼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優詔不允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孫晉以鄉里爲憂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笑之時賊蹂躪數千里渠帥衆無專主遇官軍人自爲鬪勝則爭進敗則竄山谷不相顧官軍遇賊追殺亦不知所逐何賊也賊或分或合東西奔突勢日強盛 高迎祥略武功扶風以西李自成略富平同州以東洪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初自成以賀人龍同里

遣其將高傑貽書約人龍反人龍不報使者歸先見傑後見自成及圍隴州不拔自成心疑傑令歸守營自成妻邢氏趨武多智掌軍資傑每日支糧仗邢氏偉其貌與之通恐自成覺謀來歸至是傑竊邢氏以降承疇令人龍及游擊孫守法挾傑趨富平乘夜擊敗賊取立效爲信九月辛亥承疇督副將曹變蛟等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破之關山鎮遂北三十里自成大敗東走壬戌張全昌追蝎子塊於沈邱瓦店戰敗被執賊挾之攻蘄黃全昌因代賊求撫盧象昇不許責全昌喪師辱國曰賊果欲降可滅其黨示信賊不聽命全昌部卒潰歸關中久之全昌脫歸何楷屢疏糾王應熊言應熊體仁奏辨明自引門生姻婭乞諭輔臣毋分別恩仇以國事爲戲應熊復奏辨楷言故事

奏章非發抄外人無由聞非奉旨邸報不許抄傳臣疏六月初十日上十四日始奉明旨應熊乃先一日奏辨必有漏禁中語者且旨下必由六科發抄臣疏十四日下而百戶趙光修先送錦衣堂上官則疏可不由科抄矣帝意動令應熊自陳應熊始懼具疏引罪帝下其家人及直日中書七人於獄獄具家人戍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屢疏乞休壬申許致仕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己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 初駱馬湖運道潰淤霍維華創輓河之議言於總河尙書劉榮嗣請自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二百餘里引黃河水通漕冀以敘功復職榮嗣然其計費金錢五十餘萬而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尺許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

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率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適平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入者輒告淤淺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義劾榮嗣欺罔誤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之逮問坐贓榮嗣父子皆瘐死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維華意乃沮其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時河患日急帝又重法懲下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罷官朱光祚以建議蘇嘴決口逮繫六年之中河臣三易給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 冬十月庚辰下詔罪己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示與將士同甘苦 丙戌戶部尚書侯恂請嚴徵新舊逋賦從之 遼東總兵官祖寬督關外兵援勦河南巡撫陳必謙監紀湯開遠令與左良玉合兵抵靈寶

挫張獻忠於澗口焦村焦村朱陽關地也 曹變蛟尤瞿文孫

守法追高迎祥與戰鳳翔之官亭斬首七百餘級又與左光先
敗迎祥乾州迎祥中箭遁斬首三百五十餘級已而迎祥自華
陰南原絕大嶺偕李自成夜出朱陽關光先戰不利賴變蛟陷
陳軍獲全 湯開遠言比年寇賊縱橫凡有失事陛下於撫臣
則懲創之於鎮臣則優遇之試觀近日諸撫臣有不褫奪不囚
繫者乎諸帥臣及偏裨有一禮貌不崇陞廕不遂者乎卽觀望
敗衄罪狀顯著者有不寬假優容者乎夫懲創撫臣欲其惕而
戒也優遇武臣欲其感而奮也然而封疆日破壞寇賊日蔓延
者分別之法少也撫臣中清操如沈榮幹練如練國事捍禦兩
河身自爲將如元默拮据兵事沮賊長驅如吳甡或麗爰書或

登白簡其他未可悉數而武臣桀驁恣睢無日不上條陳爭體
統一旦有警輒逡巡退縮卽嚴旨屢頒褒如充耳如王樸尤世
勛王世恩輩其罪可勝誅哉秦撫甘學閻請正縱賊諸弁以法
明旨顧切責之然則自今以後敗將當不問矣文臣未必無才
能乃有寧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不
任之罪猶輕而任之罪更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寬文
法原情實分別去畱毋以一眚棄賢才至韎韐之夫不使怯且
欺者倖乎其間則賞罰以平文武用命矣帝以撫臣不任者無
所指實責令再陳開遠復言朝廷賞罰無章於是諸臣之不肯
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且其罪反重勸懲無當欲
戡定大亂未之前聞從來無詘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

昌不得關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秩王樸恒怯暴著聽敵飽去猶得與吳甡並論播之天下不大爲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之胡廷晏山西之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輕練國事元默承大壞極敝之後竭力撐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且近日爲辦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褫撫臣者亦二甚至巡方與撫臣並議而并逮兩按臣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并褫南樞臣若監司守令之獲重譴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卽降而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者皆置弗問卽或處分不過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無罪可乎是陛下於

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矣不特此也按臣曾週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初非失事乃竟從速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於背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洪謨作令宜陽戰守素備賊渡澠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有全城之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賊薄永寧舊蜀撫張論與子給事鼎延傾資募士夙夜登陴及論物故鼎延請卹并其子官奪之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鄉官矣吏部惟雜職多弊臣鄉吳羽文竭力釐剔致刀筆賈豎闐然而起羽文略不爲撓乃以起廢一事長繫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矣臣讀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稽核糾

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卽議降議革有肯執奏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卽擬配擬戍有肯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於朝廷者乎是非諸臣不肯分別也知陛下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或反以甚其罪也所以行間失事無日不議處議罪而於蕩寇安民豪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大公之賞罰哉帝得奏大怒命削開遠籍撫按解京訊治河南人聞之若失慈母左良玉偕將士七十餘人合奏乞畱巡按御史金光辰亦備列其功狀以告帝爲動容乃命釋還戴罪辦賊 文震孟旣入直溫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震孟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何吾騶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窺

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許譽卿以資深當擢京卿體仁以譽卿數論己憾之吏部尙書謝陞希體仁意出譽卿南京震孟愠語侵陞陞亦愠適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之普家陞等列之舉首爲張第元所發帝以詰陞言路因欲攻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以世濟恃體仁惡尤甚當先去之而張纘曾獨先劾陞陞疑出譽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構之陞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譽卿曾言之陞陞遂疏攻譽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爲把持朝政地并及屬紹芳事體仁疑旨貶謫而故重其詞帝果命譽卿削籍紹芳逮問震孟力爭之吾騶助爲言不得震孟拂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

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帝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十一月庚戌吾騶罷震孟落職閒住方震孟之入閣也卽有旨撤鎮守中官及王應熊之去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方剛貞介有古大臣風而未竟其用旣去體仁憾未釋滋陽知縣成德震孟門人以彊直忤巡按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冤震孟在閣亦爲之稱枉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去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悲疏聞於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年門外成邊坐贓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護出入 庚申祀天於南郊 張獻忠久據靈寶以待高

迎祥李自成迎祥自成至與獻忠合兵復東攻闕鄉左良玉祖寬赴救賊解而趨靈寶斷良玉寬軍不相應良玉不能支賊遂攻陝州知州史記言以少室僧所訓士禦之斬賊數十級生禽二十餘人老獍獍帥數萬人乘雪夜來襲城陷記言被殺指揮李君賜戰死訓導王誠心里居教諭張敏行姚良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撫陳三元並不屈死賊進攻洛陽陳必謙督良玉寬援救賊乃去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縣獻忠走嵩汝良玉出洛追迎祥自成寬分擊獻忠救汝州賊部眾三十餘萬連營百里勢甚盛寬夜督副將祖克勇等趨葛家莊黎明遇賊大破之賊奔嵩縣九皋山寬伏二軍於山溝誘之賊趨下伏發斬馘九百有奇尋與劉肇基羅岱遇賊汝州圯料鎮復大敗之伏屍二

十餘里斬馘千六百有奇獻忠憤再合迎祥自成兵與寬戰龍門白沙截官軍爲二寬自斷後士卒殊死鬪自晨迄夜分復大捷斬馘一千有奇良玉亦令裨將破賊於宜陽黃澗口會盧象昇自湖廣倍道馳入汝州督副將李重鎮雷時聲等擊迎祥於城西用強弩射殺賊千餘人迎祥自成乃走十二月略魯山葉縣陷光州象昇督寬及副將李輔明躡其後乙酉賊走攻確山寬等馳救大破之斬馘五百八十有奇自成等遂東走而老獍猗羅汝才諸賊各盤踞鄖陽商洛山中不能救張獻忠亦遁山中戊子良玉敗賊於閬鄉自曹文詔艾萬年陳亡尤世威敗屺諸將率畏賊不敢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饌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乃進象昇

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陝西軍務解巡撫任進洪承疇兵部尚書
並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城鳳陽 癸巳賊犯江北圍滁州

乙巳老獬獬諸賊自河南犯陝西洪承疇敗之於臨潼 前禮
部尚書孫慎行至都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九年春正月總理七省軍務侍郎盧象昇大會諸將於鳳陽上
疏言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饟
兵集而後請饟是爲危形況請饟未敷兵將從賊而爲寇是八
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饟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
有專兵專饟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
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有一賊警卽求援求
調不應則吳越也分應則何以支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

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
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言皆切中事宜於是高迎祥李自成攻
圍廬州七晝夜不克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遣兵援之賊分道
陷含山犯和州知州黎宏業與在籍御史馬如蛟募死士出擊
賊兩戰皆捷賊將奔會風雪大作不辨人色守者皆潰宏業中
刃死判官錢大用吏目景一高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並死
之如蛟力戰死兄運判如蚪諸生如虹及家屬十四人亦皆死
自成進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知州劉大鞏南京太僕寺卿李覺
斯堅守不下象昇遣祖寬羅岱援救甲寅大戰於城東五里橋
寬等奮擊大呼諸軍無不一當百自晨至晡斬賊首搖天動奪
其駿馬賊連營俱潰逐北五十里至關山之朱龍橋橫屍枕藉

水爲不流象昇親督楊世恩馳至復大破之總督漕運侍郎朱
大典會象昇追賊賊北趨鳳陽急還兵遏之賊始退北攻壽州
故御史方震孺倡士民堅守賊突穎霍蕭碭靈璧虹窺曹單總
兵官劉澤清拒之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
永寧總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
鎮 盧象昇請加官戶田賦十之一糧十兩以上同之侯恂請
於未破寇之地士大夫家賦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
兩加一錢王家彥言民賦五兩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戶非富民
不可以朘削旣而概徵每兩一錢名曰助饟 劉宗周入朝帝
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
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

人而無人之用有饗而無饗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溫體仁迂其言 丁卯前禮部侍郎林鈺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授宗周工部左侍郎 二月賊走密登封左良玉敗之於郢城鎮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前副將湯九州期良玉夾擊良玉中道遁歸九州以孤軍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屢敗賊窮追四十餘里誤入深崖遇賊數萬據險攻圍九州勢不敵夜移營爲賊所乘遂戰沒良玉

反以捷聞賊分趨裕州南陽陳必謙援南陽帥知縣何騰蛟破賊安皋山斬首四百餘級盧象昇援裕州合祖寬祖大樂羅岱兵大破賊七頂山殲李自成精騎殆盡已象昇移軍南陽山西大饑人相食乙酉寧夏饑兵變殺巡撫都御史王楫副使丁啟睿斬首惡六人撫定之武舉陳啟新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貢士授布政秀才授尙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而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爲之其後途稍隘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剝下虐民恣其所爲此行取考選之病

也請停科目以黜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節制有司便宜行事捧疏跪正陽門三日辛卯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劉宗周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眾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

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慙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

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
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之誅愼天潢改
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
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
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
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覈閱起行數周旣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
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
直焉 三月振南陽饑蠲山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饟 盧象昇
之次南陽也令祖寬備鄧州祖大樂備汝寧而躬帥諸軍蹙賊
遣使告湖廣巡撫王夢尹鄖陽撫治朱舜祖曰賊疲矣東西邀
擊前阻漢江可一戰殲也夢尹舜祖竟不能禦賊遂自光化潛

渡漢江入鄖襄分部再入陝西高迎祥趨興安漢中李自成由
南山踰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左光先曹變蛟等破之澄城
追至靖虜衛轉戰安定會寧抵靜寧固寧屢挫之自成走環縣
賊自滁州歸德兩敗後盡趨永寧盧氏內鄉浙川大山中關中
賊亦由閬鄉靈寶與之合張鳳翼請敕河南鄖陽陝西三巡撫
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援剿
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
深然之剋期五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及賊渡漢
入鄖餘眾三萬仍匿內鄉浙川山中象昇命寬大樂與總兵官
秦翼明等由南漳穀城入山搜討寬大樂部下皆邊軍性強慙
異他卒不可繩以法往時官軍多關中人與賊鄉里臨陳相勞

苦拋生口棄輜重卽縱之去謂之打活仗邊軍不通言語逢賊卽殺故多勝然所過焚廬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騎軍利野戰不利阻隘且見賊遠竄非旬朔可定自以爲客將無持久心寬卒方過河諫而逸象昇激勸再三始聽命至黨子口仍按甲不行總兵官李重鎮素懼怯冀卸責眾益思歸夏四月副將王進忠軍譚羅岱劉肇基兵多逃追之則彎弓內嚮象昇乃調四川及寧子土兵搜捕均州賊而力陳入山搜勦之難帝操切溫體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囂然錢士升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也無何武生李璉請括江南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體仁遂

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言自陳啟新言事
擢置省闕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璉者也
其曰搢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
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計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
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
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
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
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議括其
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
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
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

不止或疑此輩乃流賊心腹倡橫議以搖人心豈直借端倖進已哉疏入而璉已下法司提問帝報曰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前疏謂四箴疏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卽許之戊子致仕士升初入閣體仁頗援之體仁薦謝陞唐世濟士升皆爲助文震孟被擠士升弗能救論者咎之先是士升弟雲南巡撫士晉爲經歷吳鯤化所訐體仁卽擬嚴旨且屬同官林鈺弗洩欲因士晉以逐士升命下而士晉已卒事乃已至是士升以謹言去位御史詹爾選言輔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璉以非法導主上輔臣執奏謂當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

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亦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陛下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尙方不靈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則或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議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啟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眾歛獻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陛下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

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連竄駭心志而燭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疏入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爲此言爾選對曰皇上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爲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勞天下尙疑朕乎卽尙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誠如聖諭但臣見督理有參疏未蒙皇上大處分與未賜何異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不當侵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爲苟且對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賊未平賊平何難停汝尙有言乎對

曰搜括抽扣亦是帝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帑汝更何言
對曰卽捐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帝聲色俱
厲左右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又詰發憤諸語及帖黃簡
略斥爲欺罔命錦衣官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
聽臣事尙可爲卽不聽亦可畱爲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
大臣力救乃命繫於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議止停俸帝以
語涉誇詡并罪視草御史張三謨令吏部同議部院請鐫五級
以雜職用復不許爾選竟削籍歸先是吏部議舉孝廉言祖
宗朝皆偶一行之未有定制今宜通行直省加意物色其懷才
抱德經明行修之士由司道以達巡按覆核疏聞驗試錄用詔
從之時薦舉徧天下皆授以殘破郡縣卒無大效五月壬子

詔赦脅從諸賊願歸者護還鄉有司安置願隨軍自効者有功一體敘錄 官軍敗於羅家山盡亡士馬器仗丙辰延綏總兵官俞冲霄擊李自成於安定敗績死之自成勢復振進圍綏德欲東渡河山西兵遏之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將襲榆林河水驟長賊淹死甚眾賀人龍復擊敗之乃改道從韓城而西 時楚豫賊及高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之交萬山中盧象昇自南陽趨襄陽進兵賊多兵少會河南大饑饉乏邊兵益洶洶象昇議關中平曠利騎兵請令祖寬李重鎮隸洪承疇討賊會承疇亦請之寬等遂移軍入陝左良玉軍最强又率中州人故獨久畱象昇以良玉驕亢難用用孔道興代其偏將趙柱駐靈寶防雒西良玉與

羅岱駐宜水防維東而襄陽均宜穀上津南漳環山皆賊 癸酉免畿內五年以前逋賦 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溫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劉宗周以輸資免覲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諳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 六月乙亥林鈺卒諡文穆 甲申禮部尙書賀逢聖黃士俊以原官吏部侍郎孔貞運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溫體仁欲重治復社值其在告貞運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貞運句容人也自是不敢有所建白 乙亥總兵官解進忠撫賊於浙川被殺 陳奇瑜戍邊 故大學士文震孟卒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帥眾往禦不敵退保昌平
甲辰遣太監李國輔許進忠等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孫惟武劉
元斌防馬水河庚戌命朱純臣巡視邊關癸丑詔諸鎮星馳入
援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圍昌平肇坤與總兵官巢丕昌督饗
主事王一桂趙悅攝知州事通判王禹佐守陵太監王希忠分
門守有降丁二千爲內應己未城破肇坤被四矢兩刃而死一
桂悅禹佐希忠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
時光守備咸貞吉皆死之一桂一門死者二十七人 盧象昇
渡浙河而南追賊至鄖西 陝西賊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
最強拓養坤黨最眾養坤所謂蝎子塊者是也壬戌巡撫都御

史孫傳庭帥賀人龍親擊迎祥於盤屋之黑水峪禽之及其僞
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推李白成爲闖王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負時望帝意嚮之深爲溫體仁所忌一
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恐會劉孔昭謀掌戎
政體仁餌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尙存而妾王旨繼配復封
敗禮亂法并言庶子許士柔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略將以連
士柔士柔亦體仁所惡也詔下吏部核奏禮部尙書姜逢元兵
部侍郎王業浩工部侍郎劉宗周與元璐同里御史倪元珙元
璐從兄也皆言陳氏以過被出繼妻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
行撫按勘奏體仁卽擬旨云登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
行勘元璐遂落職閒住士柔卽以注略進乃得解孔昭京營不

可得體仁以南京操江償之京師戒嚴癸亥諭廷臣助饗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劾張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甲子賜鳳翼尙方劍盡督諸鎮勤王兵命中官盧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以天壽山後地乃宣大總督梁廷棟所轄命戴罪入援又高起潛爲總監給金三萬賞功牌千以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副之帝以諸臣類萎腴不任故仍分遣中官出監而意頗諱言之御史金光辰疏請罷遣帝怒八月召對平臺風雨驟至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霑久之帝召光辰責之光辰對曰皇上以文武諸臣無實心任事委任內臣臣愚以任內臣諸臣益弛卸不任帝大怒聲色俱厲將重譴光辰迅雷直震御座風雨聲大作光辰因言臣往在河南見皇上撤內臣而喜語未終帝沈

吟卽云汝言毋復爾意亦稍解兵部右侍郎張元佐出守昌平
同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卽日往帝顧閣臣曰內臣卽日往侍
臣三日未出朕之用內臣過耶翼日鐫光辰三級調外癸酉括
勦戚文武諸臣馬盧象昇奉詔入衛再賜尙方劍乙未次真定
丙申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勒還國劉澤清王樸祖寬虎大威皆
統兵入援令澤清駐新城爲南北控扼賚樸蟒衣綵幣時勇衛
營參將孫應元游擊周遇吉黃得功戰畿輔數有功張鳳翼梁
廷棟盧維寧三人相犄角退怯不敢戰高起潛惟割死人首冒
功於是竇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州相
繼失守順義知縣上官藎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訓導陳
所蘊寶坻知縣趙國鼎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定

興教諭熊嘉志里居太常寺少卿鹿善繼知州薛一鶚安肅知縣鄭延任教諭耿三麟皆死之言官交章劾鳳翼廷棟疏五六上二人憂甚知必罹重譴日服大黃藥求死八月十九日

大清兵出塞都城解嚴九月朔鳳翼卒踰旬日廷棟亦卒時中樞皆不久獲罪鳳翼善溫體仁獨居位五年法司議罪奪其官坐廷棟大辟以旣死不究廢聿鍵爲庶人幽之鳳陽以其弟聿鏞嗣封唐王 辛酉改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以兵部侍郎王家禎兼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象昇討賊會陳必謙罷命家禎兼河南巡撫 李自成出汧隴洪承疇敗之於隴州賊走慶陽鳳翔渡渭河 劉宗周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畱養疾冬十月上疏言己巳之

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墮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已以來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饘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

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臨津通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巡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

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
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
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成
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
成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鄮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
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
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
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乙亥削宗周籍
河南賊馬進忠闖塌天蝎子塊等十七部入渭南孫傳庭追
之出關會總理侍郎王家禎合勦於南陽先後斬首千餘級

自盧象昇去撫治鄖陽苗匪土不習兵賊遂大逞張獻忠自均州老猗猗自新野蝎子塊自唐縣甲申並犯襄陽眾二十餘萬秦翼明兵寡不能禦湖廣震動王家禎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 丙申命開銀鐵銅鉛諸礦 十一月丁未蠲山東五年以前逋賦 唐世濟薦霍維華邊才福建巡按御史應喜臣亦薦周維京冀翻逆案李夢辰疏駁之世濟喜臣並下獄謫戍維華憂憤死維華之薦溫體仁主之體仁自是不訟言用逆黨而愈側目諸不附己者 秦翼明屯兵廟灘以扼漢江之淺羅汝才聞塌天白深水以渡大擾斬黃間應城知縣張紹登訓導張國勛在籍知府饒可久援勦副將鄧祖禹廣濟典史魏時光皆力戰死帝以鄖襄屬邑盡殘破罷苗土祚翼明尋亦被劾解官

十二月

大清兵征朝鮮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丙午老獬糾張獻忠羅汝才諸賊自襄陽東下與江北賊革裏眼等合烽火達維揚南京大震范景文偕操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官楊御蕃分汛固守監軍副使史可法親帥兵馳至太湖扼其衝賊分犯江浦六合獻忠從間道犯安慶石牌連營百里張國維告警詔總兵官劉良佐左良玉馬嶺合兵救之國維遣部將張載賡等援安慶而以新募兵二千令副將程龍守備陳于王蔣若來分戍江浦六合已而賊不至移犯桐城副將潘可大擊走之復爲廬鳳軍所阨回桐城掠四境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闖塌天率

眾會老獬等於江北官軍數道邀擊賊不敢東還走黃陂入木蘭山 李自成犯涇陽三原拓養坤過天星俱來會孫傳庭督曹變蛟等連戰七日皆克養坤及其黨張文耀降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養坤尋叛去傳庭論其下追斬之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責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城悉潰朝鮮告急命登萊總兵官陳洪範調各鎮舟師赴援旅順總兵官沈世魁萊州副總兵金日觀俱移師皮島爲聲援 張溥之倡復社也里人陸文聲者輸資爲監生求入社不許張采又嘗以事扶之文聲乃詣闕言風俗之弊皆由於士子溥采爲主盟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庇文聲事下所司遷延久之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言復社無可罪元珙等皆

貶斥嚴旨窮究不已蘇州推官周之夔坐事罷去疑溥爲之恨甚聞文聲訐溥遂伏闕言溥等把持計典已罷職實其所爲因及復社忤橫狀章下巡撫張國維等言之夔去官無預溥事亦被旨譙讓 二月甲戌遣使督直省通賦 左良玉抵六安與賊遇羅岱孔道興連戰大破之丁酉賊犯潛山史可法與良玉敗之楓香驛賊走霍入潛山之天堂古寨巡檢吳暢春殺賊被執死賊竄潛山太湖山中會劉良佐馬爌屢敗賊於桐城廬州六安賊在滁和者亦西遁江北警少息 楊世恩與秦翼明破闖塌天於細石嶺獲其魁新來虎賊奄至隨州知州王燾擊斬三百餘人賊攻益力守者多散燾自經死賊數萬攻麻城望見故巡撫梅之煥部署輒引去

大清兵破江華禽朝鮮世子李倬出降遂與明絕 三月辛亥
振陝西災 楊嗣昌爲兵部尙書帝與語大信愛之張鳳翼故
柔靡兵事無所區畫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爲能每對必移時
所奏請無不聽曰恨用卿晚嗣昌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
湖廣江北爲四正四巡撫分防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
江西四川爲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
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 張國維以程龍蔣若來陳于王
兵赴安慶三檄左良玉入山搜勦良玉不應放兵掠婦女屯舒
城月餘河南監軍太監力促之始北去賊乃復出太湖連斬黃
諸賊潘可大將安慶兵九百龍等將吳中兵三千六百禦之宿
松豐家店賊先犯可大營龍等至夾擊之賊多死夜復至中伏

亦敗去史可法欲退扼要害諸將不從掘塹守癸亥羅汝才等
七營數萬眾齊至圍數重諸將突擊頗有殺傷可法偕副將許
自強馳救扼於賊鳴大礮遙爲聲援諸將亦呼譟突圍會天雨
甲重不得出甲子日中賊四面入將士短兵接戰可大戰死龍
引火自焚死于王執大刀左右殺賊傷重力竭北面叩頭自刎
死若來服圍人衣以免武舉詹兆鵬陸王猷莫是驊唐世龍及
千戶王定遠百戶王宏猷等四十餘人皆力戰死士卒脫者僅
千餘人賊分其黨搖天動別爲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眾分
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陶冲 我

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攻鐵山夏四月分兵襲皮島
水陸夾攻副將白登庸先遁沈世魁戰敗帥舟師走石城島陳

洪範亦走避石城登庸帥所部降金日觀偕諸將楚繼功等相持七晝夜力不支戊寅俱陳沒皮島城隨破洪範來援不戰而走世魁亦陳亡士卒死傷者萬餘人世魁從子副將志科集潰卒至長城島欲得世魁印敕監軍副使黃孫茂不予志科怒殺之並殺理懷通判邵啟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置大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 小紅狼圍漢中瑞王常浩告急洪承疇帥賀人龍兵由兩當趨救 賊攻浙川左良玉擁兵不救城陷山西總兵官王忠援河南稱疾不進兵譟而歸兵部尙書楊嗣昌請逮戮失事諸帥以肅軍令遂逮忠及張全昌良玉以六安功落職戴罪尋復之 癸巳旱清刑獄 高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行軍禮永平道劉燝耀關內道楊於國疏爭

皆被黜 閏月壬寅敕羣臣潔己愛民以回天意 給事中李

汝燦陳回天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又言八九年來千和召災
始於端揆積於四海水旱盜賊頻見疊出勢將未已何怪其然
帝怒削汝燦籍 中允黃道周言陛下寬仁宏宥有身任重寄
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
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
則下急賄賂上樂鋋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
此南北交訐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眦睚之隙乎時
溫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 牟文綬劉
良佐援桐城擊敗賊挂車河江北賊皆遁分犯河南張獻忠入
湖廣 楊嗣昌以帝急平賊冀得一人自助詹事姚明恭熊文

燦姻也又與嗣昌善因薦文燦於嗣昌且曰此有內援也王家禎故庸材不足任其家丁嘗鼓譟燒開封城門言者謂家禎本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亦以家丁之變心輕之嗣昌乃以文燦薦先是文燦官閩廣久積貲無算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鎮嶺南帝嘗疑劉香未死且不識文燦爲人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贈遺甚盛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街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卽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言於帝及是遂拜文燦兵部尙書兼右副都

御史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駐鄖陽討賊而令家禎專撫河南嗣昌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饗二百八十萬其措饗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爲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七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爲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饗戶部尙書程國祥不敢違嗣昌遂以議上帝乃傳諭流寇延蔓生民塗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饗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爲民去害之意尋遣戶部侍郎傅淑訓督之孫傳庭移書嗣昌爭之曰無益且非獨此

也部卒屢經潰決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賊不必盡而
害中於國家嗣昌大忤賊陷南江通江侯良柱盡召諸地兵
九千有奇分守各隘而扼險止餘二千人賊知其勢弱五月戊
寅李自成寇川北巡撫都御史王維章告急於朝會賊轉掠他
所良柱撤還守隘兵專守廣元維章以爲非計上章言之詔
左良玉援安慶王家禎不遣傳朝佑疏論溫體仁六大罪略
言體仁快恩仇張威福得罪於天地祖宗致災異疊見歲比不
登強敵內侮大盜四起又言體仁殘害忠良中外解體其子見
屏於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已乞速去體仁毋以天變人
言爲不足畏帝怒除朝佑名下吏按治御史衛景瑗疏救朝佑
及李如燦帝不懌謫景瑗行人司正溫體仁輔政八年未嘗

建一策其所引者皆庸材藉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饒事輒
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鴛下擢至此位盜賊
日益眾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
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窾
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帝以爲樸忠愈
親信之恩禮優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意帝憂兵
饒急體仁惟倡眾捐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帝率報可體
仁自念排擠者眾恐怨歸已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凡閣揭
皆不發并不存錄閣中冀以滅跡以故所中傷人廷臣不能盡
知當國旣久劾者章不勝計劉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
實唐王聿鍵撫寧侯朱國弼布衣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論之

光先至輿觀待命帝皆不省愈以爲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
至有杖死者先是常熟奸民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
法事體仁主之擬旨下法司逮治坐巡按路振飛失糾令陳狀
振飛及張國維交章白謙益等無罪不聽體仁以振飛語刺己
激帝怒謫之外謙益等危甚求解於曹化淳漢儒偵知之告體
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
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會國
弼再劾體仁帝命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陽引疾意帝必慰留
六月戊申旨下令致仕體仁方食失匕箸體仁旣去張至發爲
首輔萬曆中申時行王錫爵先後柄政大旨相紹述謂之傳衣
鉢至發亦效法體仁而才智機變遜之熊文燦旣拜命請左

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己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護弓刀甲冑甚整楊嗣昌檄良玉軍隸之是夏兩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東河南蝗民大饑割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別設巡撫以史可法爲之而以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隸焉從張國維請也安慶不隸江南巡撫自此始賊東陷和州含山定遠襲六合犯天長分掠瓜州儀真破盱眙知縣蔣佳徵都司王寅守備陳正亨力戰死左良玉堅不肯救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畱己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奪也八月己酉吏部侍郎劉宇亮禮部侍郎傅冠俱禮部尙書僉都御史薛國觀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宇亮性不嗜書居翰林常與家僮

角逐爲樂座主錢士升爲之援又力排同鄉王應熊張己聲譽
國觀爲人陰驚谿刻不學少文體仁因其素仇東林密薦於帝
故兩人皆獲大用 庚申閱城 黃道周進右諭德掌司經局
疏辭因言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
謂品行高峻早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
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清裁絕俗
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尙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
儒龍谿舉人張燮至園土纍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如燦傳
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鄮初溫體仁劾鄮假
乩仙判詞福父振先杖母言得之鄭從母舅吳宗達帝震怒下
鄮錦衣衛獄掌衛事都指揮吳孟明言鄮罪不至死帝怒革孟

明任及得道周疏駭甚責以顛倒是非道周回奏語復營護鄧
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
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鄧語爲口實其後帝不俟左證
鄧竟磔死 闖塌天犯開封叅將李春桂戰沒詔發諸將兵救
援王家禎落職閒住時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請行帝壯之發
卒萬人監以中官劉元斌盧九德戒毋擾民諸將奉命軍行肅
然 九月丙子左良玉敗賊於虹縣 辛卯洪承疇敗賊於漢
中 曹變蛟爲臨洮總兵官時孫傳庭戰於東洪承疇戰於西
東賊幾盡賊在西者復由階成出西和禮縣左光先孫顯祖皆
無功獨變蛟降小紅狼餘賊竄走徽州兩當成鳳間不敢大逞
賊闖蜀中虛以數十萬眾入寇癸巳陷寧羌州李自成過天

星混天星等分兵三道冬十月丙申自成自七盤關入侯良柱
急拒戰於綿州眾寡不敵陳亡壬寅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
之陷劍州知州徐尙卿吏目李英俊並死之賊破梓潼又分兵
趨潼川江油縣州連陷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鹽亭黎雅青
神吏民皆先遁尋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陷金堂典史潘夢
科死之庚戌賊薄成都王維章方守保寧反在外成都城中惟
屯田軍及蜀府護衛軍人情恇懼副使邵捷春啟門納鄉民避
賊者中尉奉鐔勾賊抵城下捷春與巡按御史陳廷謨禽繫奉
鐔而募市人起廢將固守七日賊不克乃去是月也連失州縣
三十六事聞帝大怒猶未知良柱死命與維章並逮下獄尋戍
維章追奪良柱官總理尙書熊文燦至安慶帝所遣勇衛營軍

及左良玉軍亦至良玉輕文燦不爲用會其下與粵軍不和大
詬文燦不得已遣還粵兵楊嗣昌言於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
才兵五千人隸之嗣昌既建四正六隅之策欲專委重文燦增
兵饟大半期滅賊賊頗懼文燦顧主撫議初至安慶卽遣人招
張獻忠劉國能國能賊號闖塌天者也與獻忠皆聽命文燦益
刊招降檄布通衢又請盡遷民與粟閉城中賊無所掠當自退
帝怒其與前策牴牾譙讓文燦嗣昌亦心非之而曲爲之解因
其請畀以畿輔山西兵各三千其後朝士尤洪承疇縱賊入川
嗣昌因言於帝曰文燦在事三月承疇七年不効論者繩文燦
急而承疇縱寇莫爲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
臣俱責成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南

京戶部尙書錢春疏請皇太子出閣從之命姜逢元姚明恭及少詹事王鐸屈可伸侍班禮部侍郎方逢年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曾至講讀編修胡守恒檢討楊士聰校書大學士張至發墳諭德黃道周不與煜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鄭鄭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馮元颺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以動人主惟不能得執政歡至發恚疏詆道周元颺而極頌溫體仁孤執不欺偉業復劾至發帝皆置不問道周移疾乞休不許監軍安廬僉事湯開遠言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請謹幽獨卹民窮優大臣容直諫寬拙吏薄貨財疏滯獄俾太子得習見習聞爲他日出治臨民之本帝納之先是高攀龍贈官許士柔草詔詞送內閣未

給攀龍家故事贈官誥屬誥敕中書職掌崇禎初褒卹諸忠臣翰林能文者或爲之而中書以爲侵官其後禁誥文駢儷語至是攀龍家請給士柔已出爲南京祭酒去撰文時數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中書舍人黃應恩告張至發誥語違禁至發故謀逐士柔遂劾之降士柔二級調用司業周鳳翔爲疏辨不報 十一月庚辰以星變修省求直言 楊嗣昌言網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勦絕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使陝撫斷商雒鄖撫斷鄖襄安撫斷英六鳳撫斷毫潁而應撫之軍出靈陝保撫之軍渡延津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勦若關中大賊逸出關東則秦督提曹變蛟等出關協擊期

三月盡諸劇寇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簡一監司代之總兵不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監司副將以下悉以尙方劍從事則人人効力何賊不平乃剋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爲滅賊之期帝從之嗣昌旣議陝撫當一正面募土著萬人給饌銀二十三萬孫傳庭知其不可用也核帑藏捐贖緩得銀四萬八千市馬募兵自辦滅賊具不用部議會諸撫報募兵及額傳庭疏獨不至嗣昌言軍法不行於秦自請白衣領職以激帝怒傳庭言使臣如他撫籍郡縣民兵上之遂謂及額則臣先所報屯兵已及額矣況更有募練馬步軍數且逾萬何嘗不遵部議至百日之期商維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賊入商維而臣不能禦則治臣罪若臣扼商維而踰期不能滅賊誤勦事者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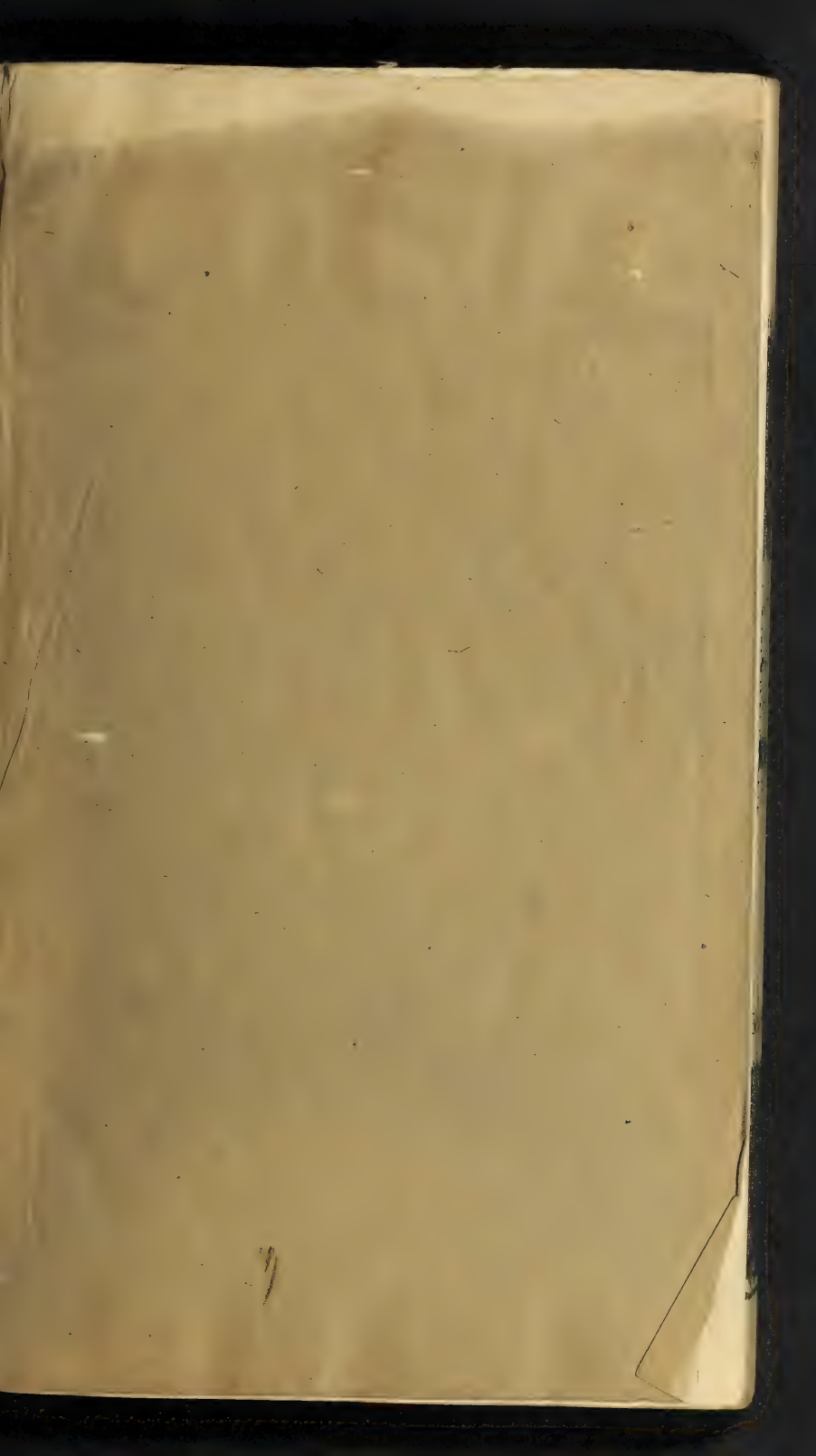
非臣嗣昌無以難銜之彌甚傳庭兩奉詔進秩嗣昌抑弗奏
十二月癸卯黃士俊致仕 帝以朝臣詞苑起家儒緩不習吏
治命改舊制擇知縣推官治行卓絕者入翰林於是行取者爭
奔競給事中陳啓新論之帝怒命吏部上訪冊罪廷臣徇濫者
姜逢元王業浩及給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閒住給
事中孫晉御史李右讜等三人降調給事中劉含輝御史劉興
秀等十一人貶二秩視事吏部尙書田維嘉等乃先推部曹二
十二人 貴陽宣慰使安位死無子族屬爭立朝議又欲郡縣
其地朱燮元力爭遂傳檄土目諭以威德諸苗爭納土獻印燮
元乃裂疆域眾建諸蠻上言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
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

俗內嚮等之編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
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
西滇之定番小州耳爲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反者
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
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虐政
苛斂一切蠲除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因言其便有九帝咸報
可貴陽遂定無何所撫土目有叛者諸將方國安等軍敗爨元
坐貶一秩已竟破滅之孫應元等大破賊鄭州再破之密縣
先後斬首千七百洪承疇帥曹變蛟賀人龍等援四川由沔
縣歷寧羌過七盤朝天二關山高道狹士馬饑疲癸亥抵廣元
李自成已先由潘松還陝西劉國能與張獻忠有隙慮爲所

并又與左良玉戰敗

明紀卷第五十四終





明紀卷五十五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四

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寅凡三年

十一年春正月戊辰就撫於隨州頓首熊文燦前曰愚民犯不義且十載賴公湔洗更生願悉眾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文燦大喜慰撫之署爲守備令隸良玉軍 丁丑洪承疇及曹變蛟等回軍擊賊於梓潼斬首五百餘級四川總兵官羅尙文及安縣副使吳麟瑞亦大破過天星等賊走還陝西 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假官軍旗號襲南陽屯於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忠倉皇走前鋒羅岱射之中額良玉追及揮刀擊之面流血獻忠幾被禽其部下救以免遂逃至穀城



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大破賊舞陽光山固始間四日三捷
斬首二千九百有奇 丁亥裁南京冗官 二月太子慈烺出
閣 初侯恂坐豆屯事下獄帝欲重譴之刑部尙書鄭三俊屢
讞上不稱旨讒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工部錢局有
盜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帝大怒褫其官下吏應
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責 帝御經筵問保
舉考選得失楊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
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不問是連坐之法先不
行於大臣欲收保舉效得乎庶子黃景昉言近日考選不公推
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得與清華選又言鄭三俊四朝
元老至清無儔不當久繫獄帝追論舊講官姚希孟請漕儲全

折爲非黃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文震孟
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
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道周再奏再被詰至
三奏乃已景昉復疏救三俊帝不納切責三俊欺罔以無贓私
令出獄候訊 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上疏極詆諸將請易武
階親執干戈爲國平賊帝下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議諸臣以文
吏無改武職者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帝不從甲辰命授
任學署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河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
福並以客兵備援勦至是大將特設而麾下無一官兵部乃以
署鎮許定國兵授之使參將羅岱爲中軍岱健將任學倚以自
彊 賊之再入陝西也其渠魁號六隊者與大天王混天王爭

管王四部連營東犯慶陽寶雞孫傳庭方出扼商維還軍戰於合水破走之獲大天王二子追擊之延安會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偪澄城傳庭分兵五道擊之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不殺遂降 張獻忠創甚不能戰其下饑困多散去獻忠窮蹙偵知陳洪範隸熊文燦麾下大喜因遣間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豈忘之耶願帥所部軍降以自效洪範亦喜爲告文燦文燦許之湖廣巡按御史林鳴球僉事王瑞柟謀於左良玉將俟其至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瑞柟言賊以計愚我我不可爲所愚今良玉及諸將賈一選周仕鳳之兵俱在近境誠合而擊之何患不捷文燦怒責以撓撫局瑞柟曰賊未創而遽撫彼將無所懼惟

示以必勦之勢乃心折不敢貳非相撓實相成也文燦不從獻
忠遂踞穀城處其眾於四郊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
黠驍勅次則羅汝才國能獻忠既降餘賊大譟而去改稱十三
家汝才及李萬慶馬光玉馬進忠惠登相賀一龍賀錦蘭養成
順天順義王九家最著一龍稱革裏眼錦稱左金王養成稱亂
世王者也是時賊勢頗衰文燦擁兵德安不敢擊三月戊寅
賀逢聖致仕楊嗣昌以滅賊踰期疏引罪薦人自代帝不許
而命察行間功罪嗣昌言洪承疇專辦秦賊賊往來秦蜀自如
勦撫俱無功不免於罪熊文燦兼辦江北河南湖廣賊撫劉國
能張獻忠戰舞陽光山勦撫俱有功應免罪諸巡撫則河南常
道立湖廣余應桂有功陝西孫傳庭山西宋賢山東顏繼祖保

定張其平江南張國維江西解學龍浙江喻思恂有勞鄖陽戴東昇無功過鳳陽朱大典安慶史可法宜策勵圖功總兵則河南左良玉有功陝西曹變蛟左光先無功山東倪寵江北牟文綬保定錢中選有勞無功河南張任學寧夏祖大弼無功過承疇宜遣代因軍民愛戴請削宮保尙書以侍郎行事變蛟光先貶五秩與大弼期五月平賊踰期并承疇逮治大典貶三秩可法戴罪自贖議上帝悉從之嗣昌終右文燦文燦實不知兵旣降國能獻忠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陰主之所請無不曲徇自是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 總督貴湖雲川廣兼巡撫貴州少保尙書朱燮元卒燮元鎮西南久軍資贖緩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持重謀定

後戰尤善用間使人各當其才犯法卽親愛必誅有功廝養不遺賞也禦蠻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 河南人據塢壁自保者數十賊悉摧破之踞息縣光州礫人投汝水水爲赤張任學不能大創也馬進忠西走潼關李萬慶馬光玉賀一龍順義王九條龍眾十餘萬萃麻城黃安巡撫湖廣都御史余應桂諭降光玉一龍未至而遣將擊順天王等於黃福店賊遂走黃安會熊文燦至麻城應桂請協擊不從賊復東走江北爲左良玉所扼折而走廣濟蘄水 李自成自洮州軼出番地洪承疇令曹變蛟賀人龍追之連戰斬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乏食賊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餘賊入塞祖大弼駐洮州扼戰不力賊走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 賊

犯延安孫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皆荒山邃谷賊入當自斃乃帥標兵自中部遏其東檄曹變蛟自慶陽拒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至職田莊遇伏而敗復走寶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並降捷聞帝大喜先敘澄城之捷命加傳庭部銜楊嗣昌格不奏 夏四月辛丑熊文燦受張獻忠降於穀城王瑞栴列上從征歸農解散三策文燦不用瑞栴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不聽 穀城知縣阮之鈞上疏言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實兵饟取道咽喉秦蜀交會脈絡今皆爲所據奸民甘心效用善良悉爲迫脅臣守土

牧民之官至無官可守無民可牧庫藏殫虛民產被奪無賦可徵名雖縣令實贅員爾乃廟堂之上專主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時不能用黃應恩悍戾溫體仁張至發輩倚任之恃勢恣橫及爲正字不當復爲東宮侍書恐帝與太子聞講同日也張至發不諳故事令兼之應恩不能兼講官撰講義送應恩繕錄拒不納楊士聰論之至發揭請其疏士聰復上書閣中極論其事至發終庇應恩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鶴子嗣昌得君力爲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救同官孔貞運傳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拂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帝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昌疏救亦不聽

無何大理寺副曹荃發應恩賕請事詞連至發至發憤連疏請
勘帝雖優旨褒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具疏自謂當去者三而
未嘗引疾戊申得旨回籍調理至發頗清彊起自外吏諸翰林
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虛公延攬帝亦惡其洩漏機密聽
之去 熒惑守尾百餘日己酉退行尾八度揜於月越十九日
退尾入心 宣大總督盧象昇疏救鄭三俊會孔貞運爲首輔
復揭救三俊及錢謙益乃許三俊配贖謙益削籍瞿式耜贖徒
五月癸亥朔策試考選官於中左門親定之下輔臣再閱孔
貞運薛國觀有所更迨命下閣擬悉不從先是田維嘉等擬授
主章任濬涂必泓李嗣京主事章等欲疏辨憚爲首獲罪李士
淳者耄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之懼且怒與章等大詬

而帝知維嘉有私詔許五人與考又以爲首者必良士也故擢士淳編修章等皆御史 帝以火星逆行諭廷臣修省時政尙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冤濫而詔有哀懇上帝語中書舍人陳龍正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略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滅死皋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帝諭提督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大理寺副高倬以刑獄繁滋法官務停閣請

敕諸司剋期奏報刑部尙書劉之鳳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贓重人犯結案在數年前者大抵本犯無髓可敲戚屬亦無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從之然之鳳雖爲此奏其後每上獄詞帝必嚴駁之鳳懼甚諸司呈稿輒遲疑不敢遽發 流賊旣大熾朝廷又有東顧憂楊嗣昌陰主款議適太陰掩熒惑嗣昌厯引前史以進蓋爲互市地也何楷疏駁之言嗣昌引漢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賞之說引唐元和田興事欲借以申招撫之說引宋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事欲借以申不用兵之說徒巧附會耳至永平二年馬皇后事更不知指斥安在給事中錢增南京御史林蘭友亦先後言其非皆不問 六月癸巳安民廠災壞城垣傷萬餘人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帝之考選也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昌等
謁孔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多難行景昌與辨退卽
上疏劾之帝奪景昌俸貞運遂引疾壬寅致仕程國祥以度
支益匱四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建議借都城賃舍一季租可得
五十萬帝遂行之勛戚奄豎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
聲載途然帝由是眷國祥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破賊新野
又大破之遂平解其圍斬獲三千奇時十三家賊聚南陽熊
文燦在裕州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齎金帛酒牢犒之
名曰求賊帝詔得狀曰文燦大言無實給事中李清論其失策
清春芳元孫也熊文燦檄諸道兵合擊賊於茶山賊逸於余
應桂所分地文燦劾應桂後期誤軍楊嗣昌以應桂曾劾其父

奏逮之應桂乃陳撫勦始末白己無罪言初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臣以爲兵勢方盛宜乘此追勦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東致張獻忠攻陷穀城以要撫李萬慶五部得收餘燼勢復振迨賊西潰後又遮飾上聞妄報斬級文燦辦賊之策曰先撫後勦乃茶山不效麻安又不效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運椒鹽魚肉與通市而賊反因之焚掠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取於所歷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子遺盡絕文燦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蹌而走文燦在蘄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環哭竟不敢治一兵麻城文燦壻家也蘄水文燦家園也而猶如是餘可知矣是以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

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洛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勦
法乎獻忠在穀城招納亡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文燦顧
欲借之爲前茅遣官調之非惟不應復畱解饒之官求總兵湖
廣今已造浮橋跨漢水矣文燦前旣誇張而敘功後復掩匿而
不報可不謂欺君乎帝不省應桂逮至下獄初應桂貽書文燦
言獻忠必反可先發圖之其書爲獻忠邏者所得獻忠騰牒郎
陽撫治戴東旻言撫軍欲殺我東旻以告文燦文燦再糾應桂
應桂再疏辨帝卒遣應桂戍左光先自固原進兵賊已奔隴
州清水光先追至秦州六隊及爭管王復走成縣階州爲曹變
蛟所扼其別部號三隊及仁義王混天王降於光先而李自成
六隊及其黨祁總管避秦兵復謀犯蜀參政樊一蘅偕副將馬

科賀人龍拒之將還走階文及西鄉憚變蛟乃走漢中又爲光
先所扼六隊祁總管皆降惟自成東遁 自毛文龍據東江海
疆賴之後陳繼盛黃龍沈世魁代其部下往往爲亂中朝素以
糜饗爲憂及是島中無帥職方郎中趙光抃愆恩楊嗣昌撤之
盡徙其民寧錦諸島一空二十年積患頓除而於邊計亦左焉
帝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親試之發策
言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現五旬四月山西大雪朝廷
腹心耳目之臣務避嫌怨有司舉劾情賄關其心剋期平賊無
功而勦兵難撤外敵生心邊饑日絀民貧旣甚正供猶艱有司
侵削百方如火益熱若何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對
會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顧帝意已

定特假是爲名耳乙卯楊嗣昌程國祥禮部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國用俱禮部尙書大理寺少卿范復粹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仍掌兵部時劉宇亮爲首輔傳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五人國觀嗣昌最用事國祥委蛇其間自守而已國用望輕廷推不與特旨擢用五人中惟逢年翰林餘皆外僚帝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人刑部無人乃以復粹代之而宇亮則初由吏部也初

大清兵拔遷安逆案削籍侍郎郭鞏遁去後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撰卻聘書尙書梁廷棟論之鞏下獄坐死嗣昌巡撫山永鞏鄉人爲鞏訟冤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給事中姚思孝駁之嗣昌由是與東林郤旣以奪情入閣會盧象昇丁外艱又奪情薦

陳新甲代之少詹事黃道周乃草三疏同日上之一劾嗣昌言
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奈何旨喪數倫
獨謂無禁一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托捷足一論遼東
巡撫方一藻力詆和議之非道周亦與廷推帝疑其以不用怨
望而搢紳勃谿語欲爲鄭鄮脫罪遂下吏部行譴嗣昌因言鄮
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鄮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
之繆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修撰劉同升言嗣昌
縲絰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乃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
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自專票擬由己與方一藻高起
潛輩扶同罔功掩敗爲勝若附和黨比嗣昌得罪名教臣亦得
罪名教矣編修趙士春言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

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事不講儲才
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敢背家學負明主視綱
常掃地哉二疏入帝大怒而何楷林蘭友亦抗疏詆斥嗣昌秋
七月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
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
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
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
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
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
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
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

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前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鄮臣始歎息絕望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鄮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鄮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鄮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輒美容悅叩首折枝

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卽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旣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僞而辨行僻而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豪私帝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

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媮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將予同升士春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亟購人劾道周者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上疏醜詆道周帝卽傳諭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乙丑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同升福建按察司知事士春廣東布政司照磨檣南京

國子監丞蘭友浙江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同升應秋
子士春用賢孫也已而南京御史成勇言嗣昌清議不畏名教
不畏萬世公議不畏臣竊爲青史慮帝得疏大怒逮勇訊治詰
主使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
賄可納不知有黨帝益怒成勇寧波衛范景文倡錢春等疏救
道周等帝詰主謀景文自引罪且以眾論僉同爲言亦削籍先
是嗣昌疏請撫流寇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語禮部
侍郎顧錫疇言其稱引不倫與嗣昌大忤及嗣昌秉政爲諸詞
臣所攻頗疑錫疇會駙馬都尉王昺有罪錫疇擬輕典嗣昌構
之遂削其籍 河南總兵官張任學督羅岱等赴羅山合左良
玉軍擊羅汝才李萬慶及紫薇星順義王大敗之追奔五十里

斬首一千四百有奇獲黑虎狼滿天星賊奔遂平 八月戊戌

以災異屢見齋居永壽宮諭廷臣修省 癸丑傳冠致仕 戊

午停刑 河南賊十三部驅宛洛之眾箕張而西窺潼關聯營

數十里孫傳庭計曰天下大寇盡在此矣我出擊其西總理擊

其東賊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矣張獻忠卽狙伏無能爲

也遂引兵東大敗賊閬鄉靈寶山間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

賊窘甚以熊文燦招降手諭上言旦夕且降傳庭曰爾曹日就

熊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僞也降卽解甲來有說卽非

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環甲而出得文燦檄於途中曰毋妬

我撫功又進得楊嗣昌手書亦云傳庭怏怏撤兵還然賊迄不

就撫移瞰商雒文燦悔期傳庭夾擊屬吏王文清等三戰三敗

之賊乃走自陝州犯襄陽傳庭旣屢建大功其將校數奉旨優叙嗣昌務抑之不爲奏傳庭懇請上其籍於部嗣昌曰需之

九月陝西山西旱饑熊文燦次襄陽賊分踞鄖襄諸險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盧九德曰兵分則力弱一失利全軍搖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擊之眾曰善乃以僉事張大經監左良玉陳洪範軍以通判孔貞會監副將龍在田軍戰於雙溝營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羅汝才惠登相帥九營走均州李萬慶帥三營走光固時馬進忠寇開封至瓦子坡羅岱奮擊之賊盡棄輜重遁入大隗山獲其妻子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尙書盧象昇上疏乞奔喪合席喪候代陳新甲在遠未卽至辛巳我大清兵入牆子嶺青山口總督薊遼侍郎吳阿衡方醉不能軍

敗死副總兵魯宗文力戰死

大清兵毀正關至營城石匣駐於牛蘭癸未京師戒嚴召象昇及宣府總兵官楊國柱大同總兵官王樸山西總兵官虎大威又召洪承疇孫傳庭及曹變蛟左光先賀人龍等俱帥師入衛象昇麻衣草履誓師及郊馳疏言臣非軍旅才愚心任事誼不避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慘傷潰亂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豈惟觀瞻不聳尤虞金鼓不靈已聞高起潛亦衰經臨戎象昇謂所親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無親安有君樞輔奪情亦欲予變禮以分誓耶處心若此安可與事君他日必面責之時嗣昌起潛主和議象昇聞之頓足歎曰予受國恩恨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冬十月癸

已帝召對於武英殿問方畧象昇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象昇出議不合甲午括馬是日帝發萬金犒象昇軍三賜尙方劔與起潛分督天下援兵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戰象昇行次昌平帝復遣中官齎帑金三萬犒軍明日又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知帝意銳甚決策議戰疏請分兵嗣昌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先是有瞽而賣卜者周元忠善遼人時遣之爲媾象昇次順義嗣昌至軍象昇字責之曰文弱子不聞城下盟春秋恥之而日爲媾長安口舌如鋒袁崇煥之禍其能免乎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尙方劔加我矣象昇言旣不奔喪又不能戰齒劍者我也安能加人又言

元忠講款往來非一日事始於薊門督監受成於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日象昇會起潛安定門兩人各持一議新甲至昌平象昇分兵與之自將馬步軍列營都城外衝鋒陷陳軍律甚整 范淑泰言搜括借助不可行陞下方以清節風天下而乃條敘百官金錢於多寡之間是教之貪也又言彊兵莫如行法令之兵索饒則彊赴敵則弱殺良冒功則彊除暴安民則弱請明示法令諸將能用命殺賊者立擢爲大將否則死無赦無以降級戴罪徒爲不切身之痛癢帝是其言李自成奔白水食盡洪承疇令曹變蛟窮追孫傳庭及副使黃綱調番兵設三覆於潼關之南原變蛟驅賊入伏大呼斫賊賊屍相枕籍村民用大棒擊逃者自成妻女盡失獨與劉宗敏

田見數等十八騎潰圍遁竄商洛山中餘賊皆降 十一月癸亥日中有黑子及黑青白氣日入時日光摩盪如兩日 羅汝才等旣戰敗洪承疇孫傳庭入衛以爲討己也懼率九營之眾叩太和山監軍太監李繼政乞降熊文燦許之處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於鄖縣惠登相及王國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於均州上言臣於李萬慶賀一龍馬光玉及順天王主勦他皆主撫請赦汝才罪授之官帝可之汝才猶豫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入其營偕汝才及其黨白貴黑雲祥歆血盟汝才乃詣軍門降分諸營於竹谿保康上津而自與貴雲祥居房縣之野汝才雖降不肯釋甲與張獻忠皆據邑自固獨劉國能受約束無異志數從軍有功獻忠部賊時出行劫阮之鈿

執之以告其營將始猶稍置之法及再告皆不應曰官司不給
饌耳得饌自止由是村民徙亡殆盡賊遂掠及闐闐稍拒輒挺
刃相向文燦令張大經鎮撫之亦不能禁張任學以入衛道謁
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終爲國患我以勤王爲名出其不意可
立縛也文燦不聽楊嗣昌議增設總督於保定巡撫於密雲
詔廷臣舉堪任總督者御史葉紹容舉陳龍正不用嗣昌薦御
史楊繩武召見繩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帝偉之遂超擢僉都
御史巡撫順天又超擢趙光抃僉都御史巡撫密雲時廷臣言
兵者卽以爲知兵大者推督撫小者兵備一當事任罪累立至
於是上下諱言兵章奏無敢及者給事中沈迅極言其弊乞赦
巡臣五日內陳方畧從之

大清兵薄都城按營不動眾莫測兵部主事孫嘉績曰此待後至者卽舉眾南下耳嘉績如游孫也越三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靑山口入

大清兵卽日南下分三路一由涑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興攻安肅薄保定總兵官劉光祚堅守不攻而去丁卯攻高陽致仕大學士孫承宗率家人拒守

大清兵將引去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曰此城笑也於法當破圍復合戊辰城陷承宗被執望闕叩頭投綬而死年七十有六子舉人鈐尙寶丞鑰官生鈺生員鎰鎬從子鍊鏘及孫之沆之滂之潁之洁之憲從孫之澈之漢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高起潛以聞帝嗟悼命所司優卹楊嗣昌薛國觀輩陰

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象昇由涿進據保定命諸將分道
出擊大戰於慶都編修楊廷麟疏劾嗣昌言陛下有撻伐之心
大臣無禦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爲戲嗣昌及總督吳阿衡內
外扶同朋謀誤國與高起潛方一藻倡和款議武備頓忘以至
於此今可憂在外者三在內者五督臣盧象昇以禍國責樞臣
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命乞陛下
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將士畏法無有二心召見大
小諸臣咨以方畧諭象昇集諸路援師乘機赴敵不從中制此
今日急務也嗣昌冀以和議紓外患而廷麟痛詆之嗣昌大恚
詭薦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職方主事贊畫象昇軍巡撫山
東都御史顏繼祖標下卒僅三千嗣昌檄令移駐德州濟南由

此空虛止鄉兵五百萊州援兵七百勢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學朱左布政使張秉文副使周之訓翁鴻業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帝憂

大清兵深入大學士劉宇亮自請督察軍情帝喜戊子罷象昇戴罪立功命宇亮往代宇亮請督察帝忽改爲總督大懼與國觀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奪象昇尙書以侍郎視事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鎮勤王兵皆屬焉光扑雖文士有膽決其至密雲卽發監視中官鄧希詔奸謀帝召希詔還而令分監中官孫茂霖覈實茂霖爲希詔解光扑反得罪遣戍廣西 刑科奏摘參未完疏方逢年以犯贓私者人亡產絕親戚坐累幾同瓜蔓遂輕擬以上而帝意欲罪劉之鳳責逢年疎忽逢年引罪十二月庚

子罷歸 劉之鳳屢疏謝病不許南京給事中荆可棟以貪墨被劾下部訊之鳳予輕比帝疑其受賄下之獄 河南巡撫常道立調左良玉兵於陝州賊乘盧氏虛遁入內鄉浙川 盧象昇既至保定巡撫張其平閉閘絕饜俄又以大同有警趣象昇出關王樸方戰欒城束鹿間徑引兵歸象昇次宿三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象昇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可得十萬毋徒以隻身就死象昇流涕謂之曰自予與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父老爲也眾號泣雷動各攜斗粟饜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爲糧象昇進師至鉅鹿賈莊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楊廷

麟往真定轉饗又令乞援於起潛起潛不應師至蒿水橋遇
大清兵象昇將中軍虎大威帥左楊國柱帥右遂戰夜半威策
聲四起辛丑旦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
辰迄未礮盡矢窮象昇奮身鬪後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
四矢三刃遂仆游擊楊陸覬懼其屍被殘伏其上背負二十四
矢以死裨將張巖僕顧顯者亦殉一軍盡覆大威國柱潰圍得
脫起潛聞敗倉皇遁匿象昇死狀不言嗣昌疑之有詔驗視廷
麟得其屍戰場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順德知府于穎上狀嗣
昌故靳之五十七日而後殮象昇少有大志爲學不事章句居
官勤勞倍下吏夜刻燭雞鳴盥櫛得一機要披衣起立行之暇
卽角射五十步外發必中愛才惜下如不及三賜劔未嘗戮一

偏裨死時年三十九久之贈太子少師兵部尙書賜祭葬世廕錦衣千戶方象昇之戰歿也嗣昌遣邏卒俞振龍等察其死狀振龍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振龍且死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嗣昌意廷麟亦死及聞其奉使在外不懌者久之初張若麒沈迅謀改兵部御史涂必泓疏沮之必泓廷麟同里也若麒迅疑疏出廷麟指因與嗣昌比而構廷麟會廷麟報軍中曲折嗣昌擬旨責以欺罔劉宇亮甫抵保定聞象昇戰歿過安平偵者報

大清兵將至宇亮急趨晉州避之知州陳宏緒閉門不納宇亮大怒傳令箭亟納師宏緒卒不應宇亮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詣闕訟寃宏緒得鐫級調用戊申孫傳庭爲兵部侍郎代象

昇督諸鎮援軍賜尙方劒陳新甲與傳庭相倚仗終不敢戰傳
庭抵近郊與嗣昌不協又與起潛忤被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洪
承疇至郊勞且命陛見傳庭不能無缺望大威國柱當坐罪字
亮傳庭皆言其身入重圍非臨敵退卻者比乞令立功自贖帝
不從卒解其任尋令從軍辦賊嗣昌戒諸將毋輕戰諸將本恇
怯悉藉口持重觀望於是畿輔諸郡悉被兵長吏多望風遁失
城四十有八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軍前則機宜已
變進止乖違疆事益壞知州則深州孫士美知縣則任邱白慧
元慶都黃承宗靈壽馮登鰲文安王鑰蠡縣王采新河崔賢鹽
山陳誌固城王九鼎青縣張文煥興濟錢珍慶雲陳緘教諭則
鉅鹿唐一中訓導則蠡縣馮大緯吳橋劉廷訓臨城張純儒鄉

官靈壽則侍郎馬從聘員外郎耿蔭樓任邱則按察使李禎寧
臨城則知府喬若雯青縣則員外郎李崇德高陽則知縣魏克
家皆死之士美一家死者十三人慧元一門俱死從聘三子蔭
樓子參皆從死禎寧家從死者亦數人事聞贈從聘兵部尙書
諡介敏餘贈卹有差吳橋知縣李綦隆等十人棄城皆坐死嗣
昌貶三秩戴罪視事山東告急嗣昌無以應起潛擁兵臨清不
救顏繼祖屢請赦祖寬倪寵劉澤清等赴援皆逗遛不進
大清兵徇下州縣十有六遂臨濟南張秉文等分門守死晝夜
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朔以時事多艱卻廷臣賀庚申

大清兵入濟南城德王由樞被執秉文戰死宋學朱周之訓鄧

謙唐世熊及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孕通判熊烈獻厯城知縣韓承宣並死之兵部主事劉大年奉使道厯城亦抗節死秉文妻方妾陳並投大明湖死之訓闔門皆死謙族黨廉從死者四十餘人烈獻二子俱死承宣壙從孫也妻妾皆從死舉人劉化光及子舉人漢儀皆力戰死戊辰宇亮傳庭會師十八萬於晉州不敢進游騎北抵兗州知縣臨邑宋希堯博平張列宿在平黃建極武城李承芳邱縣高重光及恩縣故御史李應薦皆城破死之言官交章劾繼祖繼祖言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之功不敢不分失濟之罪請以爵祿歸朝廷以骸骨還父母帝不從逮下獄丁丑改承疇總督薊遼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南宇亮至天津憤諸將退避疏論之因及劉光祚逗遛狀薛國

觀方與嗣昌謀傾宇亮遽擬旨軍前斬光祚比旨下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乃繫光祚武清獄爲具疏乞宥繼上武清捷音國觀乃擬嚴旨責以前後矛盾下九卿科道議僉謂宇亮玩弄國憲大不敬宇亮疏辨部議落職閒住陳起新沈迅復重劾之改擬削籍二月乙未帝罷宇亮令戴罪圖功事平再議光祚論死國觀遂爲首輔左良玉帥降將劉國能入援詔還討河南賊命兵部授國能官錄其部下將士曰張獻忠能立功視此良玉兵過壩頭河橋大掠盧九德以聞詔令戴罪

大清兵北歸至渾河值水漲輜重難渡王樸曹變蛟等相顧不敢擊已變蛟及賀人龍戰太平砦北小有斬獲三月丙寅大清兵出青山口畿輔解嚴巡按御史劉呈瑞劾陳新甲前後

逗撓新甲歷陳功狀且言呈瑞挾讎帝不問給事中李希沆言
聖明御極以來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
未正致有今日語侵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誤國四大罪
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帝怒貶希沆秩奪志舉官謫楊廷麟
於外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輒斥
嗣昌既有罪帝又數逐言官中外益不平嗣昌亦不自安屢疏
引罪乃落職冠帶視事先是京師被兵樞臣皆坐罪及是亡七
十餘城而帝眷嗣昌不衰嗣昌欲盡畱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遼
傳庭曰秦軍不可畱也畱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代賊撤兵也
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以殺賊爲利久畱於邊非譁則逃不復
爲吾用必爲賊用是驅民使從賊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嗣

昌不聽傳庭爭之不能得不勝鬱鬱耳遂聾 丙子加上孝純
皇太后尊諡詔天下 初帝憂國用不足薛國觀請借助言在
外羣僚臣等任之在內戚畹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
爲言國瑞者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
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願輸以佐軍貲帝初未
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
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
奎皇后父也與國瑞有連代爲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
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至是因皇五子慈煥病交通宦官宮妾
倡言孝定太后已爲九蓮菩薩空中責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
殛降神於皇五子俄慈煥竟殤帝大恐急封國瑞七歲兒存善

爲侯盡還所納金銀而恨國觀甚 傅朝佑之下獄也中官杜
勳雅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官朝佑不
應後國事益棘獲罪者益眾獄幾滿朝佑上書請寬卹語過激
帝責以顛倒賢奸恣意訕侮廷杖六十創重而卒

大清以重兵攻松山環城發礮臺堞俱摧城中人負扉以行副
總兵金國鳳間出兵突擊輒敗還乃以木石登補城壞處

大清兵屢登屢卻遂分攻塔山連山而令銳卒分道穴城國鳳
多方拒守終不下閱四旬圍解帝大喜立擢國鳳寧遠團練總
兵官當松山被圍方一藻議遣兵救援諸將莫敢應獨副將楊
振請行至呂洪山遇伏一軍盡覆振被執令往松山說降未至
里許踞地南向坐語從官李祿曰爲我告城中人堅守援軍卽

日至矣祿詣城下致振語城中守益堅振祿皆被殺 夏四月

召對鄭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緘默大負委任戊申國祥致仕國祥厯任卿相布衣蔬食不改儒素歿後其子上至貧不能

舉火 詔復文震孟故官 左良玉破馬進忠於鎮平關會馬

光玉等皆大敗進忠懼而降時順天王已死賀一龍蘭養成伏

深山餘賊遠掠秦蜀李萬慶勢益孤熊文燦檄良玉澤之唐縣

姚梁分三營肄賊逐入三山裨將王修政趨利戰死文燦收二

營卒令良玉與張任學陳洪範蹙之內鄉萬慶等在赤眉城四

平岡依山結壘請降良玉慮其詐謀之文燦益調諸將陳永福

羅岱金聲桓之兵會於賈宋大勦萬慶光玉及許可變副將劉

國能亦至由張家林七里河分擊賊大奔良玉遣國能以二十

騎往偵且諭降萬慶萬慶馳見國能遂執許州叛黨於汝虎以
降處內鄉城下者四千人進忠卽混十萬萬慶賊號射塌天者
也馬士秀許應金見進忠萬慶降懼而復來歸有劉喜才者夜
取順義王首以降於僉事宋一鶴餘黨推可變爲主自是羣盜
大衰文燦上言臣兵威震懾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
馬光玉三部尙稽天誅可歲月平也帝優詔報之五月甲子
禮部侍郎姚明恭張四知兵部侍郎魏照乘俱禮部尙書兼東
閣大學士預機務明恭出趙興邦門公論素不予四知貌寢甚
常患惡瘍給事中張淳劾其爲祭酒時貪污狀四知憤帝前力
辨言己孤立爲廷臣所嫉帝意頗動薛國觀因力援之遂柄用
照乘亦庸劣充位而已楊嗣昌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分五等

曰守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帥曰縱敵出塞於是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薊鎮總兵吳國俊陳國威山東總兵倪寵援勦總兵祖寬李重鎮薊鎮總監鄧希詔分監孫茂霖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三人俱論死劉宇亮免議而嗣昌貶削不及物議益叢嗣昌乃薦四川巡撫傅宗龍自代初張獻忠之降擁兵萬人索十萬人饒熊文燦及中外要人白與之復爲請官請地請關防獻忠列軍狀曰請備遣旣而三檄其兵不應朝野知獻忠必叛也會十三家渠帥多降李自成竄嶠函山中諜者或報其死文燦益寬之朝廷皆謂賊撲滅殆盡獻忠在穀城訓卒治甲仗言者頗疑其欲反帝方信楊嗣昌言謂文燦能辦賊不復憂也

阮之鈿以獻忠反形漸露往說之曰將軍始所爲甚悖今幸得
爲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且不見劉將軍國能乎天子手
詔進官厚資金帛此赤誠效也將軍若疑中朝有異論者之鈿
請以百口保何嫌何疑而復懷他志獻忠素銜之鈿遂惡言極
口罵之之鈿憂憤成疾題數語於壁自誓必死乙丑獻忠反劫
庫縱囚毀其城之鈿仰藥未絕獻忠遣使索印堅不予賊遂殺
之旋縱火焚署之鈿骸骨爲燼王瑞柎先以憂去張大經爲賊
所得獻忠遂約羅汝才同反鄖陽諸屬邑城郭爲墟獨房縣賴
郝景春拊循麤可守景春子諸生鳴鸞力敵萬夫謂景春日吾
城當賊衝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守乃擐甲詣汝才曰若不念
香火盟乎慎毋從亂汝才陽諾鳴鸞覺其僞歸與守備楊道選

授兵登陴而獻忠所遣前鋒已至擊斬其將上天龍遣使縋城乞援於文燦凡十四往不報已而賊大至獻忠兵張白幟汝才兵張赤幟俄二幟相雜環城力攻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以城讓我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大經檄諭降景春大罵碎之鳴鸞且守且戰閱五日賊多死乃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鸞執油灌之又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善馬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所卧帳將襲禽之指揮張三錫啟北門揖汝才入道選巷戰死大經使汝才說景春降又問庫藏儲蓄安在景春叱之賊怒殺一典史一守備以恐景春景春及鳴鸞俱被殺主簿朱邦聞不屈死三錫後爲官軍所獲磔死獻忠之去穀城也畱書於壁言己之叛總理使然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賄日月而題其末曰不納我金

者惟王兵備一人耳由是瑞柙名大著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
又以獻忠彊慮爲所併相與歛血斂眾據要害以拒之無何叛
去於是九營俱反惟王光恩始不從久之亦去李萬慶馬進忠
以徒眾旣散無二心帝聞變大驚削文燦官戴罪視事廷臣交
章薦余應桂 孫傳庭之受命督軍也疏言年來疆事決裂由
計畫差謬事竣當面請決大計旣解嚴疏請陛見楊嗣昌大驚
謂傳庭將傾之斥賁疏者還之傳庭傳庭愠引疾乞休嗣昌又
劾其託疾非真龔帝遂發怒乙亥削傳庭籍下順天巡撫楊一
僞覈真僞一僞言傳庭真龔非託疾帝逮傳庭并一僞下獄傳
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冤莫爲言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
旱蝗 先是廷臣請練邊兵楊嗣昌定議宣府大同山西延綏

寧夏甘肅固原臨洮遼東薊鎮保定凡練七千三萬有奇各總督巡撫及總兵官鎮監以下分練之而總督以所練東西策應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增畿輔監司四人薊遼監軍三人議上帝悉從之帝又采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受轄於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工部侍郎張慎言言其不便者八事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之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於是有練饟之議初嗣昌增勦饟期一年而止後饟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饟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薛國觀程國祥皆贊之乃定勦饟外復增練

饒七百三十萬論者謂九邊自有額饒概予新饒則舊者安歸
邊兵多虛額今指爲實數饒盡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
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抽練仍虛
支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擾民糜厚饒以嗣昌主
之事鉅莫能難也已酉抽練各鎮精兵復加徵練饒萬曆末及
崇禎初所增賦總名遼饒至是復增勦饒練饒額溢之御史衛
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勦練之饒多至如此民怨何極御史郝
晉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饒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饒至九百
萬勦饒三百三十萬復加練饒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
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不聽熊
文燦請敕楚撫方孔炤防荆門當陽鄖撫王鰲永防江陵遠安

陝撫丁啟睿蜀撫邵捷春各嚴兵於其境而陝督鄭崇儉主提兵合擊孔炤乃請專斷德黃守承天護獻陵而江漢以南責鰲永時固原臨洮寧夏三總兵左光先曹變蛟馬科皆入衛總兵柴時華中道還甘肅崇儉徵之不應乞令變蛟兵西還帝不許乃檄賀人龍及副將李國奇等軍發西安李自成聞張獻忠反大喜出收眾眾復大集崇儉發兵圍之令曰圍師必缺自成乃由缺脫走突武關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自成覺遁去 秋七月張獻忠合羅汝才去房縣西走左良玉追擊之令羅岱爲先鋒已隨其後踰房縣八十里至羅猴山軍乏食壬申岱與副將劉元捷鼓勇直上賊伏兵四起岱馬足絳於藤抽刀斷之蹶而復進棄馬步鬪久之矢盡被執以死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

盡失棄軍資十萬餘士卒死者萬人 八月癸巳顏繼祖等三十三人俱棄市陳祖苞先飲鴆卒帝怒祖苞漏刑錮其子編修之遴永不叙祖寬敢戰有功稱驍將性剛使氣文吏不之喜莫爲論救竟致大辟 己亥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之半

傅宗龍入爲兵部尙書楊嗣昌還內閣帝憤中樞失職嗣昌以權詭得主知宗龍樸忠不能從諛承意初入見卽言民窮財盡饒不可加兵亦不必益帝頗然之宗龍顧言不已帝怫然曰卿當整理兵事耳旣退語輔臣云宗龍善策黔而所言皆卑卑他人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中格 京營總兵官孫應元黃得功副將周遇吉南征劉元斌盧九德仍監其軍應元等至南陽會馬光玉屯淅川之吳村僞乞撫規渡漢江應張獻忠淅川

知縣郭守邦說降其黨許可變胡可受可變卽賊改世王可受則安世王也可變夜至處之東關可受爲光王所持約未定應元得功趨內鄉掩其背令遇吉等分道別擊之熊文燦所遣陳洪範軍亦至參將馬文豸等力戰小黃河口可受敗呼曰始與許王約降者我也今歸命遇吉駐馬受之應元得功進兵王家寨賊分屯南北兩山用木石塞道應元帥文豸戰其南得功帥副將林報國戰其北河南兵又扼華陽關賊遂大敗光王遁免元斌至軍檄除可變可受罪授以官報先後首功三千人張獻忠羅汝才等謀入陝西總督侍郎鄭崇儉帥賀人龍李國奇張令扼之興安賊乃還犯興山及太平窺大寧巡撫四川都御史邵捷春遣副將王之倫方國安分道扼之國安連破賊羅

狹山敗書聞帝大怒詔逮熊文燦貶左良玉三秩褫張任學職
兵部尙書傳宗龍言向者賊流突東西楊嗣昌故建分勦之策
今則流突者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楚豫
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鎮撫期十二月成功
因薦方孔炤堪代文燦帝不用嗣昌自請督師帝大悅壬子命
嗣昌督師討賊賜尙方劍以便宜誅賞總督以下並聽節制九
月乙卯朔召見平臺嗣昌言君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當啟
行軍資甲仗望敕所司遄發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翊日賜
白金百大紅紵四表裏斗牛衣一賞功銀四萬銀牌千五百幣
帛千嗣昌條七事以獻薦左良玉有大將才兵亦可用帝悉報
可戊午復召見賜宴手觴三爵御製贈行詩一章嗣昌跪誦拜

且泣越二日陞辭賜膳癸未抵襄陽人文燦軍文燦言勦饜不至者六十餘萬初所加饜本以勦賊文燦悉以資撫帝既不復詰廷臣亦無言及之者冬十月甲申朔嗣昌大誓三軍方孔炤左良玉陳洪範劉元斌等畢會嗣昌令孔炤仍駐當陽移張伯鯨襄陽以李萬慶爲副總兵與劉國能並守鄖陽 丙戌彗星見己丑停刑丙申鳳陽地震 甲午左良玉爲平賊將軍文燦就逮嗣昌猶爲疏辨 賀一龍等掠葉圍沈邱焚項城之郭犯光山副將張琮刁明忠帥京軍踰山行九十里及其巢先驅射賊殪絳袍而馳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七百五十嗣昌稱詔頒賜 丙申欽定保民四事全書成頒布天下

大清兵攻寧遠總兵官金國鳳憤將士恇怯帥親丁數十人出

據北岡麀戰移時矢盡力竭與二子俱死帝聞痛悼總督薊遼
尙書洪承疇言國鳳素懷忠勇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乃能力
抗彊敵卒保孤城非其才力優也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
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隕命非其才力短也由營伍紛
紜號令難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凡遇警
守城及統兵出戰惟總兵官令是聽帝卽允行 十一月辛巳
祀天於南郊 熊文燦逮至下獄 興世王王國寧以賊眾千
人歸降楊嗣昌受之處其妻子樊城 十二月總兵官賀人龍
擊張獻忠於興安大破之獻忠將走竹山竹溪楊嗣昌令周遇
吉至化石街草店扼其要害嗣昌以楚地廣衍賊難制驅使入
蜀蜀險阻賊不得逞諸軍合而蹙之可盡殄又慮蜀重兵扼險

賊將還毒楚調蜀精銳萬餘爲己用蜀中兵自是益疲弱不支邵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夷陵告急楊嗣昌檄方孔炤遣楊世恩及荊門守將羅安邦會川沅兵赴救至洋坪猴兒洞道險甚嗣昌再檄召還而安邦由祚峪世恩由重陽坪已兩道深入期至馬良坪合兵羅汝才惠登相圍之香油坪嗣昌連發數道兵往援皆以道遠不能進世恩等被圍久突圍走黃連坪絕地無水土饑渴甚賊至兩軍盡覆世恩安邦並死楊嗣昌請兵食不悉應劾傅宗龍不任宗龍亦劾嗣昌徒耗敝國家不能報效以氣凌廷臣會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寧遠團練總兵官高起潛又揭肇基恇怯宗龍不卽覆帝遂發怒責以抗旨令對狀丙午宗龍奏

上復以戲視封疆下之獄法司擬戍邊帝不許欲寘之死

十三年春正月召總督宣大侍郎陳新甲爲兵部尙書自弘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尙書者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爲之新甲陳保邦十策中言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鎮帝並采用之先是惠王常潤言方孔炤過張獻忠有來家河神通堡之捷陵寢得無虞請增秩久任章下部未奏而楊世恩等敗歿他將戰黃麻又敗孔炤嘗議熊文燦撫賊之誤楊嗣昌忤其言中遂劾逮孔炤下獄時賊分爲三西則獻忠踞楚蜀交東則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豕突隨應麻黃南則羅汝才惠登相等十營竄漳房興遠間嗣昌視東略稍緩乃以襄陽爲軍府貯五省饟金及弓刀火藥仞深溝方洫而環之造飛梁

設橫桓陳利兵而譏訶非符要合者不得渡江漢間列城數十
倚襄陽爲天險一鶴以雲南軍移駐當陽劉元斌以京軍移鎮
荊門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等爲軍前監紀以諸將積驕
玩無鬪志鞭刁明忠斬監軍僉事殷太白以徇而令左良玉專
勦獻忠獻忠屢敗求撫不許其黨托天王常國安金翅鵬劉希
原等來降獻忠走四川 閏月乙酉振眞定饑 戊子振京師
饑 癸卯振山東饑 左良玉合諸軍擊賊於枸坪關張獻忠
遁良玉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楊嗣昌謀以鄭崇儉帥賀人
龍李國奇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勦良
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似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耳將
軍從漢陽西鄉入川萬一賊從舊路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何

以禦不則走寧昌入歸巫與曹操合我以大將尾追促賊返楚
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渡險任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
川則有糧可因回鄖則無地可掠其不復竄楚境明矣夫兵合
則彊分則弱今已畱劉國能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入蜀
卽駐興平兵力已薄賊來能遏之耶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
大創自然瓦解縱折回房竹間人跡斷絕彼從何得食況鄖兵
扼之於前秦撫在紫興扼之於右勢必不得逞若寧昌歸巫險
且遠曹操獻忠不相下儻窮而歸曹必內相吞其亡立見嗣昌
度力不能制而良玉計是遂從之時獻忠營太平大竹河良玉
駐蜀界之漁溪渡二月丙辰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滾坪
見瑪瑙山峻險將據之良玉始抵山下賊已踞山顛乘高鼓譟

良王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己當其二秦軍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上戊午兩軍夾擊賊陳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王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禽人龍等降賊將二十五人張大經偕賊出降獻忠走歸州參將張應元汪之鳳追敗之水右壩獲其軍師副總兵張令方國安又邀擊於岔溪千江河大破之是月也帝念嗣昌發銀萬兩犒師賜斗牛衣良王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而捷音至大悅再發銀五萬幣帛千犒師加嗣昌良王太子少保增崇儉一秩 戊寅以久旱求直言 三月甲申禱雨 丙戌大風霾詔清刑獄帝布袍齋居禱之不止給事中左懋第

言去秋星變朝停刑而夕卽滅今者不然豈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實乎夫練饗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饗天下共知之而饗猶未省何也請自今因兵徵饗預使天下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詔而刑獄則以睿慮之疑信定諸囚之死生諸疑於心與疑信半者悉從輕典庶可以回天變乎且陛下屢沛大恩四方死者猶枕藉盜賊未見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畱之賦有司迫考成催徵未敢緩是以莫救於凶荒請於極荒州縣下詔速停有司息訟專以救荒爲務帝然之於是上災七十五州縣新舊練三饗並停中災六十八州縣止徵練饗下災二十八州縣秋成督徵 戊子罷各鎮內臣進士旣殿試帝思得異才丙申復召四十八人於文華殿

問今日內外交訐何以報讎雪恥魏藻德以知恥對又自敘十

一年守通州功帝善之擢置第一 戊戌振畿內饑 丁未免

河北三府逋賦 張獻忠竄柯家坪其地亂峯錯峙箐深道險

張令帥眾追及之分其下爲五鼓勇爭利方國安爲後距他道

逸去令獨深入被圍居絕阪中屢射賊營應弦斃者甚眾水遠

上渴賴天雨以濟圍終不解監軍僉事張克儉言於鄭崇儉曰

張令健將柰何棄之急令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

李國奇從滿月槽進已應元等先至令方與賊鬪呼聲動山谷

應元等應之內外夾擊賊乃敗去令與賊萬餘相持十三日所

殺傷過當其卒僅五千耳獻忠帥千餘騎遁入興山歸州之山

中人龍國奇及高傑追敗之寒溪寺鹽井五日三捷先後斬首

千五百級其黨順天王一條龍一隻虎皆降 夏四月左良玉
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將憚山險圍而不攻獻忠因
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散 巡撫江西都御史解學龍爲
南京兵部侍郎將解任遵例薦所部官推獎按察司照磨黃道
周甚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
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學龍道周籍戊午逮之旣至
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
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事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之
獄 己卯謝陞爲禮部尙書禮部侍郎陳演以原官並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以所條對覘能否演庸
才寡學工結納中官探得帝所欲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

遂有是命 帝以考選止及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
悉用爲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二百六十三人號爲庚辰特用
劉之鳳之下獄也法司希指擬絞李清言於律未合給事中

葛樞復疏救之鳳帝怒鐫樞級調外及是之鳳上書自白無贓
賄情可矜原帝亦不省之鳳竟瘐死 羅汝才惠登相復求撫
張獻忠持之汝才登相斂兵南漳遠安間殺安撫官姚宗中走
大寧大昌犯巫山石砭女官秦良玉扼之五月汝才犯夔州良
玉師至賊乃去已邀之馬家賽斬首六百追敗之雷馬堽斬其
魁東山虎 甲申祀地於北郊 庚戌姚明恭致仕 錦州告
急洪承疇出關駐寧遠總兵官吳三桂困松杏間遼東總兵官
劉肇基救出之喪士卒千人 六月辛亥朔羅汝才惠登相越

巴霧河犯開縣秦良玉合總兵官鄭嘉棟大敗之譚家坪又破之仙寺嶺良玉奪汝才大纛禽其渠副塌天賀人龍擊之馬溺溪共斬首千二百汝才偕混天王小秦王東走大寧登相越開縣而西自是二賊始分人龍及李國奇又西追之不能及張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由汝才入寧昌故道掩旗息鼓而西初汝才等從寧昌窺巫山欲渡江爲諸將劉貴秦翼明楊茂選及良玉等所拒獻忠至汝才與之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盛立馬江岸有不前赴者輒戮之賊爭死鬪貴等戰皆卻賊遂渡江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營紅茨崖青平砦歸巫間大震楊嗣昌乃由襄陽上夷陵檄邵捷春扼夔門四川之大寧大昌界連湖廣竹溪房縣有三十二隘口嗣昌欲厚集兵力專守夔州棄寧昌噉

賊官軍環攻之捷春曰棄隘口不守是延賊人戶也乃遣茂選及覃思岱等出關分守二將不相得思岱譖殺茂選捷春卽令兼統其眾其眾相率去賊入隘守者潰賊夜斬夔關將士大驚潰時諸部士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物故十二三京兵之在荆門雲南兵之在簡坪湖廣兵之在馬蝗坡者久屯思歸夜亡多關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陝西竇開遠河南李際遇爲之魁饑民從之旬日間眾數萬所在告警嗣昌以聞帝發帑金五萬營醫藥責諸將進兵罷鄖陽撫治王鰲永詔故總兵猛如虎軍前立功鄭崇儉以年老乞歸不許令帥嘉棟還關中畱人龍國奇討賊會長武新寧大竹羅田相繼報陷嗣昌乃下令招撫爲諭帖萬紙散之賊中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過於繁

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鼇永嘗諫之不納及
罷官復疏言嗣昌用兵一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緣
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總絜大綱則易獨周萬目則難況賊情
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
踰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之不戰也其間能自出奇者惟
瑯瑤山一役若必遵督輔號令左良玉當退守興安無此捷矣
臣以爲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與諸將同功罪但責其提衡
諸將之功罪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覈其機宜
之當否則嗣昌心有餘閒自能決奇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
糜饟爲哉 湯開遠與黃得功等大破革裏眼諸賊於商城之
板石畝五營乞降已而復叛朝議將用開遠爲河南巡撫竟以

勞瘁卒官軍民咸爲泣下 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梗議復海運監生沈廷揚上疏極言其便命造舟試之廷揚乘二舟載米數百石由淮安出海抵天津僅半月帝大喜以廷揚爲戶部主事令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初寧遠軍饟率自登州轉粟至天津又轉至寧遠廷揚請從登州直輸寧遠帝用其議省費多 庚午蔡國用卒贈太保諡文恪 薛國觀旣得志一踵溫體仁所爲導帝以深刻而才智彌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初頗信嚮之始帝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安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流沾背於是專察國觀陰事國觀任中書王陞彥而惡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以漏詔旨招權利劾之並下詔獄兩人老矣斃廷杖下初史堃巡按淮陽

括庫中贓罰銀十餘萬入己橐攝巡鹽又掩取前官張錫命貯庫銀二十餘萬及以少卿家居楊士聰劾田維嘉納周汝弼金八千推爲延綏巡撫堃居閒并發堃盜鹽課事堃得旨自陳遂訐士聰而鹽課則請敕淮陽監督中官楊顯名核奏俄而錫命子沆訐堃給事中張焜芳復劾堃侵盜有據事發則遣家人齎重貲謀於黠吏圖改舊籍帝乃怒褫堃職堃急攜數萬金入都主國觀邸謀旣定出疏攻焜芳及其弟中書炳芳煒芳閣臣多徇堃擬嚴旨帝不聽止奪炳芳官候訊及顯名核疏上力爲堃解而不能諱者六萬金堃下獄瘐死國興餘洪旣死其家人密緝國觀通賄事報東廠又誘堃蒼頭首國觀匿堃所寄銀由是諸事悉上聞國觀力辨堃贓爲黨人構陷帝不聽國觀素惡行

人吳昌時及考選昌時虞國觀抑己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僞與交驩擬第一當得更科迨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爲賣己與所善東廠理刑吳道正謀發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觀事帝聞之益疑及是楊嗣昌有所陳奏帝令擬諭國觀擬旨以進帝遂發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奏掌都督府定國公徐允禎吏部尙書傅永淳等不測帝意議頗輕請令國觀致仕或閒住帝度科道必言之獨給事中袁愷會擬不署名且疏論永淳徇私狀而微詆國觀藐肆妬嫉帝不懌抵疏於地曰成何糾疏辛未奪國觀職放之歸怒猶未已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陞彥至執之得其招搖通賄狀詞連永淳奕琛及通政司李夢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

十一人命下陞彥錦衣獄窮治頃之愷再疏盡發國觀納賄諸事永淳奕琛與焉國觀連疏力辨詆愷受昌時指使帝不納

秋七月庚辰朔畿內捕蝗己丑發帑振被蝗州縣 河南大旱蝗人相食福王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民間籍籍謂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援兵過洛者喧言王府金錢百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故尙書呂維祺聞之懼以利害告勸常洵散財饒士以振人心常洵不爲意維祺乃盡出私廩振濟 范復粹爲首輔給事中黃雲師言宰相須才識度三者復粹恚自陳三者無一請罷溫旨慰畱御史魏景琦劾復粹及張四知學淺才疎伴食中書遺譏海內帝以景琦妄詆下之獄 羅汝才等遁還興山辛卯左良玉孫應元周遇吉及副

將王允成王之綸監軍僉事孔貞會等大破之於豐邑坪斬首二千三百生禽五百有奇混世王小秦王皆降時稱荆楚第一功良玉乘勝擊過天星降之過天星者卽惠登相也旣降始終爲良玉部將整十萬王光恩亦相繼復降惟汝才逸去走巫山於是羣賊盡萃於蜀中監軍大理寺評事萬元吉令川將守巴巫諸隘賀人龍李國奇及楚將張應元汪之鳳張奏凱專主追擊東協總兵官曹變蛟援剿總兵官左光先山海總兵官馬科與吳三桂劉肇基遇

大清兵於黃土臺及松山杏山互有殺傷

大清兵退屯義州洪承疇議遣變蛟光先科等兵入關養銳畱三桂肇基於松杏間陽示進兵狀

八月甲戌振江北饑

楊

嗣昌處小秦王混世王等於房竹山中命張克儉安輯諸賊得
免死牌莫肯散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時河南北流民就食襄
漢者日數萬降卒多闖入其中克儉深憂之上書嗣昌極言可
慮嗣昌不以爲意嗣昌見楚地無賊以畱務委克儉而躬帥師
入川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張令秦良玉二軍綿
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營壘見良玉軍整心異之良
玉爲置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義應死獨
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
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
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尙能救重
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爲壑無愚智皆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

奪險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張應元汪之鳳同
守夔州之土地嶺部卒多新募賀人龍逗遛不至張獻忠悉銳
來攻之鳳應元力戰賊分兵從後山下突入其營應元突圍出
之鳳走他道免山行道渴飲斗水臥血凝臆而死諸軍遂大敗
獻忠勢復張羅汝才復與之合於是捷春移營大昌萬元吉亦
進屯巫山與相應援捷春以大昌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與
持久乃扼水賽觀音巖爲第一隘以部將邵仲光守之而夜叉
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湧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
吉以分兵力弱爲憂捷春不聽九月獻忠等聞嗣昌西急趨大
昌犯觀音巖三黃嶺仲光不能禦獻忠從上馬渡過軍元吉急
檄諸將分邀之復令張奏凱屯淨壁捷春選部將羅洪政沈應

龍爲助良玉偕令扼賊竹箇坪癸巳令力戰中矢死軍遂敗令
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軍中號神弩將旣死咸爲
奪氣 楊嗣昌之在夷陵也檄令李自成降自成出謾語陝西
官軍圍自成於巴西魚腹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經養子雙喜
勸而止賊將多出降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
成步入叢祠顧而嘆曰人言我當爲天子盍卜之不吉斷我頭
以降宗敏諾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若
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
走郢均 曹變蛟劉肇基等與

大清兵復戰杏山劉肇基軍稍卻 乙巳兩日並出辰刻乃合
爲一入時又分爲二 冬十月癸丑熊文燦棄市 張獻忠突

淨壁陷大昌屯開縣秦良玉趨救不克轉鬪復敗所部三萬人
略盡良玉單騎見邵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卒可得二萬
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猶足辦賊捷春見楊嗣昌與己左而倉
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賊行則哨探止則息馬抄糧關隘偵候不
明防軍或遠離戍所賊乘隙而過無人之境嗣昌遂收斬邵仲
光疏劾捷春失事因言鄭崇儉撤兵太早致賊猖獗捷春收兵
扼梁山獻忠以梁山河深不能渡與羅汝才自開縣渡河走達
州捷春退保綿州扼涪江嗣昌至梁山檄諸將分擊賊賊疾走
陷劍州趨廣元將由間道入漢中賀人龍趙光遠拒之陽平百
丈二關賊走巴西張應元諸軍邀之梓潼戰小利旣而劔蜀將
曹志耀等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張載福陷陳死涪江師遂潰

賊屠綿州捷春歸成都賊偪成都巡按御史陳良謨遣將據要害爲犄角一再戰皆勝已而捷春被逮捷春治蜀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旣至京下獄論死仰藥死獄中崇儉亦削籍 十一月丁亥祀天於南郊 戊子南京地震 楊嗣昌進軍重慶萬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用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副之帥軍趨綿州分遣諸將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走射洪扼蓬溪以待賊賊方屯安岳界偵官軍且至宵遁趨內江如虎簡驍騎追之元吉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扼其歸路時賊攻羅江不克走綿竹嗣昌至順慶諸將不會師賊轉掠至漢州去中江百里守將方國安避之去賊縱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間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賊遂由水道下簡州資陽陷

仁壽知縣劉三策不屈死嗣昌徵諸將合擊皆退縮 十二月

丁未朔嚴軍機抄傳之禁 王陞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卽

命陞彥棄市遣使逮薛國觀 黃道周之下獄也戶部主事葉

廷秀疏救之帝怒杖廷秀百下錦衣獄監生涂仲吉白夢龍相

繼救道周亦皆下獄刑部尙書李覺斯讞道周輕嚴旨切責再

擬謫戍煙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道周掠治

者四乃還刑部獄先是仲吉上書通政司施邦曜不爲封進而

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曜以副

封上帝見所署語奪其官 楊嗣昌在重慶時下令赦羅汝才

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放禽斬者資萬金爵侯翊日自堂皇至

庖漏徧題有斬督師獻者資白金三錢嗣昌駭愕疑左右皆賊

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復戒期三檄賀人龍不奉令自賊再入川嗣昌雖屢檄諸將無一邀擊者初左良玉受平賊將軍印浸驕不肯受嗣昌約束而人龍屢破賊有功嗣昌私許人龍代良玉旣以良玉瑤山功語人龍姑待之人龍大恨具以前語告良玉良玉亦內恨當張獻忠之敗走也追且及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閤部猜且專無獻忠則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萬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勸嗣昌曰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宜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而身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俟濟師嗣昌不用辛亥獻忠陷瀘州其地三面阻江惟立石站可北走元吉以賊居絕地將遣大兵南擣其老巢而伏兵旁塞玉蟾寺蹙賊北走永

川逆擊而盡殄之猛如虎至永川知縣已遁城中止丞簿一二
人如虎覓嚮道不可得夜宿西關空舍及抵立石賊已先渡南
溪返走人龍及趙光遠屯小市廂隔一水不擊賊賊遂越成都
走漢州德陽渡綿河入巴州嗣昌令諸軍躡賊疾追毋任他逸
諸將乃盡從瀘州躡賊後 李自成由湖廣走河南饑民從之
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啟泰攻永寧知縣武大
烈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己百戶孫世英並不屈
死萬安王采鏗亦被害攻偃師知縣徐日泰大罵而死自成爲
人高顴深顴鵠目曷鼻聲如豺性猜忍日殺人斫足剖心爲戲
所過民皆保塢壁不下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尙書精白子
也嘗出粟振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

信彊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爲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
共出信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爲主謀潛歸
事洩坐斬已得末減信金星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
巖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三尺餘上識記云十八子主
神器自成大悅巖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爲本請勿殺人收天
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爲滅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饒者不
辨巖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
糧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眾 洪承疇甄別諸將請解
劉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左光先還陝西代以白廣恩部議咸
從之而請調旁近邊軍合關內外見卒十五萬人備戰守用承
疇言師行糧從必芻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帝然之敕所

司速措給徵楊國柱王樸及密雲總兵官唐通各揀精兵赴援
是年兩畿山東陝西甘肅旱蝗人相食

明紀卷第五十六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饗

莊烈紀五

起崇禎十四年辛巳訖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二年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祈穀於南郊 楊嗣昌知賊必出川親統

舟師下雲陽諸將陸行追賊賊折而東返歸路悉空不可復遏
總兵官猛如虎所將止六百騎餘皆左良玉部兵驕悍不可制
所過肆焚掠惟參將劉士杰勇敢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閒
不戰改隸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咸怨望且爲之謠時賀人龍
兵已大譟西歸所恃止如虎萬元吉深憂之賊自巴州走達州
己丑官軍追及於開縣之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疲乏請詰朝
戰士杰奮曰四旬逐賊今始及之舍弗擊我不能也執戈先如

虎激諸軍繼之士杰所當輒摧陷張獻忠登高而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兵前部無鬪志獨士杰孤軍乃密選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士杰及游擊郭開如虎子先捷並戰死如虎帥親兵力戰部將挾上馬潰圍出旗纛軍符盡失將士死亡過半嗣昌始悔不用元吉言獻忠席卷出川所至燒驛舍殺塘卒楚蜀消息中斷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興房兵趨漢中若相避然李自成犯河南參政王蔭昌前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等分門守總兵官王紹禹副將劉見義羅泰各引兵至福王常洵召紹禹等入賜宴越數日丙申賊大至攻城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縋而出用矛入賊營賊稍卻夜半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諾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

開北門納賊賊有識維祺者曰爾非振濟呂尙書乎我能活爾
維祺弗應賊擁之去常洵總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賊跡而執之
遇維祺於道維祺反接望見常洵呼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
屈膝於賊常洵瞠不語遂遇害賊洩其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
酒維祺見賊渠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就刃而死通判白守文
訓導張道脈里居知縣劉芳奕韓金聲推官常克念待詔郭顯
星行人王明舉人來秉衡楊萃荀良翰等並死之兩承奉伏常
洵尸哭乞收王骨賊義而許之殮畢兩承奉卽自縊死常洵妃
鄒氏及世子由崧脫走懷慶自成發王邸金振饑民火王宮三
日不絕時寶豐知縣朱由械密縣知縣朱敏汀里居太僕寺卿
魏持衡等汝州知州錢徵祚皆以城陷死始周延儒里居頗

從東林游善姚希孟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及主會試
所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皆東林也後罷歸失勢心內慙而溫
體仁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媚嫉稱一時
正人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
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
近侍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思用舊臣二月特敕召延儒至發
賀逢聖至發四疏辭 己酉詔以時事多艱災異疊見痛自刻
責停今歲行刑諸犯俱減等論 撫治鄖陽都御史袁繼咸聞
賊至當陽急謀發兵張獻忠令羅汝才與相持而自以輕騎一
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其軍符庚戌抵襄陽近郊
用二十八騎持軍符先馳呼城門督師調兵守者合符而信入

之夜半城中火作賊從中起監軍副使張克儉被執大罵與推
官鄺曰廣攝縣事李大覺游擊黎安民死焉知府王承曾遁免
初獻忠妻敖氏高氏及其軍師潘獨鼇之被獲也皆繫襄陽獄
承曾年少輕佻每夕託問賊中情形與獻忠二妻笑語獄吏又
多納賄金禁防盡弛獨鼇等脫桎梏恣飲嗣昌以獻忠飄忽移
牒爲戒承曾笑曰是豈能飛至耶及是獨鼇果從獄中起獻忠
縛襄王翊銘置堂下屬之酒曰王無罪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
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焚
其屍并殺貴陽王常法妃妾輩死者四十三人事聞命所司備
喪禮謚翊銘曰忠 戊午李自成攻開封巡撫都御史李仙風
時在河北巡按御史高名衡集眾守周王恭枵出庫金五十萬

饒守陴者懸賞格殪一賊予五十金賊穴城守者投以火賊被
熬死不可勝計仙風馳還開封副將陳永福背城而戰斬首二
千游擊高謙夾擊斬首七百河內知縣王漢亦燃火金龍口柳
林爲疑兵遣死士入賊中聲言諸鎮兵來援各數十萬至矣賊
聞則驚凡七晝夜乃解去屠密縣 張獻忠陷樊城當陽荊縣
乙丑合羅汝才入光州殘商城羅山息縣信陽固始分犯茶山
應城商城知縣盛以恒力戰死典史呂維顯教諭曹維正里居
故副都御史楊所修副使洪允衡檢討馬剛中教授段增輝信
陽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里居知縣張映宿光山典
史魏光遠固始巡檢郝瑞日興山典史張達都司徐日曜並死
之 帝聞洛陽陷震悼輟朝三日己巳召閣臣九卿科道於乾

清宮左室語及福王被害帝泣下范復粹曰此乃天數帝曰雖
氣數亦賴人事輓回命駙馬都尉冉興讓給事中葉高標太監
王裕民齎帑金振卹河南被難宗室改殯常洵 楊嗣昌在夷
陵聞襄陽破驚悸上疏請死下至荊州之沙市朝惠王謁者謝
之曰先生惠顧寡人願先之襄陽會聞洛陽陷嗣昌益憂懼遂
不食三月丙子朔自裁 李自成之圍開封也總督保定侍郎
楊文岳以眾二萬赴救遣總兵官虎大威副將張德昌先帥五
千人渡河會已解圍大威等會李仙風於偃師以兵少未敢擊
賊待文岳軍至與賊戰鳴皋鎮大破之仙風與高名衡互訐奏
帝以陷福藩罪詔逮仙風擢名衡代之以陳永福充河南總兵
官 丙申洪承疇會楊國柱王樸唐通曹變蛟馬科吳三桂遼

東總兵官王廷臣山海總兵官白廣恩於寧遠凡兵十三萬馬四萬 丁酉逮鄭崇儉下獄尋棄市

大清兵圍錦州夏四月壬子填濠毀塹以攻之祖大壽拒守

廷臣聞襄陽之變刑部主事雷縉祚劾楊嗣昌六大罪可斬張肯堂請釋嗣昌之權疏入而嗣昌已死帝甚傷悼之己巳傳諭廷臣輔臣二載辛勤一朝畢命然功不掩過其議罪以聞鐫兵部尚書陳新甲三秩視事削左良玉職戴罪平賊自贖逮袁繼咸戍之己未總督三邊侍郎丁啟睿爲兵部尚書督師討賊仍兼三邊軍務賜劍敕印如嗣昌 張獻忠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力戰死未幾城復陷判官余塙死之 五月庚辰范復粹致仕戊子祀地於北郊 九卿議楊嗣昌罪禮部侍郎蔣德璟言

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勦饒練饒致天下民窮財盡胥爲盜又匿
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故事追正其罪帝不從徐允禎等請以
失陷城寨律議斬帝傳制曰故輔嗣昌奉命督勦無城守專責
乃詐城夜襲之檄嚴飭再三地方若罔聞知及違制陷城專罪
督輔非通論且臨戎二載屢著捷功盡瘁隕身勤勞難泯乃昭
雪嗣昌罪賜祭葬歸其喪 丁啟睿受命出潼關將由承天赴
楊嗣昌軍於荊州湖廣巡按御史汪承詔言大寇在河南荆襄
幸息警無煩大軍盡匿漢津船啟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鄧
州州人閉門詬過內鄉長吏閉之糶軍行荒山間割馬羸燎以
野草士啗不得飽時李自成有眾五十萬啟睿憚之聞張獻忠
在光山固始間稍弱乃謀於諸將曰上命我勦豫賊此亦豫賊

也開封日告急啟睿以有事獻忠不赴援會陳新甲薦傅宗龍才帝釋宗龍於獄命爲兵部侍郎代啟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啟睿聞三邊已置總督乞帝更己敕書帝乃敕宗龍專辦自成

張獻忠猝至南陽知府顏日愉殺賊中矢死城獲全獻忠假所獲左良玉旗幟以入泌陽知縣王士昌罵賊死己良玉至南陽賊遁去良玉不戢士泌人脫於賊者遇官軍無噍類 錦州

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洪承疇等援錦州未發帝召陳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戎政侍郎吳牲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中張若麟面商於承疇 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 山東寇李青山等起 李自成走內鄉浙川土賊袁時中眾二十萬總

督江北軍務侍郎朱大典帥劉良佐等擊破之時中與羅汝才
皆歸自成自成勢益盛楊文岳趨鄧州秋七月己卯自成還攻
之文岳帥虎大威三戰皆捷斬其魁一條龍一隻龍獲首功千
餘級賊遁去 張獻忠再攻應山不克去攻鄖陽撫治都御史
王永祚以襄陽急移師鎮之副使高斗樞知府徐啟元遣游擊
王光恩及其弟光興分扼之戰頻捷光恩者均州降渠也善用
其下下亦樂爲之用斗樞察其誠招入城共守斗樞啟元善謀
光恩善戰自是賊屢犯之鄖城危而復全 丁啟睿檄左良玉
破張獻忠於麻城斬首七百 京師大疫 山西巡按御史陳
純德言兵抽練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壟之戀
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旣以饒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又

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饗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樂其
逃而利其饗凡藉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伍虛則無人安望其
練饗縻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大弊也帝不能用 洪
承疇之援錦州也陳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
主持重以待帝以爲然而新甲堅執前議張若麒素狂躁見諸
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復移書趣承疇承疇
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壬寅
承疇偕巡撫遼東都御史邱民仰帥八鎮兵次松山去錦州五
六里而營楊國柱先至陷伏中八月乙巳
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昔年殉難處
也吾獨爲降將軍乎突圍中矢墜馬卒承疇以故總兵李輔明

代之而命曹變蛟營松山之北乳峯山之西兩山間列七營環以長壕俄我

太宗文皇帝親臨督陳諸將出戰連敗饒道遂絕國柱振從父也薛國觀遷延久之始逮至帝令待命外邸不以屬吏國觀自謂必不死辛亥賜國觀死日夕監刑者至門國觀猶鼾睡及聞詔使皆緋衣蹶然曰吾死矣倉皇取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但言吳昌時殺我乃就縊越兩日始許收殮法司坐其贓九千沒入田六百畝故宅一區國觀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憤殺之贓又懸坐人頗有冤之者辛酉重建太學成釋奠於先師孔子張獻忠拔鄖西掠地至信陽屢勝而驕左良玉從南陽追擊大破之降其眾數萬獻忠傷股乘夜

東奔良玉急追會大雨江溢道絕官軍不能進獻忠走免 甲
子王樸自松山夜遁唐通馬科吳三桂白廣恩李輔明相繼走
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爲

大清兵邀擊蹂躪殺溺無算曹變蛟王廷臣聞敗馳至松山與
洪承疇固守三桂樸奔據杏山越數日欲走還寧遠至高橋遇
伏大敗僅以身免先後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張若麒
自海道遁還自是錦州圍益急而松山亦被圍應援俱絕九月
承疇變蛟等盡出城中馬步兵欲突圍出敗還帝聞深以爲憂
陳新甲不能救言官請罪若麒新甲力庇之復令出關監軍
甲申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始延儒被召張溥等以數事要之
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及是悉反溫體仁輩弊

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
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戍罪以
下皆得還家復註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
清等帝皆忻然從之 辛卯封皇子慈炯爲定王 總督三邊
侍郎傅宗龍之至陝也議括關中兵饟以出屬郡無以應乃檄
李國奇賀人龍兵在河南者隸部下未幾宗龍以川陝兵二萬
出關次新蔡與楊文岳兵會人龍國奇將陝兵虎大威將保兵
其結浮橋東渡汝合兵趨項城李自成羅汝才亦結浮橋於上
流將趨汝寧覘宗龍文岳兵至盡伏精銳於林中陽驅諸賊自
浮橋西渡人龍使後騎覘賊還報曰賊結浮橋西渡向汝矣宗
龍文岳夜會諸將於龍口兩軍並進急走三十里至於孟家莊

人龍大威以馬力乏俟詰朝戰止兵爲營諸軍弛馬甲植戈鐵
散行墟落求芻牧賊覘之塵起於林中伏甲並出搏我兵人龍
有馬千騎不戰國奇以麾下兵迎擊之不勝陝兵保兵俱潰人
龍大威奔沈邱國奇從之三帥潰宗龍文岳合兵屯火燒店賊
以步兵攻其營諸軍鳴大礮震死賊百餘日暮賊引去宗龍軍
西北文岳軍東南畫塹而守保兵宵潰有副將挾文岳騎而馳
夜奔項城宗龍復分陝兵立營於東南諸將分壁當賊壘文岳
奔陳州宗龍檄人龍國奇還兵救不應宗龍曰彼避死宜不來
吾豈避死哉語其麾下曰宗龍老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決
一死戰不能效他人卷甲走也召裨校李本實卽文岳壁穿塹
築壘以拒賊賊亦穿壕二重以圍之食盡宗龍殺馬騾以享軍

馬騾亦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會營中火藥鉛子矢並盡士卒
餘六千宗龍夜半潛勒諸軍突賊營殺千餘人潰圍出諸軍星
散宗龍徒步帥諸軍且戰且走壬辰日卓午未至項城八里賊
追及之執宗龍呼於門曰秦督親隨官丁也請啟門納秦督宗
龍大呼曰我秦督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賊唾宗龍宗龍罵
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爲賊賺城以緩死哉賊抽刀擊宗
龍中其腦而仆斫其耳目死地下人龍國奇兵潰歸陝賊遂屠
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圍葉縣四面力攻副總兵劉國能不能
支戊戌城陷始國能與自成汝才輩結爲兄弟及歸正自成輩
深恨之至是被執賊猶好謂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降國能瞋
目罵曰我初與若同爲賊今則王臣也何故降賊遂殺之事聞

復宗龍兵部尙書諡忠壯贈國能左都督革文岳職充爲事官
戴罪自贖文岳乃收集散亡與高名衡防杞 張獻忠復出商
城將向英山副將王允成破之望雲賽獻忠兵道散且盡從騎
止數十以羅汝才與李自成合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
從自成欲殺之汝才諫曰畱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乃陰與
獻忠五百騎使遁去獻忠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罐子等眾復盛
然猶陽推自成 冬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詔發水師援遼
巡撫天津侍郎李繼貞坐戰艦不具除名 李自成復攻南陽
總兵官劉光祚適經其地唐王聿錫邀之其守光祚與猛如虎
用計殺賊精卒數千十一月丙子城破如虎持短兵巷戰大呼
衝擊血盈袍袖過唐府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爲賊搃

死光祚及參議艾

初南陽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訓導楊

氣開並死之聿鏌

外遇害自成乘勝縱兵連陷十四城舞陽知

縣潘宏鄧州知州

劉振世吏目李國璽千戶余承蔭李錫鎮平

知縣鍾其碩內鄉

知縣龔新新野知縣韓醇泌陽知縣姚昌祚

典史雷晉遲皆死之督師尙書丁啟睿在許州畏賊偪十二月

赴開封離許三十里而城破知州王應翼都司張守正俱死自

許以南無堅城兵備僉事李乘雲鄢陵知縣劉振之典史杜却

舉通許知縣費曾謀太康知縣魏令望洧川知縣柴薦禋尉氏

知縣楊一鵬新鄭知縣劉孔暉商水知縣王化行洪文衡及長

葛典史杜復春臨潁千總賈蔭序皆死事禹州之延津等五郡

王亦皆被害曾謀宏之裔也巡撫陝西都御史汪喬年爲兵

部侍郎總督三邊軍務部檄踵至趣出關時關中精銳盡沒於
項城喬年曰兵疲饑乏我出知以肉餒虎耳然不可不一出以
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調邊卒得馬步三萬人喬年之爲巡撫也
奉詔發李自成先冢邊大綬謂得自成族人爲縣吏者掠之言
去縣二百里曰李氏村亂山中十六冢環而葬中其始祖也相
傳穴仙人所定壙中有鐵鎗槩曰鐵鎗不滅李氏興大綬如其
言發之螻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斲棺骨青黑被體黃毛腦後穴
大如錢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咋咋吞日
光者六七反而伏喬年函其顱骨并腊蛇以聞焚其餘雜以穢
棄之自成聞嚙齒大恨曰吾必致死於喬年先是革左二賀
陷含巢潛山諸縣欲西合張獻忠以湖廣官兵阻不得達及開

封急丁啟睿左良玉皆往援獻忠乘間陷亳州入英霍山中與
革左二賀相見皆大喜獻忠攻桐城挾營將廖應登至城下誘
降黃得功周遇吉與劉良佐合兵擊之於鮑家嶺賊敗遁追至
潛山禽斬賊將闖世王馬武三鷄子王國興三鷄子獻忠養子
最號驍勇者也 薊遼總督侍郎楊繩武督遼東寧遠諸軍出

關救松山錦州加銜督師以巡撫山西都御史范志完代繩武
繩武尋卒 刑部尙書劉澤深等言解學龍黃道周罪至永戍
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陛下所
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止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
罷斥烏覩所爲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仍以原擬請甲子戍學龍
道周及葉廷秀道周廣西廷秀福建 張肯堂言今討賊不可

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洛陽失守禍中親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爲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蹤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爲事乎今爲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爲犄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剿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一切置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臣潰潰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帝下所司詳議 張溥已卒而復社事猶未竟蔡奕琛繫獄未知溥卒也許溥遙握朝柄已罪由溥因言溥結黨亂政詔責溥及張采回奏采奏上先以溫體仁張至發薛國

觀皆不喜東林故所司不敢覆奏至是周延儒當國事始得解
致仕大學士何如寵卒如寵性孝友操行恬雅與物無競難
進易退世尤高之 開封佳麗甲中州士大夫殷富蓄積充牣
羣賊心豔之李自成再合羅汝才來攻周王恭枋巡撫都御史
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拒守

十五年春正月癸未釋孫傳庭於獄命爲兵部侍郎督京軍援
開封帝御文華殿問勦賊安民之策傳庭侃侃言帝嗟嘆久之
燕勞賞賜甚渥乙酉楊文岳援開封總督三邊侍郎汪喬年帥
總兵官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出潼關永福射中自成左目礮
殪上天龍等自成大怒急攻之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
取甌甌得一甌卽歸營卧後者必斬取甌已卽穿穴穴城初僅

容一人漸至百十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畱一土柱繫以巨絙穿畢萬人曳絙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名衡於城上鑿橫道聽其下有聲用穢毒灌之賊多死賊乃於城壞處用放迸法攻之鐵騎數千馳譟伺城頽擁入放迸者實藥囊中火燃藥發當者輒糜爛開封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築也厚數丈土堅緻火發反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駭而去會文岳援兵亦至圍乃解李青山眾數萬據梁山濼遣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閘劫漕艘陷張秋東平太監王裕民劉元斌率禁兵會總督河道侍郎張國維討平之帝疑羣下東廠太監王德化以慘刻輔之鎮撫梁清宏喬可用朋比爲惡凡搢紳之門必有數人往來蹤跡故常晏起早闔毋敢偶語旗校過門如被大盜官爲囊橐均分其利京

城中奸細潛入傭夫販子陰爲流賊所遣無一舉發而高門富
豪跼踖無寧居其徒黠者恣行請託稍拂其意飛誣立構摘竿
牘片字株連至數十人御史楊仁愿力言其害又言緹騎不當
遣帝爲諭東廠言所緝止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
宜緝并戒錦衣校尉之橫索者然帝倚廠衛益甚 二月耕藉
田禮部侍郎王錫袞蔣德璟請召還陳子壯顧錫疇倪元璐及
故祭酒文安之且乞免黃道周永成 戊申振山東就撫亂民
先是臨潁爲賊守左良玉破而屠之盡獲賊所擄李自成聞
之怒舍開封而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賊圍之急汪喬年偕諸
將議曰鄆城危在旦夕吾趨鄆城賊方銳難與爭鋒吾聞襄城
距鄆四舍賊老砦咸在吾舍鄆而以精銳攻其必應賊必還兵

救則鄆城解矣。鄆城解，我擊其前。良玉乘其背，賊可大破也。諸將皆曰：「然。」乃留步兵、火器於洛陽，簡精騎萬人兼程進次邾縣。襄城諸生李永祺等迎喬年。癸丑，喬年入襄城，令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分駐城東四十里，偪鄆城而軍，而自勒兵駐城外。丁啟睿、楊文岳、督虎大威及馮大棟、張鵬翼等救鄆城，合擊賊。賊大敗，相持十一晝夜，俘斬數千。賊果解鄆城而救襄城。賊至，人龍等奔入關。良玉救亦不至。軍大潰。喬年歎曰：「此我死所也。」帥步卒七千餘入城守。賊穴地，實火藥攻城。喬年亦穿阱視所鑿，以長矛刺之。賊礮擊喬年，坐燼，雉堞盡碎。左右環泣請避之。喬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丁巳，城陷。喬年巷戰，殺三賊，自剄，不殊。爲所執，大罵賊，割其舌，磔殺之。副將張國欽

張一貫黨威李萬慶及監紀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襄城知縣曹思正典史趙鳳豸訓導張信皆死之自成購永祺不得屠其族剽別諸生劉漢臣等百九十人事聞命孫傳庭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總督薊遼侍郎范志完督師出關救松錦松山被圍半年洪承疇等力守外援不至芻糧竭副將夏成德爲內應戊午城破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及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副總兵江蓊饒勳朱文德參將以下百餘人皆被執死之獨承疇與故總兵祖大樂降張若麒跳從海上還寧遠關門勁旅盡喪事聞帝驚悼甚設壇都城承疇十六民仰六賜祭盡哀官爲營葬錄其一子尋命建祠帝將親祭聞承疇降乃止三月己卯祖大壽以錦州降於我

大清杏山塔山連失京師大震

魏照乘連爲御史徐殿臣劉

之勃楊仁愿所劾引疾致仕

壬辰封皇子慈炤爲永王

李

自成再敗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又數萬威震河雒遂縱兵四

出陷西華知縣劉伯驂投井死陷陳州副使關永傑知州侯君

耀守備張鷹揚鄉官崔泌之舉人王受爵並戰死睢州太康寧

陵考城俱陷故通政使李夢辰知府杜時髦巡撫張維世並不

屈死賊犯歸德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琇經歷徐一源商邱知

縣梁以樟教諭夏世英堅守七日侯恂家商邱其子方夏斬關

出丙申城陷則孔等並拒賊死以樟創死復甦獲免全家殲焉

同死者里居尙書周仕樸郎中沈試主事朱國慶中書侯忻知

府沈仔知縣張儒及舉人徐作霖吳伯允等六人諸生吳伯裔

張渭劉伯愚等一百十餘人試鯉之孫也其時鄭州知州曾世
任知縣鹿邑紀懋勛上蔡許永禧西平高斗魁遂平劉英郝縣
李貞佐寶豐張人龍魯山楊呈芳伊陽孔貞璞虞城署縣事主
簿孔亮汝州吏目顧王家皆抗賊死而鄉官舉貢諸生及士民
婦女先後盡節者甚眾 孫應元擊賊羅山力戰無援陳沒

夏四月己亥朔改稱左邱明及周敦頤程灝程頤張載朱熹先
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 癸亥李自成復圍開封 張
獻忠合革左諸部攻舒城里居編修胡守恒與游擊孔庭訓共
守庭訓縱所部淫掠士民多降賊守恒家富而吝鄉里怨之爲
悍卒所殺俄城陷獻忠據之改爲得勝州遣其黨分犯旁邑掠
民益軍 南京御史米壽圖極論張若麒罪言督臣洪承疇孤

軍遠出若麒任意指揮視封疆如兒戲虛報大捷冒功罔上恃鄉人謝陞爲內援陞奸險小人非與若麒駢斬何以慰九廟之靈會廷臣多糾若麒遂下獄論死 初陳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與

大清議和私言於傳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儻肯議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給事中倪仁禎方士亮朱徽等謁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爲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上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仁禎與同官廖國遴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言

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乙丑削陞籍 初賀人龍遇賊襄城
不戰走帝大怒欲誅之慮其爲變姑奪職戴罪視事及孫傳庭
總督陝西帝授以意人龍駐咸陽虞禍曉夜爲備傳庭以人龍
家米脂其宗族多在賊中未可輕發在道陽上疏曰人龍臣舊
將願貰其罪俾從臣自效帝亦陽許之人龍稍自安傳庭至陝
西密與巡撫張爾忠謀五月己巳朔召人龍計事數其罪斬之
其部將周國卿將精卒二百人與同黨魏大亨賀國賢高進庫
等將逃還涇陽取其帑與賊爲亂爾忠遣參將孫守法先入涇
陽質其妻子國卿窮謀斬大亨等以降爾忠密聞之大亨大亨
遂斬國卿函送其首他部將高傑高汝利賀勇董學禮等十四
人俱仍故官一軍乃定 賊騎日抵廬州城下知府鄭履祥通

判趙興基經歷鄭元綬合肥知縣潘登貴指揮同知趙之樸里
居參政程楷分門守監司蔡如蘅貪戾民不附賊諜滿城中不
能知甲戌提學御史徐之垣以試士至張獻忠遣其徒僞爲諸
生襲儒冠以入夜半舉礮城中大擾之垣如蘅履祥登貴並縋
城走興基元綬之樸力戰死楷不屈死廬州城池高深獻忠屢
犯不得志至是以計得之連陷和州含山巢縣無爲六安南京
戒嚴時亳州知州何燮靈璧知縣唐良銳霍邱知縣左相申盱
眙主簿胡淵皆抗賊死 法司會鞠王樸罪郝晉言六鎮罪同
皆宜死吳三桂實遼左主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督陳新甲
請獨斬樸勒馬科軍令狀再失機卽斬三桂失地應斬念守寧
遠功與李輔明白廣恩唐通皆貶秩充爲事官丁亥樸棄市

范志完築五城寧遠城南護轉輸募土著實之又議修覺華島城爲犄角勢帝甚倚之六月志完易銜欽命督師總督薊遼昌通等處軍務節制登津撫鎮遼事急則移駐中後前屯關內急則星馳入援三協有警則會同薊昌二督并力策應時關內外並建二督而關外加督師銜地望尤尊又於昌平保定設二督於是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 戊申賀逢聖致仕逢聖爲人廉靜束修砥行帝頗事操切逢聖終無所匡言及宴餞便殿賜金賜坐蟒逢聖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決瀾動容焉 帝自卽位務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彈章愈多位愈固張

四知秉政四載爲給事中馬嘉植御史鄭崑貞曹溶等所劾帝皆不納癸丑始致仕去 甲寅詔天下停刑三年 會推閣臣吏部尙書李日宣等以蔣德璟黃景昉姜曰廣王錫袞倪元璐楊汝成楊觀光李紹賢鄭三俊劉宗周吳甡王道直及刑部左侍郎惠世揚名上大學士周延儒客盛順者嘗爲浙江巡撫熊奮渭營內召己果擢南京戶部侍郎工部侍郎宋致信之順爲致營推甚力會帝令再推數人致及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副都御史房可壯大理寺卿張三模與焉大僚不獲推者爲流言入內帝深惑之陳演又惡可壯及御史張煊不受屬因讒於帝帝召日宣及與推諸臣入對石麒獨不赴德璟言邊臣須久任薊督半載更五人事將益廢弛帝曰不稱當吏對曰與其更於後

孰若慎於初帝問天變何由弭對曰莫若拯百姓近加遼饗千
餘萬練饗七百萬民何以堪祖制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
增二督三撫六總兵又設副將六十八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
領之致陳九邊形勢甚辨冀得帝意帝惡其干進叱退之己未
命德璟景昉牲俱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而以徇情
濫舉責日宣等回奏奏上帝怒不解壬戌復御中左門皇太子
及定王永王侍帝召日宣聲甚厲次召給事中章正宸及煊致
可壯三謨詰其妄舉日宣奏辨帝曰汝嘗言秉公執法今何事
不私正宸言日宣多游移臣等嘗劾之然推舉事實無所徇日
宣復爲致等三人解帝命錦衣官提下日宣等六人並褫冠帶
就執時帝怒甚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璟景昉牲叩頭辭新命因

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延儒等亦乞優容帝皆不許遂下日宣等刑部獄廷臣交章申救不納帝疑其未就獄剋刑部臣三日定讞世揚石麒麟擬予輕比帝大怒革世揚職鑄石麒麟二秩郎中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漢言枚卜一案日宣等無私陛下懷疑重其罪刑官莫知所執不聽獄上日宣正宸煊戍邊政可壯三謨削籍周延儒再相馮銓力爲多延儒許復其冠帶銓果以捐資振饑屬撫按題叙延儒擬優旨下部公議大沸延儒患之兵部侍郎馮元飈爲吳甡謀說延儒引甡共爲銓地延儒默援之甡遂得柄用及延儒語銓事甡唯唯退召戶部尙書傅淑訓告以逆案不可翻寢其疏不覆延儒始悟爲甡給延儒欲起張捷爲南京右都御史甡力尼之延儒甡各

樹黨獨蔣德璟無所比 帝既誅賀人龍專倚左良玉辦賊釋
侯恂於獄命爲兵部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南軍務代楊文岳
救開封以恂嘗薦良玉也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營將士詔御
史蘇京監延寧甘固軍趣孫傳庭出關王漢監良玉及援勦諸
軍同恂等急擊御史王燮監陽懷東晉軍刻期渡河所司察文
岳罪狀 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王錫袞薦故宣府
巡撫馬士英才初周延儒之赴召也阮大鍼饋金錢求湔擢延
儒曰吾此行謬爲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鍼沈吟久之
曰瑤草何如瑤草士英別字也延儒許之至是遂起士英兵部
侍郎總督廬鳳等處軍務 甲子祀地於北郊 築壇親祭死
事文武大臣 張獻忠陷廬江習水師於巢河 山西總兵官

許定國援開封潰於沁水寧武兵潰於覃懷河上之兵亦潰詔逮定國開封圍益急帝數切責丁啟睿啟睿不得已乃偕楊文岳大集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四鎮兵十餘萬秋七月朔會於朱仙鎮賊營西官軍營北啟睿欲戰良玉曰賊鋒銳未可擊也啟睿曰圍已急必擊之諸將皆懼良玉不從己巳夜良玉軍大譟突諸營諸營驚潰良玉軍乘亂掠諸營馬贏以去於是諸營悉奔獨文岳中軍副將姜名武堅壁不動侵晨督麾下血戰殺數百人被執大罵爲賊磔死監軍僉事任棟主事余爵俱陳沒啟睿文岳等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贏七千將士數萬啟睿敕書印劍俱失良玉之走李自成戒士卒待其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

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眾遮於後良玉兵大亂
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棄馬
贏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事聞帝大怒立誅德政褫啟睿
文岳職候勘詔山東總兵官劉澤清援開封已命侯恂拒河圖
賊令良玉以兵會之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大威之奔汝寧也
出攻賊寨中礮死故免於罪 張獻忠復陷六安盧九德以黃
得功劉良佐之兵戰於夾山敗績江南大震 言官劾張若麒
者悉及陳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邊事然不
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官爲援與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
之不能入時河南賊勢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
罪章亦十餘上帝輒慰畱新甲之與

大清議和也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爲使帝與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紹瑜以密語報新甲眎之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爲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方士亮首論之帝愠甚畱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會馬嘉植復劾之遂下新甲獄 八月庚戌安慶兵變殺都指揮徐良憲官軍討定之 賊之復至開封也圍而不攻欲坐困之至是城中食盡高名衡陳永福偕監司梁炳蘇壯吳士講推官黃澍等守益堅劉澤清諸軍並集河北朱家寨不敢進澤清曰朱家寨去開封八里我以兵五千南渡河而營引水環之以次結八營直達大堤築甬道輸河北之粟以饗城中賊兵已老可一戰走

也諸軍皆曰善澤清乃以三千人先渡立營賊攻之戰三晝夜諸軍無繼者甬道不就澤清拔營歸士爭舟多死者 乙丑釋黃道周於戍所復其官道周在途疏謝因請釋學龍葉廷秀左懋第與御史李悅心復相繼論薦廷秀執政亦稱其賢帝令所司核議道周至京請假去 陳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等爲營救於徐石麒拒不聽周延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耶新甲遂棄市新甲爲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初甚倚之晚特惡其洩機事且彰主過故殺之不疑 陳啟新之爲給事中也劉宗周詹爾選楊光先等先後

論之帝悉不究然啟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御史王聚奎
劾其溺職帝怒謫聚奎以僉都御史李先春議聚奎罰輕奪其
職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啟新請託受賕還鄉驕橫始詔行勘未
上而啟新遭母憂給事中姜埰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詐遂
削啟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逃去不知所之 開封垂陷
諭德劉理順建議河北設重臣練敢死士爲後圖疏格不行大
學士蔣德璟請馳督諸將戰優詔不允帝屢趣孫傳庭出關傳
庭言兵新募不堪用陝西巡按御史金毓峒亦言將驕卒悍未
可輕戰不聽傳庭不得已乃出師賊圖開封者三士馬損傷多
積憤誓必拔之圍半年師老糧匱欲決黃河灌之以城中子女
寶貨猶豫不決聞秦師已東恐諸鎮兵夾擊欲變計會有獻計

於巡按御史嚴雲京者請決河以灌賊雲京以語高名衡黃澍
名衡澍以爲然城旁羊馬牆周王恭楊募民所築堅厚如高岸
而賊營直傳大堤謂河決則賊可盡而城中無虞於是遂鑿朱
家寨口賊偵知之移營高阜多具舟筏以待而驅掠民夫數萬
反決馬家口以灌城九月壬午夜半二口並決天大雨連旬黃
流驟漲聲聞百里丁夫荷鍤者隨堤漂沒十數萬賊亦沈萬餘
人河入自北門貫東南門以出注渦水初城中百萬戶後饑疫
死者十二三至是盡沒於水得脫者不及二萬人名衡及陳永
福乘小舟至城頭恭楊率宮妃及寧鄉安鄉永壽仁和諸郡王
從後山登城樓露棲雨中絕食者七日巡按御史王漢聞之趣
諸將自柳園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檄總兵官卜從善等夾攻斬

賊九十餘級而後入王燮亦自河北以舟來迎恭枵與諸王始獲免名衡等皆出同知蘇茂均通判彭士奇久餓不能起並溺死大使徐陞閻生白亦死李自成浮艦入城遺民俱盡無所得乃拔營去漢大張旗鼓爲疑兵追賊至朱仙鎮連戰皆捷帝聞開封亡痛悼賜書慰勞恭枵並賜金幣命叙諸臣拒守功加名衡兵部侍郎名衡辭疾歸卽以漢代之逮丁啟睿下獄罷侯恂官不能罪左良玉也 辛卯鳳陽總兵官黃得功劉良佐大破張獻忠於潛山賊腹心婦豎皆盡獻忠走蘄水革左五營北附李自成 冬十月孫傳庭趨南陽李自成西行之傳庭設三覆以待賊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嘉棟將右游擊高傑將中軍爲先鋒成虎陽北以誘賊賊奔入伏中成虎還兵戰傑與

董學禮突起翼之勦嘉棟左右橫擊之賊潰東走斬首千餘追奔六十里辛酉及之邾縣之冢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官軍趨利而囂羅汝才見自成敗來救繞出官軍後勦與蕭顯鼎望見賊怖而先奔眾軍皆奔自成反兵乘之遂大潰副將孫枝秀躍馬追賊擊殺數十騎賊兵圍之馳突不得出與參將黑尙仁俱被執不屈而死覆軍數千材官小將之沒者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所喪馬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傳庭走鞏由孟入關執斬愼鼎罰勦馬二千以其父光先故貸之自成再陷南陽知府邱懋素闔門死陷登封知縣劉禪不屈死陷新安知縣陳顯元見賊大殺人叱曰百姓何辜寧殺我賊怒支解之援汴總兵官劉超

明紀卷五十六
跋而狡憚李自成彊不敢行宿畱家中以私憾殺其鄉官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十一月丁卯據永城反王漢上疏請討語洩超得爲備 庚午發帑振開封被難宗室兵民 張獻忠襲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婁懋履並死之 壬申

大清兵自牆子嶺分道入塞京師戒嚴命太僕寺卿王家彥協理戎政勲臣分守九門太監王承恩督察城守詔舉堪督師大將者戊寅徵諸鎮入援初方士亮劾薊遼總督張福臻昏庸因言移督師關內則薊督可裁福臻可罷於是召還福臻令遼東督師侍郎范志完兼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辭不許求去不許乃疏言不能兼薊請仍設薊督會趙光抃用薦復官卽命任之

庚辰

大清兵克薊州分兵四出兵部劾志完疏防廷臣亦言志完貪
悞帝以敵兵未退責令戴罪立功丁亥命光抃兼督諸路援軍
給事中周而淳等六人分督畿輔諸郡城守事己丑志完入援
左都御史劉宗周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
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
德以備南下閏月辛丑下詔罪己求直言壬寅

大清兵南下援軍雲集率觀望畿南郡邑多失守志完無謀略
恇怯甚不敢一戰惟尾而呵譟兵所到剽擄光抃亦不敢戰尾
而南己聞塞上警又驅而北廷臣交章劾其退回高陽坐視列
城淪覆時霸州副使趙輝知州丁師羲里居參政李時苑河間

參議趙珽知府顏賡明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鄉官知縣賈太初順德知府吉孔嘉鄉官知府傅梅中書孟魯鉢張鳳鳴定州知州唐鉉趙州知州王端冕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永清知縣高維岱典史李時正教諭邸養性鄉官劉惟蕙清豐教諭曹一貞訓導董調元鄉官郎中李其紀推官侶鶴舉知縣杜斗愚南樂監生鄭獻書永年鄉官副使申爲憲及而淳皆城破死之山東僉事邢國璽督兵入衛至龍岡猝遇

大清兵戰死 京師方急朝廷不暇討賊李自成悉眾薄汝寧老獬革裏眼左金王等畢會連營五百里前總督保定侍郎楊文岳遣都司康世德以輕騎偵賊世德走還汝以其步騎五百夜縱火譟而奔己酉羣賊並至壓汝寧五里而軍監軍僉事

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文岳以保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殺傷數百賊奪其馬羸悉眾攻保兵保兵漸不支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爲通判朱國寶總將士入城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亦挾文岳貞會登城庚戌賊四面環攻戴扉以陣矢石雲梯堵牆而立城頭矢礮擣石雨集賊死傷山積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世琮國寶悌名聖於城頭殺汝陽知縣文師頤於城上汝爲聞變赴水死副將甄奇傑游擊朱崇祖千戶劉肇勳楊紹祖袁永基百戶葉榮蔭張承德李衍壽閻忠國皆力戰死賊擁文岳等見自成皆大罵賊怒縛之城南三里舖以大礮擊之洞胸糜骨而死賊屠戮士民數萬焚公私廨舍殆盡執貞會去不知所終世琮嘗討土寇流矢貫耳不爲動

時號王鐵耳者也自成以文岳死忠備禮斂之遂拔營走確山
信陽泌陽擄崇王由楨崇世子諸王妃及河南懷安諸王以行
時河南被賊尤酷故死事者尤多巡按御史蘇京奉詔錄上凡
二百四十九人 丁巳起廢將 周延儒廣引清流言路亦蜂
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帝下詔
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姜埰疑帝入其說言陛下視言官重故
責之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
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儻如二十四氣蜚語此必大奸巨慝
恐言者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耳先是
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參政錢天錫因夤緣
楊枝起廖國遴以屬延儒及廷推遂令天錫代之適帝有爲人

出缺諭蓋舉廷臣積習告戒之非爲天錫發也採探之未審謂
帝實指其事帝得疏大怒曰採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錦
衣獄拷訊鎮撫司以獄詞上帝以採情罪特甚令速按實左降
官率驟遷行人司副熊開元頗淹久光祿缺丞開元詣延儒述
己困頓狀延儒輒命駕出開元大愠會帝以兵事求言官民陳
事者報名會極門卽日召見開元欲論延儒遂請見帝召入文
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延儒等在開元不敢言但
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坐開元從延
儒等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
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
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今所謀畫惟兵食寇賊

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股肱而任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復救矣帝與詰問久之疑開元有所爲曰爾意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有且奏且頻目延儒延儒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於卿等何與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纍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歎而已帝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亦前爲解開元復請徧召廷臣問以輔

臣賢否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別陛下若不察將吏狃情面賄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陛下捐軀報國者延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開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逮治一督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爲賢數月後卽以爲不賢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諸臣唯唯而已旣推後言官轉相采訪而其人伎倆亦自露於數月間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爲賢繼以爲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開元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謀沮之馮元飈及大理寺卿孫晉責開元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且盡逐大理寺丞吳履中至

亦以開元言爲驟又禮部郎中吳昌時者開元知吳江時所拔士也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

大清兵又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恕延儒次日卽以獄上帝益怒曰開元讒譖輔弼必使朕躬孤立於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加刑溺職甚令再嚴訊十二月朔養性嚴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聞帝怒採開元甚密旨下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以語國遴國遴其鄉人也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卽疏劾養性請並誅養性開元養性大懼帝畱良直疏

不下會鎮撫再上採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方採開元之下詔獄也劉宗周因召見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眾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柰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畱宗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

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偏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

宗周起時傳淑訓申救採開元帝不納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
方下詔求言姜採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
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黃
道周尙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
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
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
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
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
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每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贓
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
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

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翌日光辰鐫三級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舉人祝淵抗疏救之帝停淵會試旋逮下獄進士共疏出淵天錫旣得巡撫御史孫鳳毛發其事劾枝起國遴爲天錫夤緣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之欲令少詹事邱瑜秉政陳演爲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以開元已下吏不問而責令鳳毛陳奏鳳毛死其子訴冤謂國遴枝起酖殺之國遴枝起天錫並削職下獄士亮又言恐代繼謨者未必勝繼謨繼謨復得畱任

大清兵趨曹濮連下山東州縣將吏或遁或降范志完至德州令事雷縝祚劾其縱兵淫掠折除軍饟構結大黨帝以淫掠事責兵部而令縝祚再陳臨清被圍總兵官劉源清權關主事陳

興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應芳吏目陳翔龍鄉官侍郎張宗衡
太僕寺卿張振秀員外郎邢泰吉知縣尹任等力守數日援不
至城破源清等並死之天津參將賀秉鉞巷戰終日矢盡而死
給事中張焜芳道臨清被執死兗州被圍知府鄧藩錫告魯王
以派曰列城失守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饑人餓夫守陴夫城
郭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
我以命乎因力勸以派散積儲以鼓士氣以派不從藩錫與參
議王維新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芳聲副將丁文明長史俞
起蛟鄉官給事中范淑泰等分門死守已力不支城破維新猶
力戰被二十一創乃死文明亦戰死藩錫受縛不降被殺以派
亦被殺昌期芳聲起蛟淑泰及僉事樊吉人並死之時知縣則

萊蕪馮守禮陽信張予卿鄒平宗室朱迴添武城任萬民臨淄
文昌時壽光李耿滕縣吳良能東阿吳汝宗高苑周啟元教諭
訓導則齊東張日新臨淄申周輔鄉官則沂州兵部侍郎高名
衡壽張御史王大年曹縣主事楚烟滕縣車駕郎劉宏緒皆城
破死之 勤王兵集都下剽掠公行割婦人首報功通州監軍
副使馮師孔大怒以其卒抵死給事中熊汝霖言比者外縣難
民紛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霸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官
軍繼至始無子遺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謫之外 李自成
謀拔襄陽爲根本時左良玉壁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
以實軍諸降賊附之有眾二十萬然親軍愛將大半死而降人
不奉約束良玉亦漸衰多病不復能與賊角自成乘勝攻良玉

良玉退兵南岸結水寨相持以萬人扼淺州賊兵十萬爭渡不能遏己已自成陷襄陽據之王永祚及知府以下俱遁鄉官知州蔡思繩通判宋大勛死之良玉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奔承天至武昌從楚王華奎乞二十萬人懷曰我爲王保境華奎不應良玉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竄山谷多爲土寇所害自成分兵徇襄陽屬邑及德安諸州縣而自攻荆門宜城知縣陳美抗罵被磔死訓導田世福亦死之棗陽知縣郭裕擊傷賊多闔門被殺光化知縣萬敬宗鄉官鹽運使韓應龍穀城知縣周建中均州知州胡承熙鄖陽同知劉璇保康知縣萬維壇安陸知縣濮有容夷陵鄉官知州李雲歸州千戶呂調元攝荆門州事同知盧學古學正張郊芳訓導鄭之奇並不

屈死自成既破荊門遂向荊州湖南巡撫陳睿謨急渡江入城奉惠王常潤南奔監司以下皆走士民遂開門迎賊湘陰王儼鉅遇害訓導撤君錫不屈死賊大索搢紳尙寶丞張允修員外郎李友蘭並死之允修居正子也常潤之渡湘也遇風於陵陽磯宮人多漂沒僅以身免就吉王慈燿於長沙巡撫湖廣都御史宋一鶴自蘄州趨承天護獻陵陵軍柵木爲城賊積薪燒之煙霽純德山癸巳城穿一鼓而登犯獻陵毀禋殿巡按御史李振聲降賊賊遂攻承天

明紀卷第五十七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簪

莊烈紀六

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十六年春正月丁酉有以城下賊者城陷一鶴自經畱守沈壽
崇鍾祥知縣蕭漢俱死之副使張鳳翥創重卒先是良玉軍擾
襄樊一鶴疏糾之良玉走承天乞饒於一鶴不許良玉銜之一
鶴謀畱良玉兵良玉走武昌故及於難賊將發獻陵有聲震山
谷懼而止分兵旁掠諸州縣潛江京山雲夢黃陂孝感皆陷攻
鄭陽十日不克乃退黃陂知縣夏統春力戰被執指賊魁大罵
賊支解之雲夢知縣湛吉臣應城訓導張國勲沔陽同知馬飈
皆不屈死飈芳之孫也鄉民多結寨自保賊將白旺連破數十

寨應山舉人劉申錫雲夢諸生袁啟觀安陸諸生廖應元竟陵彭大翮以戰守被執死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爲降賊御史石首喻上猷所薦以被徵自盡孝感鄉官知縣程道壽以殺賊所置掌旅見殺賊先驅偪漢陽良玉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過矣自成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號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分其眾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先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纛大纛銀浮屠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黃纛隨其色五營以序直晝夜次第休息巡徼嚴密逃者謂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爲兵精兵一人主芻掌械執爨者十人自成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處室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繇

甲厚百層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藉其蹠
剖人腹爲槽以飼馬馬見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卽出校
騎射曰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崇岡峻坂騰馬直上水
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眾蹶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
渡馬蹠所壅閼水爲不流臨陳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反顧
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陽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刺如
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三二
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
兵萬人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免張獻忠雖至殘忍不逮
也諸營校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次之幣帛又次之珠
玉爲下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數

十被服紈綺帳下女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嗤鄙之汝才眾數十萬用山西舉人吉珪爲謀主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 張獻忠陷廣濟庚申陷蘄州鄉官僉事李新指揮岳璧不屈死獻忠掠荆王宮伎樂去羅田守將郭金城戰死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漢入永城聲言招撫爲賊所殺參將陳邦治游擊連光耀父子皆戰死漢爲人負氣愛士人有一長嗟歎之不容口僚屬紳士陳民疾苦或言己過則瞿然下拜用兵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死 刑部尙書徐石麒據原詞擬姜采謫戍熊開元贖徒不復鞫訊帝責以徇情飭法令對狀石麒援故事對帝大怒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等三人官逮采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采已死采弟行人咳口溺灌之乃復蘇仍繫

文選

刑部獄吏部尙書鄭三俊帥同官合疏乞畱石麒不聽後戊戌
宣州衛開元杭州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大清兵攻下海州贛榆沭陽豐縣沭陽知縣劉士璟豐縣知縣
劉光先並死之己巳范志完趙光抃會師於平原言官論志完
光抃者益眾帝猶責志完後效先是萊陽被圍知縣陳顯際與
里居主事宋應亨謀城守應亨及族子故侍郎攻邑人趙士驥
出貲治守具城上火礮矢石並發圍乃解及是

大清兵復至城破顯際應亨攻士驥並死之 李自成之下宛
葉克梁宋也兵強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羅汝才乃召汝才所
善賀一龍宴縛之三月庚子晨以二十騎斬汝才於帳中悉兼
其眾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輒焚毀之及據荊襄改襄陽曰襄京

修襄王宮殿居之牛金星教以創官爵名號大行署置自成無子兄子過及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親信用事田見秀劉宗敏爲權將軍李巖賀錦劉希堯等爲制將軍希堯號爭世王者也封崇王由櫜邵陵王在城保寧王紹玘肅寧王術授皆爲伯以降賊參政張國紳爲上相金星爲左輔來儀爲右弼其餘受僞職者甚眾使一功馮雄守襄陽任繼光守荊州藺養成牛萬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荊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禹州於是河南湖廣江北諸賊莫不聽命自成令由櫜諭降州縣之未下者不從并其弟河陽王由材世子慈輝等殺之壬寅召對廷臣帝隕涕謂大學士吳甡曰卿向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甡具疏請得精兵三萬自南京趨武昌扼

賊南下帝方念湖北覽疏不悅畱中姓請面對帝御文昭閣諭以所需兵多猝難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姓奏左良玉跋扈甚楊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於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兵皆其兵姓言臣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束手待賊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尙書張國維請以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姓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敵退始可調帝命始俟之姓屢請帝曰徐之敵退兵自集卿獨往何益 張獻忠陷蘄水訓導童天申死之丁未陷武岡岷王企鰲遇害黃州城南門哭五日夜眾知禍必至傾城走婦女多不及行丁巳獻忠破黃岡知縣孫自

一縣丞吳文燮里居副使樊維城指揮郭以重諸生易道遲並死之維城王衡子也賊驅婦女剽城稍緩輒斷其腕血淋漓土石間三日而城平復殺之以填塹焉初蘄州破副使許文岐被執獻忠聞其名不殺繫之後營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起事以柳圈爲信謀洩獻忠索之果得柳圈縛文岐斬之將死語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死 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艤艫蔽江而下時降將叛卒率假良玉軍號恣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爲亂首破建德劫池陽去蕪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鹽舶盡奪以載兵聲言諸將寄帑南京請以親信

三千人與俱畱都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陳師江上爲守禦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不行會南京都御史李邦華被召抵九江歎曰中原安靜土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用便宜令安慶巡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而身入其軍開誠慰勞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殺賊報國一軍乃定邦華入見帝論良玉潰兵之罪請歸罪於允成帝令良玉誅之良玉卒畱允成軍中不誅也

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范志完趙光抃終不敢戰帝憂甚吳甡方奉命辦流寇周延儒不得已夏四月丁卯自請督師帝大喜降手敕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

延儒既出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帝輒賜璽書褒勵

大清兵北旋張國維檄光抃集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於螺山辛巳大戰通等皆敗走總兵官張登科和應薦陳沒帝解國維職尋下之獄 設九江總督以袁繼咸爲之從檢討汪偉之請也 河南凡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躪後賊未再犯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縣靡不殘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邱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復設官間有設者不敢至其地遙寄治他所其遺黎僅存者率結山寨自保多者數千人小者數百最大者洛陽則李際遇汝寧則沈萬登南陽則蕭應訓劉洪起兄弟各擁眾數萬而諸小寨悉歸之或附賊或受朝命陰陽觀望

其後諸人自相吞併中原禍亂於是爲極帝特下詔蠲五郡賦
三年諭諸人赦其罪斬僞官者授職捕賊徒者資金復城獻俘
者不次擢用然事已不可爲矣 總督廬鳳侍郎馬士英及陳
永福廬九德討劉超永城連戰屢挫賊築長圍困之超故與士
英相識緣舊好乞降士英陽許之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
曰若旣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縛之獻俘於
朝磔死 張獻忠犯漢陽參將崔文榮自武昌渡江襲斬六百
級五月癸巳朔漢陽陷 周延儒偵

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壬寅延儒還朝繳
敕諭帝令藏貯以識勲勞論功加太師廕子中書舍人賜銀幣
蟒服延儒辭太師許之 丙午修撰魏藻德爲少詹事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修撰超拜大學士前此未有也陳演見帝遇之厚曲相比附藻德居位一無建白但議令百官捐助而已趙光抃請帝召白廣恩爲武經略廣恩以帝頻戮大將已又多過懼不敢至假索饗名頓真定吳姓密請帝嚴旨逮治而已力救帥之勦寇廣恩感甚無何帝遣中官齎二萬金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遂驕不爲姓用大掠臨洺關徑歸陝西部所撥唐通兵陳演又請畱云關門不可無備姓不得已遂辭朝先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姓惶恐兩疏引罪戊申許致仕周延儒之督師也朝受命夕啟行蔣德璟謂兵部侍郎倪元璐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言相慰者試之耳觀首輔疾趨可見姓卒遲回不肯行旣去官演

及駱養性交構之帝益怒 初周延儒言老成名德不可輕棄
於是鄭三俊劉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皆起自廢籍李邦華張國
維徐石麒金光辰等布滿九列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
外翕然稱賢帝尊禮延儒特重嘗於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
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懦無材略且性貪當
邊境喪師流賊勢張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用侯恂范志
完督師皆僨事延儒無憂色而門下客董廷獻等因緣爲奸利
又信用文選郎中吳昌時及給事中曾應遴曹良直廖國遴楊
枝起輩熊開元姜埰廷杖下詔獄宗周光辰石麒等罷延儒皆
弗救朝議皆以咎延儒初延儒奏罷廠衛緝事都人大悅朝士
不肖者因通賂遺而廠衛以失權胥怨延儒又傲陳演演銜次

晉延儒薦駱養性掌錦衣衛養性狡狠背延儒與中官結刺延儒陰事至是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延儒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諸臣責延儒蒙蔽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丁巳帝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及廷臣議上帝復諭延儒功多罪少令免議 鄭三俊端嚴清亮正色立朝其長吏部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悉廩廩大僚缺官三俊數引用賢士之廢斥者舉天下賢能監司張有譽侯峒曾馮師孔方岳貢等五人天下廉能知縣夏允彝等七人人皆以爲當先是文選郎中缺吳昌時方官禮部欲得之周延儒力薦於帝且以屬三俊他輔臣及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用昌時以他部調選郎前此未有也會昌時以年例出

給事御史十人於外言路大譁劾昌時案制弄權連章力攻并
詆三俊三俊乞休詔許乘傳歸孫傳庭兼督河南四川軍務
高斗樞召游擊劉調元入城旬日間殺賊三千餘李自成自
將來攻卒不克而去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陽猶在自王
永祚被逮連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絕不能至中朝謂鄖已
陷不復設撫治及是斗樞上疏請兵始知鄖存眾議卽任斗樞
而陳演與之有隙乃超擢徐啟元僉都御史任之漢陽旣陷
武昌震懼湖廣新任巡撫王聚奎未至武昌素不宿重兵城空
虛或擬撤江上兵以守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團風煤炭鴨
蛋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坐守孤城非算也當事不從
賊果從團風渡江陷武昌縣縣無人賊出營樊口文榮軍洪山

寺扼之已斂兵入城以他將代守賊全軍由鴨蛋洲畢渡抵洪山守將亦退入城文榮以武勝門當賊衝偕致仕大學士賀逢聖協守賊攻之不能下參政王揚基時已擢僉都御史巡撫承天德安二郡未聞命尙駐武昌見勢急與推官傅上瑞詭言有事漢陽開門遁去人情益洶洶先是楚王華奎募兵自衛以張其在爲帥應募者率蘄黃潰卒及賊間諜賊旣至其在爲內應壬戌開門納賊文榮方鬪還闔城門不及躍馬大呼殺三人賊攢槊刺之洞胸死逢聖被執叱曰吾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麾之去遂投河死攝江夏縣長史徐學顏格鬪不屈爲賊支解逢聖學顏家死者俱二十餘人通判李毓英武昌知縣鄒逢吉皆死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瑄俱不屈腰斬都司朱士鼎賊欲

大用之大罵不屈賊斷其兩手黃陂縣丞薛聞禮禦賊見殺諸
生馮雲路熊需明睿尹如翁亦死焉 六月癸亥朔詔免直省
殘破州縣三饟及一切常賦二年 進孫傳庭兵部尙書改稱
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尙方劍進高傑副
總兵與白廣恩爲軍鋒廣恩驚驚素不奉約束而傑尤凶暴帝
以傑爲李自成所切齒故命並隸傳庭辦賊 帝之令雷縯祚
再奏范志完也縯祚以志完周延儒門生意有所忌久不奏及
延儒下廷議縯祚乃言志完與工部尙書范景文諭德方拱乾
給事中朱徽沈允培袁彭年等爲黨兩載僉事驟涉督師延儒
罔利曲庇稱功頌德徧於班聯至中樞主計他乾沒無論請饟
有饋天下共知疏入命議張國維及故戶部尙書李待問傅淑

訓戶兵二科給事中荆永祚沈迅張嘉言罪而召續祚陞見續祚至京入對詆志完而稱趙光抃己卯逮志完并逮光抃駙馬都尉鞏永固疏救光抃不聽 丙戌雷震奉先殿獸吻敕修省

張獻忠執楚王華奎籠而沉諸江盡殺楚宗室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爲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洑浮觔蔽江踰月人脂厚累寸魚鼈不可食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僞設尙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以興國州柯陳二姓土官悍勇招降之發楚邸金振饑民蘄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曾栻俱死事左良玉畱安慶坐視不救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侍郎袁繼咸遇良玉於蕪湖激以忠義良玉乃徐溯九江而

上時長沙大震承天巡撫王揚基帥所部千人自岳州奔長沙
推官蔡道憲請還駐岳州曰岳與長沙唇齒也并力守岳則長
沙可保而衡永無虞揚基曰岳非我屬也道憲曰棄北守南猶
不失爲楚地若南北俱棄所屬地安在揚基語塞乃赴岳州湖
廣巡撫王聚奎遠駐袁州憚賊不敢進道憲亦請移岳聚奎不
得已至岳數日卽徙長沙道憲曰賊去岳遠可繕城以守彼犯
岳猶憚長沙援若棄岳長沙安能獨全聚奎不從 秋七月由
松襲封福王 丁酉帝親鞫范志完於中左門召雷縝祚方拱
乾廷質問志完逗遛淫掠狀志完辨拱乾亦爲辨問御史吳履
中對如縝祚言問縝祚稱功頌德者誰對曰延儒招權納賄如
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爲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

撫者必先賄幕客董廷獻帝怒下志完獄而建廷獻 周延儒

既去給事中郝綱疏請除奸以指延儒帝不聽已而御史蔣拱宸劾吳昌時贓私巨萬亦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漏洩機密重賄入手輒預揣溫旨告人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乙卯親鞫昌時於中左門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訐其通內帝察之有跡乃下昌時獄論死魏藻德薛國觀門人也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駱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之方帝鞫昌時作色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命吳甡督師百方延緩爲委卸地延儒被糾甡何獨無旣而曰朕雖言終必無糾者令錦衣衛宣甡人都候旨已敕法司議罪 己未戒廷臣私

謁閣臣 京師自二月至於是月大疫詔釋輕犯發帑療治瘞
五城暴骸 李自成據河南湖北十餘郡旣殺羅汝才賀一龍
又襲殺蘭養成奪馬守應兵擊殺袁時中於杞縣遣使賀張獻
忠於武昌且脅之曰老獬獬已降曹操輩誅死行及汝矣獻忠
大懼會左良玉兵西上僞官吏多被禽殺獻忠乃悉眾趨岳州
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獻忠存而自成
獨勁遂自稱曰新順王集牛金星等議兵所向金星請先取河
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請下金陵斷燕都饗道從事顧君恩曰金
陵居下流事雖濟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
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
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戰

退守萬全無失自成從之決策西向孫傳庭之敗於柿園而歸
陝也大治兵制火車二萬輜益募壯士使白廣恩高傑將欲俟
賊饑而擊之而關中頻歲饑駐大軍饑乏士大夫厭苦傳庭所
爲用法嚴不樂其在秦相與譁於朝曰秦督玩寇又危語恫脅
之曰秦督不出關收者至矣兵部尙書馮元颺謂不可輕戰廷
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颺謂將士習懦未經行陳
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乃於帝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
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輕鬪白高兩將不可任禮部
侍郎邱瑜亦言傳庭出關安危所系慎勿促之輕出俾鎮定關
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剿帝不從趨戰益急傳庭頓足嘆曰
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不得

已遂議出師聞自成憚潼關天險將自浙川龍車寨間道入陝西乃令巡撫馮師孔率四川甘肅兵駐商雒爲犄角牛成虎盧光祖爲前鋒由靈寶入洛高傑爲中軍檄白廣恩統火車營從新安來會左良玉赴汝寧夾擊陳永福守新灘已前鋒敗賊澠池八月壬戌朔左良玉及方國安毛憲文馬進忠王允成等復武昌而監軍道王瓚沔陽知州章曠武昌生員程天一白雲寨長易道三皆起兵討賊蘄黃漢陽三府亦皆反正良玉乃入武昌立軍府招徠楚下流始定時張獻忠已陷咸寧蒲圻巡撫湖南都御史李乾德總兵官孔希貴等據陳陵磯拒戰三戰三克殲其前部獻忠怒百道並進乾德等不支皆走長沙丙寅獻忠陷岳州獻忠欲渡洞庭湖卜於神不吉投琰而詬將渡風大

作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騎而徧長沙
巡按御史劉熙祚令蔡道憲親將所練壯丁五千總兵官尹先
民副將何一德督萬人扼守羅塘河王聚奎聞賊徧大懼撤兵
還城道憲曰去長沙六十里有險可柵以守毋使賊踰此聚奎
不從時知府堵胤錫入覲未返通判周二南攝攸縣事城中文
武無幾甲申賊薄城士民盡竄聚奎詭出戰遽率潰將孔全彬
黃朝宣張先璧等走湘潭熙祚奉吉王慈烱惠王常潤奔衡州
乾德亦走道憲獨拒守賊繞城呼曰軍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
毋自苦道憲命守卒射之斃丙戌先民出戰敗還賊奪門入先
民降道憲被執賊陷以官嚙齒大罵釋其縛延之上坐罵如故
賊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憲大哭曰願速殺我毋害我民賊

知終不可奪礫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道憲不去賊令說道
憲降國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輩亦
不得活國俊曰我輩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四卒奮
然曰願瘞主屍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憲骸瘞之南郊遂自
刎道憲時年二十九後贈太常寺少卿諡忠烈衡州桂王常瀛
封地也聚奎兵至大焚劫常瀛慈桂常潤皆登舟避亂熙祚單
騎走永州爲城守計聚奎復走祁陽乾德及監司以下皆遁士
民奔竄衡陽知縣張鵬翼獨守空城庚寅賊至卽陷之脅使降
鵬翼戟髯詬詈賊縛而投諸江常瀛等俱走永州時攝巴陵縣
教諭歐陽顯宇臨湘知縣林不息湘陰知縣楊開攝醴陵縣縣
丞賴萬耀攝寧鄉縣照磨莫可及衡山知縣董我前教諭彭允

中攝武陵縣教授蔣乾亨及長沙舉人馮一第耒陽諸生謝如珂皆死事賊破澧州參政周鳳岐罵賊死參議陳璜往救被執不屈死其他文武將吏非逃則降督師兵部尚書孫傳庭出潼關次閿鄉李自成盡發荊襄兵會於汜水滎澤伐竹結筏人佩三葫蘆謀渡河傳庭分兵防禦師次陝州檄河南諸軍渡河進剿改西法爲大統曆通行天下九月丙申張獻忠陷寶慶南京操江故設文武二員帝欲裁去文臣專任劉孔昭惠世揚拜副都御史遲久不至帝命削其籍黃景昉具揭爭帝不悅己亥景昉致仕歸初周延儒患言者攻己獨念王應熊剛狠可藉以制之力言於帝遣行人召應熊已而給事中龔鼎孳密疏言延儒起應熊以政本重地私相引援是延儒雖去猶未

去天下事何堪再誤帝畱疏未下及延儒被逮知帝怒甚宿畱道中冀應熊先入爲請一日帝顧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對曰需王應熊先入耳應熊至宿朝房請入對不許請歸田許之應熊慚沮而返孫傳庭師次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降養純言諸賊老營在唐縣僞將吏屯寶豐李自成精銳盡聚於襄城辛丑破賊寶豐斬僞州牧陳可新等遂擣唐縣殺賊家口殆盡賊滿營哭傳庭進次邾縣自成率萬騎還戰禽其僞果毅將軍謝君友斫賊坐纛尾自成幾獲賊大敗奔襄城官軍進徧襄城賊懼謀降自成曰無畏我殺王焚陵罪大矣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官軍時皆露宿與賊持會天大雨道澼糴車不進士饑攻邾縣破之獲馬羸噉之立盡雨七日夜不止

後軍譁於汝州降將李際遇通賊自成率精騎大至而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以乏食引退分軍三命白廣恩從大道還高傑隨己從間道迎糧畱陳永福守營爲後拒前軍旣移後軍亂永福斬之不能止壬子賊追及之南陽傳庭問計於諸將傑請戰廣恩不可傳庭以廣恩爲怯廣恩不懌引所部遁去官軍還戰陷伏中賊陳五重饑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又次驍騎老營家口處內官軍破其三重賊驍騎殊死鬪我師陳稍動廣恩軍將火車者呼曰師敗矣脫輓輅而奔傑登嶺上望之曰不可支矣麾眾走騎兵亦大奔火車傾輶塞道馬絙於衡不得前賊縱鐵騎凌而騰之步賊手白楮遮擊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追一日夜官軍奔四百里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人失亡

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坐纛爲賊獲廣恩走汝州不救初自成陷宜城邱瑜父民忠罵賊死瑜子之陶年少有幹略被獲自成因爲兵政府從事尋以本府侍郎守襄陽襄陽尹牛佺賊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之陶以蠟丸書貽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搖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爲賊邏者所得傳庭恃內應連營前進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至自成驗得其詐召而示以傳庭書責其負己之陶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賊怒支解之傳庭旣大敗傑隨之走垣曲由閩鄉渡河轉入潼關廣恩己先至張獻忠拆桂府材載至長沙造僞殿而自追三王於永州永州士民空城逃三王至王聚奎繼至越日孔全彬

等亦至劫庫金去劉熙祚遣部將奉三王走廣西而已返永州拒守是月城陷賊騎追執熙祚赴衡獻忠踞桂王宮叱令跪熙祚不屈賊羣毆之自殿城曳至端禮門膚盡裂使尹先民說之終不變遂殺之事聞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毅賊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沒其女雲英年十七再戰奪父屍還城獲全是月鳳陽地屢震 冬十月辛酉朔享太廟 命有司以贖鍰充饗

孫傳庭之敗也詔加白廣恩蕩寇將軍緣道收潰卒以保潼關李自成乘勝攻之廣恩力戰高傑以邠縣之敗廣恩不救己亦擁眾不救廣恩廣恩戰敗丙寅自成破潼關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而沒於陳僉事楊王休降教授許嗣復罵賊死廣恩西奔固原傑北走延安傳庭時年五十一屍竟不可得

初傳庭之出師也自分必死顧語繼妻張曰爾若何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後西安破張帥二女三妾沈於井或言傳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贈廕賊連破華陰渭南華州臨潼戊辰屠商州進攻西安巡撫都御史馮師孔整眾守王申守將王根子開門納賊城陷師孔及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尙綱自經布政使陸之祺里居郎中宋企郊僉事鞏煊俱降賊賊大掠三日乃下令禁止秦王存樞被執其妃劉氏死之自成處存樞宮署置百官以存樞爲權將軍永壽王誼侃爲制將軍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賜顧君恩女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先是戶部尙書倪元璐言天下諸藩孰與秦晉秦晉山險用武國也請諭二王以勦賊保秦責秦王以遏

賊不入責晉王王能殺賊假王以大將軍權不能殺賊悉輸王
所有饗軍與其資盜賊平益封王各一子如親王以報之疏入
不報至是果悉爲賊有焉時屬邑望風降咸陽知縣趙躋昌渭
南知縣楊暄訓導蔡其城商州參議黃世清蒲城知縣朱一統
縣丞姚啟崇白水知縣宗室朱迴澆教諭魏歲史訓導劉進城
固知縣司五教中部知縣宗室朱新鐸皆死事鄉官三原則巡
撫焦源清焦源溥涇陽則僉事王徵耀州則太常寺卿宋師襄
富平則參政田時震侍郎朱國棟父崇德咸寧則副使祝萬齡
通判竇光儀知縣徐芳聲長安則知縣徐方敬舉人宗室朱誼
果及席增光蒲城則御史王道純城固則參政張鳳翮皆城破
死節自成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每二日親赴教場校射百

姓望見黃龍纛輒伏地呼萬歲諸將白廣恩高汝利左光先梁
甫先後皆降陳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保山巔不肯下自成折
箭爲誓招之亦降惟高傑爲李過所追走宜川渡入蒲津以守
張獻忠陷常德發故大學士楊嗣昌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婦
軀斬其屍見血時獻忠已遣別賊東陷袁州左良玉命副將吳
學禮援之江西巡撫郭都賢惡學禮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人
爲戍守丁丑賊陷吉安連陷永新安福廣東分巡南韶副使王
孫蘭以連州守將據城叛賊所設僞官傳檄將至自縊死高
斗樞令王光恩復均州劉調元下光化躬帥將士復穀城將襲
襄陽聞孫傳庭敗旋師均州復爲賊有

大清兵薄密遠李輔明馳援軍敗猶力戰沒於陳 潼關陷帝

召問大臣陳演言賊入關中必戀子女玉帛猶虎在陷穽兵部侍郎余應桂叱之曰壯士健馬咸出關西賊得之必長驅橫行大臣安得面謾演股栗失色十一月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三邊收邊兵勦賊應桂以無兵無饟入見帝而泣帝但遣京軍千人護行給御用銀萬兩銀花四百銀牌三百蟒幣二百雜幣倍之爲軍前賞功之用而已 馮元颺以病去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都給事中張縉彥代之 李自成遣李過以精卒數萬徇三邊甲午陷延安尋陷綏德 自成詣米脂祭奠向爲官軍所發焚棄遺醺築土封之求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鳳翔不下典史董尙質開門迎賊知府唐時明被執賊說降不從乘間自縊賊屠其城攝隴州同知薛應玠寶雞知縣唐夢

琨城陷死之始自成入陝西自謂故鄉毋有侵暴未一月抄掠如故又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諸搢紳榜掠徵其金死者瘞一穴責渭南南氏饗百六十萬尚書南仲企年八十三矣遇害子主事居業族子尚書居益賊誘之降不從加炮烙終不屈絕食而死有小吏邱從周者長不及三尺乘醉罵自成曰若一小民無賴妄踞王府將僭偽號而所爲暴虐若此何能久賊怒斫殺之 壬寅祀天於南郊 辛亥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貢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故事閣臣無帶御史銜者自岳貢始岳貢本吏材及爲相務句檢簿書請覈赦前舊賦意主搜括聲名甚損 癸丑范志完趙光抃棄市時失事甚於前誅止士完光抃及永平順天巡撫馬成名潘永圖總兵官薛敏忠

副將柏永鎮其他悉置不問而保定巡撫楊進得善去山東巡撫王永吉反獲遷擢焉 戊吳牲於金齒 李過所至風靡傳檄榆林招降總兵官王定懼帥所部精兵棄城走時巡撫張鳳翼未至城中士馬單弱人心洶洶布政使都任急集軍民慷慨流涕諭以大義與督饌員外郎王家錄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及在籍總兵官尤世威尤世祿王世欽王世國侯世祿世祿子拱極王學書鎮番李昌齡等數十人議城守眾推世威爲主帥無何賊遣使說降任斬以徇廷傑大呼曰長安雖破三邊如故賊皆中州子弟殺其父兄而驅之戰必非所願榆林天下勁兵一戰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迭進賊可平也眾然其言乃歃血誓師簡卒乘繕甲仗各出私財佐軍守具未備賊大

眾虜至月望城被圍廷傑募死士乞師套部師將至賊分兵卻之攻城甚力官軍亦力戰殺賊無算男子皆乘城家祿令婦人運水灌城冰厚數寸賊不能克益眾來攻起飛樓偪城中矢石交至世威等戰益厲守七晝夜賊乃穴城置大礮轟之丁巳城陷世威等猶督眾巷戰婦人豎子亦發屋瓦擊賊賊屍相枕藉既而力不支任家錄死之尤世祿侯世祿拱極學書俱不屈死學書保子也賊怒廷傑句套部磔之廷傑弟廷魁收兄屍而死游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文侯國都司郭遇吉中軍楊正鞞柳永年馬應舉旗鼓文經國守備尤勉惠漸賀大雷楊以煒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皆死事里居副總兵尤翟文楊明張發王永祚參將李應孝指揮黃廷政與弟千戶廷

用百戶廷弼皆戰死里居主事張雲鶚知州彭卿柳芳監紀趙
彬中軍劉中祐皆不屈死參將尤岱高鳴節千戶賀世魁指揮
崔重觀材官李耀李光裕張天敘皆死之而副將常懷李登龍
游擊孫貴尤養鯤守備白慎衡李宗敘亦以守鄉土遭難諸生
則陳義昌沈濬沈演白拱極白含章張連元張連捷李可桂胡
一奎李應祥亦皆死一城之中婦女死義者數千人井中屍滿
賊遂屠其城世威世欽世國昌齡並被執縛至西安自成欲降
之四人不屈膝自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
眾罵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笑前解其縛世欽唾曰驛卒
毋近前污將軍衣自成怒皆殺之顯亦被執大罵繫至神木服
毒死榆林爲天下雄鎮地瘠饑乏然無一屈身賊庭者事聞帝

嗟悼未及衰卹而國亡賊乘勝陷寧夏慶王倬窪被執屠平涼
韓王亶壻被執諸郡王宗室及監司以下悉遁知府簡仁瑞自
經死破慶陽參議段復興推官靳聖居里居給事中麻僖並死
之華亭訓導何相劉安化知縣袁繼登寧州知州董琬攝秦州
通判宗室朱廷彰皆死事賊別將賀錦犯蘭州蘭州人開城迎
賊肅王識鉉被執宗人皆死賊遂渡河降涼州莊浪二衛周
廷儒逮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成請同
官申救皆不許十二月乙丑賜廷儒死籍其家吳昌時棄市
張獻忠陷建昌越六日丁卯陷撫州連陷萬載南豐廣東大震
南韶屬城官民盡逃賊有獻計取吳越者獻忠憚左良玉在不
聽決策入川中賀錦進徧甘州巡撫都御史林日瑞聞賊急

結西羌嚴兵以待而自帥副將郭天吉等扼諸河干賊踏冰過直抵甘州城下日瑞入城與總兵官馬壙等戰且守大雪深丈許樹盡介角幹折手足皸瘃守者咸怨賊夜坎雪而登甲申城陷賊執日瑞誘以官不從磔於市壙天吉及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藍臺里居總兵官羅俊傑趙宦並死之俊傑一貴子也賊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於是肅州山丹永昌鎮番皆降獨西寧不下賊將辛思忠攻破之進掠青海諸酋多降附三邊既陷賊無後顧長驅而東太子少保左都督山西總兵官周遇吉以蒲州北抵保德依黃河爲險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屬之巡撫都御史蔡懋德懋德以疲卒三千次平陽遣副將陳尙智扼守河津而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

定宣府大同兵疾赴河干合拒遇吉亦請濟師於朝中朝言防
河者甚眾然無兵可援僅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時太原
洵洵巡按御史汪宗友請晉王趣懋德還懋德乃去平陽賊抵
河津自船窩東渡尙智走平陽已賊攻平陽拔之殺宗室三百
餘人高傑奔澤州尙智奔入泥源山中戊子懋德至太原 初
帝命兵部侍郎呂大器代侯恂爲總督逮恂下獄左良玉知其
爲己故心鞅鞅後以保定息警罷總督官大器復代袁繼咸爲
九江總督而繼咸督屯政良玉疑大器圖己與之齟齬賊連陷
建昌諸府大器無兵不能救良玉亦不援馬進忠與賊戰嘉魚
再失利良玉軍遂不振廷議仍以繼咸代大器改大器南京兵
部侍郎會張獻忠從荆河入蜀良玉遣兵追之距荊州七十里

日知錄卷三十一
三
偵知荆襄諸賊因李自成入關盡懈良玉乃遣副將盧光祖上
棗隨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掎賊後收其空虛
地以自爲功

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大風霾黃霧四塞鳳陽地震李自成稱
王於西安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改名自晟追尊其曾祖以
下加諡號以李繼遷爲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增置六政府尙
書設宏文館文諭院從政統會尙契司知政使書寫房等官復
五等爵大封功臣定軍制有一馬僂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
者斬之籍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爲都肆
出橫門至渭橋金鼓動地令宏文館學士李化麟等草檄馳諭
遠近指斥乘輿庚子帝聞平陽陷召廷臣議歎曰朕非亡國之

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
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目
耳語畢痛哭陳演蔣德璟等請代俱不許大學士李建泰頓首
曰臣家曲沃願出私財餵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帝大喜慰
勞再三建泰退卽請復故御史衛楨固官授進士凌馴職方主
事並監軍參將郭中杰爲副總兵領中軍事薦進士石從聯絡
延寧甘固義士討賊立功帝俱從之加建泰兵部尙書賜尙方
劍便宜從事乙卯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燁以特牲告太廟日
將午帝御正陽門樓衛士東西立自午門抵城外旌旗甲仗甚
設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
贊禮御史糾儀建泰前致詞帝獎勞有加賜之宴酒七行帝手

金卮親酌建泰者三卽以賜之乃出手敕曰代朕親征宴畢內臣爲披紅簪花用鼓樂導尙方劍而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帝目送之行數里所乘肩輿忽折眾以爲不祥 南京地震 賊旣渡河河津稷山榮河皆陷他府縣多望風送款汪宗友劾蔡懋德輕棄平陽詔奪懋德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時周遇吉令熊通防河而陳尙智已遣使迎賊諷通還鎮說遇吉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國厚恩寧從爾叛逆且爾不能殺賊反作說客耶立斬之傳首京師尙智叛降於賊於是懋德誓師於太原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蘭剛中僉事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官吏軍民咸在懋德哭眾皆哭會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卽

至吾亦與俱死調陽和兵三千協守東門剛中慮其內應移之
南關之外召中軍副總兵應盛時入參謀議督師侍郎余應桂
將至山西僞官充斥逡巡不得前帝責以逗遛奪職命新任陝
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帥總兵官高傑兵馳救山西化熙亦不能
進也 張獻忠大破川中郡邑 召新樂侯劉文炳及鞏永固
等問國事文炳永固請早建藩封遣定王永王之國帝是之以
內帑乏不果行文炳謹厚不妄交獨與永固及太學生申湛然
布衣黃尼麓善嘗奉使鳳陽歸言史可法張國維忠正有方略
宜久任永固好讀書負才氣嘗請復建文皇帝廟號事雖未行
時論譴焉 丙辰范景文邱瑜並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 東陽諸生許都者副使達道孫也家富任俠好施陰以兵

法部勒賓客子弟思得一當紹興推官陳子龍嘗薦諸上官不用東陽知縣以私憾都適義烏奸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或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遽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間聚眾數萬連陷東陽義烏浦江遂徧郡城旣而引去巡撫董象恒坐事逮代者未至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爲監軍討之稍有俘獲而游擊蔣若來破其犯郡之兵都乃帥餘卒三千保南砦雄欲無賊語子龍曰賊聚糧據險官軍不能仰攻非曠日不克我兵萬人止五日糧奈何子龍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責數其罪諭令歸降待以不死遂挾都見雄復挾都走山中散遣其眾而以二百人降光先與東陽知縣善竟斬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滸子龍爭不能得初

朱大典以不能持廉屢爲方士亮及御史鄭崑貞等所劾詔削籍候勘事未竟而都作亂大典子萬化募健兒禦之及賊平而所募者不散大典聞急馳歸金華知縣徐調元閱都兵籍有萬化名遂言大典縱子交賊光先聞於朝詔大典逮治籍其家充饗且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趣之光先光斗弟也鈔法自弘正間廢天啟時惠世揚復請造行不果後戶部司務蔣臣又以爲請侍郎王鼐承贊之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一應者蔣德璟言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帝不聽又因局官言責取桑穰二百萬斤於畿輔山東河南浙江德璟力爭帝畱其揭不下及是獲免陳演忌戶部尙書倪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二月命

以原官專直日講 辛酉李自成陷汾州徇河曲靜樂甲子賊至太原蔡懋德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勇等皆死乙丑自成具鹵簿督眾攻城陽和兵叛降賊丙寅晝晦懋德草遺表須臾大風起拔木揚沙令部將張雄守大南門雄已縋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火器火藥皆在我下卽焚樓夜中火起風轉烈守者皆散賊登城懋德北面再拜出遺表付友人賈士璋卽自刎從者持之應時盛請下城巷戰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賊數十人時盛呼曰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諸君自去眾復擁懋德上馬至水西門懋德叱曰諸君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殺妻子還顧不見懋德復斫門入語懋德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未絕

時盛釋甲加其肩乃絕時盛取弓絃自經自成執晉王求桂據其宮趙建極危坐公堂賊擁之見自成不屈將斬之下階呼萬歲者再曰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己也曳還建極瞋目曰我呼大明皇帝寧呼賊耶賊射殺之攝靈邱郡王府事朱愼鏤闔家焚死自懋德而下毛文炳藺剛中畢拱辰孫康周范志泰等死事者凡四十六人賊皆尸之城上自成恨懋德不降驗其尸以刃斷脛而去移檄遠近所至郡縣望風結寨以拒官兵忻州知州楊家龍安邑知縣房之屏汾陽知縣劉必達義勇范奇芳參將侯君昭鄉官參政陽城王徵俊副使靈石宋之雋中書翼城史可觀皆城陷死難 李自成別將劉方亮自蒲坂陷懷慶廬江王載漚被執不屈遇害賊執其長子翊樞北行

不食死河內知縣丁運泰不屈死壬申下詔罪己癸酉潞安陷
乙亥議京師城守自成攻代州周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憑城
固守而潛出兵奮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絕退守寧武
關參將閻夢夔死之丁丑賊別將陷固關犯畿南汪偉語閣臣
事急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城守文自內閣武自公侯伯以
下各帥子弟畫地守庶民統以紳士家自爲守而京軍分番巡
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德笑曰大僚守畿輔誰肯者偉曰此何
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藻德哂其早計己
卯遣中官高起潛杜勲等十人監視諸邊及近畿要害眞定知
府邱茂華移妻孥出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兼巡撫保定侍郎
徐標執茂華下之獄壬午中軍游擊謝嘉福伺標登城畫守禦

策鼓眾殺之出茂華於獄遣使迎賊賊至以城降前檄所屬降
賊賊陷大名副使朱廷煥不屈死甲申劉方亮陷彰德趙王常
洩降參將王榮鄉官郎中尙大倫皆死之丁亥詔天下勤王命
廷臣上戰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帝南遷及仿永樂
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蔣璟德從旁力贊帝不答已加藻德兵
部尙書兼工部方岳貢戶兵二部尙書總督漕運屯田練兵諸
務分駐天津濟寧時欲出太子南京俾先清道路有言百官不
可令出出卽潛遁者乃止 自周延儒罷後帝最倚信陳演時
國勢累卵中外舉知其不支演無所籌畫方賊之逼山西也薊
遼總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吳三桂兵入守山海關選士卒西行
遏寇卽京師警旦夕可援帝下其議太常寺卿吳麟徵深然之

演持不可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引漢棄涼州爲證麟徵復爲議數百言六科不署名獨疏上之弗省及是帝始下永吉行之演不自安引疾求罷戊子許致仕永吉乃馳出關而上疏力詆演罪請置之典刑給事中汪惟效孫承澤亦極論之演入辭謂佐理無狀罪當死帝怒曰汝一死不足蔽辜叱之去演資多不能行賊至寧武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周遇吉四面發大礮殺賊萬人火藥且盡外圍轉急或請甘言給之遇吉怒曰若輩何怯耶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卽不支縛我予賊於是設伏城內出弱卒誘賊入城亟下閘殺數千人賊用礮攻城圯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李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眾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進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

軍力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
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齶其肉
城中士民感遇吉忠義巷戰殺賊不可勝計其舍中兒先從遇
吉出鬪死亡略盡遇吉妻劉氏素勇健帥婦女數十人據山巔
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
副使王孕懋自殺妻楊死之自成集眾議曰寧武雖破吾將士
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
寧武吾部下寧有子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後舉刻期將遁而
大同總兵官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官
王承允表亦至自成益喜遂決策長驅先遣游兵入固關掠大
名真定而北身帥賊眾並邊東犯 設漢中巡撫兼督川北軍

務擢高斗樞右副都御史任之朝命不達 張獻忠陷夔州秦
良玉馳救眾寡不敵潰賊至萬縣水漲畱屯三月 初宣大總
督王繼謨檄姜瓖扼李自成河上瓖潛師納款而還巡撫都御
史衛景瑗不知也及山西陷景瑗邀瓖歃血守瓖出告人曰衛
巡撫秦人也將應賊矣代王傳燭疑之不見景瑗永慶王射殺
景瑗僕會景瑗有足疾不時出兵事瓖主之瓖兄故總兵瑄勸
瓖降賊瓖慮其下不從人犒之銀言勵守城將士傳燭信之諸
郡王分門守瓖每門遣卒二百人助之三月庚寅朔賊抵大同
瓖射殺永慶王開門迎賊入給景瑗計事景瑗乘馬出始知其
變自墜馬下賊執之見自成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坐大呼皇
帝而哭賊義之不殺景瑗猝起以頭觸階血淋漓賊引之出顧

見瓌罵曰反賊與我盟而叛神其赦汝耶賊使景瑗母勸之降
景瑗曰母年八十餘矣當自爲計兒國大臣不可以不死母出
景瑗謂人曰我不罵賊者以全母也越六日自縊於僧舍賊歎
曰忠臣移其妻子空舍戒毋犯殺傳燬及其宗室殆盡副使朱
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死者十有六人督儲郎中
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及諸生李若葵亦死之 給事中光時
亨追論練饒之害蔣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饒致民
窮禍結誤國良深帝不悅曰聚斂小人誰也德璟不敢斥楊嗣
昌以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
聚斂然既有舊饒五百萬新饒九百餘萬復增練饒七百三十
萬部臣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練四萬五千今止二

萬五千保督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練一萬今止二百若
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及陝西
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
徒增饗七百餘萬爲民累耳帝曰今已并三饗爲一何必多言
德璟曰戶部雖併爲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饗帝震怒責以朋比
德璟力辨諸輔臣爲申救倪元璐以鈔饗乃戶部職自引咎帝
意稍解明日德璟具疏引罪辛卯致仕 李建泰疏請南遷王
辰帝召廷臣於平臺示建泰疏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李邦
華等以前疏未得命復請太子撫軍南京又請分封定王永王
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歎將行
其言會帝召對羣臣中允李明睿言南遷便光時亨以倡言洩

密糾之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罷邦華策不議癸巳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畀良玉子夢庚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武昌甲午徵諸鎮兵入援乙未總兵官唐通入衛命偕太監杜之秩守居庸關戊戌太監王承恩提督城守已命襄城伯李國楨督京營又命太監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張國維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馳赴江南浙江督練兵輸餉諸務兵部主事金鉉言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視杜勲專任巡撫朱之馮勳二心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時李自成已徧宣府之馮集將吏於城樓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守懸賞格勵將士而勳與王承允爭先納款見之馮叩頭請以城下賊之馮

大罵曰勦爾帝所倚信特遣爾以封疆屬爾爾至卽通賊何面
目見帝勦不答笑而去己亥勦蟒袍鳴騶迎賊三十里外將士
皆散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礮語左右爲我發之默無應者自起
焚火則礮孔丁塞或從後掣其肘之馮撫膺歎曰不意人心至
此仰天大哭賊至城下承允開門入之訛言賊不殺人且免徭
賦舉城譁然皆喜結綵焚香以迎左右欲擁之馮出走之馮叱
之乃南向叩頭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勵士節自縊而死通判朱
敏泰副將甯龍諸生姚時中及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
卿里居知縣申以孝皆死之其他婦女死義者又十餘人 李
自成犯陽和由柳溝偏居庸癸卯唐通杜之秩迎降賊入關京
軍出禦聞礮聲潰而歸甲辰賊陷昌平總兵官李守鏐死之始

賊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陰遣人輦重貨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諸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數千里立馳報及抵昌平兵部發騎探賊賊輒句之降無一還者賊游騎至平則門京師猶不知也太僕寺丞申佳胤閱馬近畿聞居庸破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徧謁大臣爲畫戰守策皆不省乙巳賊薄近郊李國楨發三大營卒五萬營城外文武勲戚諸臣分門守李邦華亟詣內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姑待之邦華太息而出副都御史施邦曜語兵部尙書張縉彥檄天下勤王兵縉彥慢弗省丙午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俄頃賊環攻九門三營卒見賊輒降反攻城城上人皆其儕益無固志京營副將賀讚獨帥部卒迎擊中矢死讚虎臣子也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

德勝三門吳麟徵守西直門賊詐爲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納之
麟徵不可以土石堅塞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之多所斬獲丁
未賊攻益急士卒陰雨饑凍劉理順詣朝房語諸執政急請內
帑眾唯理順與汪偉及吏部員外郎許直皆出賞市餅餌饗
士僚友問理順進止理順正色曰存亡視國尙須商酌耶麟徵
趨入朝欲見帝白事至午門藻德引其手曰國家如天之福必
無他虞旦夕兵饗集公何匆遽爲引之出京城內外堞凡十五
萬四千有奇久乏饗守者寥寥三堞一卒益以內侍內侍專守
城事沮諸臣毋得登城邦華帥諸御史共登羣奄拒之不得上
初杜勳降賊事聞廷臣請急撤城守太監忽傳旨云杜勳罵賊
殉難予廕祠蓋爲內臣蒙蔽也至是勳從賊至自成設黃幄坐

廣寧門外秦晉二王左右席地坐勳侍其下呼城上請入見羣
奄絕之上勳見帝盛稱賊勢勸自爲計且求禪位帝怒叱之左
右請畱勳勳曰不返則二王危乃縱之出勳語羣奄吾富貴
固在也密約而去帝敕縉彥登城察視戎政侍郎王家彥從中
官猶固拒示之手敕問勳安在曰去矣秦晉二王欲上城家彥
曰二王降賊卽賊也賊安得上王承恩見賊坎牆急發礮連斃
數人御史王章與光時亨守阜城門章手發二礮賊稍卻帝詔
承恩急整內官備親征密召劉文炳鞏永固護太子南行曰二
卿所糾家丁能巷戰否文炳以眾寡不敵對帝愕然永固曰臣
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
守社稷朕能死社稷文炳永固皆涕泣誓效死乃出日晡太監

曹化淳啟彰義門賊盡入外城陷羣奄皆降永固射賊文炳及楊光陞助之殺數十人光陞被甲馳突左右射與永固相失矢盡投井死光陞駙馬都尉春元子也帝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歸乾清宮泣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撫太子及定永二王慟哭帝令送太子二王於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宏遇第而趣后自裁后入室闔戶宮人出奏皇后領旨是夕后崩帝命袁貴妃自縊繫絕久之蘇帝拔劍斫其背又斫所御妃嬪數人袁妃卒不殊帝入壽寧宮長平公主牽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劍揮斫之斷左臂又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夜分內城陷戊申天將曙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

書衣襟爲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於壽皇亭遂崩承恩縊於側大學士范景文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自成之破宣府也復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景文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自成羶笠縹衣乘烏駿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尙書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陞張嶙然等騎而從登皇極殿據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命以宮扉載出盛柳

棺置東華門外茶棚下刑部侍郎孟兆祥分守正陽門與子進士章明同縊於門下家彥投城下不死縊於民舍時亨攝章走章厲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別人朝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乃與並馬行俄賊突至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馬跪章持鞭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誰敢犯賊刺之章罵遂被殺麟徵欲還邸已爲賊據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與祝淵酌酒爲別乃自縊倪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南向自縊邦華縊於文信國祠邦曜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解帶自縊僕救之蘇邦曜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市藥雜酒卽途中服之血迸裂而死佳胤冠帶辭母策馬赴王恭廠入

并死金鉉投金水河死諭德周鳳翔作書辭父母題詩壁間縊
死吳甘來屬兄員外郎泰來歸事母檢几上疏草焚之乃縊死
御史陳良謨聞帝崩煤山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
乎吾巾褻安所得明巾邑子李天葆以巾進良謨著巾卽入戶
自縊大理寺卿凌義渠聞帝崩負牆哀號首觸柱面被血門生
勸無死義渠怒曰以爾當相勗何姑息爲揮使去具緋衣拜闕
作書辭父而縊兵部主事成德持雞酒奠梓宮觸地流血賊露
刃脅之不爲動奠畢歸家視其妹死而後縊德將死遺書庶子
馬世奇質以慷慨從容二義世奇曰吾人見危授命吾不爲其
難誰爲其難者世奇理順偉直皆自縊死文炳及叔繼祖弟左
都督文耀投井死永固縛子女五人公主柩旁闔室焚之自刎

死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俱闔門死戶部員外郎甯成烈光祿寺署丞于騰雲兵馬司副指揮姚成里居知州馬象乾諸生曹肅蘭衛卿周謙李汝翼布衣湯文瓊范箴聽楊鉉李夢禧張世禧等亦死之御史陳純德眾攝之見賊還邸痛哭自經死郎中周之茂中書宋天顯被獲不屈死理順妻萬妾李偉妻耿兆祥妻呂章明妻王鉉母章妾王德母張妻霍良謨妾時世奇二妾朱李文炳母杜妻王皆死文炳一門死者四十二人匿其祖母徐於申湛然家湛然終不言爲賊拷死宮女魏氏投御河死從者二百餘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淚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定王永王亦不能匿先後擁至皆不屈自成羈之宮中長平公主絕而復甦昇至自成命劉宗敏療治宮人費氏年十六投

晉井中賊句出爭奪之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中官審之非是
自成以賞部校羅某者費氏懷利又復給羅醉斷其喉立死乃
自刎庚戌昧爽魏藻德帥文武百官入賀皆素服坐殿前自成
不出羣賊爭戲侮爲椎背脫帽或舉足加頸相笑樂百官懾伏
不敢動王德化叱諸臣曰國亡君喪若曹不思殯先帝乃在此
耶因哭內侍數十人皆哭藻德等亦哭顧君恩以告自成乃改
殯帝后用袞冕禕翟加葦殿焉陳演勸進自成不許封太子爲
宋王放刑部錦衣衛繫囚盡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
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宏文館太僕寺曰
驗馬寺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知府州縣曰尹曰牧曰
令召見百官自成南嚮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雜坐以次呼

名分三等授職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紹陽楊觀光等無不汚
偽命以大僚多誤國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其餘勲戚文
武諸臣奎純臣演藻德等及庶官不用者共八百餘人送宗敏
等營中概囚繫之下令徵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
萬給事御史吏部翰林五萬至一萬有差部曹數千勲戚無定
數諸人悉受拷掠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藻德輸
萬金賊以爲少酷刑五日夜腦裂而死復逮其子追徵其子訴
言家已罄盡賊揮刃斬之賊又編排甲令五家養一賊大縱淫
掠民不勝毒縊死相望懿安皇后以李巖保護得自盡巖故勸
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又獨於士大夫無所拷掠金星等大
忌之時賊黨已陷保定先是攝府事保定同知邵宗元集衛指

揮劉忠嗣鄉官光祿寺卿張羅彥副總兵呂應蛟等誓死守新任知府何復聞之兼程馳至宗元授以印復曰公部署已定印仍佩之我相與僇力可也都城陷之次日賊使投書誘降宗元手裂之明日賊大至言京師已破汝爲誰守環攻累日會督師大學士李建泰帥殘卒數百人屯城中賊攻益厲建泰倡言曰勢不支矣姑與議降書牒迫宗元用印宗元抵印厲聲曰我爲朝廷守土義不降欲降者任爲之大哭引刀將自刎左右急止之羅彥前曰邪說勿聽速擊賊復自起焚西洋巨礮火發被燎幾死俄賊火箭中城樓復焚死守將王登洲縋城出降建泰中軍郭中杰等爲內應城遂陷應蛟戰死宗元忠嗣羅彥及監軍御史金毓峒監視中官方正化里居知州韓東明通判張維綱

毓峒從子武舉振孫羅彥兄進士羅俊弟諸生羅善武進士羅輔諸生賀誠並不屈死羅彥一門死者凡二十三人誠讚之弟也文武死事及舉人諸生布衣殉難者八十餘人婦女盡節者百十五人建泰帥推官知縣出降給事中尹洗等既死賊揭其首於竿書曰據城抗師惡官逆子於是畿內府縣悉附山東河南徧設官吏所至無違者及淮巡撫淮揚都御史路振飛發兵拒之乃去自成自謂眞得天命金星帥賊眾三表勸進從之令撰登極儀諷吉日及自成升御座忽見白衣人長數丈手劍怒視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吳三桂兵起乃謀歸陝西王永吉之出關也與三桂徒遼民五十萬人關往返者再而賊已陷宣大及抵豐潤而京師已先一

日陷矣三桂猶豫不進自成劫其父襄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
灤州聞愛姬陳沅爲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
怒親部賊十餘萬執襄於軍東禦三桂時陳演等已得釋自成
復慮諸大臣爲後患盡殺之大學士邱瑜方岳貢預焉瑜岳貢
生平皆自好不能死故及天下惜之自成攻山海關以別將從
一片石趨關外三桂懼乞降於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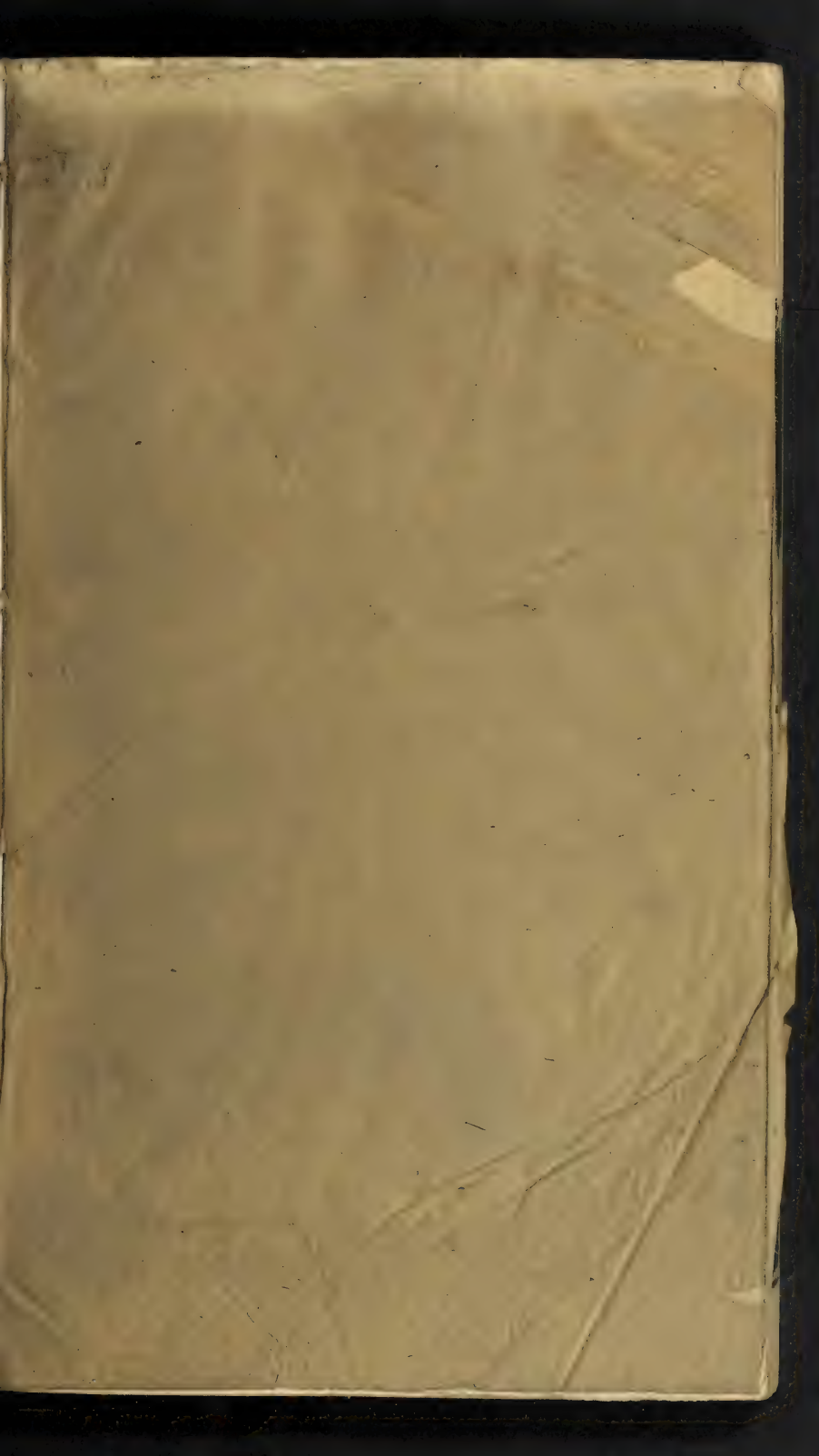
大清自成兵二十萬陳於關內自北山互海我兵對賊置陳三
桂居右翼末悉銳卒搏戰殺賊數千人賊亦力鬪圍開復合戰
良久我兵從三桂陳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躍飛矢雨墮天
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挾太子登高岡觀戰知爲我
兵急策馬下岡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賊眾大潰自相踐踏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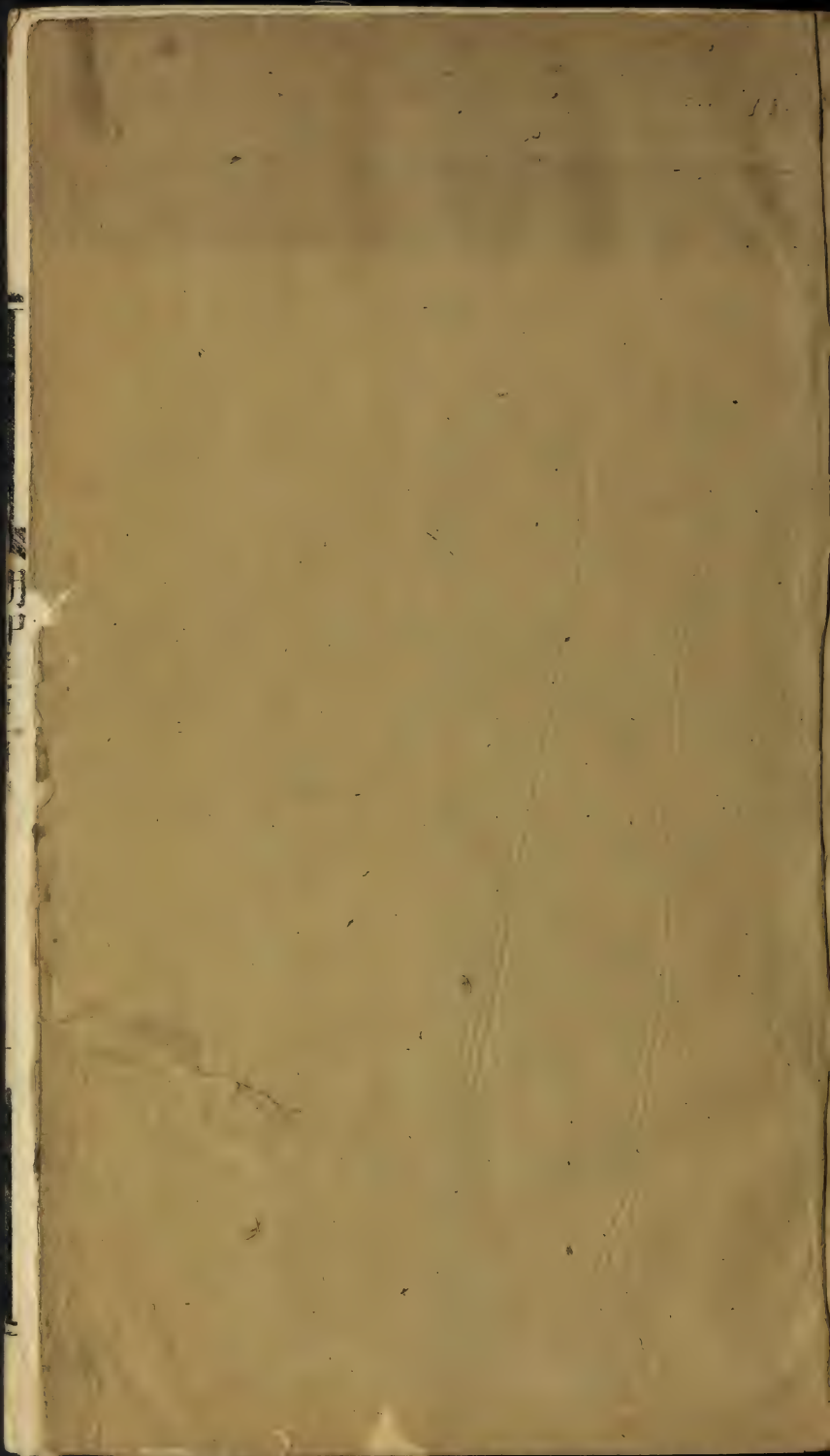
無算僵屍徧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襄奔還時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公宜簡出由是降人始懼多竄伏者自成至京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驟車載歸西安遂僭帝號於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自成被袞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其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定永二王西走使僞將軍左光先谷可成殿賊將遁下令盡逐內侍無貴賤老弱皆號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門自成旣遁我

大清兵入京師爲帝后發喪令臣民持服三日諡帝曰莊烈愍皇帝后曰莊烈愍皇后同葬昌平天壽山田貴妃寢園名曰思

陵台葬懿安皇后熹宗陵命所司給袁 居宅養贍終其身其
後又命莊烈帝所選周顯尙長平公主太子定永二王不知所
終

明紀卷第五十七終





明紀卷第五十八

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權襲

福王始末

大清順治元年夏四月戊午朔明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抵浦口時福王由崧潞王常瀋俱避賊在淮安總兵官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汎地南下己巳北都變聞南京諸大臣倉卒議立君而潞王已渡江至吳中倫序當屬福王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故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前按察使僉事雷演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游說大器等曰福王神

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故光祿寺卿阮大鍼計議遣其私人謁福王淮安又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良佐及澤清傑等結致書可法言倫序親賢無如福王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還南京士英已與得功良佐澤清傑等發兵送福王至儀真甲申魏國公徐宏基戶部尙書高宏圖等集議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諸大臣乃不敢言守備太監韓贊周令各署名籍曰廣曰毋勿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乙酉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可法曰廣呵之於是羣小咸目

懾曰廣是日迎王於江浦丁亥百官迎見於龍江關五月戊子
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
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
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讎之義王唯唯己丑再朝出議監國事慎
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儻南來若
何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庚寅王監國
大赦其新加練饟及崇禎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十四年以前
逋賦在民者悉免之廷推閣臣眾舉可法曰廣宏圖孔昭攘臂
欲並列眾以本朝無勛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
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
麒孔昭舉阮大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壬辰改可法

宏圖禮部尙書並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士英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鳳陽軍務再推閣臣乃以曰廣及陳子壯黃道周前禮部尙書王鐸等名上甲午曰廣爲禮部尙書與鐸並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愼言爲吏部尙書兵部尙書張國維回部協理戎政餘遷擢有差宏圖疏陳新政八事一宣義問請聲逆賊之罪鼓發忠義一勤聖學請不俟釋服日御講筵一設記注請召詞林入侍日記言動一睦親藩請如先朝踐極故事遣官齎璽書慰問一議廟祀請權附列聖神主於奉先殿仍於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一嚴章奏請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脫罪僥倖一收人心請蠲江北河南山東田租毋使賊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招諭朝鮮示牽制之

勢慎言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僞命曰
褒卹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稅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
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
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又議分江北爲四鎮以
得功良佐澤清傑領之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傑
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
一路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設督師於揚州節制
諸鎮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軍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
之王令傑澤清等疏趣可法督師淮陽而擁兵入覲拜表卽行
可法遂請出鎮壬寅王卽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癸卯改可法
兵部尙書士英入閣辦事仍掌兵部甲辰進得功靖南侯封傑

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俱廕子世襲時九江總督袁繼咸入朝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跋扈者愈多王曰事已行奈何繼咸曰馬士英引傑渡江宜令往輯王曰彼不願往輔臣史可法願往繼咸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澤結人心尤宜以紀綱肅眾志乞振精神伸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驚願奉六龍爲澶淵之舉王有難色繼咸因赴閣責可法不當封傑士英嘆之乙巳可法陞辭既啟行卽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應天府丞郭維經言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耻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僞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戮剽掠之慘漸徧江南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

以慢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乞令内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
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故習一以辨賊復讎爲事報聞 給
事中陳子龍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
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
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致凡百政令
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 命潞王常淂暫居杭州 王
鐸未至高宏圖姜曰廣協心輔政大起廢籍張愼言薦吳甡鄭
三俊命甡陞見三俊不許宏圖所擬也劉孔昭與保國公朱國
弼靈壁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等一日朝罷羣詣於廷指愼
言及甡爲奸邪叱咤徹殿陛孔昭拔刀逐愼言給事中羅萬象
言愼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爲奸邪孔昭等伏地痛

哭謂愼言舉用文官不及武臣鬻爭不已又疏劾愼言極詆三
俊且謂愼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牲陛見命且議愼言
欺蔽罪愼言疏辨因乞休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
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
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臣不聞委
勳臣以糾劾也使勳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馳奏
愼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誼呼滅絕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
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宏圖等亦
以不能和戰文武各疏乞休不允孔昭卒扼牲不用 初劉宗
周聞京師陷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
誠以鎮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

血激勵同讎顧藉口鎮靜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
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
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歎曰是烏足與有爲哉
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
而王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讎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
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
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請據形勝以規進取慎
爵賞以肅軍情核舊官以立臣紀末言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
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
劉澤清恨甚 李自成至定州
大清兵追之與戰斬谷可成左光先傷足賊負而逃自成走真

定益發眾來攻我兵復擊之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關入山西會我兵東返自成乃鳩合潰散走平陽自成之棄京師西走也青州諸郡縣爭殺僞官據城自保及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諸將議李巖請帥兵往牛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巖欲反自成令金星殺之賊眾俱解體自成尋歸西安巡撫四川都御史陳士奇得代將行京師告變遂畱駐重慶遣參將曾英擊賊於忠州焚其舟遣將趙榮貴禦賊於梁山張獻忠由葫蘆壩左步右騎翼舟而上英榮貴敗奔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奉命祭告鳳泗二陵畢上疏言陛下踐祚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

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
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錄則思先
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思先帝之克儉克
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
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別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
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黃得功
劉澤清高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固欲入城揚民畏傑不納傑
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洵懼登陴堅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
淮上臨淮不納劉良佐軍亦被攻職方郎中萬元吉請奉詔宣
諭又請發萬金犒傑元吉渡江詣諸將營與得功書令其獎王
室得功報書如元吉指元吉錄其橐示澤清傑嫌漸解可法乃

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帳
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
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
法夷然爲具疏屯其眾於瓜州傑又大喜傑去揚民以安可法
乃開府揚州六月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
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廷議以元吉
能輯諸鎮監視江北軍務 戊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紹天繹
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曰思宗大行皇后
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追尊皇祖妣貴妃鄭
氏曰太皇太后皇考福恭王曰恭皇帝生母姚氏曰皇太后遙
尊皇嫡母鄒氏曰皇太后追封先妃黃氏繼妃李氏曰皇后議

恭皇帝廟祀禮部尙書顧錫疇請別立專廟從之 吏部尙書
張慎言致仕 初史可法姜曰廣張慎言高宏圖等將以次引
海內人望而馬士英必欲起阮大鍼有詔廣搜人材獨言逆案
不可輕議士英令劉孔昭等攻慎言去之而薦大鍼知兵時朝
廷大議多出宏圖手士英薦大鍼宏圖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
初大鍼在南京與韓贊周暱京師陷中官悉南奔大鍼因贊周
徧結之爲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俾備言於王
以潛傾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鍼才士英亦言大鍼從山中
致書與定策謀爲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迹遂命大鍼冠帶陞見
大鍼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
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爲大逆於是姜曰廣及吏

部侍郎呂大器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御史左光先大理寺丞詹兆恆懷遠侯常延齡等並言大鋹逆案巨魁不可召延齡元振曾孫也王命取逆案進覽兆恆卽上進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且爲大鋹奏辨力攻曰廣大器曰廣力爭不得復疏言之乞歸鄉里得旨慰畱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言士英擁兵入朝覲畱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大鋹中樞其子以銅臭爲都督女弟之夫未登行陳授總戎姻婭越其燕田仰楊文驄先朝罪人盡登臚仕亂名器夫吳牲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鋹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爲宗社無窮之禍疏入以和衷體國答之士英大鋹等滋憾朱國弼劉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蔽忠臣李國楨爲

言交章攻曰廣劉澤清故附東林擁立議起亦主潞王至是入朝則力詆東林以自解免且曰中興所恃在政府今用輔臣宜令大帥僉議曰廣愕然越數日澤清疏劾大器及雷演祚懷異圖而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等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 召蔣德璟入閣自陳三罪固辭召黃道周爲吏部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 李自成之敗於關門也左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王進良玉寧南侯以上流之事專委之而袁繼威及湖廣巡撫何騰蛟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爲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

肆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彊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略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先是良玉接監國詔書諸將洶洶以江南自立君不欲開讀請引兵東下良玉不許副將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眾乃定良玉遂聽正紀廬鼎言開讀如禮而屬承天守備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劾奏馬士英十大罪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僞兵部尙書周文江重賄爲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

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王搖首不言者久之贊周卽執志
孔候命王因澍言意頗動夜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陽引
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
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王默然卽慰雷士英
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還湖廣張獻忠破涪州
敗參政劉麟長副將會英兵進陷佛圖關陳士奇徵石砭援兵
不至或勸公已謝事宜去士奇不可賊抵重慶擊以滾礮死無
數丁丑夜黑雲四布賊穴地轟城城陷士奇及副使陳堦知府
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執士奇錫大罵賊縛於教場將殺之忽
雷雨晦冥咫尺不見獻忠仰而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礮
向天叢擊俄晴霽遂肆戮士奇等俱死瑞王常浩亦遇害時天

無雲而雷者三賊集軍民三萬七千餘人斫其臂 命魯王以海暫駐台州以海魯王以派弟太祖十世孫也 秋七月戊子追復懿文太子廟諡曰興宗孝康皇帝妃常氏曰孝康皇后追崇惠皇帝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純篤孝讓皇帝廟曰惠宗后馬氏曰孝愍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曰代宗后汪氏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及尙書何應瑞又以爲言皆不納 顧錫疇與馬士英不合乞祭南海去 己酉中旨以戶部侍郎張

有譽爲戶部尚書高宏圖封還具奏力諫不聽有譽素有清望
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陞倖門爲阮大鍼地也 巡按淮揚御史
王燮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 初路振飛謁鳳陽皇陵望
氣者言高牆有天子氣故唐王聿鍵方爲守陵中官所虐振飛
周卹甚厚疏請概寬罪宗辛亥釋聿鍵等三百餘人禮臣請復
聿鍵王爵不許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朝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巡撫應天都御
史左懋第母沒於燕欲因是返匱葬請行乃以懋第爲兵部侍
郎職方郎中馬紹愉爲太僕寺少卿與左都督陳洪範偕而令
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紹愉前爲陳新甲通款事至義
州而還新甲旣誅以督戰致衄爲懋第劾罷及是起官副懋第

懋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迹臣既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瑜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瑜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罷紹瑜勿遣閣部議止紹瑜改命原任薊督王永吉王令仍遵前諭高宏圖議上北使事宜一山陵於天壽山特立陵寢改葬先帝一分地許割榆關以外不得侵及關內一歲幣量增十之三一國書如古稱可汗故事一使禮遵會典不可屈膝從之紹瑜當陛見語及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當卹廷臣無應者獨少詹事陳盟曰可因命予卹且追罪嘗劾新甲者廷臣懲劉孔昭上殿相爭事不敢言陳子龍與同官李清力

諫事獲已懋第瀕行言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之身効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讎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眾謹其言王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時

大清睿親王多爾袞遣官齎書致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權致表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

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讎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也茲乃乘逆寇

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
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
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讎特伸大義今若
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勅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膺東
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
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
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
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輓近

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者
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
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早應審定兵行在即
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
時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
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
延跂爲勞書不宣意可法表上其書勸朝廷爲自彊計而旋遣
人答書曰南中向接好音可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
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
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
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

貴國憂可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媿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可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可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

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
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
出棹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可法
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埽清宮闕撫輯羣黎
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
子無不常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
謹於八月薄治篚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
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
推言之然此乃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
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其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

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

明糾卷五
古
棄好崇讎規此幅幘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血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聖同讎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司自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

抵燕奉盤盂從事矣可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
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
之以忠貞可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願殿下
實昭鑒之 開封推官陳潛夫與西平寨副將劉洪起誓師討
賊俘杞縣僞官僞巡撫梁啟隆聞風遁去潛夫等渡河而北大
破賊將陳德於柳園傳露布至朝中大喜擢潛夫監軍御史巡
按河南 左都御史劉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馬士
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
宮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
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
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

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汎地而置若奕棊洵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

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
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宗周時在丹陽王優詔答之而促
其速入士英大怒卽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
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宗室朱統鐸遂劾
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
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劉澤清高傑日夜謀
所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終日危坐未
嘗有情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京
口與防江兵相擊鬪士英以統鐸言爲信也亦震恐宗周不得
已入朝於是澤清疏劾宗周劉良佐繼之疏未下澤清復草一
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與

姜曰廣吳甡合謀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詰諸奸
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
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臣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預聞
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
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時武臣各占分地賊入不以上供恣其
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奏牘
紛如始朝廷許諸鎮與聞國是故傑屢條奏而澤清所言獨多
狂悖朝廷皆曲意從之監軍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言先帝天
資英武銳意明作而禍亂益滋寬嚴之用偶偏任議之徒太畸
也先帝初懲逆璫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
之異同略綢繆之桑土敵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宵小乘

間中以用嚴於是廷杖告密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
野者無復聊生廟堂號振作而敵彊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來
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從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
太平可致諸臣復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攬先帝之怒誅
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
亦每激於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國步艱難
於今已極乃議者求勝於理卽不審勢之輕重好伸其言多不
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閫外之從違遙制一人任事眾
口議之如孫傳庭守關中議者俱謂不宜輕出而已有以逗撓
議之者矣賊旣渡河臣語史可法姜曰廣急撤關寧吳三桂兵
隨樞輔迎擊先帝召對時羣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蹙地議之

者矣及賊勢燎原廷臣或勸南幸或勸皇儲監國南都皆權宜善計而已有以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儻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大抵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非樸誠通達誰敢違眾獨行旁持者競意氣筆鋒必欲彊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途太崎者此也乞究前事之失爲後事之師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崇簡易推眞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索隱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請於任事之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無令行間再踵藏垢邊才久借然灰收之以嚴然後可任之以寬也詔褒納之先是四川舉人楊鏘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巡按御史劉之勃不可躍入池中議乃寢八月賊逼成都

之勃與巡撫都御史龍文光僉事劉士斗等分陴拒守總兵官
劉鎮藩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剗大木長數丈者合之
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眾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爲將
去也甲子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
城至澍率妃妾投於井合宗被害鎮藩突圍投水死總兵官劉
佳允亦死之勃等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
百姓輔立蜀世子不聽遂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士斗闔門被殺
文光及副使張繼孟陳其赤僉事陳孔教長史鄭安民同知方
堯相華陽知縣沈雲祚皆不屈死時崇慶知州王勵精仁壽先
後知縣劉三策顧繩貽郫縣主簿趙嘉煒縣竹典史卜大經榮
縣知縣秦民湯蒲江知縣朱蘊羅興文知縣艾吾鼎南部知縣

鄭夢眉攝劍州事教諭單之賓鄉官成都則按察使莊祖誥資
縣則主事蔡如蕙縣竹則郎中刁化神御史宗室朱奉鈺皆死
難而安岳進士王起義渠縣員外郎李含乙皆舉義兵討賊不
克死文光旣死蜀人共推川東兵備僉事馬乾攝巡撫事內江
員外郎范文光偕劉道貞及蘆山舉人程翔鳳雅州諸生傅元
修洪其仁等舉義兵奉鎮國將軍朱平標爲蜀王推黎州參將
曹勛爲副總兵統諸將而范文光以副使爲監軍道貞等授官
有差 設廠衛緝事官巡撫蘇松都御史祁彪佳上疏極言其
弊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
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緝事官不設 先是
洛陽之陷王太后與王相失戊辰奉迎至南京命於三日內搜

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興寧宮慈禧殿
剋期告成 庚辰命選淑女隱匿者隣里連坐陳子龍言中使
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
經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
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采訪民間婚娶一空 辛巳賜北都
殉難文武臣贈廕祭葬諡范景文馬世奇文忠倪元璐劉理順
文正李邦華忠文王家彥忠端孟兆祥忠貞孟章明申佳胤節
愍施邦曜忠介凌義渠忠清吳麟徵周鳳翔吳甘來許直金鉉
陳純德忠節汪偉文烈王章忠烈陳良謨恭愍成德忠毅建旌
忠祠於都城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衛景瑗朱之馮湯文瓊諸
生許玉仲四人曰正祀文臣以孟章明徐有聲徐標朱廷煥給

事中顧鏐彭瑄御史俞志虞七人附祀劉文炳張慶臻李國楨
鞏永固劉文耀周遇吉等七人曰正祀武臣以衛時春朱純臣
等十五人附祀王承恩一人曰正祀內臣以太監六人附祀成
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
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九人曰正祀婦
人然鏐瑄志虞輩特爲賊梟死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國楨純
臣皆降賊其他爲賊梟死而獲贈官贈諡者復數人南北阻絕
未能核實也 改前大學士王應熊兵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川寇起故巡撫樊一蘅兵部侍郎
總督川陝軍務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巡撫御史米壽
圖西行 史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饗爲進

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耗仕途日
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今事勢更非昔
比必專主討賊復讎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
有撫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 馬士英既逐
呂大器以周鏞雷縝祚曾主立潞王議復令朱統鐔劾姜曰廣
五大罪因言鏞縝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於理初舉朝以逆
案攻大鍼大鍼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因倡
言曰彼攻逆案我作順案與之對以自成僞國號曰順也士英
遂疏糾從逆庶吉士周鍾光時亨等并及鏞以鍾時亨名附東
林而鍾又鏞從弟也於是鏞縝祚鍾時亨皆逮治 馬士英之
爲阮大鍼奏辨也以高宏圖爲御史時嘗詆東林必當右己乃

言宏圖素知臣者宏圖則力言逆案不可翻士英與爭宏圖乞
罷士英意稍折遲迴月餘用安遠侯柳祚昌薦中旨起大鍼兵
部添註右侍郎熊汝霖言大鍼以知兵用當置有用地不宜處
中朝不聽一日閣中語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我故人也死
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者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
東林者東林拒我耳宏圖因從臾之士英意解而劉宗周疏劾
自外至言殺魏大中者魏璫大鍼其主使也卽才果足用臣慮
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大鍼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
有旨切責大鍼宣言宗周劾己曰廣實使之於是士英怒不可
止而薦張捷謝陞之疏出朝端益水火矣未幾大鍼兼右僉都
御史巡閱江防初史可法慮高傑跋扈難制故置黃得功儀

眞陰相牽制適京口總兵官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
弟移書請兵備非常九月丙戌朔得功率騎三百出揚州往高
郵迎之傑副將胡茂楨馳報傑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
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
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鬪
挾其槩而扶之人馬皆靡復殺數十人跳入頽垣中哮聲如雷
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大軍得免方鬪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
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朝願與傑決一死戰可
法命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來弔語之曰土
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
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

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賄得功不得已聽之 姜曰廣
連遭誣讒屢疏乞休癸巳致仕入辭諸大臣在列曰廣曰微臣
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臣歸後願陛下以國
事爲重馬士英熟視曰廣言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也旣出復
於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骨鯁扼於儉邪不竟其用遂歸 劉
宗周告歸將行疏陳五事修聖政振王猷明國是端治術固邦
本優詔報聞 追諡開國名臣李善長等十四人諡正德諫臣
蔣欽忠烈周璽忠愍張英忠壯劉校李惠並忠毅陸震忠定何
遵忠節林公黼忠恪余廷瓚忠愍李紹賢忠端孟陽忠介詹軾
忠潔劉概忠質諡天啟慘死諸臣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李應
昇並忠毅袁化中忠愍顧大章裕愍周起元忠惠繆昌期文貞

黃尊素忠端萬燦忠貞從李清請也諡建文朝忠臣齊泰黃子
澄並節愍方孝孺文正練子寧卓敬徐輝祖並忠貞暴昭連楹
並剛烈陳廸景清胡閏並忠烈陳性善忠節黃觀文貞鐵鉉忠
襄茅大芳高翔余逢辰並忠愍王叔英文忠廖昇王艮並文節
黃越忠憲王度襄愍王炳忠莊戴德彝魏冕巨敬並毅直程本
立忠介葛誠果愍杜奇貞直盧原質張昺並節愍胡子昭介愍
郭任清毅盧迴貞達徐子權忠愍宋徵直愍侯泰勤貞劉璟剛
節周璿肅愍陳繼之莊景韓永莊介龔泰端果葉福節愍謝昇
貞勤甘霖丁志方並貞定林英毅節顏伯瑋姚善忠惠伯瑋子
有爲孝節陳彥回林嘉猷並穆愍王良曾鳳韶高巍並忠毅周
是修貞毅王省貞烈陳思賢石撰貞愍周繼瑜張彥芳並莊愍

知縣向朴惠莊鄭恕惠節吏目鄭華貞莊主簿唐子清義節典
史黃謙果義崇剛宋忠並壯愍彭二壯武余瑱翼愍謝貴莊得
孫泰並勇愍俞通淵瞿能並襄烈早旗張英烈張倫貞勇且各
贈官有差而孝孺弟孝友及黃魁葉惠仲廖鏞廖銘黃彥清黃
希范程通行軍斷事錢芹鎮撫楊本周拱元曾濬護衛指揮盧
振都指揮彭聚卜萬楚智小馬王等並贈官孝孺妻鄭黃觀妻
翁曾鳳韶妻李王良妻胡閨女郡奴等並獲諡從顧錫疇請也
又先後諡劉一燝何如寵並文端文震孟文肅姚希孟文毅羅
喻義文介陳仁錫文莊盧象昇忠烈蔡懋德忠襄贈孫承宗太
師賀逢聖少傅並諡文忠呂維祺太傅諡忠節衛景瑗兵部尙
書諡忠毅朱之馮兵部尙書諡忠壯周遇吉太保諡忠武以懋

德不守河爲失策故不予贈廕 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史可法
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
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
者非人臣卽臣司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總督未能悉東南
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
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
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
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汚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
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
之 呂大器旣去馬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寺少卿李沾劾之遂
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以蜀地盡失無可踪跡而止沾超

擢左都御史又逮左光先光先間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
吏部尙書徐石麒以年例出御史黃耳鼎給事中陸朗於外
朗賄奄人得畱用石麒發其罪朗恚詆石麒石麒稱病乞休耳
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力馬
士英擬嚴旨王不許命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扼於權奸悒悒
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官田成等納賄
請屬石麒悉拒不納由是中外皆怨播之去士英欲用張國維
代時張捷已起吏部侍郎阮大鍼以中旨用捷國維乃乞省親
歸 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
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官軍誠分
命藩鎮以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則眾心競奮爭爲我用更

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誠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旣復畫河爲固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爲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眾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時諸帥中獨劉洪起欲效忠潛夫請予掛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婣姪越其燕巡撫河南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 冬十月乙卯朔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次張家灣

大清傳令止許百人從行授四夷館懋第不肯入仍改鴻臚寺懋第衰經入都門

大清責以朝見懋第欲以客禮見反覆折辨國書無由達請祭告諸陵不得陳太牢於旅所哭而奠之 高宏圖與馬士英齟齬四疏乞休庚申致仕 少詹事徐汧陳時政七事以化恩讎去偏黨爲言柳昌祚疏攻汧謂朝服謁潞王於京口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楊廷樞顧杲諸奸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爲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何語乞置汧於理除廷樞杲名其餘徒黨容臣次第糾彈時國事方棘所奏竟寢汧移疾歸 始高傑居揚州桀驁甚史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感可法忠奉約束可法乃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

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歸開且瞰宛洛荆襄以爲根
本傑遂具疏上之語激切且云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
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爲傑後勁
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調劉良佐赴邳徐與傑相聲
援傑遂帥師移鎮徐州左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
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官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揚州
王之綱開封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爲前鋒而令總兵官
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閭標前鋒則用張天
祿駐瓜州馬士英阮大鍼慮東林倚左良玉爲難謾語修好
而陰忌之築板磯城爲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
故錦衣衛都督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僞官及

良玉復斬黃僑削髮逃去黃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訐澍
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楚府中尉朱盛濃言遣緹騎逮澍良玉
令部將羣譴欲下南京索饗因保救澍袁繼咸爲畱江漕十萬
石饗十三萬金給之且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澍逮
澍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先是繼咸陳致治守邦
大計引宋高宗用黃潛善汪伯彥事語侵士英至是士英亦與
繼咸隙所奏悉停寢 壬午

大清遣左懋第等還旣出都陳洪範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
清等降附而畱懋第等勿遣十一月自滄洲追還懋第改館太
醫院和議不成 命故唐王聿鍵徙居廣西平樂府 史可法
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諸鎮分汎地自王家

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時山西山東郡縣

大清已次第撫定分兵下江南戊子可法舟次鶴鎮諜報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命劉肇基李棲鳳往援壬辰渡河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還攻邳州軍城北肇基復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時李自成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饑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饒細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

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
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讎置諸膜外夫我卽卑官菲食嘗膽臥薪
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尙虞無救以臣
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
君所以能禦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
忘出竄之辱漢光武不忘析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
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
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
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
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
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縣上晉以待有功假便

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邁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愼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諭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讎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

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馬士英大笑謂坐客楊士聰曰

君以爲誠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叙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爲叙功稽算地耳 桂王常瀛薨於梧

州世子已先卒次子安仁王由棖襲封 御史沈宸荃言經略

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先帝拔爲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危縉彥官部曹先帝驟擢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卽加二人極刑不爲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旣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讎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尙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謙祖德等命逮治永吉縉彥不罪張獻忠僭號大西國王改元大順卽僞位以蜀王府爲宮名

成都曰西京設左右丞相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養子孫可望
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爲將軍分徇諸府州縣悉陷之保
寧順慶先已降李自成置官吏獻忠悉逐去自成發兵攻不克
遂據有全蜀惟遵義一郡及黎州土司馬金石砭秦良玉堅不
下獻忠黃面長身虎頷人號黃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
悒悒不樂詭開科取士集於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冢坑成
都民於中圍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又遣四將軍分屠各府縣
名草殺僞官朝會拜伏呼癸數十下殿癸所覲者引出斬之名
天殺又創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
多少叙功次其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至縊死者僞
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剝皮死并屠其家脅

川中士大夫使受僞職叙州布政使尹伸廣元給事中吳宇英並不屈死諸受職者尋亦皆見殺其慘虐無人理不可勝紀又用法移錦江涸而闕之深數丈埋金寶億萬計然後決堤放流名水藏曰無爲後人有也時督師大學士王應熊總督侍郎樊一蘅共入邇義守之應熊縞素誓師開幕府與一蘅檄諸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擊走賊將劉廷舉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擊斬賊將王運行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游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得三萬人而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曹勛等義兵並起故獻忠誅殺益毒治從賊之獄仿唐制六等定罪十二月刑部尙書解學龍議定上之其一等應磔者宋企郊

牛金星李振聲喻上猷陸之祺楊王休知府張嶙然提學參議
黎志陞太僕寺少卿曹欽程給事中高翔漢檢討劉世芳十一
人二等應斬秋決者光時亨鞏煇周鍾主事方允昌四人三等
應絞擬贖者楊枝起廖國遴王承曾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孕
光少詹事項煜修撰陳名夏七人四等應戍擬贖者侯恂主事
王孫蕙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
白裴希度張懋爵郎中劉大輦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
修撰楊廷鑑舉人吳達金汝礪黃繼祖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
者方拱乾參議宋學顯主事繆沅給事中吳兆龍傅振鐸進士
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六
等擬杖應贖者員外郎潘同春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曜

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櫚八人其畱北俟
後定奪者楊觀光龔鼎孳孫承澤張若麒少詹事何瑞徵副使
方大猷侍郎黨崇雅熊文舉太僕寺卿葉初春給事中戴明說
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參議趙京仕編修高爾
儼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
元益郭充庶吉士魯梟吳爾璵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
楊棲鸚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麟朱積趙頰劉廷琮郎中侯佐吳
之琦員外郎左懋泰鄒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顯博士龔懋
熙及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孕二十八人其已奉
旨錄用者兵部尙書張縉彥衛允文給事中時敏諭德韓四維
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郎中張正聲中書顧大成

及姜荃林等十人也得旨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污僞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惟方拱乾結納馬士英阮大鍼特旨免其罪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 通政使楊維垣爲霍維華等訟冤章下吏部尙書張捷重述三朝舊事力稱維華等忠凡逆案已死者悉予贈卹 河南巡撫越其杰老憊不知兵總督北直山東河南北尙書張縉彥不能馭諸將先是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陳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旌旂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故爲尊嚴厲辭詰責詆爲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鏡吹送迎其杰間過

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燕肅譖潛夫於馬士英士英怒召潛夫還以兵部主事凌駟代之高傑旣至徐州沿河築牆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於鎮守開封總兵官許定國爲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已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塞堡俱望風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官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南撫鎮飛章告急命傑進屯歸德爲備王性闇弱湛於酒色聲伎委任馬士英及阮大鍼士英獨握大柄內倚田成輩外結劉孔昭朱國弼柳昌祚劉澤清劉良佐等而一聽大鍼計盡起逆案中楊維垣徐景濂虞廷陛郭如閏周昌晉虞大復徐復陽陳以瑞吳孔嘉輩而與張捷唐世濟等比張孫振袁宏勳劉光斗皆

得罪先朝復置之言路爲爪牙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四方警報狎至士英一無籌畫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爲務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其官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都人爲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刑賞倒亂如此大鍼嘗以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王一日居興寧宮憮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黎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大清順治二年春正月袁繼咸言元朔者人臣拜手稱觴之日陛下嘗膽臥薪之時念大恥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爲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觥之戲爲可戒省土木之功節浮淫之費戒諭臣工後私鬪而急公讎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

籐血戰不已若要典一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書苟未進宜寢之卽已進宜毀之又請下寬大之詔解圍屏疑人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旨俞其言興平伯高傑進兵歸德許定國方駐睢州有言其送子渡河者傑招定國來會不應復邀越其杰陳潛夫同往睢州定國始郊逆其杰諷傑勿入城傑心輕定國不聽遂入城乙未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爲定國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定國怒夜伏兵傳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臥帳中未起眾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畱親卒數十人而已定國僞恭順多選伎侍傑而以二伎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礮欲起爲二伎所掣不得脫皆死丙申傑部下至攻城老

弱無子遣定國走降

大清軍傑爲人淫毒揚民間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意甚銳史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官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楨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卹於朝軍乃定傑軍旣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衛允文承馬士英指疏謂可法士英卽擢允文兵部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 癸卯中旨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解學龍奉詔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僞無據仍執前律時馬士英阮大鍼必欲殺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大學士王鐸乘士英注籍上

之且請停刑鐸卽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鍼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朱國弼及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歸 二月進阮大鍼兵部尙書兼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丙子改上思宗廟號曰毅宗 己卯改鑄南京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 先是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爲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捕阮大鍼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等姓名納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禮部尙書錢謙益先已疏頌馬士英且爲大鍼訟冤修好矣大鍼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朝士皆自危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羣小皆不喜袁繼咸

汰其軍饗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疏爭不得又以江上兵寡議
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於江流截買材木士彥家蕪湖與
諸商暱封還其檄繼咸以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同年黃耳鼎
亦劾繼咸言繼咸有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云
良玉嘗不拜監國詔聞之益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
指使而言要典宜再焚羣小由是交口言繼咸良玉倡和脅制
朝廷矣

大清兵攻潼關僞伯馬世耀以六十萬眾迎戰敗死潼關破李
自成遂棄西安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三月協理詹事府
事禮部尙書黃道周祭告禹陵瀕行陳進取策不用有自北
來自稱莊烈帝太子者朝臣驗之以爲駙馬都督王昺孫王之

明者僞爲之繫之獄又有童氏者自言王繼妃劉良佐具禮送之陳潛夫至壽州見車馬騶從傳呼皇后來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爲假冒亦下獄責潛夫私謁妖婦逮治之都下士民譁然不平總督湖雲川貴廣西侍郎何騰蛟寧南侯左良玉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皆上疏爭并及童妃事王急出獄詞徧示中外眾論益籍籍謂馬士英等朋奸導王滅絕倫理黃澍在良玉軍中日夜言太子冤狀請引兵除君側惡借此激眾以報己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反意乃決又以士英裁其饌大憾傳檄討士英復上疏歷言其罪請誅士英大鉞等以謝先帝疏上遂引兵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二百餘里良王之請全太子不得也袁繼咸疏言太子眞僞非臣所能懸揣

真則望行良王言僞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疑疏未達良王已反良王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中騰蛟坐大門縱之入良王破垣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蛟卽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爲良王部將擁去良王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騰蛟乘間躍入江水四人懼誅亦赴水騰蛟漂十餘里漁船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謂騰蛟忠誠得神佑益歸心焉

大清兵旣定關陝分三路同趨歸德克鄆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駟死之王應熊奏上討賊

方略請敕川陝湖廣兩總督鄖陽湖廣貴州雲南四巡撫出師
合討并劾馬乾縱兵淫掠奪職提訊會蜀地大亂詔命不至乾
行事如故乃傳檄遠近協力討賊劉廷舉之敗走也張獻忠遣
劉文秀等攻重慶水陸並進乾固守曾英與劉齡長自遵義援
之與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
大振諸別將皆屬兵二十餘萬奉樊一蘅節制 夏四月馬士
英遣阮大鍼黃得功劉孔昭等禦左良玉命總督上江軍務尙
書朱大典監得功軍而檄江北劉良佐等兵從之西時

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寺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請無
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
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

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初阮大鍼僑居南京
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且招納游俠爲談兵說劍
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貴池吳應箕桐城左國材
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義鄞縣萬泰等方聚講南京惡大鍼甚
會京師有警作畱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人皆復社
諸生也大鍼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及大鍼得志
遂誣逮杲下獄而杲等公揭主之者周鑣也大鍼以故恨鑣謀
殺之鑣獄急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鍼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
去鑣屬御史陳丹衷求解於士英爲緝事者所獲丹衷出爲知
府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鍼指上疏痛詆鑣而鑣同里光
祿寺卿祁逢吉見人輒詈鑣遂得爲戶部侍郎亡何左良玉檄

言士英引用大鉞構陷鑣及雷續祚士英大鉞益怒大鉞謂鑣實召良玉兵王乃賜鑣續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鉞輩急殺之而周鍾光時亨亦棄市大鉞輩既殺鍾時亨卽傳旨從逆諸臣二等罪斬者謫充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敘用大鉞又徇諸生沈壽民前劾楊嗣昌疏有刺己語姜垓爲行人見署中題名碑疏請去己名故必欲殺垓壽民垓壽民各變姓名逃避之國亡乃解杲憲成之孫也 初袁繼咸聞李自成兵敗南下命部將郝效忠陳麟鄧林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州防賊由岳州長沙入江西境旣已登舟聞左良玉反復還九江良玉舟抵北岸貽書繼咸願握手一別爲皇太子死

九江士民泣請繼咸往紓一方難繼咸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刼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密諭從何來良玉色變良久乃曰吾約不破城改檄爲疏駐軍候旨繼咸歸集諸將於城樓而灑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惡之可同亂乎遂約與俱拒守而效忠及部將張世勳等則已出與良玉合兵入城殺掠繼咸聞之欲自盡黃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亦密白繼咸隱忍至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爲然遂出責良玉良玉已疾篤夜望見城中火起大哭曰子負臨侯臨侯繼咸別號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推

爲畱後後七日諸軍自彭澤東下連陷建德東流殘安慶城巡撫都御史張亮被執夢庚挾亮與俱行抵池州不破城貽副將惠登相書曰畱此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我反不如前爲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檄其軍返夢庚見黑旂船西上索輕舸追及之登相與相見大慟以夢庚不足事引兵絕江而去諸將乃議旋師初夢庚自立陽語繼咸至池州候旨繼咸密以疏聞道梗不得達中朝皆疑繼咸良玉同反亮乘間赴水死黃得功等破左夢庚於銅陵解其圍夢庚兵至采石得功等與相持阮大鍼劉孔昭虛張捷音以邀爵賞李自成走武昌大清兵兩道追躡連破之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窮追至賊老營大破之者八史可法移軍駐泗州防祖陵將行以左良玉犯

關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
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許
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
各鎮兵無一至者獨劉肇基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
既入城請乘

大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持重朝命劉澤清等往援而澤清
已潛謀輸款壬申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官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
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
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肇基分守北門發礮傷圍者已而

大兵礮擊城西北隅丁丑城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之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被殺肇基帥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後騎來益眾力不支一軍皆沒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樓挺江雲龍李豫參將陶國祿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游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會等皆巷戰死監軍僉事王纘爵楊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江都前後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饗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歸昭等十九人及遵義知府何剛庶吉士吳爾璵家居侍郎張伯鯨並死之而諸生婦女死節者甚眾可

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簟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泣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遙語其故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眾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

大清兵臨江監軍副使楊文驄與總兵官鄭鴻逵鄭彩駐金山

扼大江而守五月壬午朔擢文驄僉都御史巡撫常鎮二府兼督沿海諸軍封鴻逵爲伯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爲克敵也日奏捷己丑夜

大清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陳甘露寺鐵騎衝之悉潰文驄走蘇州鴻逵彩帥眾還福建緣道劫掠辛卯夜王走太平趨靖國公黃得功軍劉孔昭斬關遁壬辰馬士英奉王太后以黔兵四百人爲衛奔杭州亂兵擁王之明立之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癸巳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

猶可盡力柰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
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朱大典與阮大鍼見王舟
中亦誓力戰丙申

大清兵至南京王之明及文武百官盡出迎降徐宏基走吳江
刑部尙書高倬自縊死儀制主事黃端伯以不出降捕繫之卒
不降就戮戶部郎中劉成治戶部主事吳嘉胤中書舍人龔廷
祥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國子生吳可箕武舉黃金璽布衣陳士
達並死焉

大清命鴻臚寺丞黃家鼐往蘇州安撫楊文驄襲殺之遂走處
州

大清知王出奔分兵襲太平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幾墮衣

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敵而勦
良佐已先歸命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
至中其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聞
之亦自經總兵官翁之珙投江死中軍田雄遂挾王降丙午執
至南京得功麤猛不識文義然忠義出天性聞以國事相規誠
者輒屈己改不旋踵其行軍紀律嚴下無敢犯所至人感其德
時諸鎮皆納款袁繼咸勸左夢庚旋師不聽遣人語鄧林奇汪
碩畫李士元毋爲不忠事林奇等避皖湖中遣人陰逆繼咸繼
咸已爲郝效忠給赴其軍將及湖口而夢庚效忠降於我

大清遂執繼咸北去 何騰蛟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參政
堵胤錫僉事傅上瑞副使嚴起恆章曠周大啟推官吳錫晉等

痛哭盟誓分士馬舟艦糗糧各任其一令屑錫攝湖北巡撫上
瑞攝湖南巡撫曠爲總督監軍大啟提督學政起恆督衡永二
郡軍食晉錫攝彬桂道事卽遣曠調副將黃朝宣張先璧劉承
允兵朝宣自燕子窩先璧自淑浦承允自武岡先後至兵勢稍
振

明紀卷第五十八終

日系外五十六

四

明紀卷第五十九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簪

唐王始末

唐王聿鍵行至杭州遇鄭鴻逵及戶部侍郎何楷戶部郎中
蘇觀生遂奉王入福建六月黃道周見王於衢州奉表勸進
馬士英之竄也經廣德州知州趙景和疑其詐閉門拒守
士英攻破之殺景和大掠而去至杭州熊汝霖責其棄主士
英無以應守臣以總兵府爲福王太后行宮俄阮大鍼朱大
典及總兵官方國安俱倉皇至士英請潞王常洵監國不數
日

大清兵至王帥眾降尋同太后北去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

縣唐自彩被執死之大典還金華據城固守在籍左都御史
劉宗周聞杭州失守方食推案痛哭自是遂不食移居山陰
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
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
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亡矣
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
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躍入水中
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而卒宗周且死語
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
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其門人舉人祝淵諸生王毓蓍並死焉
時少詹事徐汧作書誡二子投水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會

稽逃野寺中絕粒而卒吏部尙書張愼言疽發於背戒勿藥
卒蘇松巡撫都御史祁彪佳端坐池中而死吏部尙書徐石
麒朝服自縊死行人陸培及邵武同知王道焜皆投繯死驗
封員外郎華允誠以不肯薙髮被殺故大學士吳甡工部侍
郎易應昌僉都御史金光辰御史詹爾選漢中巡撫都御史
高斗樞懷遠侯常延齡等俱卒於家光祿寺卿許譽卿御史
成勇爲僧以終給事中姜埰流寓蘇州以卒魯王贈宏圖太
保諡文忠唐王贈彪佳少保兵部尙書諡忠敏

大清兵下江西巡撫曠昭棄南昌遁走瑞州列城望風潰攝袁
州府事同知李時興自縊死 閏月丁亥黃道周與巡撫福
建都御史張肯堂鎮守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等奉唐王稱

監國鴻達請急正位以繫人心羣臣多言監國名正建號宜遲不報丁未王卽位於福州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布政司署爲行宮改七月以後爲隆武元年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遙上福王尊號曰聖安皇帝進芝龍鴻達爲侯封鄭芝豹鄭彩爲伯道周爲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張肯堂爲兵部尙書何楷爲戶部尙書蘇觀生爲翰林學士餘拜官有差召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黃士俊入閣又先後召呂大器朱繼祚陳子壯王錫袞陳奇瑜曾櫻熊開元等爲東閣大學士士俊子壯錫袞不至奇瑜道遠未聞命景昉未幾告歸卒於家鴻達芝豹皆芝龍弟彩芝龍族子也王以黃道周學行高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

侯位道周上眾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
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 寧波
故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建議起兵諸生董志寧華夏王家勤
張夢錫陸宇燭毛聚奎遮拜肅樂倡首士民集者數萬人肅
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治府事肅樂
索取倉庫籍繕完具守時定海總兵官王之仁已納款故太
僕寺卿謝三賓方從江上迎降歸害肅樂所爲貽之仁書屬
斬肅樂等七人肅樂亦遣客倪懋熹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
之仁兩答書翊日之仁至出三賓書袖中對眾朗誦欲殺之
以祭纛三賓請輸餼萬金乃釋之於是肅樂與之仁締盟其
守聞魯王以海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會故九

江兵備僉事孫嘉績與熊汝霖起兵餘姚諸生鄭遵謙起兵紹興在籍兵部尙書張國維等乃朝魯王於台州請王監國卽日移駐紹興國維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督師江上就加朱大典東閣大學士擢汝霖嘉績肅樂右僉都御史並督師方國安亦自金華至與之仁並加封爵凡營兵衛軍俱隸之嘉績等惟統召募兵國安軍七條沙之仁軍西陵遵謙軍小暨汝霖嘉績肅樂及僉都御史沈宸荃大理寺丞章正宸等軍瓜瀝列營二百餘里太僕少卿陳潛夫監軍畫錢塘江而守王三召故大學士方逢年逢年至用其議定稱魯監國以明年爲元年馬士英請入朝諸臣力拒之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阮大鍼投大典於金華亦爲士民所逐大典乃送

之嚴州國安軍士英國安同鄉也先在其軍中大鉞掀髯指
掌日談兵國安甚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壤半由大鉞而已居
惡名頗以爲恨 南京旣破州縣多起兵自保左僉都御史
金聲糾集士民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徽州推官溫璜與
聲犄角且轉餉給其軍故巡撫邱祖德與寧國舉人錢龍文
諸生麻三衡沈壽堯等及貴池諸生吳應箕各舉兵應之時
寧國郡城已失祖德駐華陽三衡駐稽亭三衡兵旣起旁近
吳太平阮恆阮善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與俱起號七家軍
皆諸生也同時舉兵者有職方郎中尹民興與涇縣諸生趙
初浣青陽知縣龐昌允溧陽諸生謝球鹽城諸生司石磐宜
興中書舍人盧象觀及從弟諸生象同部將陳安皆事敗而

死惟民興走免而太倉已下諸生王湛與兄淳復集里人數百圍城城中兵出擊皆死蘇州既降諸生陸世鑰聚眾焚城樓福山副將魯之璵帥千人入城與

大清兵戰死象觀象昇弟也 吳淞總兵官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會總兵官黃蜚擁千艘自無錫至與之合故兩廣總督侍郎沈猶龍偕同里給事中陳子龍中書舍人李待問知縣章簡等募壯士數千人守城與志葵蜚相犄角吏部主事夏允彝入志葵軍中

大清兵既下江西建昌副使王養正與布政使夏萬亨知府王楫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起兵拒守越三日有客兵內應城即破養正等並被執死 左懋第聞南京失守慟哭

其從弟懋泰已降

大清爲員外郎來謁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會命薤
頭中軍艾大選有二志懋第杖殺之乃收懋第入獄參謀兵
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王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
從入訊諭之降皆不屈乃引出既至市又遣騎諭降者三終
莫應懋第等遂受刑而馬紹瑜獲免嘉定之起兵也士民
推通政使侯峒曾爲倡偕同里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眉龔
用圓秀水教諭馬元調諸生唐全昌夏雲蛟等誓師固守
大清兵攻之峒曾乞師於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
來赴一戰失利束甲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秋七月王
子大雨城隅崩架巨木支之癸丑雨益甚城大崩

大兵入峒曾拜家廟投於池騎兵引出斬之二子元演元潔與
錫眉等皆死之淳耀及弟諸生淵耀自縊於城西僧舍 崑
山之起兵也縣丞閻茂才已遣使迎降縣人共執殺茂才推
邑中故副將王佐才爲帥貢生朱集璜及儀封知縣周室瑜
諸生陶炎陳大任等共拒守參將陳宏勳前知縣楊永言帥
壯士百人爲助閱兩月

大清兵至宏勳帥舟師迎戰敗還游擊孫志尹戰沒乙卯城陷
永言遁去佐才縱民出走而已冠帶坐帥府被殺集璜等皆
死之 設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禮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蘇觀生領之觀生矢清操稍有文學而時望不屬王以
故人恩眷出廷臣右命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 王愛鄭芝

龍子森材賜國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體統
行事封忠孝伯 江西諸郡惟贛州存孤懸上游兵力單弱
修撰劉同升將入福建止粵都與左庶子楊廷麟謀興復會
益府永寧王慈炎招降汀贛間連子峒蠻張安兵數萬復建
昌入撫州文選主事曾亨應考功主事揭重熙先後舉兵與
相犄角南贛巡撫李永茂乃命副將徐必達扼太和拒

大清兵亨應被執不降死 王性儉素少遭患難既卽位慨然
以復讎雪恥爲務勤於聽政重風節喜文學收召名士不次
用人然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一出關募兵
大學士黃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辛未啟行僅齎一月糧
魯王督師張國維連復富陽於潛樹木城緣江要害聯合

方國安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營爲持久計乃議分地分饗之仁國安兵食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肅樂等兵資富室助饗不能繼恆缺食左良玉旣死其將馬進忠王允成無所歸突至岳州傳上瑞大懼章曠曰此無主之兵可撫也入其營與進忠握手指白水爲誓進忠等皆從之時

大清偪湖南諸將皆畏怯曠有智略行軍不避鋒鏑獨悉力捍禦八月鄭芝龍議簡戰守兵二十餘萬計饗不支其半請預借兩稅一年令羣下捐俸勸紳士輸助徵府縣銀穀未解者官吏督迫閭里騷然又廣開事例猶苦不足仙霞關守關兵僅數百人皆不堪用王屢促芝龍出兵輒以饗絀辭鄭

芝龍鄭鴻逵兄弟橫甚郊天時稱疾不出戶部尙書何楷言
芝龍鴻逵無人臣禮王獎楷風節令掌都察院事鴻逵扇殿
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怒楷知不爲所容連請告去途遇盜截
其一耳乃芝龍所使部將楊耿也黃道周以虛聲鼓動忠
義士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道周至廣信與兵部
侍郎詹兆恆監軍御史周定仍兵部員外郎萬文英給事中
胡夢泰及湖東副使胡奇偉廣信同知胡甲桂共議城守王
卽以定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王手書至贛加楊廷
麟吏部侍郎劉同升國子監祭酒同升乃入贛州與廷麟謀
大舉偕李永茂集紳士於明倫堂勸輸兵餼叛將白之裔
入萬安曠昭被執知縣梁于渙死之吳江之失也職方主

事吳易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炯自炳武進貢生吳福之等謀舉兵旬日得千餘人屯於長白蕩出沒旁近諸縣道路爲梗王聞之授易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提督軍務侍郎楊文驄奏易斬獲多進爲兵部尙書魯王亦授易兵部侍郎封長興伯

大清兵至易敗走父及妻女皆死自炯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獲而死一軍盡殲福之鍾繼子也

大清兵至松江吳志葵黃蜚敗於春申浦被執志葵參軍舉人傅凝之赴水死城遂被圍未幾破沈猶龍出走中矢死李待問章簡俱被殺華亭教諭眭明永諸生戴泓皆死之

大兵遂攻金山參將侯承祖與子世祿固守城破巷戰踰時世

祿中四十矢被獲死之承祖亦被獲說之降不從被殺夏允
彝徬徨山澤間欲有所爲聞友人侯峒曾黃淳耀徐汧等皆
死乃自投深淵以死江陰之守城也以諸生許用德倡言
遠近應者數萬人典史陳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公爲將前
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失利

大清兵偪城下徽人程璧盡散家貲充饗而身乞師於吳志葵
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明遇乃請
前典史閻應元入城屬以兵事

大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降將劉良佐用牛皮帳攻城東北城
中用礮石力擊良佐乃移營十方菴令僧陳利害良佐旋策
馬至應元誓以大義屹不動及松江破

大兵來益眾四面發大礮城中死傷無算猶固守乃令志葵黃蜚至城下說城中人降志葵說之蜚不語城迄不下庚子

大兵從祥符寺後城入眾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用德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死之訓導馮敦厚冠帶縊於明倫堂里居中書舍人戚勳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時貢生黃毓耆與門人徐趨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城陷兩人逸去後趨偵江陰無備帥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皆死毓耆以敕印事發死 王辰册妃曾氏爲皇后 命總兵官黃斌卿出鎮舟山 方國安王之仁渡江襲杭州敗還

大清兵追敗馬士英於餘姚國安於富陽無何士英國安帥眾

窺杭州復敗 九月甲寅

大清以福王歸京師 王召路振飛爲左都御史募能致振飛者賜五百金官六品振飛乃赴召道拜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至則大喜王每責廷臣怠玩振飛因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能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史書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皆臣所甚憂也其言曲中王短云

大兵屯秦和徐必達戰敗至萬安遇李永茂永茂遂奔贛州永寧王慈炎以糧盡退保建昌吏部侍郎楊廷麟國子監祭酒劉同升乘虛復吉安臨江加廷麟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

賜劔便宜從事加同升詹事兼兵部侍郎同升已羸疾日與士大夫講忠孝大節聞者感奮先是金聲遣使通表王授聲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總理諸道軍聲拔旌德寧國諸縣會徽故御史黃澍降於

大清

大兵間道襲破聲聲被執至江寧與門人監紀諸生江天一皆死監紀推官吳應箕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王贈聲禮部尙書諡文毅靖江王亨嘉自稱監國於廣西謀僭號召巡撫都御史瞿式耜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至梧州劫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印敕初式耜與在籍尙書陳子壯等議立桂端王常瀛子

由樓及唐王監國式耜以爲倫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被幽乃遣使賀王因乞援王喜而亨嘉爲總督丁魁楚所攻勢窘乃釋式耜式耜與中軍參將焦璉召邦傳等襲執亨嘉以捷聞王廢亨嘉爲庶人殺之封魁楚平粵伯畱鎮兩廣擢式耜兵部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來代式耜不入朝退居廣東 初李自成屯武昌賊眾尙五十餘萬尋爲

大清兵所迫部下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寧蒲圻至通城竄於九宮山畱李過守寨自帥二十騎略食山中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鉏死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爲自成也

大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僞趙侯僞襄南伯及僞汝侯劉宗敏僞軍師宋獻策等於是斬自成從父及宗敏於軍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過改名錦賊將劉體仁郝搖旂等以眾無主議歸何騰蛟帥四五萬人驟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人不知其來歸也懼甚黃朝宣卽引兵還燕子窩傅上瑞請騰蛟出避騰蛟不可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城中益懼士女悉竄騰蛟與提督軍務都御史章曠謀遣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往撫賊見止二騎迎入演武場飲之酒二人不交一言與痛飲飲畢賊問來意答言督師以湘陰徧小不足容大軍請卽移長沙因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等歸朝

誓永保富貴搖旂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
飲盡歡犒從官牛酒命張先璧以卒三萬馳射旌旂蔽天搖
旂等遂招其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
兵十餘萬聲威大振王居南陽時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

楊展馬應試等之復敘州也賊將馮雙禮來寇每戰輒敗孫
可望以大眾援之隔江持一月糧盡焚一蘄退屯古蘭州展
退屯江津賊乃截副將朱化龍及僉事蔡明肱於羊子嶺化
龍帥番騎數百衝賊兵賊驚潰死者滿山谷化龍以軍孤還
守舊地他將復連敗賊於摩泥滴水一蘄乃命展應試取嘉
定印眉故總兵官賈連登及其中軍楊維棟取資簡侯天錫
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涪其他據城邑奉征調

者洪雅則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詹天
顏夔萬則譚宏譚詣一蘄移駐汭溪居中調度與王應熊會
廬州檄諸路刻期並進 冬十月張國維帥諸軍連戰十日
於江上皆有功督師都御史熊汝霖以守江非計謀間道入
內地攻取杭州乃入海寧募兵萬人已部將徐明發與平吳
將軍陳萬良敗

大清兵於五杭轉輾至吳江以軍無繼而返是役也浙西爲之
震動 遣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朱大典錢肅樂議應之
張國維熊汝霖議弗受侍講學士兼行人張煌言謂當如國
維言國維馳疏上王言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咸當協
心并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今日原未假易也監

國當大勢潰散之日糾集維艱一旦而拜正朔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層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臣也惟社稷是圖豈若朝秦暮楚之徒舉足左右爲功名計哉疏入王召中藻還於是閩浙相水火矣王加原任兵部郎中王期昇總督御史彭遇颺僉都御史路振飛會櫻封還內降謂遇颺依附馬士英期昇在太湖奉朱盛澂稱通城王派饗苛虐不可用乃止

大清兵攻吉安徐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退屯峽江山中
邱祖德約十餘部共攻邵城不克沈壽堯陳沒祖德退還

大清兵攻拔其寨被獲磔死越四日麻三衡敗死三衡軍旣敗

吳太平等亦死溫璜猶嚴兵自守黃澍以城獻璜乃刃其妻
女而自刎諸潰軍保華陽有徐淮者部署之宣城諸生吳漢
超與合連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涇太平諸縣漢超後襲寧
國敗死 李自成死眾推其兄子錦爲主奉自成妻高氏及
弟高一功驟至澧州倡常德擁眾三十萬言乞降遠近大震
巡撫湖廣都御史堵胤錫議撫之何騰蛟亦馳檄至胤錫乃
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詔頒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玉金銀
器犒其軍皆踴躍拜謝乃卽軍中宴之道以忠孝大義數千
言明日高氏出拜謂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又曰汝願
爲無賴賊抑願爲大將耶錦曰何謂也曰爲賊無論旣以身
許國當愛民受主將節制有死無二吾所願也錦曰諾騰蛟

慮錦跋扈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恭高氏悅戒其
子毋忘何公錦自是無異志其別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來
歸騰蛟上疏言元凶已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王大喜
立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加盾
錫兵部侍郎總制錦軍手書獎勞授錦御營前部左軍一功
右軍並掛龍虎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
部賞賚有差號其營曰忠貞封高氏忠義夫人賜珠冠彩幣
命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盾錫遂與赤心等深相結倚以
自彊然赤心書疏猶稱自成先帝稱高氏太后云 楊廷麟
劉同升等請王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廣原任知州金堡言
騰蛟可恃芝龍不足恃宜棄閩就楚王大喜授堡給事中蘇

觀生數贊王出師見鄭氏不足有爲事權悉爲所握亦請王赴贛州經略江西湖廣王乃遣觀生先行募兵十一月王親行命唐鄧二王監國何吾騶隨行曾櫻鄭芝龍畱守司轉饟鄭鴻逵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王誓師授鉞大風起壇前燭盡滅

大清兵復圍撫州侍講張家玉監鄭彩軍出杉關解其圍 十二月甲申王發福州駐建寧鄭鴻逵鄭彩各擁兵數千號數萬旣出關託候饟仍駐不行 黃道周由廣信出衢州婺源知縣僞致降書道周信之進至婺源猝遇

大清兵戰敗部將程嗣聖陳亡諸軍潰走道周被執至江寧幽

別室中 巡撫南贛侍郎劉同升卒贈東閣大學士諡文忠

王疑李自成死未實何騰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居功因固辭封爵不允令規取江西及南都降卒旣眾騰蛟欲以舊軍參之請授黃朝宣張先璧爲總兵官與劉承胤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胤成盧鼎並分鎮湖南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永忠卽搖旂英騰蛟中軍志建則故巡按劉熙祚中軍餘皆左良玉舊將也騰蛟銳意東下拜表出師 張獻忠聞諸路兵並進大懼盡屠境內民大焚宮室火連月不滅將棄成都走川北先是元謀土知州吾必奎反連陷祿豐廣通諸縣及楚雄府黔國公沐天波勦之調阿迷土官沙定洲從征定洲不欲

行出怨言會奸徒饒希之余錫朋者逋天波金無以償錫朋
常出入土司家誇黔府富盛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諸
人爲內應既定洲入城辭行天波以家諱日不視事定洲謀
而入焚劫其府天波聞變由小竇遁寧州土司祿永命方在
城巷戰拒賊其從官周鼎止天波雷討賊天波疑鼎爲定洲
誘已殺之定洲據黔府盤踞會城劫巡撫吳兆元使奏請代
天波鎮雲南傳檄州縣雲南震動永命與石屏州土目龍在
田俱引所部去天波走楚雄時必奎已被禽伏誅金滄副使
楊畏知督兵復楚雄駐城中謂天波曰公何不走永昌使楚
雄得爲備而公在彼掎角首尾牽制之上策也天波從之

大清順治三年春正月王在建寧不受朝賀布衣蔬食以三大

罪自責令百官皆戴罪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饌十萬由海道至擢來賀戶部侍郎 楊廷麟赴贛州招張安等四營爲兵號龍武新軍 何騰蛟與監軍御史李膺品赴湘陰期諸軍盡會岳州張光璧逗遛諸營亦觀望獨李赤心自湖北至爲

大清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時諸鎮皆驕且貪殘黃朝宣尤甚劫人而剝其皮郝永忠效之殺民無虛日 二月馬脛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江楚迎王疏相繼至王決意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爲聲援鄭芝龍不欲王行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擁王不得行遂駐延平而蘇觀生赴贛州大徵甲兵饒不繼亦不能出師 魯王遣其臣

柯夏卿來聘王手書與魯王謂當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已遣
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饗十萬犒浙東至江上方國安縱兵奪
饗畱清源軍中時武將橫甚競營高爵請乞無厭兵部尙書
余煌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
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
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
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名言 馬士英擁殘兵欲入福
建七疏自理王以其罪大不許鄭芝龍力爲之請詔令士英
恢復杭州始申雪 沙定洲至楚雄楊畏知給之曰若所急
者黔國爾今已西待爾定永昌還朝命當已下予出城以禮
見今順逆未分不能爲不義屈也定洲恐失沐天波與盟而

去遣其黨王翔李石芳等分陷大理蒙化 三月黃道周臨
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
從之幕下士中書舍人賴雍蔡紹謹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
毛潔玉等皆死王聞慟哭輟朝贈道周文明伯諡忠烈道周
學冠古今所至學者雲集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沒後家人
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云 袁繼咸之北去也

大清館之內院終不屈見殺 楊廷麟聞王將由汀赴贛將往
迎王而以總督江西湖廣兼巡撫南贛侍郎萬元吉代守吉
安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調雲南兵及抵江西兩京
已相繼失因退還吉安廷麟畱與共守用客禮待之其將趙
印選胡一青頻立功而元吉約束甚嚴諸將漸不悅時有廣

東兵亦以赴援至而新軍張安者驍勇善戰元吉以新軍足恃也蔑視雲南廣東軍二軍皆解體然安卒故淫掠所過殘破至是

大清兵偪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在湖西城中軍不戰敗城遂破元吉退屯阜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兵棄城罪其眾遂西去元吉乞援於蘇觀生觀生遣二百人往元吉令協守綿津灘已而潰走鄭彩兵駐新城彩聞

大兵至卽奔入關獨張家玉與知縣李翔御史徐伯昌共守及大兵來攻翔帥民兵千餘出城拒擊

大兵從間道入城民兵皆散翔與伯昌死之家玉出戰中矢墮馬折臂走入關

大兵遂取撫州永寧王慈炎及攝事同知高飛聲死焉事聞王
削彩職戴罪圖功同敞居正曾孫也 桂王由棧薨弟永明
王由榔嗣封桂王 楊展盡取上川南地屯嘉定與曹勛等
相聲援而王應熊及總兵官王祥在遵義馬乾曾英在重慶
皆宿重兵賊勢日蹙惟保寧順慶爲賊將劉進忠所守進忠
又數敗張獻忠怒遣孫可望劉文秀等攻川南郡縣應熊樊
一蘅急令展與侯天錫屠龍馬應試及顧存志莫宗文張登
貴連營犄爲敘州以禦之諸將中英屢破賊最有功祥才武
不及英而應熊委任過之 夏四月

大清兵入阜口萬元吉不能禦入贛城

大兵乘勝抵城下蘇觀生走南康贛人數告急不敢援給事中

楊文薦元吉門生也奉命湖南過贛入城共守城中賴之元吉素有才蒞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隔河大營徧山麓指爲空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勢盛輒叱爲間諜斬之江西巡撫劉遠生令張琮者將兵趨湖東及贛圍急遠生自出城召琮於雩都贛人曰撫軍遁矣怒焚其舟拘遠生妻子俄遠生帥琮兵至贛人乃大悔琮軍渡河抵梅林中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死於水遠生憤甚

大清兵圍廣信數月諸軍敗於鉛山萬文英赴水死廣信遂破巡撫都御史周定仍及胡奇偉胡甲桂胡夢泰俱死之詹兆恆奔懷玉山聚眾數千人自保尋進攻開化兵敗沒於陳

大學士傅冠督師江西給事中揭重熙從冠辦湖東兵事瀘溪告警冠不能救重熙劾冠或又劾其嗜酒乃致仕兵事遂皆委重熙後

大清兵至冠走匿泰寧門人汪亨龍執而獻之有司殺之汀州魯王督師侍郎熊汝霖議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且引太湖諸軍爲犄角困浙西平吳伯陳萬良請兵饒汝霖無以應督師大學士孫嘉績乃遣餘姚知縣王正中獨進至乍浦不克而還萬良三疏請行汝霖爲之力措得餉又無舟乃以兵陸進抵德清民兵內應首先潰汝霖部將徐龍達敗死萬良遂退楊畏知乘間清野繕堞檄城外居民盡入城調土漢兵守之姚安景東俱響應沙定洲聞不敢至永昌

恐畏知截其歸路急還兵攻楚雄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燄籠城櫓眾謂畏知已死而畏知端坐自如賊相驚爲神畏知伺賊間輒出奇兵殺賊甚眾賊乃引去王聞畏知抗賊授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吳兆元爲總督五月朔劉遠生渡河再戰身先士卒遇

大清兵被獲復逃歸而新軍先往湖西者聞吉安復失仍還雩都楊廷麟躬往邀之望日與

大兵戰梅林再敗乃散遣其軍自遠生敗援軍皆不敢前王聞贛圍久獎勞之賜名忠誠府加萬元吉兵部尙書楊文薦右僉都御史命吏部侍郎郭維經爲吏兵二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師往援王數

議出關爲鄭氏所阻何騰蛟屢請幸贛協力取江西王遣使
徵兵騰蛟發郝永忠精騎五千往迎永忠不肯前久之始抵
郴州 魯王使都督陳謙至福建御史錢邦芭劾謙持兩端
下獄殺之 命復惠皇帝年號立方孝孺等祠 福王死於
北京潞王等亦見殺 琉球入貢 初分饒未幾方國安王
之仁兼取義饒督師侍郎錢肅樂乞饒疏數十上饒終不至
肅樂乃請散兵願從軍自效王之頒詔浙東也并賜倡義諸
臣敕命加以官爵肅樂嘗奉表稱謝至是諸將爲蜚語謂肅
樂將逃往福建肅樂遂棄軍入山拜表卽行魯王大駭乃令
往舟山與黃斌卿謀復三吳 夏旱錢塘江水涸

大清兵驅馬試之不及腹遂渡方國安拔營走紹興江上諸軍

悉潰六月丙子朔

大兵破紹興國安將以魯王降王走台州航海孫家績熊汝霖
沈宸荃吏部侍郎陳函輝等皆從已而函輝相失哭入雲峯
山以死大學士張國維還守東陽知勢不支赴水死兵部尙
書余煌大理寺少卿陳潛夫御史沈履祥兵部主事高岱葉
汝菴皆死之兵部侍郎葉廷秀吏部侍郎章正宸棄家爲僧
前尙書顧錫疇聞關赴福建王命爲大學士不拜請聯絡浙
江自効出駐溫州爲總兵賀君堯所殺大學士方逢年追魯
王不及降於我

大清已而以蠟丸書通閩事洩被誅王之仁自至南京就戮國
安遂引

大兵攻金華督師大學士朱大典殺招撫使戰守三月士卒無
叛心城旣陷大典子萬化巷戰被殺大典先令家人投井焚
所餘火藥而後死車駕主事王之栻死於武義魯王之出海
也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扈王至舟山黃斌卿不納保定
伯毛有倫扈元妃張氏及世子至叛將張國柱劫之北去妃
自刎死嘉績入舟山病卒之栻章子也 聞中聞魯王航海
大震鄭鴻逵駐關外傳

大清兵至徒跣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紛紛言兵譁事聞
削鴻逵爵鄭芝龍部將奪民舟巡撫上游四府御史鄭爲虹
叱責之芝龍訴於王王爲諭解然是時芝龍已懷異志密通
款於

大清假言海寇至撤兵回安平鎮航海去守關將士皆隨之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人 先是吏部尙書張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江南倡義旅而王由仙霞關趨浙東與相聲援乃給敕印便宜從事肯堂以平海將軍周鶴芝爲先鋒鄭芝龍陰沮之已令肯堂待命島上至是復命督師 楊廷麟入贛州與萬元吉同守副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

大清兵退屯水西圍漸解未幾復合城中守如初會郭維經與御史姚奇允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部將汪起龍帥師數千趙印選胡一青帥師三千蘇觀生遣兵如之丁魁楚亦遣兵四千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數千先後至贛營於城外 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陳時政闕失凡數千言王刊賜文武諸臣

且召士和入對嘉獎備至擢兵部主事 福京鄉試命廣額

七十名流寓者皆入試 秋七月己巳王御門詔諭羣臣焚

其迎降書二百餘封擇日出贛州郝永忠迎王將至韶州而

大清兵已入衢州楊文驄援之不能禦退至浦城爲追騎所獲

與監紀主事孫臨俱不降被戮衢州巡按御史王景亮知府

伍經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及魯王所遣鎮將張鵬

翼皆死之 張獻忠欲盡殺川兵僞將劉進忠聞之帥一軍

逃會賊連戰不利曾英王祥乘間趨成都獻忠立召孫可望

等還聞

大清兵入蜀境大懼棄成都夷其城帥眾走順慶 督軍尙書

長興伯吳易旣敗走其鄉人周瑞復聚眾長白蕩迎易入其

軍八月

大清兵至破獲死之 贛州諸將欲戰萬元吉待水師至並擊而中書舍人來從謬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芬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師四千皆屯南安兵部主事王其宐謂元吉日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芬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是

大清兵聞水師將至卽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盡失於是兩廣雲南軍不戰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城中僅郭維經及汪起龍部卒四千餘人城外僅水師後營二千餘人參將謝志良擁眾萬餘駐雩都不進楊廷麟調廣西狼兵踰嶺亦不卽赴

大清兵抵仙霞關長驅直入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縱民出走自
守空城與給事中黃大鵬並被執死之爲虹年二十有五乙
未王倉猝出奔宮眷皆騎猶載書十餘簾以從隨行者何吾
騶朱繼祚等畱兵部侍郎曹履泰延平知府王士和居守俄
警報疊至士和投繯死庚子王至汀州辛丑

大兵奄至從官奔散與后曾氏俱被執后至九瀧投水死王死
於福州禮部尙書曹學佺給事中熊緯總兵官胡上琛定遠
侯鄧文昌皆死之大學士曾櫻路振飛走居中左所呂大器
奔廣東朱繼祚奔還其鄉熊開元爲僧以終蔣德璟病卒太
僕寺少卿王瑞枬避山中有欲薦令出者自經死振飛後赴
桂王召卒於途先是阮大鍼偕魯王大學士謝三賓宋之晉

刑部尙書蘇壯及方國安等赴江干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嶺大鉞僵仆石上死馬士英旣降

大兵至順昌搜龍扛得士英等請王出關爲內應疏遂斬士英
國安於延平城下 福建旣平鄭芝龍自安平奉表降其子
成功慟哭而諫芝龍不聽成功乃與鄭鴻逵鄭彩等各率所
部入海 何騰蛟聞王死大慟厲兵保境如平時

明紀卷第六十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簪
桂王始末

兩廣總督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與前
大學士呂大器等共推桂王由榔監國母妃王氏曰吾兒不
勝此願更擇可者魁楚等意益堅合謀迎王於梧州 贛州
被圍半年守陴者皆懈蘇觀生助守之三千人亦引去會聞
汀州破人情益震懼冬十月丙子

大清兵用嚮導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遂破督師
大學士楊廷麟總理尙書郭維經總督尙書萬元吉巡按御
史姚奇胤太常寺卿兵備僉事彭期生並死之巡撫都御史

楊文薦病困不能起執送南昌絕粒而卒先是元吉禁婦女出城其家人潛載其妾縋城去元吉遣飛騎追還捶其家人故城中無敢出者及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歎曰爲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一時同殉者職方主事周瑚磔死編修兼給事中萬發祥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及龔芬王其竑黎遂球中書舍人袁從鶚劉孟錡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通判王明汲監紀通判郭寧登臨江推官胡纘贛縣知縣林逢春參將陳烈皆被戮鄉官盧觀象舉人劉日仨並闔門死蘇觀生自南安退入廣州監紀主事陳邦彥勸觀生疾趨惠潮扼漳泉兩粵可自保觀生不從 丙戌王監國肇慶以丁魁楚呂大器

瞿式耜爲東閣大學士魁楚兼理戎政大器兼掌兵部事式
耜兼掌吏部事餘授官有差 贛州敗報至司禮太監王坤
迫王赴梧州瞿式耜力爭不得 丁魁楚等之立王也蘇觀
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觀生拒不與議呂大器亦叱辱之適
唐王聿錫與何吾騶自閩浮海至南海監司關捷先番禺舉
人梁朝鍾倡兄終弟及議陳子壯沮之不聽十一月癸卯朔
觀生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會唯道等擁唐
王監國於廣州丁未王自立改元紹武就都司署爲行宮卽
日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騶等秩擢捷先吏部尙書
旋與元鏡應華唯道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時倉猝舉
事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

冠服皆假之優伶云始桂王監國觀生遣陳邦彥入賀邦彥甫入謁而觀生別立唐王聿錫邦彥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餘輩召入舟中王太后垂簾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語以廣州事邦彥請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命南雄勅卒取韶制粵東十郡之七而委其三於唐王代我受敵從而乘其敝王大悅立擢邦彥給事中齋敕還諭觀生又遣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齋敕往諭唐王瞿式耜乃與魁楚等定議迎王還肇慶庚申王卽位以明年爲永曆元年追尊桂端王曰端皇帝尊繼母太妃王氏爲皇太后生母馬氏爲皇太妃冊妃王氏爲皇后上唐王尊號曰思文皇帝耀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天潢倫序及監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詆觀生諸

人觀生怒執殺之嘉謨亦不屈死遂治兵相攻以番禺人陳
際泰督師王遣總督侍郎林佳鼎等禦之戰於三水唐王兵
敗復招海盜數萬人遣總兵官林察將十二月甲戌戰海口
斬佳鼎邦彥抵廣州聞燿等被殺乃遣從人授觀生敕而自
以書曉利害觀生猶豫累日欲議和會聞佳鼎兵大敗不果
邦彥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觀生意得務粉飾爲太平事而
委任捷先及朝鍾捷先小有才便筆札朝鍾善談論浹旬三
遷至祭酒潮州人楊明競者好爲大言詭稱精兵滿惠潮間
可十萬卽特授惠潮巡撫朝鍾語人內有捷先外有明競疆
敵不足平矣觀生亦器此三人事必咨之又有梁鑒者妄人
也觀生才之用爲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日薦用數十人

田終卷之十
觀生本乏猷略兼總內外任益昏瞽招海盜資捍禦其眾白
日殺人懸肺腸於貴官之門以示威城內外大擾時

大清已下惠潮長吏皆迎附卽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
信之望日唐王視學百僚咸集或報

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尙有報安得遽至此妄言惑眾
斬之如是者三

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搏戰兵精者皆西出倉猝不能
集觀生走鑒所問計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鑒入西房
各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畱聽之鑒故扼其吭氣湧有聲
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爲死遂自經明日鑒獻其屍
出降朝鍾聞變赴池爲鄰人救出自經死太僕寺卿霍子衡

赴井死一家從死者十人唐王方事閱射急易服踰垣匿應
華家俄縋城走爲追騎所獲饋之食不受曰我若飲汝一勺
水何以見先人地下投繯而絕周益遼等二十四王俱被殺
吾騶應華等皆降其時死事有和平知縣李信番禺舉人梁
萬爵龍門鄉官廖翰標信春芳曾孫也肇慶大震王坤復奉
王西走式耜方視師峽口趨赴王王已越梧而西 初益王
由本起兵建昌提督江西義軍都御史陳泰來欲從之同邑
按察使漆嘉祉舉人戴國士持不可已而新昌破國士出降
泰來惡之會上高舉人曹志明等兵起泰來與相結至是攻
取上新昌寧州殺國士妻子遂取萬載已

大清兵徧新昌守將出降泰來走界埠志明等從上高移軍會

之進攻撫州兵敗皆死

大清兵至漢中劉進忠降乞爲嚮導至鹽亭界大霧張獻忠曉
行猝遇我兵於鳳皇陂中矢墮馬蒲伏積薪下於是我兵禽
獻忠出斬之川中自遭獻忠亂列城內雜樹成拱狗食人肉
若猛獸虎豹齧人死輒棄去不盡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
食久徧體皆生毛獻忠旣誅賊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其部
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帥殘卒南奔至重慶曾
英出不意戰敗死於江賊遂陷綦江王應熊避入永寧山中
旋卒於畢節衛 沙定洲還攻石屏不下移攻寧州祿永命
戰死尋陷峨峨龍在田走大理賊計迤東稍稍定乃復攻楚
雄分兵爲七十二營環城掘濠爲久困計 魯王飄泊舟山

外洋會鄭彩至奉王入閩次中左所鄭芝龍令彩執王以降
彩不可匿王而芝龍亦北去時忠孝伯鄭成功起海上以中
左所爲營然以唐王頒詔之隙不肯奉王奉淮王監國明年
仍稱隆武三年於是彩奉魯王改次長垣

大清順治四年春正月

大兵破肇慶偏梧州巡撫曹睦迎降王欲走依何騰蛟於湖廣
大學士丁魁楚呂大器兵部尙書王化澄皆棄王去止大學
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吳炳郎中吳貞毓等從由平樂潯州抵
桂林 孫可望等陷遵義

大清兵追至重慶巡撫都御史馬乾戰敗死樊一蘅遂入遵義
以饟乏旋師 魯王在長垣禡牙出師命熊汝霖爲東閣大

學士封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周鶴芝
平夷伯阮進蕩湖伯贈孫嘉績太保諡忠襄初鶴芝與日本
國王善議乞其師已有成約黃斌卿沮之已而自遣其弟孝
卿副安昌以行日本不見鶴芝師卒不出二月丁魁楚走
岑溪輜重多舳艫相屬爲降

大清將李成棟追獲魁楚遂降成棟與有隙錄其家數百人殺
之魁楚乞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莫保尙求活人耶并殺之
以瞿式耜薦召文安之王錫袞爲東閣大學士皆不至時
沙定洲執錫袞詭草錫袞疏上王言定洲忠勇請代黔國公
鎮雲南疏旣行以臺示之錫袞大恨懇上帝祈死居數日竟
卒吳炳以原官中允方以智爲少詹事並兼東閣大學士

炳仍掌部事以智孔炤子也尋罷去

大清兵襲平樂分兵趨桂林王大恐會武岡總兵官劉承胤以兵至全州王坤請赴之瞿式耜極陳桂林形勢請畱不許自請畱守許之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賜劔便宜從事初張獻忠陷衡州王爲所執焦璉帥眾攀城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王而行王以此德璉至是擢爲總兵官同守桂林封陳邦傳爲思恩侯守昭平王遂趨承胤軍中平樂潯州相繼破桂林危甚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澗副使楊垂雲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孫可望等奔貴州布政使張耀請米

明紀卷之十
壽圖急發兵民守禦壽圖以眾寡不敵難之俄賊眾奄至耀帥家眾乘城拒擊城陷被執賊帥說之降耀怒言不屈遂并其家屬十三人殺之壽圖出奔沅州鄉官知縣吳子騏主事劉琯同知楊元瀛平壩衛鄉官郎中譚先哲參議石聲和定番州鄉官顧人龍安平僉事曾益並死之可望既陷貴州將長驅入雲南永寧州知州曾異撰集眾堅守城陷自焚死

三月

大清兵薄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樓瞰瞿式耜公署式耜急令焦璉拒戰長沙總兵官王進才揚言乏饟與狼兵將覃遇春開大掠并及湘陰適

大清兵至長沙進才走湖北何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章曠

走寶慶長沙湘陰並失 前巡撫廣信都御史張家玉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知縣鄭霖降乃籍前尙書李覺斯等貲以犒士奉表於王進兵部尙書無何

大清兵來擊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祖母陳母黎妹寶石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死鄉人殲焉時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亦皆起兵 孫可望等入雲南稱黔國公焦夫人弟來復讎民久困沙兵喜其來迎之沙定洲解楚雄圍迎戰於草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巡按御史羅國璫曲靖知府焦閏生署師宗州事徐道興皆不屈死可望遂由陸涼宜良入雲南城募兵都御史宗室朱壽琳聞可望至知不免張麾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

可望脅之降不從繫他所使人誘以官終不從尋被殺可望
馳檄諭沐天波降時攝永昌道事推官王運開攝永昌府事
通判劉廷標方發兵守瀾滄而天波將遣子納款諭運開廷
標以印往兩人堅不予永昌士民聞賊所至屠戮號泣請運
開納款紓禍運開不可慰遣之又詣廷標廷標亦不可眾大
哭廷標取毒酒將飲乃散去兩人相謂曰眾情如此吾輩惟
一死自靖爾是夕皆自經 王祥等復取保寧二郡樊一蘅
再駐江上爲收復全蜀計列上善後事宜及諸將功狀 夏
四月劉承盾挾王歸武岡改曰奉天府政事皆決焉 王令
李赤心等攻荊州月餘

大清兵援荊州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

州衛聲言就食湖南劉承胤懼爲赤心所并計非堵胤錫不能禦乃加胤錫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劔便宜從事胤錫疏請得給空敕鑄印頒賜秦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專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張家玉取新安襲東莞戰赤岡未幾

大清兵至數日家玉敗走鐵岡文豹等皆死李覺斯怨家玉甚發其先壟毀其家廟盡滅家玉族村市爲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桂林戰守三月總兵官焦璉功最多總督侍郎丁元睦巡按御史魯可藻亦盡力瞿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劉承胤所遣援兵索饟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助之已承胤兵與璉兵主客不和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城

幾破者屢矣初萬元吉遣族人萬年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失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總督朱治憫招降之旣而譟歸會給事中陳邦彥起兵說龍乘間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且遣張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爲然邦彥等遂攻廣州

大清兵引而東桂林獲全龍卒故無紀律方

大兵之還救廣州也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卻邦彥亦卻歸旣乃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無何

大兵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龍再戰黃連江亦敗沒邦彥

乃棄高明收餘眾徇下江門據之 總兵官盧鼎守衡州張
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何騰蛟走祁
陽章曠來會騰蛟以兵事屬曠又間道走辰州已騰蛟脫還
走永州甫至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督饒侍郎嚴
起恆走白牙市

大清兵遂下衡永初偏沅巡撫傅上瑞勸騰蛟建十三鎮以衛
長沙至是皆自爲盜賊

大兵入衡州黃朝宣降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

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副將周金湯睜城虛夜鼓譟而登知府
出走金湯遂入永州曠亦移駐焉 孫可望遣李定國徇迤
東諸府而自帥兵與劉文秀西略巡撫都御史楊畏知戰敗

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以畏知同鄉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
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
視之曰給我爾可望曰不信當折矢誓畏知曰果爾當從我
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平年號二不得殺人三不得焚廬舍
淫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略定大理諸郡使文秀至
永昌迎沐天波歸而定國之徇臨安沙定洲部目李阿楚拒
戰甚力定國穴地置礮礮發城陷遂入驅城中官民於城外
白場殺之凡七萬八千餘人斬獲不與焉定國旣破臨安不
復至阿迷取定洲僅掠臨安子女而回所過無不屠滅迤西
八府則以畏知在軍得保全其時姚州知府何思及大姚舉
人席上珍金世鼎晉寧知州冷陽春呈貢知縣夏祖訓監軍

太僕寺卿耿廷錄並死之富民鄉官陳昌裔不受僞職被賊杖死王詔令不至雲南前御史任僕議尊可望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畏知憤甚有所忤輒抵掌謾罵可望數欲殺之以定國文秀保護得免松江提督吳兆勝陰遣人至舟山約黃斌卿來攻定西侯張名振請行與總督侍郎沈廷揚僉都御史張煌言帥舟師北上抵崇明次鹿苑夜分颶風大作舟膠於沙名振煌言雜降卒中逸去廷揚謂

大清兵曰我沈都御史也可送我至南京旣至諭之降不從遂與部曲十二人同就戮其卒六百人斬於婁門無一降者初魯王授故給事中陳子龍兵部尙書兆勝事敗辭連子龍子龍被獲乘間投水死中書舍人夏完淳以通表魯王被獲見

殺年僅十七兆勝之反也諸生戴之雋實教之之雋舉人楊廷樞門人也當事者執廷樞重其名命之薙髮廷樞不可乃殺之完淳允彝子也 六月何騰蛟在白牙王密遣中使告以劉承胤罪令入武岡除之騰蛟乃走謁王王及太后皆召見承胤由小校以騰蛟薦至大將已漸倨騰蛟爲請於王得封定蠻伯且與爲姻承胤益驕至是進爵爲安國公賜尙方劍益坐大忌騰蛟出已上欲專其權請用爲戶部尙書專領饗務王不許王召騰蛟圖承胤騰蛟無兵命以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及辭朝賜銀幣命廷臣郊饗承胤伏千騎襲騰蛟印選卒力戰殲之騰蛟還駐白牙堵胤錫劾承胤罪 魯王連克建寧紹武興化三府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

軍聲頗振錢肅樂之至舟山也唐王三之甫入境王已歿遂
隱海壇山採山薯爲食又祝髮以免物色會魯王至琅琦島
召爲兵部尙書肅樂薦用劉沂春吳鍾巒等督軍大學士
陳子壯起兵九江村兵多蛋戶番鬼善戰初廣州之圍

大清兵知謀出陳邦彥求其家獲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書
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顧妻
子秋七月與子壯密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等爲
內應子壯先至事洩可觀等死子壯將退會邦彥軍亦至謀
伏兵禺珠洲側伺

大兵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其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
大兵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旂幟疑皆敵舟也

陳動

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走還九江村子上庸戰歿邦彥奔三水張家玉道得眾數千取龍門博羅連平長寧遂攻惠州克歸善

大清兵來攻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人家玉好擊劍任俠多與草澤豪士游故所至歸附乃分其眾爲龍虎犀象四營八月嚴起恆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仍領錢法焦璉復陽朔及平樂陳邦傳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王閏捷封瞿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丁元晫等進秩有差

大清兵偪武岡劉承胤議迎降兵部尙書傳作霖與承胤善勃然責之承胤遣使納款

大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承肩力勸之降不從被殺錦衣指揮使馬吉翔等挾王走靖州王令大學士吳炳扈王太子爾珠走城步吏部主事侯偉時從之既至城已爲

大兵所據遂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時偉亦死之王又奔柳州道出古泥總兵官侯性太監龐天壽率舟師來迎會天雨饑餓性供帳甚備時常德寶慶已失永亦再失提督軍務侍郎章曠見諸大將擁兵間警輒走抑鬱而卒總制大學士堵胤錫走永順土司尋赴貴陽抵遵義乞師於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請忠貞營軍九月土舍覃鳴珂作亂大掠城中矢及王舟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陳邦彥邦彥乃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

與其下同勞苦故軍最彊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圍見學熙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被戮 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陳子壯以南海故主事朱實蓮攝縣事未幾

大清兵克高明實蓮戰死于壯而炫俱執至廣州不降被戮

提督嶺東軍務尙書張家玉攻據增城冬十月

大清兵步騎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谿高崖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人手哉因徧拜諸將自投水死年三十三 瞿

式耜初請王返全州不聽已請還桂林王已許之會王走柳州式耜復請還桂林而城中止焦璉軍旣而何騰蛟帥趙印選胡一青入爲助而郝永忠忽擁眾萬餘自湖南至與璉兵欲鬪會盧鼎兵亦至騰蛟爲調劑桂林以安騰蛟與式耜議分地給諸將使各自爲守乃遣璉永忠鼎印選一青分扼興安靈州永寧義寧諸州縣廣西全省略定加樊一衡戶兵二部尙書王祥楊展侯天錫等進爵有差時王應熊已卒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並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諸將袁韜據重慶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弘據天字城天錫據永寧馬應試據蘆衛朱化龍曹勛仍據故地搖

黃諸家據夔州夾江兩岸而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縣
一蘄令不行保敘州一郡而已 唐王既歿其將涂登華爲
守福寧魯王遣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海
上豈有天子舟中豈有國公錢肅樂致書言將軍獨不聞南
宋之末二帝並在舟中乎登華遂降中藻欲迎魯王鄭彩與
之忤反掠其地中藻移駐福安 魯王文選員外郎林奎與
兵部侍郎林汝翥以鄉兵共攻福清城戰敗奎歿於陳汝翥
被執諭降不從吞金死 十一月

大清兵破沅州巡撫貴州都御史米壽圖死之傳上瑞出降

大清兵逼全州瞿式耜偕何騰蛟督五將拒卻已梧州復破王
方在象州走南寧大臣力爭乃止十二月王返桂林命嚴起

恆與式耜並入直騰蛟仍督師 郝永忠盧鼎自全州撤兵
還桂林守全諸將議舉城降監軍御史周震力爭不可眾怒
殺之全州遂失

大清順治五年春正月永忠惡城外團練兵盡破水東十八村
殺戮無算與瞿式耜構難式耜力調劑永忠乃駐興安 江
西提督金聲桓者左良玉部將也已降我

大清復據南昌反附於王迎故大學士姜曰廣以資號召故巡
撫揭重熙檢討傅鼎銓皆舉兵應聲桓 朱容藩自稱監國
天下兵馬副元帥據夔州建行臺稱制封拜巡按御史錢邦
芭傳檄討之堵胤錫見容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稍散其黨
魯王次閩安鎮鄭彩憾大學士熊汝霖遣兵潛害之并其

幼子投海中彩又害義興侯鄭遵謙魯王命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彩專柄肅樂憂憤甚沙定洲歸屯兵洱革龍且借安南援自固會孫可望與李定國不協聲其罪杖之百責以取定洲自贖定國旣至定洲土目楊嘉方迎定洲就其營宴定國偵得之帥兵圍營相拒數日乃出降遂械定洲及妻萬氏數百人回雲南剝其皮市中可望遂據雲南

大清兵前驅至靈川郝永忠兵大潰奔入桂林偏王卽夕西走瞿式耜力爭不聽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爭王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爲泣下沾衣王甫行永忠卽縱兵大掠捶殺太常寺卿黃太元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息城中餘

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各帥所部至騰蛟軍亦自永福至三月

大兵知桂林有變來襲直抵北門騰蛟督諸將分三門拒戰璉左右衝擊所向莫當部將白貴戰死城獲全時王駐南寧式耜遣使慰三宮起居王始知式耜無恙爲泣下命進臨桂侯禮部尙書朱天麟爲東閣大學士天麟請親帥土兵略江右不聽始唐王大學士朱繼祚舉兵應魯王攻取興化城至是

大清兵至城復破繼祚及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嶺知府劉永祚莆田知縣都廷諫並死之永祚熙祚弟也巡撫廣西都御史魯可藻遣兵復梧州時兵將未有所屬洵洵思亂百姓空

城走可藻疾入城招徠發倉賑飢民情大安 提督李成棟

反

大清以廣東附於王夏四月封成棟惠國公金聲桓李成棟之反也

大清兵在湖南者姑退五月何騰蛟乘間取全州馬進忠王進才曹志建李赤心高必正等取常德桃源澧州臨武藍山道州荆門宜城諸州縣進忠赤心必正皆封公時南昌被圍聲桓方攻贛州撤兵急回至南昌中伏大敗遂盡撤城外屯兵入城堅壁不出 六月王至潯州封總兵官陳邦傳慶國公邦傳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大學士朱天麟執不允邦傳怒以慶國公印尙方劒擲天麟舟中要必得天麟仍執不

允會瞿式耜疏劾邦傳中外亦多爭者邦傳乃止 戊戌魯
王大學士錢肅樂卒於琅琦島舟中贈太保吏部尙書諡忠
介 秋大學士呂大器盡督西南諸軍代王應熊賜劔便宜
從事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他將楊展于大海胡雲
鳳袁韜武大定譚弘譚詣譚文以下皆受大器約束時楊喬
然已進總督而范文光詹天顏巡撫川南北與大器皆惡朱
容藩謀誅之大器檄占春大海雲鳳會討容藩敗走死雲陽
魯王所得郡縣至是僅畱寧德福安二城餘復失海澄知
縣洪文有永福給事中鄔正畿御史林逢經長樂御史王恩
及建寧守將王祈皆死焉 瞿式耜請王還桂林王從李成
棟請將赴廣州式耜慮成棟挾王自專如劉承胤事力爭之

八月王至肇慶拜成棟大將軍成棟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王召式耜式耜願畱桂林終不入然政有關必疏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王爲褒納朱天麟復勸王亟頒親征詔規取中原優詔答之時朝臣各樹黨從成棟至者曹暉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誇反正功氣陵朝士從廣西扈行至者天麟及嚴起恆王化澄晏清吳其雷洪士彭雷德復尹三聘許兆進等自恃舊臣詆暉獻忠等嘗事異姓 贈陳子壯番禺侯諡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書增城侯諡文烈陳邦彥兵部尙書諡忠愍子壯邦彥蔭子錦衣指揮家玉父兆龍猶在以其爵封之 都昌督師侍郎余應桂被

獲死之 李成棟駐南雄盡帥部眾及尙蠻土寇號稱百萬
冬十月度嶺攻贛州以救南昌

大清兵大敗之成棟退屯南康 何騰蛟遣曹志建盧鼎焦璉
趙印選攻永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十一月朔克之未
幾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春取寶慶諸將亦取衡
州騰蛟議進兵長沙瞿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圖出
楚之計不納 朝臣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朱天麟堵胤錫
大學士王化澄戶部尙書吳貞毓兵部侍郎萬翱程源禮部
侍郎郭之奇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楫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
邦傳主楚者都御史袁彭年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少
詹事劉湘客皆外結瞿式耜內結錦衣指揮使李元胤元胤

者成棟子也知敬式耜故彭年等爭相倚附彭年嘗論事王
前語不遜王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儻向者惠國公以
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王變色大惡之彭年等
謀攻去吉翔邦傳權可獨擅也而堡居言路有鋒氣乃疏陳
八事劾邦傳十可斬化澄吉翔司禮中官龐天壽及嚴起恆
與焉起恆化澄乞去天麟奏畱之堡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恆
吉翔天壽無已太后召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令
擬諭嚴責堡等天麟爲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輩怒不
止王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能解 是年
鄭成功遣光祿寺卿陳士景入朝 堵胤錫與馬進忠有隙
招李赤心高必正等自夔州至令進忠讓常德與之進忠大

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赤心等棄空城引而東所
至守將皆燒營棄城走湖南已復州縣爲一空督師大學士
定興侯何騰蛟時至衡州大駭

大清順治六年春正月騰蛟令詹錫向江西檄進忠等由益陽
向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州部下卒
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護行騰蛟止攜吏卒三十人往將
至聞其軍已東卽尾之至湘潭赤心以湘潭空城不守而去
騰蛟入居之

大清兵偵知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帥其卒羅拜
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絕食七日乃殺之王聞之
哀悼賜祭者九贈湘中王諡忠烈騰蛟旣被執諸軍皆散赤

心等走廣西緣道掠衡永郴桂肩錫與胡一青守衡州 陳

邦傳訐金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堡爲己監軍朱

天麟因擬諭譏堡堡大憤丁時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詣閣詆

天麟至登殿陛大譁棄官擲印而去王方坐後殿與侍臣論

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取還天麟所擬而罷天麟乞

去王慰畱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王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

初時魁等謂所擬出嚴起恆意欲入署毆之是日起恆不入

而天麟獨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王化澄貪鄙無物望亦

爲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去王乃召何吾騶黃士俊入閣時

魁等不欲吾騶爲首輔召瞿式耜入直以文淵印畀之式耜

終不入也

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敗死姜曰廣投倭家池死諸軍盡散獨
張自盛兵數萬走福建總督江西尙書揭重熙入其軍傅鼎
銓往來自盛及總兵官曹大鎬軍 李成棟再攻贛州不克
屯信豐二月

大清兵由南昌趨信豐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大雨一
夕成棟坐城樓召諸將議事去者已大半成棟命酒痛飲既
大醉左右輓之上馬渡河馬蹶沈水死以江寧伯杜永和爲
兩廣總督駐廣州羅成耀守南韶 三月

大清兵入衡州堵胤錫戰敗走南陽

大清兵攻福安劉中藻善守殺傷多夏四月城破冠帶坐堂上
爲文自祭吞金屑死檢討錢肅範被執不屈死時魯王已盡

失閩地鄭彩見事勢窮蹙遂棄王去張名振阮進奉王居石
浦之南田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
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黃宗義等並從肅
範肅樂弟延齡嘉績子也 初李赤心等入廣西龍虎關守
將曹志建惡其淫掠并惡堵肩錫肩錫不知也或說志建肩
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志建夜發兵圍肩錫殺從卒千餘肩
錫及子逃入富川猺峒志建索之急猺潛送肩錫於監軍僉
事何圖復間關達梧州會王遣嚴起恆劉湘客安輯忠貞營
至梧而赤心等已走賓橫二州乃載肩錫謁王於肇慶志建
遷怒圖復誘殺之闔門俱盡六月肩錫至肇慶時馬吉翔李
元肩各專柄肩錫乃結歡於吉翔激赤心等東來與元肩爲

難移書瞿式耜欲問元胤託言王有密敕令己與式耜圖元胤王頗不悅丁時魁金堡又論其喪師失地乃令總統兵馬移駐梧州 張名振復健跳所秋七月魯王至健跳

大清兵圍之會阮進救至乃解去 先是孫可望以劉文秀李定國不爲下聞李赤心李成棟等並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乃議遣使奉表楊畏知素以尊主爲言遂遣畏知及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嚴起恆金堡等持不可議久不決畏知乃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今晉之上公而卑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寺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尙書彝兵部侍郎同行昱以堵胤錫會賜空敕得便宜行事乃

就與謀肩錫以赤心等不足恃亦欲遙結可望爲彊援矯命改封可望平遼王易敕書以往袁韜及武大定久駐重慶食盡總督李乾德說華陽伯楊展與大定結爲兄弟資之食已而乾德惡展且利其富說韜大定殺展據嘉定分其貲巡撫川南都御史范文光惡之遂入山不視事樊一蘅誚乾德諸鎮亦皆憤有離心張肯堂以私財募兵海上魯王貽肯堂書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九月王遣張名振阮進及平西伯王朝先合軍討斬黃斌卿入居舟山以明年爲元年命肯堂爲東閣大學士尋名振殺朝先肯堂力解不得國事盡歸名振何吾騶爲趙昱金堡等所攻引疾辭去獨黃士俊嚴起恆在復召朱天麟天麟不至時朝政決於李元胤袁

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五人附之攬權植黨人目
爲五虎起恆居其間不能有所匡正然起恆潔廉遇事持平
與馬吉翔龐天壽共患難久無所忤而彭年等憾起恆競詆
爲邪黨旣連逐三相益橫每闌入閣中授閣臣以意指王不
得已建文華殿於正殿旁令閣臣侍坐擬旨以避之堡又連
劾萬朝程源郭之奇吳貞毓貞毓等欲排去之畏元胤爲援
不敢發十一月總制大學士堵胤錫卒於潯州贈潯國公
諡文忠 總兵官王承祚等久圍永州

大清兵赴救胡一青帥眾迎敵戰敗總督諸路軍務侍郎張同
敞馳至全州檄楊國棟兵策應乃解去同敞有文武材意氣
慷慨每出陳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

明紀卷六十一
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之 是年遣使封鄭成功爲延平王成功奉朔淮王去監國號 王親試士取劉蒞錢秉鐙楊在李來吳龍楨姚子莊涂宏猷楊致和八人俱授庶吉士
大清兵除夕襲南雄守將棄城去

大清順治七年春正月韶州復破王懼走梧州李元胤畱守肇慶 黃士俊耄不視事數爲臺省論列辭歸而卒 先是魯

可藻遣人渡江偵南北情勢堵胤錫聞之因請令可藻總督浙直會兵出楚至是可藻帥師下梧州曹志建憾可藻嘗嚴禁剽掠縱兵劫之殺其中軍趙王 二月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以失李元胤援並辭職王報許適陳邦傳遣兵入衛吳貞毓郭之奇萬翱程源乃合諸給事御史張孝起等疏

効五虎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王謂袁彭年反正有功免議
下湘客等獄欲置之死堡又以語觸忌與時魁並謫戍湘客
正發贖配迫賊懼式耜七疏論救不納王再召朱天麟天
麟疏言年來百爾構爭盡壞實事昔宋高航海猶有退步今
則何地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環甲冑臣亦抽峒丁
擇土豪募水手經略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
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督師大學士呂大器至思南得
疾次都勻而卒諡文肅

大清兵圍廣州王命陳邦傳與高必正東援時李赤心已死養
子來亨代領其眾推必正爲主邦傳故與李元膺有隙意在
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部將連結土司會來

亨等調兵士司遂相讎殺夏五月必正怒而歸邦傳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廣州城守久元胤弟建捷拒戰甚力六月文安之謁王安之敦雅操素淡宦情遭國變絕意用世至是見國勢愈危慨然思起扶之乃就職時嚴起恆爲首輔讓安之而自處其下金堡等之下獄也嚴起恆跪王舟力救吳貞毓等并惡之乃請召還王化澄而合攻起恆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王不悅奪德復官起恆力求罷王輓畱之不得放舟竟去會高必正入朝貞毓欲藉其力以傾起恆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起恆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爲起恆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反力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奸必正見

王乃力言起恆虛公可任請手敕邀與俱還張孝起清真介
直不與流俗伍爲劉湘客黨所疾必正湘客鄉人也尤疾之
怒罵於朝王爲解乃已 武康伯胡執恭者陳邦傳中軍也
守泗城州與雲南接欲自結孫可望堵貽錫之擅封可望也
執恭詗知之言於邦傳先矯詔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
李赤心也邦傳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恭
齎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楊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
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僞也執恭亦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
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使下畏知及執恭獄而遣使至梧
州問故求真封廷臣始知矯詔事瞿式耜疏請斬執恭不納
馬吉翔請封可望徵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文安之嚴

起恆又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助之且請卻所獻白金玉帶高必正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破京師偏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罪固滅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辭義嚴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不得封益怒 秋九月孫可望親帥兵襲貴州匡國公皮熊走清浪追執之奪其兵遣白文選攻遵義忠國公王祥自刎死降其眾二十餘萬盡得遵義重慶張先璧馬進忠皆歸於可望又使劉文秀大敗武大定兵長驅至嘉定大定袁韜皆降李乾德驅家人及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熊後亦死節

大清兵破全州趙印選居桂林胡一青守榕江與王永祚皆懼
不出兵

大兵遂入嚴關冬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饗榕江無戍兵
大兵益深入十一月甲寅畱守大學士臨桂侯瞿式耜檄印選
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諸將楊國棟蒲繯馬養
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
總兵官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俄總
督侍郎張同敞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畱守當死此
子無城守責盡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
許同敞共死乎乃相對飲酒一老兵侍式耜召中軍徐高付
以敕印屬馳送王是夕與同敞秉燭危坐乙卯黎明

大清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王聞報大懼徙潯州再徙南寧式耜同儼既被執踞坐於地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倡和閱四十餘日將就刑天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遂整衣冠並死同儼屍植立首墮躍而前人皆辟易贈式耜粵國公諡文忠同儼江陵伯諡文烈時廣州已破

大兵曰偏雲南又爲孫可望所據不可往文安之念川中諸鎮兵尙彊欲結之共獎王室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王從之加安之吏兵二部尙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弘譚詣譚文黨守素等公侯爵卽

令安之齎敕印行

大清兵由灌陽至平樂征西將軍朱昇如固守城破昇如殺其妻子自刎死焦璉方往禦鎮峽關聞之遂走梧州 初嚴起恆等持孫可望封朱天麟及王化澄獨謂宜許及王走南寧見事急乃遣編修劉蒞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楊畏知曰秦冀等爾假何如真可望不聽李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

大清順治八年春可望知王播遷先遣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帥勁卒五千迎王至南寧直上巖起恆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恆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明廷自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於江

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追殺兵部尙書楊鼎和於
崑崙關皆以阻封議故吳貞毓以奉使獲免乃真封可望秦
王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王遂畱畏知命與貞毓
並爲東閣大學士朱天麟力請王赴雲南諸臣以起恆被殺
故皆不可

大清兵連克肇慶高州梧州柳州諸府巡撫廣西侍郎魯可藻
爲僧去李元胤李建捷自肇慶走南寧尋請出靈山收高雷
兵復擾廣東郡縣 中左所被兵故大學士曾櫻自縊死

劉文秀還雲南畱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

大清兵克嘉定文選鎮國挾曹勛走范文光仰藥死巡撫川北
都御史詹天顏松潘副將朱化龍相繼死之李占春于大海

皆降樊一蘅時已謝事避山中 文安之之督師也孫可望
聞而惡之又素銜前阻封議遣兵伺於都勻邀止安之奪王
光興等敕印 孫可望白雲南遷貴陽議移王自近挾以作
威先是可望欲設六部翰林等官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鏞馬
兆義任僕萬年策爲吏戶禮兵尙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以
程源代年策而僕最寵與方于宣屢勸進于宣嘗官中書者
也可望令待王入黔議之其將掌塘報者曹延生恚大學士
吳貞毓言不可移黔時

大清兵南征勢日迫王召諸臣議有請走海濱就李元胤者有
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
天壽結可望堅王赴黔貞毓因前阻封議且入延生言不敢

明紀卷之十一
決元肩疏請出海王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廷議終
不決 兵部侍郎傅鼎銓至廣信張村爲守將所執繫南昌
獄諭之降不從令作書招揭重熙亦不從秋八月朔乃就刑
先是浙東多結山寨魯王兵部侍郎王翊等爲之主遙應
海外累年不下會

大清兵謀取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於是諸寨皆破至是
翊被執死之

大清兵下舟山張名振以蛟門天險足相拒乃畱蕩湖伯阮進
守橫水洋自與兵部侍郎張煌言奉魯王擣吳淞以牽制

大兵而屬大學士張肯堂安洋將軍劉世勛左都督張名揚城
守已

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進急用火攻反風失勢敗死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世勛開門詐降擊殺千人

大兵攻愈急會別將爲內應九月丙子城破肯堂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賦詩自經禮部尙書吳鍾巒聞舟山被兵急自補陀山至入孔廟積薪左廡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世勛名揚及吏部侍郎朱永佑通政使鄭遵儉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蘇兆人兵部主事朱萬年顧珍李開國工部主事顧中堯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並死之先是
大兵抵城下世勛議分兵送宮眷出元妃陳氏不可乃止至是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投井而死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太

監劉朝用巨石覆之自刎其旁兵部尙書李向中方居喪大帥召之不赴發兵捕之以衰絰見大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卽至何也向中曰前則辭官今就戮爾遂死名振抵上海聞變遽還未至城已陷名揚名振弟也 川陝總督尙書樊一蘅卒文武將吏並亡 宣國公焦璉兵潰過潯州陳邦傳素與有隙誘殺之斬其首令其子持以降

大清潯州遂失 楊畏知旣畱輔政孫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贈少保諡文烈 朱天麟奉命經略左右兩江土司以爲勤王之助 兵未集冬

大清兵偪南寧王倉皇出走天麟扶病從之亡何趙印選胡一

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王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印
選一青報

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羅江土司追騎
相距止一舍會日哺引去乃稍安次龍英抵廣南歲已暮

大清順治九年春二月孫可望遣兵迎王入安隆所改爲安龍
府奉王居之宮室卑陋服御粗惡守護將悖逆無入臣禮王
不堪其憂馬吉翔掌戎政龐天壽督勇衛營諂事可望謀禪
代惡吳貞毓不附己令其黨冷孟鉅吳象元方祚亨交章彈
擊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主事胡士瑞擁戴秦王士瑞怒叱
退之他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
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譖於可望杖殺其品而可望以朝事盡

委吉翔天壽於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員外郎林青陽蔡縝主事張鐫連章發其奸謀王大怒吉翔天壽求救於太后乃免孫可望畱文安之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遠客他鄉無所歸復赴貴州將謁王於安龍可望坐以罪戍之畢節衛

魯王至中左所尋居金門鄭成功禮待頗恭時士大夫避地者多依成功成功素重僉都御史徐孚遠凡大事必諮之

魯王大學士沈宸荃艤舟南石山遭風沒於海孫可望使

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出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言於王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夏四月朱天麟抵廣南病劇不能入覲尋卒

於西坂村贈少保諡文清 五月李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下之 揭重熙約廣信曹大鎬並進張自盛掠邵武戰敗被執重熙走依大鎬百丈礮適大鎬軍還鉛山惟空營在

大清兵偵得之帥眾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重熙曰呼高皇帝祈死久之被殺顏色不改江右兵遂盡 六月

大清兵自雷州進抵廉州遣將攻欽州靈山南陽伯李元胤爲土兵所執送軍前說之降終不屈與弟安肅伯建捷俱被殺瓊州遂失巡撫高雷廉瓊都御史張孝起走避龍門島島破被執不食死 李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

大清兵遇於全州不利秋七月定國薄桂林驅象攻城遂克之分兵攻廣西郡縣梧州柳州相繼復 孫可望獲叛將陳邦

傳父子去其皮傳屍至安龍御史李如月劾可望不請旨擅殺勦鎮罪同莽操而請加邦傳惡諡以懲不忠王知可望必怒畱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諡本褒忠無惡諡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向闕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極口大罵其人遂剔其皮斷手足及首實草皮內紉之懸於通衢冬十月孫可望遣劉文秀等入四川進據成都

大清兵退守保寧 十一月辛未李定國遇

大清兵於衡州大戰竟日定國敗走會主帥遇伏殞定國乃得收兵退屯武岡 任僕方于宣勸孫可望設內閣九卿科道官改印文爲八疊盡易其舊立太廟定朝儀擬改國號曰後

明日夕謀篡位王聞憂懼知李定國與可望有隙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爲國曰聞李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下一密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縝胡士瑞曾疏劾馬吉翔龐天壽宜可與謀王卽令告之極等許諾引以告吳貞毓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陽乞假歸葬而使員外郎蔣乾昌撰予定國敕主事朱東旦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陽於歲盡間道馳至定國所定國接敕感泣許以迎王大清順治十年春張名振會張煌言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慟哭而去李定國旣連復楚粵諸郡舊將胡一青趙應選曹志建馬寶等皆相率歸之兵力

益彊不復奉孫可望約束可望忿甚會定國敗於衡州可望將以爲罪而殺之召赴沅州議事定國辭不行二月帥馬進忠等至永州度龍虎關入廣西據柳州三月可望自帥兵追定國由靖州進次寶慶

大清兵偵知之自永州迎擊可望大敗遁還貴州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 魯王自去監國號遣使間道奉表於王 夏李定國與馬寶由懷集至廣東攻圍肇慶

大清兵自廣州來救敗之泗會河口定國移兵攻平樂克之又攻克高州雷州廉州諸府 鄭成功縱橫海上所至索百姓饗浙閩兩廣沿海郡縣無不被其害

大清方用師粵中五月封成功海澄公遣使招撫之屢

賜敕諭成功亦上表終不肯薙髮 夏林青陽久未還王將擇
使往促吳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對都督鄭允元曰馬吉翔
晨夕在側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濟王乃令吉翔奉使祭先王
及王太后陵於梧州南寧而遣周官詣定國吉翔微知青陽
密敕事遣人至定國營偵之主事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
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敕狀吉翔驚駭啟報可望可望大怒
並疑吉翔預謀遣其將鄭國赴南寧逮之會張鐫胡士瑞及
李元開以王親試徐極蔡縝朱東旦及御史林鍾以久次皆
予美官龐天壽及吉翔弟都督雄飛忌甚與郭璘方謀陷之
而鍾縝極鐫士瑞亦知事洩倉皇劾吉翔天壽表裏爲奸王
見事急卽下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馳貴陽告可望初青

陽還至南寧爲守將常榮所畱密遣親信劉吉告之王王喜
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敕鑄屏翰親臣金印令吉還付
青陽至廉州官與青陽遇偕至高州以賜定國定國拜受命
大清順治十一年春三月鄭國械吉翔至安龍與諸臣面質密
敕事貞毓謝不知國怒因挾貞毓直入王所居文華殿迫脅
王索主謀者王懼不敢正言謂必外人假敕實爲之國遂努
目出與天壽至朝房械貞毓並鄭允元林鍾蔡縝蔣乾昌李
元開徐極張鐫胡士瑞朱東旦及太僕寺少卿趙賡禹御史
周允吉朱議康員外郎任斗墟主事易士佳繫私室又入宮
禽張福祿全爲國而出其黨冷孟鉗蒲纓宋德亮朱企鋸等
迫王速具主名王悲憤而退翊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

大臣免眾不勝楚大呼二祖列宗且大罵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演厲聲曰今日演等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眾皆自承國又問曰主上知否演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罪報可望可望請王親裁王不勝憤下廷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纓德亮孟鉉企醵蔣御曦等謂國曰此輩盡當處死儻畱一人將爲後患於是御曦執筆佐辰擬旨以鐫福祿爲國爲首罪凌遲餘爲從罪斬王以貞毓大臣言於可望罪絞吉翔以福祿等內侍謂王后知情將廢之令主事蕭尹厯陳古廢后事后泣訴於王乃已諸人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於安龍北關之馬場已而青陽逮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可望憾定國

益甚然以其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
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思據地自固 夏四月張名振會張
煌言師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真名振還屯南田煌言駐舟山
冬十月李定國克高明進圍新會 是年定西侯張名振
卒遺言以所部付張煌言悉以後事屬之

大清順治十二年春王在安龍塗葦箔以處日食蔬粟守將文
吏承孫可望意更相陵逼 三月李定國自新會敗走

大清兵追擊之定國復敗自賓州走南寧廣東高雷廉等三府
三州十八縣及廣西橫州等二州四縣復失 夏四月孫可

望遣劉文秀等攻常德

大清兵設伏邀擊之文秀大敗遁還貴州 鄭成功發水陸師

應李定國於廣東 冬十二月李定國在南寧孫可望聞其
勢不振遣將關有才等襲之定國用客金維新計

大清順治十三年春二月趨田州出有才軍後猝乘之有才跳
身逃軍士悉降定國疾走安龍可望偵知之遣白文選促王
移貴陽就己太后聞之哭從官皆哭文選心動因以情告王
曰始遲行俟西府至西府定國也遂以輿徒不集報可望陰
畱侯定國數日定國至共奉王出安南衛走雲南可望復遣
兵邀之定國已抵曲靖時守滇者爲劉文秀王尙禮王自奇
賀九儀文秀素怨可望遂私迓定國三月迎王入雲南居可
望署中封定國晉王文秀蜀王文選尙禮等授爵有差以維
新爲吏部侍郎沐天波任職如故使文選還貴州慰可望可

望奪文選兵然以妻子在雲南未敢公爲逆也 定國捕馬

吉翔及其家人令部將斬統武收繫將殺之吉翔曰媚統武
定國客詣統武吉翔復媚之因相與譽吉翔於定國而微爲
辨寃定國召吉翔吉翔入謁卽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
吉翔幸望見顏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
吉翔曰諂定國客令說定國薦己入內閣遂與定國客蟠結
盡握中外權寵天壽亦復用事定國與文秀時詣吉翔天壽
家光祿寺少卿高勣御史鄔昌期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
當往來權倖之門恐滋奸弊復蹈秦王故轍疏上定國文秀
遂不入朝吉翔激王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維新走告定
國曰勣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卽偕文秀入救

乃復官 贈吳貞毓少師太子太師諡文忠蔭子錦衣世千戶張鐫等贈卹有差已建廟於馬場勒碑大書十八先生成仁處以旌其忠

大清順治十四年夏使張虎送孫可望妻子還貴州虎可望私人也至卽勸可望內犯方于宣等復贊之秋七月可望發兵反詔削其王爵時廷臣大半仕於可望者而王尙禮龔彝等許爲內應定國兵不過數千劉文秀所畱鎮兵亦少然人心不直可望諸將馬進忠馬惟興馬寶以同姓相密又與白文選交皆密謀助定國而可望不知也八月畱馮雙禮守貴州令文選爲大將軍統諸將前行自率大軍隨其後定國文秀亦自將拒之九月至三岔文選輕騎奔定國軍具言人心內

日向卷二十一
向可一戰定也定國大喜請封文選爲鞏昌王可望聞變欲
還寶止之乃令寶與張勝間道襲雲南而身與定國決戰寶
陰告定國使得爲備旣交兵惟興開陳以迎文選合軍反攻
可望在高阜見之大驚曰諸將皆叛乎遂走定國率諸營乘
其後可望大敗奔還定國令文秀追之張勝至雲南尙禮已
爲沐天波所拘不得發勝聞可望敗馳還至渾水塘遇定國
兵爲寶所禽誅冬十月可望至貴州雙禮誅之言追兵將至
可望遂挈妻子赴長沙

大軍前降雙禮盡掩其子女輜重王封雙禮慶陽王進忠漢陽
王惟興寶等封國公其黨附可望者皆降級誅張虎尙禮自
縊定國性忼直與人無私曲事王盡禮然於計慮亦疏

大清順治十五年春二月

大兵分蜀楚粵三路入貴州李定國使總兵官劉正國楊武等守三坡紅關諸險要以防四川使馬進忠守貴州會馬吉翔用事舊人失職多怨望王自奇關有才等相率叛而劉文秀時已病死定國自將擊之

大兵自鎮遠入貴陽定國不及援初定國所收孫可望諸軍謂之新軍而已所部謂之舊軍賞賚獨渥以故新軍不附及

大兵至盡退守進忠遁去夏五月貴州破六月

大兵至三坡正國拒戰大敗自水西奔回雲南初李定國既

敗孫可望兵自以爲無他患武備盡弛高勣與兵部郎中金簡進諫曰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伺我者頓及待兩虎之斃

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熬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於
兵事胡泄泄如此定國愬之王前頗激王擬杖勦以解之朝
士多爭不可移時未能決而三路敗書至定國始逡巡引謝
勦簡獲免 秋七月丙申朔命李定國爲招討大元帥賜黃
鉞 鄭成功以歲用兵無功與魯王兵部侍郎張煌言謀大
舉取南京推煌言爲監軍舟次羊山暴風作沒八千人義陽
王溺焉遂還軍舟山治船 冬十月

大清三路兵俱集會於平越之楊老堡戒期入雲南李定國與
馮雙禮等守盤江扼雞公背圖復貴州遣白文選將四萬人
守七星關抵生界立營以牽蜀師十一月蜀師出遵義由水
西趨天生橋十二月入烏撒文選懼棄關走雷益粵兵至盤

江定國據險沈船粵兵不得渡泗城土知府岑繼祿請從下
流潛師宵濟以入安龍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拒之大敗定
國由盤江回師拒戰爲

大兵所擊破其象陣又連敗於羅炎涼水井撒岩諸將皆走定
國撤營遁歸王將出奔行人任國璽獨請死守章下廷議定
國等言國璽議是但前途尙寬今暫移蹕捲土重來再圖恢
復未晚也王遂走永昌過阮江土知府那嵩與子燾迎謁供
奉甚謹設宴皆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
佐屈乏耳

大清順治十六年春正月癸巳朔王次永平乙未

大兵入雲南公侯伯文武吏多迎降丙申王至永昌下詔罪己

李定國還黃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王乃走騰越 初白文
選自霑益追及李定國定國畱之斷後二月

大兵出雲南丙子至大理之玉龍關文選戰敗

大兵抵永昌辛巳過潞江先是定國伏兵磨盤山

大兵窮追二千里不見一兵以爲定國去已遠及過潞江前驅
遇伏不利有洩定國謀者乃分精甲先蹂伏卒定國出兵大
戰不能勝泰安伯竇名望總兵官王璽俱戰死定國走至銅
壁關結營王聞報又走南甸時隨行兵尙四千人夜疾馳迷
道互相驚擾羣臣妻子不相顧叛卒乘機剽掠貴人宮嬪亦
多失去戊子抵木囊河是爲緬境使沐天波宣諭緬人聞黔
國公來猶下馬羅拜勒從官盡棄兵仗始啟關天波不可馬

吉翔卽傳令棄之晦日至蠻莫土官思綿迎入城三月緬人以四舟來迎從官自覓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故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於緬甸時緬絕貢職已八十年傳語述萬曆時事并出神宗璽書索今篆合之以爲僞天波出己印與先所頒文檄相比無差始信至并亘緬人禁勿進夏四月天波等謀奉王走戶臘二河吉翔阻之而止五月甲子緬復以舟來迎乙丑發井亘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硜陸行者緬人悉掠爲奴多自殺惟岷王子八十餘人流入暹羅緬人於赭硜置草屋居王遣兵防之緬人忌外兵之迎王者吉翔遂與守關官敕言王已航海入閩由是內外隔絕王之走緬甸也昆明諸生薛大觀太

息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與其子之翰合家赴水死 磨盤山之戰李定國期白文選前後夾擊文選自玉龍關敗後由沙木河出右甸鎮康道遠不及與戰至是聞文選在木邦定國移兵南島與之會見文選而相尤文選不悅及議所向定國曰緬小邦也猝見大軍必驚懼懼而思逞必拒戰戰則是與彼爲讎也何以託我主不如擇近境險要地修軍實招潰散兩軍相爲犄角緬外憚吾軍不敢無禮於主上矣且雲南瘴暑敵騎不能久駐及其弊也吾結連諸土司以爲後圖文選曰主上望援久矣若俱在外則在內者何所恃不如我入護主王任外事遂行由錫箔磨盤入甸定國知文選之不和也亦移屯孟艮

初督師大學士文安之走川東依劉體仁以居高必正卒來
亨等久竄廣西賓橫南寧間必正死其眾食且盡且畏

大清兵偪帥眾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光
興譚宏等附之眾猶數十萬及王奔永昌安之帥體仁來亨
袁宗第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宏譚詣殺譚文諸將
不服安之欲討宏詣宏詣懼帥所部降於

大兵諸鎮遂散時王已入緬甸地盡失安之不久鬱鬱而卒其
後總督侍郎洪育鼐被執不屈死大學士郭之奇棲泊海濱
崎嶇漢夷雜居之地歷十餘年交趾人執之以獻乃被殺

延平王鄭成功會張煌言師入長江時

大清兵於金焦間以鐵鎖橫江成功遣善泅水者斷之煌言遂

破瓜州江上屯守者皆敗進圍江寧成功亦下鎮江煌言請以步卒赴之已成功以水師至而

大兵城守已具會煌言得蕪湖降書成功以其地江楚要害令煌言往扼煌言憂成功年少欲與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得乃往蕪湖分軍四出所至禁止抄掠父老多持牛酒犒師連下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無爲當塗蕪湖等二十七州縣初煌言貽成功書謂宜遣兵分取句容丹陽諸縣遏蘇常援兵成功旣累捷謂城可旦夕下但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不聽煌言言而

大兵援江寧者迭至破其前屯成功倉猝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而出諸營瓦解成功中軍總兵官甘輝被禽死軍遂

大潰成功并撤鎮江之師而去煌言聞敗趨銅陵與

大兵遇軍亦潰變服夜行以賂解散諸蹤跡者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樹燾鳴角故部漸集乃遣使告敗於王且引咎王賜敕慰問加煌言兵部尙書天台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煌言募民築塘捍之遂爲永利 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羣蠻令沐天波偕諸酋椎髻跣足以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泣告眾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主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益大任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抗疏劾之時龐天壽已死馬吉翔復與司禮太監李國泰表裏爲奸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奸事爲一書進之王吉翔深恨之王覽止一日國泰卽竊去 冬十月戊子朔頒曆於緬 李定國以孟良

不附滅之據其城號召諸土司兵那嵩起兵應之十一月

大清兵破沅江嵩登樓自焚合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

大清順治十七年春三月李定國部將賀九儀欲出降定國杖

殺之 白文選抵擁會江使人先諭緬使者被殺文選怒因

渡江擊之大敗緬眾緬人僞約和而陰召兵兵既集以巨礮

擊文選營文選不能支乃還見定國定國曰惜也前不用吾

言今讎怨已結在彼者危矣秋九月定國與文選俱發自孟

艮分道入緬定國由左文選由右期以冬會於洞武道乏糧

士馬死亡大半 時諸臣困乏有三日不舉火者馬吉翔擁

厚貲不顧爲請於王王無以應乃擲國寶於地吉翔取而碎

之以給諸臣都督同知鄧凱獨泣不受 冬李定國至洞武

見沿江多船議遣別將分兵渡江赴赭硤迎王而自攻阿瓦以制緬使不得出兵爭斬統武曰我兵少分之力愈弱不如全軍攻緬緬破必送主上至軍以求和乃進師敗緬兵於瑞羊堡定國抵南噶喇江爲浮橋以濟使人諭曰苟送上出我則罷兵緬酋不聽

大清順治十八年春二月定國進屯洞珀離緬城八十里白文選屯象巖離緬城百十里緬城三面阻江一面通陸自文選兵至後緬人并鑿之引水爲湖畱隄三匝置木城其上守之及兩軍未偪乃更於外立木城出兵以守明日兵復前更立木城如是數四漸偪定國營先是王從官資用盡竭沐天波與錦衣指揮趙明鑑謀竊太子以出爲馬吉翔等所阻定國

以三十餘疏迎王俱不達至是文選復密遣人告王言不敢
速進者恐有他害必得緬人送出爲上策王卽以書答之文
選乃陰造浮橋將濟師迎王爲緬人所覺事不果 夏五月
御史任國璽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然眉當思出險
馬吉翔不悅卽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忿然曰時事至此猶
抑言官使不言耶 緬酋大出兵與李定國戰驅象爲前隊
定國戰不利白文選赴之兩軍合擊大敗緬兵緬仍入城以
守定國優禮所俘緬目令還諭送王出緬酋計曰彼兵疲食
盡無奈我何不如畱以爲市終不肯出王定國謀渡江向赭
經前洞武船皆已藏匿使部卒入山伐木造船其下飢疲自
相攻殺定國計益窮 緬酋弟莽猛白弑兄自立秋七月欲

盡殺王文武諸臣遣人來言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
飲呪水黔國公沐天波疑有變欲不行王張之馬吉翔李國
泰邀諸臣盡往至則緬人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
殺之凡殺四十二人天波楊在高勣鄔昌期任國璽金簡吏
部侍郎鄧士廉華亭侯王維恭將軍魏豹及吉翔國泰蒲纓
馬雄飛等皆與焉惟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緬人復以兵圍
王居其左右被殺及自縊者不可勝紀惟王與宮眷二十五
人存晉王李定國聞之八月以十六舟渡江擊緬爲所敗覆
其五舟乃與白文選俱引還洞武至黑門坎文選軍在後其
下勸之降定國覺之使其子嗣興隨文選以觀去向文選部
下勒兵將戰定國遽召嗣興還曰吾昔同事者數十人今皆

日知錄卷之十一
盡矣存者我與文選耳何忍更相殘且彼既背主他出欲自
爲計念已絕矣吾所以使爾隨之者冀其生悔心或爲并力
今大誼已乖任彼所之吾自盡吾事耳遂率所部東向九龍
江而進 鄭成功以中左所單弱謀取臺灣張煌言遣客輓
成功謂入臺則中左金門兩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
功不聽遂取臺灣人居之魯王及諸遺臣亦至明年五月成
功卒十一月魯王薨又二年煌言散軍居南田之懸壘初有
司係累煌言家我

大清令煌言父以書諭煌言而安撫使及江浙文武吏亦數以
書招之煌言卒不從其年九月被執戮於杭州故參軍羅子
木侍者楊冠玉從之死妻子亦被戮 冬十一月

大清兵臨緬白文選自木邦降李定國東走景線

大兵趨緬城平西大將軍吳三桂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王
出十二月丙午朔

大兵至戊申緬酋以王獻軍前明年夏四月王及太子死於雲
南馬太后與王后自滇入燕道中同時扼吭死五月定國至
孟臘三桂遣兵追之時定國已病乃表於上帝自述生平所
爲且祈速死會王崩問至定國慟哭發喪六月卒於軍未幾
靳統武亦死李嗣興等降

明紀卷第六十終

元和陳稽亭先生鶴以嘉慶丙辰進士用爲工部主事十數年不補官操行脩潔志趣恬退當時有工部三君子之目先生其一也中年假歸杜門著書平生熟於史尤留意前明治亂得失因以編年體爲明紀一書纂輯至崇禎初而先生歿其孫良叔孝廉克家續成之書中莊烈下每卷有補纂者是也良叔舟車所歷輒挾以自隨後參張忠武軍事殉難丹陽其書不可復問賴寡妻弱子力爲護持旋歸吳興吳平齋封君所謀刻之而未果時豐順丁公撫吳奏開江蘇書局遂以是書付局繕刻年餘工竣予念先生之歿已六十餘年遺書不泯卒賴數公之力用顯於世豈非先生心得之處有不可磨滅者在歟夫事不近則言不切古人云同言而信信其所親故周人論治必引殷商

漢人告君多援秦政先生之惓惓於明事也猶是意也且以編
年與紀傳相輔而二百七十餘年之事約之止數十卷尤使學
者易爲力則雖私家著述亦乙部不可無之書矣予與良叔爲
鄉舉同歲生讀自序中尙有攷異若干卷謀續刊之底稿凌雜
繕副不易姑俟諸異日同治辛未秋九月永康應寶時謹跋

